

学校代码: 10200
分类号: K11

研究生学号: 10200200910155
密 级: 无



东北师范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研究 (1978—1994)

A Study of the US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s American Indian Religions

(1978—1994)

作者: 刘贤明

指导教师: 董小川 教授

一级学科: 世界史

二级学科: 世界史

研究方向: 西方文化史

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7年5月

摘 要

19 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美国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也随之调整和改变:第一个阶段是从 1887 年至 1934 年,1887 年 2 月 8 日美国国会通过《道斯土地分配法案》(Dawes General Allotment Act),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是强制同化,包括在宗教上强制印第安人改宗;第二个阶段是 1934 年至 1953 年,1934 年 6 月 18 日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重组法》(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转变为承认印第安人社会与美国主流社会之间存在差异,相应的,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政策也从强制改宗转变为允许印第安人有限的进行自己的宗教活动;第三个阶段是从 1953 年至 1968 年,1953 年 8 月 1 日美国国会通过 108 号参众两院共同决议(House Concurrent Resolution 108)即“终止政策”(termination policy),美国政府结束对印第安人的监管,授予印第安人与美国其他公民同等的法律权利与责任,同时出台重新安置政策,鼓励印第安人离开部落、进入城市,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第四个阶段是从 1968 年至 1978 年,1968 年 3 月 6 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发表名为《被遗忘的美国人》的特别国情咨文(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The Forgotten American”),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印第安人政策,调整方向是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增强印第安人自我管理的能力,给予印第安人自治权和宗教自由权。1978 年 8 月 11 日,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Public Law No. 95-341),正式解除对印第安人宗教活动的所有限制,它标志着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根本性转折。

1978 年至 1994 年,美国政府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印第安人特殊的宗教诉求,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印第安人面临的特殊宗教问题,逐步落实 1978 年《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条款,给予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本文以美国国会听证、诉讼案件、法规政令和政府报告等文献为基础,系统考察和梳理了 1978 年至 1994 年间美国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

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内容分为四章。

第一章追溯了 1978 年之前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历史背景。殖民地时期,英国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是强迫印第安人改宗。美国建国后继承了英国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政策,试图以基督教同化印第安人。1928 年,美国政府发布《关于印第安人管理问题》(The Problem of Indian Administration,)的研究报告,又称为《梅里亚姆报告》。该报告反思了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宗教迫害,开始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政策进行调整。在经历了从强制改宗到宗教自由的几次反复之后,美国政府最终确立了对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政策。

第二章探讨了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出台的背景、内容及其实施

情况的评估。《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主要内容是承认和保护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权利，对落实《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相关条款做出制度化安排，并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实施一年后的效果进行了评估。评估认为《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颁布使得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动具有了合法性，但是由于该法案没有强制执行的相关条款，导致印第安人在司法诉讼中屡遭失败，有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第三章考察了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墓地和遗骸的政策。墓地和遗骸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美国政府通过颁布《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和《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使美国印第安人祖先的埋葬地，以及墓穴遗骸、随葬物品、相应圣物和文物得到法律保护。

第四章探析了 1994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颁布的背景及其内容。印第安人在其宗教活动中使用的某些宗教圣物属于联邦法律所禁止使用的物品，比如佩奥特掌（peyote cactus，一种含有致幻剂成分的管制药品）。《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颁布，使美国印第安人在传统宗教仪式中享有了以下权利：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具有了合法权；使美国各州印第安人非药物使用的相关法律得到统一；废除了最高法院关于印第安人使用佩奥特掌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判决，从而使联邦和州法院在审理上述相关讼案时免除对印第安人的刑事处罚。

关键词：美国；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遗骸返还；佩奥特掌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U.S. government's Indian policies have experienced four evolutionary stages, and meanwhile the U.S. government's Indian policies towards American Indian religions also changed. The aforementioned four stages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stage from 1887 to 1934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assage of "Dawes General Allotment Act" which imposed forced assimilation on American Indians, including converting American Indians; the second stage from 1934 to 1953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assage of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which recogniz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merican Indian cultures and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values and accordingly allowed American Indians to enjoy limited religious freedom; the third stage from 1953 to 1968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House Concurrent Resolution 108, that's "termination policy", which granted American Indians citizenship; the fourth stage from 1968 to 1978 is characterized by Lyndon Johnson's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The Forgotten American" and the Congress' passage of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which marked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U.S. government's Indian policies towards American Indian religions from the persecution before 1978 to the protection after 1978.

Although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has proven to be a terrible disappointment for the Indians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ere Indians failed to receive the legal remedies sought under its provisions, yet it declared the US government's policy shift towards American Indian religions from suppression to protection.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of 1990 ("NAGPRA") is historic, landmark legislation for Native Americans which represents fundamental changes in basic social attitudes toward Native peoples by the museum and scientific communitie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AIRFAA") creates an unpredictable slippery slope that could leave 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fragmented somewhere between a legislative attempt to uphol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historical duty to preserve tribal sovereignty and a judicial struggle to maintain the strength of 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The autho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at Congress should make special laws to address special religious issues which American Indians are confronted with in their unique religious exercise and the US various interested groups should be in compliance of the aforementioned basic principle. The US various interested groups and Native Americans must make accommodations and adjustments to mutual interests and claims through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ir devoted efforts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American Indians; Religious policies; Repatriation; Peyote

目 录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I
目 录.....	V
绪 论.....	1
一、选题缘由	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
(一) 国内研究现状	1
(二) 国外研究现状	4
三、研究目标和意义	17
(一) 研究目标	17
(二) 研究意义	17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8
(一) 研究的思路	18
(二) 研究的方法	18
五、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18
(一) 研究的创新	18
(二) 研究的不足	18
第一章 1978 年前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概况.....	19
第一节 殖民地时期英国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	19
一、英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强制改宗政策	19
二、英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改宗政策的主要内容	20
第二节 19 世纪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	22
一、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基督教化”政策	22
二、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	27
第三节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	28
一、《梅里亚姆报告》与美国印第安人政策的反思	28
二、约翰·科利尔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改革	29
三、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终结”政策及其调整	30
小 结	31
第二章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政策的确立.....	33
第一节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政策的提出	33
一、《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立法背景	33
二、《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提出与讨论	39
第二节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内容与特点	56

一、《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内容.....	56
二、《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实施.....	57
第三节 美国政府对《美国印第安宗教自由法》实施状况的评估.....	62
一、1979年《美国印第安宗教自由法报告》的基本内容.....	62
二、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的措施及其政策调整.....	63
三、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对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统一行政程序的建议.....	69
四、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向国会提出的若干立法建议.....	73
小 结.....	74
第三章 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墓地和遗骸的政策.....	77
第一节 1990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的立法背景.....	77
一、《关于征用美国印第安人遗骸的历史调查报告》.....	77
二、关于印第安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的立法活动.....	81
三、1989年《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	86
第二节 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墓地和圣物的政策法规.....	89
一、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墓地的政策法规.....	89
二、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圣物的政策法规.....	92
第三节 1990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的颁布和实施.....	95
一、国会对《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的举证活动.....	95
二、《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的内容和实施.....	114
小 结.....	116
第四章 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佩奥特宗教的政策.....	118
第一节 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立法背景.....	118
一、关于美国政府对佩奥特宗教政策的历史调查.....	118
二、印第安人向国会提出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原则.....	124
第二节 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制定.....	130
一、印第安人请求国会为佩奥特宗教制定特殊立法.....	130
二、国会关于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举证活动.....	135
第三节 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颁布.....	155
一、美国州关于佩奥特宗教的法规政策.....	155
二、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内容和实施.....	156
小 结.....	157
结 语.....	158
一、三种力量推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158
二、1978年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现了“中介”转向.....	160
三、信仰与理性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冲突和对话——对1978年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的批判性反思.....	173
参考文献.....	180

绪 论

一、选题缘由

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研究（1978—1994）》的考察和探究，有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全面理解美国的宗教信仰与法律理性在当代美国社会的矛盾和对话问题，深化人们对美国历史文化关系中“印白关系”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文化作为美国本土的精神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启蒙给现代美国社会带来的精神危机和负面价值。该选题的研究，有利于客观把握作为美国社会存在和发展之基本依托的宗教信仰多元化特征，并能理性地看待美国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基督宗教信仰仍是美国文化的主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在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研究中都特别关注印第安人宗教问题在其生成、演进和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诸多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这些背景和因素跟美国的民族、文化、社会、宗教、法律和政治等文化现象具有广泛而深层的关联，因此，在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研究中，只有将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诉诸于国内外学者的考察和探究，我们才能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三重视域下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形成全面而客观的理解和把握。

（一）国内研究现状

1. 相关研究论著

我国学者李剑鸣教授在其 1994 年出版的《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这部专著中较早开启了国内有关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的研究。正如作者在这部专著的导言中指出的那样，从历史学角度对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文化关系做出总体考察，特别是把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征服，作为一个贯穿印、白关系史的重大问题来研究，是一项有待深入展开的工作；但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对印、白文化关系的这项研究，不是以人类学为视角，而是一种历史的考察，重点在于对印、白文化接触的起源、文化关系的演变及其后果进行动态的和历史性的探讨，从中提炼出若干历史的教训和启示。鉴于宗教信仰为西方文化中一大事，作者在这部专门研究印、白文化关系史的学术专著中亦辟出若干章节对这一问题给予关注，特别是关于 1978 年以前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研究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探讨，

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9、13-14 页。

钱穆：《晚学盲言(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 143 页。

其中包括：“文明开化”问题以及美国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殖民地时期英国政府支持下的对印第安人的传教活动，美国独立后联邦政府支持下的对印第安人的传教活动，印第安人对这些传教活动的回应，以及对这些传教活动何以没有实现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进行“文明开化”这一预定目标的深刻原因进行阐释和剖析，此外，作者对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以前有关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出台的广泛而深层的社会历史背景亦进行了揭示和阐明。最后，作者关于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提出洞见，他认为只要印第安人在文化关系中处于受支配地位，其宗教自由的获得就有待于白人社会文化包容精神的发育成长，有待于美国政府调整政策。20世纪中叶以后，印第安人传统宗教信仰的合法性得到承认。1978年8月国会通过了《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宣布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阿纽特人及土著夏威夷人拥有信仰、表达和奉行传统宗教的自由权利。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在国会获得通过表明，印第安人传统宗教信仰的合法性以及印第安人的信仰自由均得到美国法律的承认。

2002年李剑鸣教授在其付梓出版的《美国通史（第一卷）：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这部学术专著中个别章节中对有关殖民地时期英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所涉及的深刻而复杂的种族和文化等深层因素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而富有见地的发掘和探究。作者指出，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各部落和各殖民地属于分开与平行的政治实体，然而，种族冲突是当时印白关系的主调。任何两种异质的文化一旦发生接触，冲突便不可避免，何况印、白两种文化差异如此巨大，又长期在一块大陆上共处，且被纳入生存竞争的格局，其冲突之强烈和持久，在古今文化接触的历史上，自属罕见。白人文化以其技术上的优势，加上人口的增加，很快占据主动，对土著文化采取剿灭和改造的态度，使两种文化的接触具有鲜明的不平等性。基于不同种族或民族所具有的差异悬殊的文化观念和身份认同而导致的“文化冲突”，无论是观照人类历史的演进，还是考察现实社会的变迁，“文化冲突”从来都是持续时间最为长久，对历史影响最为深刻，对社会作用最为剧烈，对人类的安全和福祉所构成的威胁最为凶险，因而，“文化冲突”成为种族或民族冲突的最为深层的根据和前提，其中，不同种族或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存在很大差异和不同，这些差异和不同是长期历史演进的结果和产物，短时期内难以消除，因此，在导致“文明冲突”的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宗教信仰差异和不同成为其中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冲突之外，白人和印第安人一直进行着频繁的文化接触和交流。但是，白人受其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利益需求的驱使，对印第安人文化怀有很大的误解和偏见，力图以“文明开化”来改造印第安人，促使他们实现文化的转换。宗教和教育乃是“文明开化”的重点，这两项工作通常由传教士一身兼任。印第安人对于“文明”生活的反应不一。不论印第安人主观上对白人的文化态度改造持何

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76、88-94、189-198、202-209、299-311、318-343、346-349、382-383页。

李剑鸣：《美国通史（第一卷）：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2-383页。

李剑鸣：“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 p. 2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 25.

种态度，他们的环境、社会和日常生活都受白人的冲击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不能就此认为，种族和文化的接触所带来的全部是负面后果。印白文化虽以冲突为主，但同时也存在相互交流和彼此渗透。殖民地在种族和文化上具有多样性，但并不是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白人基于其对入种、文化和宗教差异的理解，逐渐使种族观念演化为种族主义，为种族歧视的合理性制造了依据；而种族歧视的强化，又使种族主义更深入北美居民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对文化差异的扭曲性观察，也是促成种族意识向种族主义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白人用当时流行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把凡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合的东西，都视为异端和野蛮。他们用“文明”与“野蛮”、“开化”与“愚昧”这样相互对立的概念来描述不同文化的差异，将不同文化分出等级和定出优劣，实际上就是定白人自己的文化于一尊，歧视、排斥或力图改造其他文化。可见，白人在观念上的种族偏见，在殖民地时期即已普遍外化为制度性和习惯性的种族歧视。

我国学者董小川教授在其 2006 年出版的《美国文化概论》和 2008 年付梓的《现代欧美国宗教多元化的历史与现实》这两部学术专著中首次对 1978-1994 年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进行了探究和评析。首先，作者对 1978 年以前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历史变迁进行简明扼要的回顾和考察；其次，作者对《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的全文给出严谨而精确的译介；再次，作者对《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颁布后在美国印第安人为捍卫和维护自身宗教自由实践权利而进行的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弊端和缺陷做出揭示和剖析；最后，作者对《1994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译介。如果仅对董小川教授所撰写的这两部专著进行通观浏览，那么，无论从思想旨趣而言，还是从主观印象判断，人们似乎都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作者关于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1978-1994，包括 1883 至 1978 年)做出简明扼要的回顾和考察，不过是他在这两部书中对有关印第安人宗教信仰的研究给出补充说明而已。其实，早在这两部专著付梓出版之前作者既已指出，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一定还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和探索美国宗教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是我们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文明的基础和钥匙，只有对当代美国社会场景下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宗教政策做出客观而准确的考察和探究，才能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意义上真正理解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信仰，才能客观把握作为美国社会存在和发展之基本依托的宗教信仰多元化，才能深切认识美国宗教多元化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其主流与边缘的相互变化和依存关系，也才能理性看待美国文化的本质——美国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基督宗教信仰是美国文化的主流。因此，作者在这两部著作中关于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所做出的深邃睿智而富有洞见的考察和探索，无论对研究印第安人宗教还是美国文化都具有双重启示意义。作者关于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回顾和考察提纲挈领，

李剑鸣：《美国通史（第一卷）：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83-390 页。

董小川：《现代欧美国宗教多元化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16-218 页。另见：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90-93 页。

董小川：《20 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9 页。

董小川：《现代欧美国宗教多元化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07 页。

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7 页。

对我国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任何学者具有纲领性的指南作用,他对相关政策所做出的分析和评论言简意赅,富有洞见。

2. 相关研究论文

我国学者李剑鸣教授在其1994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讨论美国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时,国内学界比较注重印白关系中的暴力因素;然而,从文化上对印第安人加以改造,使之同化于主流社会,一直都是白人社会的理性选择。白人社会对这一选择或称“文明开化”,或称“基督教化”,或称“美国化”,其目标是以白人文化取代土著文化,使印第安人成为“美国人”。“文明开化”运动虽不见刀光血影,但却是一场无声的战争,从文化上消灭和改造印第安人,同样是一种种族压迫的不正义行为,是一种更深层更隐蔽的暴虐。这场以根除土著文化和同化印第安人为宗旨的文化征服运动,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政策之系统和触及面之广,在世界历史上皆属罕见。美国建国后,“文明开化”成为其对印第安人政策的基石。19世纪50-60年代以后,强制同化则成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主导政策。美国政府支持并资助国内各有关宗教组织(团体或协会)派出传教士深入印第安人中间宣讲基督福音,促成印第安人改宗。传教士们相信,白人文化在本质上乃是“基督教文明”,故传教乃是“文明开化的最直接的方式”。以文化方式寻求“印第安人问题”的解决,体现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一个特性,即以理想化的价值目标,来弥补工具理性引起的偏误,掩盖实际追求的不合理色彩。从根本上说,“文明开化”只是白人社会所借助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增进在生存竞争中剥夺印第安人之举的合理性,它是服务于美国白人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选择。此外,我国学者胡锦涛教授在其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二十世纪美国印第安人政策之演变进行了回顾和考察,他指出,美国政府根据印第安人自决这一主导精神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印第安人的立法,其中,《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就是这种自决精神的体现和表达,该文对我们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出台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国外研究现状

1. 相关研究论著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鲍尔·普鲁查(Francis Paul Prucha)在其编纂的《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政策文献汇编》(*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这一著作中按编年顺序对联邦政府从建国至20世纪末关于印第安人所制订和颁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政令,法院判例等进行了汇编,其中包括联邦政府从1978年至1994年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及其实践所制定的若干重要法规以及美国法院关于印第安人宗教诉讼案

李剑鸣：“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第160-162页。

胡锦涛：“二十世纪美国印第安人政策之演变与印第安人事务的发展”，《世界民族》，2004年第2期。

Francis Paul Prucha,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Lincoln, Neb. [u.a.]: Univ. of Nebraska Press, 2000.

自1978年至1994年美国政府为保护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而颁布的主要立法有：《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PUBLIC LAW 95-341 - AUG. 11, 1978. 95th Congress. 92

的相关判例。 尽管作者对其汇编的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没有进行分析和评价，然而，这部著作对于我们整体上把握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弗朗西斯·普鲁查在其《伟大的父亲：联邦政府与美国印第安人》(*The Great Fathe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这部著作中对殖民地时期的英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以及美国政府对这些宗教政策的继承和发展进行了考察和探究。 普鲁查在《教会与印第安人学校：1888-1912》(*The Churches and the Indian Schools, 1888-1912*) 这部著作中描述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新教与天主教为控制印第安人教会学校而发生的矛盾和冲突。 关于普鲁查所撰写的《危机中的美国印第安人政策：基督教改革者与印第安人，1865—1900》(*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Crisis: Christian Reformers and the Indian, 1865-1900*) 这部著作， 美国学者理查德·N·埃利斯(Richard N. Ellis) 教授在《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1865 至 1890 年是印白关系史中最为关键而重要的时期，普鲁查考察了新教改革者在格兰特政府重新调整和制定有关印第安人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这些新教改革者认为对印第安人实行彻底的美国化是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唯一办法。

关于美国学者 R·皮尔斯·比弗(R. Pierce Beaver) 的学术专著《教会，国家与印第安人：新教教会与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进行“文明开化”的两个半世纪的合作》(*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美国学者亨利·E·弗里茨(Henry E. Fritz) 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作者通过这部著作对其研究领域所做出的一个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他以大量史实证明，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各有关宗教派别的传教团体到印第安人部落中间建立教会学校，进行传教活动，努力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联邦政府对它们的传教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进行同化过程中，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学者玛丽·扬(Mary Young) 在《美国历史杂

STAT.)；《1989 年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ct, 103 STAT. 1336, PUBLIC LAW 101-185-NOV. 28, 1989.)；《1990 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104 STAT. 3048. PUBLIC LAW 101-601-NOVEMBER 16, 1990.)；《1994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108 STAT. 3125. PUBLIC LAW 103-344-OCT. 6, 1994.)。

联邦法院关于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所裁决的两个最为重要的诉讼案件是：*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485 U.S. 439; 108 S. Ct. 1319; 99 L. Ed. 2d 534. *Richard E. Lyng,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et al., Petitioners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et al.* No. 86-1013.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 Argued November 30, 1987. Decided April 19, 1988)；*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 Smith*, 494 U.S. 872 (1990) .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et al. v. Smith et al.* No. 88-1213.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494 U.S. 872, 110 S. Ct. 1595, 108 L. Ed. 2d 876 (1990). November 6, 1989, Argued. April 17, 1990, Decided.

Francis Paul Prucha,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Lincoln, Neb. [u.a.]: Univ. of Nebraska Press, 2000, p. 289, 295, 318, 325, 327, 332, 349.

Francis Paul Prucha, *The Great Fathe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4.

Francis Paul Prucha, *The Churches and Indian Schools: 1888-1912*,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79.

Francis Paul Prucha,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crisis: Christian reformers and the Indian, 1865-1900*,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6.

Richard N. Elli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47, No. 3 (Aug., 1978), pp. 482-483.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St. Louis: Concordia, 1966.

Henry E. Fritz.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3, No. 1 (Oct., 1967), pp. 211-212.

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美国各有关宗教派别与联邦政府在对印第安人“进行文明开化”过程中合作紧密。皮尔斯·比弗指出,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 对美国土著人传播福音并使其皈依基督教是殖民地政府对印第安人公开宣称并实行的一项政策, 这一政策在 19 世纪得到美国政府的继承和发展, 联邦政府与传教士把对印第安人进行教育和基督教化视为对其进行文明开化方的两个不可或缺且相互补充的手段。 美国学者克利福德·M. 德鲁里 (Clifford M. Drury) 在《教会史》(*Church History*)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从 1641 年至 1890 年, 新教各有关教派先后与殖民地政府和美国政府为应对和解决美国印第安人问题而进行紧密合作。在过去大约 250 年时间里, 教会领袖和政府首脑一致认为, 对于传教团体在印第安人中间的传教活动, 政府应当提供补贴和缓助。这种合作关系在 1870 年格兰特总统实施“和平政策”时达至高潮和顶点。这种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 1882 年。 美国学者罗伯特· F. 伯克霍福 (Robert F. Berkhofer, Jr.) 在《南方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这种合作关系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教会和政府双方都能彼此受益。各有关传教团体通过对土著美国人进行基督教化, 不仅使印第安人得以文明开化, 而且使他们与联邦政府实现和平, 从而促进美利坚合众国的长治久安, 使联邦政府在对国家的管理中深受裨益。

关于美国学者罗伯特· F. 伯克霍弗 (Robert F. Berkhofer, Jr.) 的学术专著《拯救野蛮人: 关于新教传教使命与美国印第安人回应的研究 1787—1862》(*Salvation and the Savage: An Analysi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American Indian Response 1787-1862*), 美国学者 C. M. 德鲁里 (C. M. Drury) 在《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在始自 1787 年迄至内战爆发前夕这一长达 75 年的时间里, 美国九个主要的新教宗派和若干独立的组织机构在印第安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 试图对他们进行基督教化和文明开化。伯克霍弗指出, 新教宗派对印第安人所实行的文明开化与基督教化这两种同化方案关系紧密, 不可分离, 两者离开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正常进行。美国学者 T. 斯科特·高田梢枝 (T. Scott Miyakawa) 在《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这部著作主要探讨和分析了印第安人文化在遭受同化过程中所产生并蕴含其中的若干紧密相关而错综复杂的因素, 在对印第安人进行基督教化和文明开化过程中, 新教各有关传教团体在印第安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 他们冀望印第安人能够改宗而皈依基督教, 以实践他们对印第安人实行基督教化的神圣使命和崇高目标, 而印第安人也对传教士的宣教活动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回应和抵制。 美国学者沃尔特·B. 波西 (Walter B. Posey) 在《南方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伯克霍弗对新教传教团体在 16 个美国印第安人部落中间

Mary Young.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54, No. 4 (Mar., 1968), pp. 881-882.

Clifford M. Drury. *Church History*, Vol. 36, No. 2 (Jun., 1967), p. 228.

Robert F. Berkhofer, Jr.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 33, No. 3 (Aug., 1967), pp. 438-440.

Robert F. Berkhofer, Jr. *Salvation and the Savage: An Analysi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American Indian Response 1787-1862*,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5.

T. Scott Miyakaw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34, No. 4 (Nov., 1965), pp. 484-485.

从事宣教活动进行了深入探究和细致考察,不仅对印第安人行为以及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了剖析,而且对传教士的宣教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也做出了相应评价。美国学者埃塞尔·努尔格(Ethel Nurge)在《民族史》(*Ethnohistory*)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众所周知,各有关宗教派别的传教团体到美国印第安人部落中间进行宣教,这一历史持续两个多世纪,贝克霍弗对各有关宗教派别的传教团体在16个印第安人部落中间从事宣教工作的目标、组织、领域以及印第安人对这些传教活动的看法和反应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描写和叙述。美国学者D.E.沃克(D. E. Walker, Jr.)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新教各有关宗派的传教团体在印第安人中间传播福音,他们的传教活动对印第安人文化传统产生诸多影响,同时,许多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接触与交往在传教士与印第安人(也包括他们各自的文化)之间开始发生并持续进行,作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对十多个传教团体的宣教活动进行考察和探究的基础上指出,传教士一般通过四种方式对印第安人进行文明开化,这四种方式构成传教士与印第安人交往关系中普遍而一般性的特征。

美国学者布莱恩·爱德华·布朗教授(Brian Edward Brown)在其《宗教,法律和圣地:土著美国人与联邦政府关于宗教圣地的司法解释》(*Religion, Law, and the Land: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Sacred Land*)这部著作中指出,土著美国人为争取和维护宗教自由权利而诉诸《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提起一系列诉讼案件,在印第安人进行司法诉讼实践的过程(1978-1994)中,有关法律与宗教冲突的诸多复杂而深刻的问题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和学者的重视,可以说,司法实践中所发生和进行的这些诉讼活动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标示着它们成为美国政府在处理印第安人宗教问题时所面对的全部矛盾和所有问题的聚焦点。布朗教授将有关宗教、法律和土地的关系问题诉诸于土著美国人与圣地司法解释的研究之中,他深入细致地考察和探究了若干关乎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和权利的诉讼案件的深层而复杂的法律与宗教的冲突问题,对我们深刻透视和全面把握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1978-1994)问题至关重要。美国学者小约翰·威特(John Witte, Jr.)教授撰写的《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对关涉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Lyng案和Smith案从最高法院的审查基准和审判原则在有关美国宗教自由与司法实践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深入而细致地探析和阐释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因素与逻辑关联。

2. 相关研究论文

Walter B. Posey,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 31, No. 4 (Nov., 1965), pp.455-456.

Ethel Nurge, *Ethnohistory*, Vol. 12, No. 3 (1965), pp. 259-262.

这四种方式是:传教士进入印第安人部落社会的一个团体,通过传教活动而使该团体内部出现宗派分裂,一段时间以后,该团体内部分裂的宗派重新联合,对传教士及其传播的欧美文化拒不接纳;或者某一团体内部分裂的宗派进一步分化而形成新的基督教或异教团体;或者某一团体进而在整个部落社会分裂而形成新的基督教或异教团体,并进一步发展和蔓延,这种宗派分化过程有时伴随对部落领地的重新划分;或者传教士进入一个团体林立的印第安人部落社会,通过宣教努力而使某一团体内部的成员进行改宗,这些改宗的团体成员通过参与部落政治而对印第安人部落社会产生影响。

D. E. Walker, J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67, No. 6, Part 1 (Dec., 1965), pp. 1610-1611.

Brian Edward Brown, *Religion, Law, and the Land: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Sacred Land*, Westport, Conn. [u.a.]: Greenwood Press, 1999.

小约翰·威特(John Witte, Jr.):《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宋华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1) 博士论文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卡利·福布斯—博伊特 (Kari Forbes—Boyte) 的博士学位论文——“土著美国人，联邦公地与宗教圣地：联邦法律对印第安人宗教圣地的影响和作用，以熊巴特山为例”（“*Indigenous People, Land and Space: The Effects of Law on Sacred Places, the Bear Butte Example*”，1997），其导师大卫·威沙特 (David Wishart) 教授在对这篇论文评价时指出，土著美国人进入圣地举行宗教仪式跟联邦政府关于公地使用和管理所制定的相关法规政策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些冲突一直给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造成持续不断的困境。作者通过研究表明，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诸多法律从来不是经美国社会与印第安人的双方同意而产生的，因此，在印第安人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宗教自由实践权利而诉诸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遭遇重重困难而不能达成自身的诉求和目的。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没有美国政府的国会、司法和立法部门的充分保护，印第安人将继续成为文化灭绝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在美国社会仍旧沦落为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地位。

美国天主教大学埃德蒙·G·德劳因 (Edmond G. Drouin) 的博士学位论文——“联邦最高法院与美国教育中的宗教自由：基于对20世纪上半页美国教会学校（小学和中学）关于宗教自由讼案的考察”（“*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American Education in Its Decisions Affecting Church-Related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During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80），作者在论文的第三章追溯和考察了联邦政府在整个19世纪通过资助印第安人教会学校对印第安人进行文明开化和基督教化的演进和变迁，19世纪90年代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教会学校进行政策调整和变更，联邦政府试图阻止将“部落基金”用于对天主教控制的印第安人学校的支持和援助，尽管当初建立这笔基金是专门为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进行文明开化和基督教化等目的服务的，作者还考察和探究了Quick Bear v. Leupp这宗讼案对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教会学校政策的影响和作用。作者对上述问题的考察和讨论对本人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研究（1978—1994）”中深入洞悉格兰特政府在对印第安人进行文明开化和基督教化而实行“和平政策”过程中所发生的复杂矛盾、深层冲突、广泛影响和严重后果具有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托德·M·科斯泰特 (Todd M. Kerstetter) 的博士学位论文——“上帝的国度，山姆大叔的土地，宗教例外主义，西部神话和联邦暴力”（“*God's Country, Uncle Sam's Land: Religious Exceptionalism, the Myth of the West, and Federal Force*”，1997），作者导师在对这篇论文的评价中指出，美国历来支持和保护各种宗教团体和

Kari Forbes-Boyte,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Indigenous People, Land and Space: The Effects of Law on Sacred Places, the Bear Butte Example*”.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octorate of Philosophy, April 1997.

Edmond G. Droui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American Education in Its Decisions Affecting Church-Related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During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1980.

Todd M. Kerstetter,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God's Country, Uncle Sam's Land: Religious Exceptionalism, the Myth*

组织，这种习惯做法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传统；然而，对于那些同美国主流社会宗教差别悬殊而格格不入的宗教团体和组织，美国政府往往诉诸行政和司法等手段对他们强行改变，尽管这些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和认同的宗教团体和组织远涉西部，竭力逃脱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千方百计使联邦、州和地方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对这些宗教团体和组织的发展鞭长莫及而不能施加控制。虽然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声称，西部是一个充满机会和自由的天地，个人主义精神在这里得到滋养和彰显，最终，这些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和认同的宗教团体和组织发现白人主流社会的这些说辞不过是骗人的空头支票而已。联邦政府诉诸暴力手段对待这些宗教团体和组织，结果，这些宗教团体和组织或者进行改宗，或者遭到屠杀而灭绝，联邦政府借此在西部强制推行白人文化霸权主义。作者在文中考察了这三种主要因素的牵连互动：宗教例外主义，西部神话和联邦暴力，其中，作者回顾和追溯了1890年拉科塔苏族印第安人因信奉鬼魂舞教而遭到联邦政府暴力镇压的血腥历史，这对本人在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1978—1994）”中更加具体而深入地透视和把握格兰特政府对印第安人所制定和实行的“和平政策”，包括这项政策的本质以及所产生的诸多后果具有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菲利普·查尔斯·威克斯（Philip Charles Weeks）的博士论文——“关于19世纪联邦政府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研究”（*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Solution to the ‘Indian Ques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89），作者在文中集中考察和研究了19世纪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事务的管理，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政策的发展，演进和变迁，联邦政府为解决印第安人问题而制定出台的各种措施，这些方案的发生和源起、制定和出台以及执行和实施，包括这些政策措施对印第安人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作者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了回顾，考察和追溯。作者认为，19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方案措施乃是“分离政策（the policy of separation）”；19世纪40年代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施行“聚集或集中政策（the policy of concentration）”；19世纪至20世纪初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美国化政策（the policy of Americanization）”；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民族自决政策（the policy of self-determination）”，这对本人在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1978—1994）”中从宏观上把握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政策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历史系格雷戈里·科因·汤普森（Gregory Coyne Thompson）博士论文——“美国印第安人改革运动的发生和进行；1867—1912”（*The Origi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form Movement: 1867-1912*”，1981），对本人

of the West, and Federal Force” .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octorate of Philosophy in History, May 1997.

Weeks, Philip Charles, Ph.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Solution to the ‘Indian Ques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989.

Gregory Coyne Thompson, the University of Utah, “*The Origi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form Movement: 1867-1912*”.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Utah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ugust 1981.

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1978—1994）”研究中关于格兰特政府对印第安人进行文明开化和基督教化而制定和实行的“和平政策”无论从宏观把握还是从微观考察都具有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托马斯·阿马利欧·萨利纳斯（Thomas Amalio Salinas）的博士论文——“珀尔·蔡斯和约翰·科利尔与‘新政时期’的印第安人改革运动：基于对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西部土著美国人事务的考察（1880-1937）”（*Pearl Chase, John Collier, and Indian Reform through the New Deal: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and the West, 1880-1937*”，195），对本人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1978—1994）”研究中宏观把握和考察《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制定和出台的广泛而深层的历史社会背景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2）硕士论文

美国内华达大学历史系丹尼尔·斯宾塞·沃尔（Daniel Spencer Wall）的硕士论文——“‘纸老虎’及其‘一丘之貉’：对《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基于文化人类学的历史考察”（*The Paper Tiger and Its Predecessors: An Ethnolog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1995），是与本人研究的“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1978-1994）”这一问题最为直接相关的学位论文。作者在论文的前言中指出，美国政府制定并通过《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决议案》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特征是，美国社会的广大公众对民族的差异性与文化的多元性的认识 and 关注日益增强和普遍提高。按照这项决议案的规定和要求，联邦政府应当遵循有关保护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的政策法规，同时，联邦政府各有关行政部门或机构应当按照这项决议案的相关规定对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的相关政策进行评估。普世价值和文化多元（或差异）观念在《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中同印第安人特别而不同的宗教信仰糅杂混合。这部法规所彰显和体现的两种看似契合一致且结合紧密的法律意旨——维护印第安人文化完整和保护印第安人良心自由在这部法规的实施过程中同美国宪法的“宗教自由”这一基本原则发生越来越难以克服和解决的矛盾和冲突，结果，这部法规未能真正保护和维护印第安人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

20世纪80年代，美国印第安人利用《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作为法律武器，辅之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实践条款，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宗教利益进行奋争。《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将宗教自由观念和文化多元价值同印第安人宗教信仰糅杂混合，从根本上使印第安人在争取和维护自身宗教自由权利的司法实践过程中遭遇巨大困境，进而构成印白关系中一个更加复杂而棘手的法律事实和社会场景，结果使美国社会和司法制度面临严峻挑战和困难。然而，《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制定和颁行标示着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自由权利获得历史性的发展和进步，通过为诸多复杂而敏感的印第安人宗教问题提供沟通和对话基础，这部

Thomas Amalio Salina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earl Chase, John Collier, and Indian Reform through the New Deal: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and the West, 1880-1937*”.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History, June 1995.

Daniel Spencer Wall,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The Paper Tiger and Its Predecessors: An Ethnolog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ter of Arts in History. Department of History, May 1995.

法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美国公众的社会舆论,促使联邦政府的法规政策对印第安人的宗教利益诉求做出调整和适用,从而为国会关于类似问题进行立法提供理由和依据。不过,美国学界关于这部法规所达成的共识是,《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对保护和维居士著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没有法律效力。从根本上说,这部法律只不过是国会通过的一个联合决议案,是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及其自由实践制定的一项政策,因此,印第安人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这部法律抱有过多期望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这部法律的意义和价值在其通过之时即已彰显和揭示,这部法规内在固有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在司法实践的法律纠纷和冲突中得到讨论而备受关注,这些论争对揭示和阐扬这部法规所应当蕴含和彰显的实质和精神具有促进作用。作者在前言中对有关这部法规的诸多讼案进行梳理、归纳和分类,然后给出分析和评论,他指出,印第安人与联邦政府关于这部法律的诠释和解读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悬殊和对立冲突最集中,最鲜明,也是最突出地体现在联邦法院对一系列有关印第安人宗教讼案的审理和裁决之中。

(3) 期刊论文

美国学界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重视域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做出的各种深刻睿智而富有见地的学术评价将为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所关涉的诸多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得到更加全面、更加有效、更加合理的解决提供宝贵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期刊论文可以分为五类:其一,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变迁问题的学术论文;其二,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立法问题的学术论文;其三,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圣地保护与维护问题的学术论文;其四,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墓地保护与遗骸返还问题的学术论文;其五,关于佩奥特宗教立法问题的学术论文。下面,笔者将对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及其作者观点做出总结和阐释。

其一,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变迁问题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

阿利森·M.杜西阿斯(Allison M. Dussias)教授在《鬼魂舞和神圣的鬼魂:19世纪基督教化政策在20世纪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讼案中的‘回光返照’》一文中指出,殖民地时期白人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上对印第安人所形成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在美国独立后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中普遍而广泛地内化于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法律制度之中,它们在美国社会的思维方式之中根深蒂固,难以涤除。因此,联邦法院在20世纪受理有关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的讼案时,那些从殖民地时期形成产生、绵延变迁而深深植根于19世纪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基督教化政策中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如影随形,在当代美国司法实践中“回光返照”,“死灰复燃”,它们成为美国印第安人在捍卫和维护自身宗教自由实践权利过程中必须直面而短时又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

迈克尔·W.麦康奈尔(Michael W. McConnell)教授在《宗教自由实践的起源和历史理解》一文中指出,印第安人关于宗教自由实践权利的诸多诉求和主张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条款所秉有的要求和限制之间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形成许多尖锐而严重的矛

Allison M. Dussias, "Ghost Dance and Holy Ghost: The Echoe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ization Policy in Twentieth-Century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Case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49(April, 1997), p.775.

Michael W. McConnell, "The Origins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Harvard Law Review*, Vol.103, No.7 (May,1990), pp.1511-1512.

盾和冲突,这些历史上形成出现并迁延至今的困难和挑战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变迁中围绕在公民自由实践过程中如何理解和实践有关宪政原则的调整和适用等问题演绎生成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关系,基于历史主义理解的宗教自由实践条款应因不同历史时期公民关于宗教自由实践权利所提出的具体诉求和主张可以根据不同宗教信仰自身所固有的特殊情况而做出客观、灵活的调整和适用,从而在一般意义上规避普通法对这些宗教诉求和主张所秉有的束缚和钳制。有鉴于此,迈克尔·W.麦康奈尔教授得出结论认为,当代美国社会所持有的这种观念—基于宗教确立条款而反对和抵制对某些特定的宗教自由实践给予豁免和适用在历史上没有根据,不堪一击。

莎拉·B.戈登(Sarah B.Gordon)教授在《印第安人宗教自由与政府对公地的开发》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犹太基督教原则对美国法院的宗教自由实践观念产生了决定性、支配性影响,而印第安人基于他们传统宗教圣地所提出的宗教自由实践的诉求根本不同于美国法院在犹太基督教原则影响、支配下所形成的宗教自由实践观念,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诉求的特殊性在于他们自古至今秉持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进行宗教自由实践的圣地是他们神祇的寓所和住地,对他们整个的世界和全部的生活具有神圣意义,因此,美国法院在审理有关印第安人宗教圣地的诉讼案件时应当考虑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的特殊性,从而制定特别而不同的标准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其二,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立法问题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

罗宾·K.兰诺(Robin K. Rannow)的《宗教:宪法第一修正案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探讨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之间内在固有的诸多复杂关系问题。作者在文中指出,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公民享有宗教自由实践权利,然而,这种保障并非绝对而没有条件。正如其他美国宗教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佑那样,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同样受到它的保护。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联邦政府制定和颁行的诸多法规和政令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造成严重侵犯和迫害。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一直采取镇压和迫害的政策,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所造成的侵犯和迫害,不管有意与否,其根源乃是白人社会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他们质疑乃至拒斥土著美国人的传统习俗真正属于“宗教信仰”。白人社会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所秉持的这些宗教和文化偏见在美国政府的立法实践和司法审判中得到鲜明而真切的反映和体现。鉴于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长期遭受白人社会歧视和迫害的严峻情势,国会通过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在很多情况下,由于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所秉有的根本特点和独特性质缺乏真正而客观的了解,导致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没有连贯而一致的政策,结果造成印第安人的这些传统宗教习俗不能像其他宗教那样享有平等地位。这部法规的宗旨在于,确使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和程序过程中,

Sarah B.Gordon,“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of Public Lands”,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94(1984-1985), pp.1447—1471.

Robin K. Rannow,“Religion: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10, No. 1 (1982).

当这些政策和程序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产生影响时,应当遵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有关条款,即国会不得制定涉及宗教确立,或禁止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部法规然后申明国会通过这部法律的意旨,美国政府的政策必须保护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和夏威夷土著人的传统宗教的信仰,表达,和实践的自由权利,包括不限制在仪式中神圣物品的使用和拥有,自由崇拜的权利。

霍华德·施坦博尔(Howard Stambor)在《天定命运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基于对 Sequoyah 和 Badoni 两宗讼案及其被淹神祇的考察》一文中讨论了联邦上诉法院对当时关涉印第安人宗教信仰自由的两宗讼案的判决,这两宗讼案的判决对切诺基和纳瓦霍族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在两宗讼案的审理和裁决中,作为原告的印第安人部落代表指控联邦政府为修建水利工程而淹没对印第安人部落传统宗教至关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宗教圣地,他们坚持联邦政府的做法和举措违背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保护公民进行宗教自由实践的条款,最后,联邦法院对两宗讼案都作出对原告印第安人部落不利的判决。作者指出,对两宗讼案的判决是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在现实的司法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而出现的结果,联邦法院在对两宗讼案的审理和裁决中未能谨慎而客观地对待和处理原告印第安人提出的宪法问题,原告要求法院以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内在固有的本质和精神看待和回应印第安人关于宗教自由实践权利的诉求和主张。作者认为,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仅仅只是国会对保护和维护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所发布的充满良好意愿和用心的“宣示书”而已,这部法规对联邦政府在现实当中因侵犯和迫害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权利而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各种行径和做法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真正切实可行的法律执行效力。

埃伦·M.W.休厄尔(Ellen M. W. Sewell)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一文中考察了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意义,探究了这部法规所可能保护的诸多权利范围。作者首先回顾和追溯这部法规的立法史,然后考察这部法规与联邦政府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对印第安人委托管理责任之间的关系,最后,作者对这部法规在制定过程中以及颁布之后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所产生和出现的问题作出回应,即这部法规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是否违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确立条款。

杰克·F.特洛普(Jack F. Trope)在《保护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自由:拟提出的<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法>的法律、历史和宪法基础》一文中指出,鉴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在现实的司法实践过程中缺乏真正切实可行的法律执行效力,因此,这部法规未能真正保护土著美国人在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方面所应真正而充分享有的权利。由于最高法院对当时几宗关涉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讼案的判决使得印第安人利用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他们自身宗教自由权利的进路遭到封堵,因此,宪法第一修正案亦不能能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提供充分保护。

Howard Stambor, "Manifest Destiny and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Sequoyah, Badoni, and the Drowned Gods",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10, No. 1 (1982).

Ellen M. W. Sewell,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rizona Law Review*, Vol.25 (1983-1984).

Jack F. Trope, "Protecting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The Legal, Historical, and Constitutional Basis for the Proposed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Act",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Change*, Vol.20 (1992-1994).

其三，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圣地保护与维护问题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

克里斯滕·L.博伊尔斯 (Kristen L. Boyles) 的《拯救圣地：1989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一文中论述了该修正案在经国会有关议员提出前后所产生和面临的若干主要问题。首先，作者在第一部分从美国印第安人的异常多样且极其庞杂的信仰谱系中提渐梳理了几种主要不同的宗教习俗，对其中印第安人所信奉和遵行的教规戒律进行了回顾与概述。其次，作者在该部分还简要探讨了国会在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进行立法过程中所依循和尊奉的法律程序与基本规则，包括法案的提出和审议，辩论和协商，以及最后的表决和通过。再次，作者通过回顾与梳理联邦各级法院在审理和裁定有关印第安人宗教权利讼案中所积累和簇集的法院判例，对关乎这部法律的若干重要司法解释进行了探究和阐释，从而划清和厘定了这部法律在法理意义上和实际执行中对维护讼案当事人的宗教权利所应保护和适用的范围。最后，作者记述了国会有关议员在1988年如何提出要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进行修订的动议，以及他们为此所发起的若干立法努力。作者在文中第二部分翔实而全面地记述了1989年国会有关议员提出这一修正案的经过，深入而细致地阐说和探析了因应这部法规制定出台的历史和现实而对该法重新进行修订的必要性。

杰瑞·贝丝·K.埃兹拉 (Jeri Beth K Ezra) 在《委托管理原则：一个保护印第安人宗教圣地的法律依据》一文中指出，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负有和担承保护者的角色和作用，联邦各级法院将这种特殊关系界定阐释为委托管理关系 (trust or fiduciary relationship)，委托管理原则 (trust doctrine) 使联邦政府对美国印第安人部族负有和担承一种委托管理责任和义务，它赋予土著美国人一种法律手段和维权方式，在联邦政府所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 and 法规违反这种委托管理责任时，他们可以凭恃和依据这一原则对联邦政府所采取的相应举措和做法提出异议或反对。委托管理原则对于美国印第安人保护他们的宗教圣地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联邦政府根据这一原则所负有和担承的委托管理责任和义务要求它保护和维护美国印地安人的宗教圣地。委托管理原则从法律上承诺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圣地负有和担承一种保护责任和义务。

其四，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墓地保护与遗骸返还问题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

杰克·F.特洛普 (Jack F. Trope) 和 沃尔特·R.艾克—霍克 (Walter R. Echo - Hawk) 在《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背景与立法史》一文中指出，1990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标志着美国博物馆界、科学界和广大公众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观念和态度发生根本转变，这是美国政府对土著美国人制定的一部特别立法，它标志着在印白文化关系史上联邦政府和非印第安人机构 (团体或组织) 第一次从印第安

Kristen L. Boyles, "Saving Sacred Sites: the 1989 Proposed Amendment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Cornell Law Review*, Vol. 76 (1990-1991).

Jeri Beth K Ezra, "The Trust Doctrine: A Source of Protection for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s",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38 (1988-1989), pp. 706-707.

“委托管理原则”以“监护论”为基础，以“父权主义”为特征，演变成美国政府处理与印第安人部落关系的主导原则，美国政府受部落委托而代部落管理印第安人的财产及其他事务。参见李剑鸣：《美国土著部落地位的演变与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第37页。

Jack F. Trope and Walter R. Echo - Hawk,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Background and Legislative History",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Vol.24(1992),pp.36-37,76.

人的视域和角度思考与认识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然而，这部法律对个人所拥有的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的返还没有做出法律规定和说明。

其五，关于佩奥特宗教立法问题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有：

奥特姆·格雷 (Autumn Gray) 在《“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对美国刑法的影响：对佩奥特宗教立法是否将对“受控物法”产生不利后果？》一文中指出，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颁布使美国印第安人在其传统宗教仪式中享有了以下权利：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具有了合法权；使美国各州印第安人非药物使用佩奥特掌的相关法律得到统一；废除了最高法院关于印第安人使用佩奥特掌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判决，从而使联邦和州法院在审理上述相关讼案时免除对印第安人的刑事处罚。然而，这部法律禁止美国联邦（或州）监狱的印第安人囚犯在监狱里使用佩奥特掌。此外，美国社会其他非印第安人群体可能利用这部法律的“漏洞”而对美国政府实施《受控物法》造成困境，对美国法院审理相关讼案提出挑战。

上述五类期刊论文所阐述的下列六个问题对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六个问题是：

其一，特殊宗教：美国印第安人部落所信奉的传统宗教不仅彼此不同，而且同以犹太基督宗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也有悬殊差异。西方宗教是一种“成文宗教”，这些宗教一般都把神学教义以文字的形式写在它们的经典里，而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则是一种及其特殊的宗教，它们是一种“不成文宗教”，也就是说，这些宗教没有以文字形式存在的神学经典，它们是通过印第安人的传统仪式和宗教活动得以存在和发展。

其二，特殊关系：联邦政府同印第安人部落之间具有特殊的政治关系，按照美国宪法有关规定，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部落具有监护责任，联邦政府同印第安人部落之间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使印第安人在美国法律中享有特殊地位，联邦政府根据这种特殊的监护关系为印第安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制定相关立法。

其三，特殊立法：美国印第安人关于宗教自由实践权利的诸多诉求和主张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条款所秉有的要求和限制之间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形成许多尖锐而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历史上形成出现并迁延至今的困难和挑战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变迁中围绕在公民自由实践过程中如何理解和实践有关宪政原则的调整和适用等问题演绎生成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关系。对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诉求的特殊性，国会应当制定特别立法以解决美国印第安人在特别而不同的宗教自由实践中所面临的特殊宗教问题，这是国会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是国会按照上述基本原则为保护和维护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而制定的一部特殊立法。

其四，历史观念：犹太基督宗教在历史上对印第安人宗教及其自由实践始终持有偏见、歧视和不宽容态度，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导致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及其自由实践缺乏理解、同情和尊重，结果造成对印第安人宗教实践活动的侵犯和破坏。殖民地时期白人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上对印第安人所形成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在美

Autumn Gray, "Effect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n Criminal Law: Will Peyotism Eat Away at 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Vol.22(1994-1995), pp.770-771,806-807.

国独立后普遍而广泛地渗透、植根于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法律制度之中，上述观念在美国社会对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因此，联邦法院在审理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讼案时，美国各级法院对印第安人所抱持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给印第安人在 20 世纪捍卫和维护自身宗教自由权利造成困难。

其五，审查标准：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讼案时适用若干审查标准，它们是低密度审查标准、中密度审查标准和高密度审查标准，一般来说，审查程度越低，政府越可能胜诉；审查程度越高，提出权利要求的原告越可能胜诉。美国法院在审理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讼案时应当考虑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的特殊性，从而制定特别而不同的标准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其六，思维方式：“从两极到中介”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各有关利益群体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思维方式。印第安人宗教问题不仅仅只是印第安人民自己的问题，它们也是美国社会各有关利益群体同印第安人民之间基于印第安人民的特殊宗教利益诉求而长期存在的一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这是理解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的前提。美国社会各有关利益群体逐渐摒弃这种两极对立的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思维方式，既不能完全以美国的法律理性作为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根据，也不能纯粹以印第安人宗教习俗作为解决印第安宗教问题的前提，而是在遵循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对于特殊族裔的特殊宗教诉求，国会应当制定特殊立法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特殊宗教问题）的前提下，美国社会各有关利益群体通过对话、沟通、合作和磋商，对彼此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做出相互调整和妥协，从而在特定时代所提供的可能条件下对印第安人宗教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

在上述六个问题中，“特殊宗教”问题是理解和把握其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美国目前有 562 个得到联邦政府正式承认的印第安人部落，这些印第安人部落所信奉的传统宗教不仅彼此不同，而且同以犹太基督宗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也有悬殊差异。基督教是一种“成文宗教”，一般都把神学教义以文字的形式写在它们的经典里，而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则是一种及其特殊的宗教，它们是一种“不成文宗教”，也就是说，这些宗教没有以文字形式存在的神学经典，它们是通过印第安人的传统仪式和宗教活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各个部落已经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宗教信仰模式，其中包括图腾崇拜、灵魂信仰、萨满教、动物崇拜、植物崇拜和自然崇拜等。在美国主流社会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中，他们倾向把人类社会的法律、宗教、艺术和经济等看做彼此相异而相互独立的经验领域，而按照土著美国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人类社会的这些经验领域应被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它们之间彼此联系而不能分离，相互依赖而不可分开。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 95-341, pp. 94,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 95-341, pp. 8—12,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Secon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2797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1*”, May 13 and 14, 1992. p. 437.

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土著美国人宗教认为神、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圣地对于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和仪式至关重要。

大多数印第安人部落信仰一个造物主 (Supreme Creator)，这个造物主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他（或她）无所不能，掌控一切存在物。人是一种由灵魂、精神和肉体构成的存在物，在构成人的这三种存在物中，灵魂最为重要，肉体是灵魂的表达和呈现，精神是灵魂与肉体之间的联结。人类、动物和植物都是灵魂世界的组成部分，灵魂世界跟物质世界混合并存。美国印第安人相信灵魂不朽，灵魂在进入肉体之前既已存在，肉体死后灵魂在不同的肉体轮回，直到灵魂臻于完美而回归造物主，因此印第安人有祖先崇拜的习俗。大多数印第安人宗教认为灵魂、精神和肉体相互作用，它们之间保持和谐使人身体健康，反之，如果失去和谐，人则会生病。人类违背神圣的禁忌而导致自然灾害。

三、研究目标和意义

（一）研究目标

系统梳理和探究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和论述1978年至1994年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在落实《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磋商机制，以美国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为视角，揭示美国在处理民族宗教矛盾的过程中，处理手段逐渐从镇压走向民主机制的趋势。

（二）研究意义

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研究可以使人们深切认识到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文化作为美国本土的精神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启蒙给现代美国社会带来的精神危机和负面价值。美国政府不断地调整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政策，不仅体现了当代美国民权意识的发展与宗教自由观念的进步，而且也反映了美国印第安人争取自身合法宗教自由权利的不懈努力。

Allison M. Dussias, "Ghost Dance and Holy Ghost: The Echoe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ization Policy in Twentieth-Century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Case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49 (April, 1997), p.806.

Sarah B. Gord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of Public Lands",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94 (1985), p.1449.

Carol Locust, "Wounding the Spirit: Discrimination and Traditional American Indian Belief System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58, No.3 (August, 1988), pp. 315—330.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的思路

以美国印第安人政策和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历史演变为线索，探析 1978 年美国最终确立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历史背景，进而探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调整和完善的过程。

（二）研究的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学实证研究方法，梳理和解读原始文献资料，使文章论述的内容有理有据，避免空谈。

五、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一）研究的创新

其一，使用一手的档案文献资料，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形成、发展与实践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索，丰富了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

其二，印第安人的墓地和宗教圣物“佩奥特掌”在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990 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与遗骸返还法》和 1994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颁布正是针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的上述两个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学界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对印第安人墓地和宗教圣物的特殊政策尚缺乏充分研究，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二）研究的不足

本文作者在对国会听证文献和法院诉讼案卷（1978—1994）的解读过程中，对美国社会各有关利益群体在国会举证和法庭申辩中关于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心理认知发生怎样的变更和转换，美国印第安人群体为争取和维护他们的宗教自由权利而如何在印第安人宗教与美国法律之间做出妥协和调整，以及印第安人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怎样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意识的深层调整和微妙变更，作者对这些没有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入挖掘，这是本文研究的不足和缺憾。

第一章 1978年前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概况

第一节 殖民地时期英国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

一、英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强制改宗政策

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的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到美国独立革命的钟声敲响之时，基督新教在北美印第安人中间进行传教和布道活动的时间已逾一个世纪之久。通过对早期有关英国移民在北美进行探险和拓殖活动的文献记录进行梳理和解读，一个深蕴其中的思想传统便从尘封的历史中浮现出来，这一理念在殖民时代始终一脉相承而流播久远，英国在对北美实行全部征服的蓝图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使美国印第安人放弃他们自己的宗教习俗而皈依基督宗教信仰，使上帝之国的疆域在新大陆无远弗届而得以持续扩大和不断延伸。自殖民时代起，尤其在新英格兰殖民地，白人移民即普遍抱持这一观念，鉴于基督新教在北美印第安人中间所进行的传教和布道活动能够促进帝国的利益和福祉，帝国政府应对基督新教在北美印第安人中间所从事和进行的传教和布道活动给予适当关切。1584年，英王在授予罗利的特许状中要求未来的殖民地在法律上不违背英国成例，在宗教上维持国教信仰，在政治上永远忠于王室。1606年授予弗吉尼亚公司的第一个特许状载明，英王保留视情况对殖民地管理事务发布命令的权力，同时，要求殖民地移民积极向土著美国人传播基督宗教，最终使这些生活在北美“新大陆”的异教徒和野蛮人走向文明和开化，成为有教养的“类群”。“类群”是主体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集中代表人类自觉建构的具有自我整合性组织结构和实践主体特性的所有“生存共同体”，是人类在外界环境压力下作为主体的一种普遍的存在方式。1629年授予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特许状清晰表达如下这一意旨，土著美国人应当了解并知悉关于基督宗教信仰及其作为人类唯一真正救世主的上帝的知识，他们应当信奉并遵从基督宗教，以不辜负上帝的眷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R. Pierce Beaver, *Introduction to Native American Church History* (1983);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Indians: Indian Missions in the New Nation*, 4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11 (1962).

索普：《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55页。转引自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索普：《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7卷，第3784页 (Francis Newton Thorpe ed.,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p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Vol.1, p.3784, 1909)。See Louis Fisher,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to Litigate or Legislat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26, No.1 (2001-2002).

陈秉公：《主体人类学原理：“主体人类学”概念提出及知识体系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61页。

顾和恩宠。

事实上，自从欧洲殖民者陆续踏上北美新大陆开始征服活动以来，他们便着手摧毁美国印第安人所拥有的样式繁多且异彩纷呈的土著文化，对美国印第安民族实施或进行基督教化。1675年，居住在马萨诸塞地区东南部的万帕诺亚格（Wampanoas）印第安人及其部落联盟揭竿而起而卷入菲利普王战争（King Phillip's War），导致印第安人对欧洲殖民者进行奋起反抗的因素固然很多，其中两个事实不容忽视，其一，当地白人移民对印第安人世代栖居而赖以安身立命之本——土地进行疯狂抢占和无理僭夺；其二，清教徒移民对美国印第安人祖辈相承的宗教习俗施行非宽容的翦灭政策。印第安人如擅自进入或非法侵入白人拓殖者的土地，他们会被投入监狱而遭受皮肉之苦，白人以此作为对印第安人违法行为的警示和惩戒。白人拓殖者甚至通过若干法律，规定对冒犯和亵渎他们宗教信仰的印第安人处以死刑，对拒绝认信他们宗教信仰的任何印第安人亦施以同样的刑罚，同时，禁止印第安人在清教徒移民的安息日（the Puritans' Sabbath）从事任何活动。在1660年针对美国印第安人所通过的若干严厉法律中，其中一项便是禁止万帕诺亚格（Wampanoas）印第安人巫医（medicine man）在其所属部落从事任何所谓的“非法”活动。万帕诺亚格（Wampanoas）印第安人部落的任何成员如擅自款待他们的巫医，白人移民则对其做法处以5英镑20先令罚金作为警示和惩戒。白人拓殖者关于万帕诺亚格（Wampanoas）印第安人部落的宗教习俗及其实践活动所制定和颁行的若干法规，尤其是禁止万帕诺亚格（Wampanoas）印第安人巫医（medicine man）在其所属部落从事任何所谓的“非法”活动，对构成为万帕诺亚格（Wampanoas）印第安人部落的宗教习俗及其实践活动的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巫医（medicine man）产生了决定性的打击和致命性的戕害。

二、英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改宗政策的主要内容

1606年10月，伦敦集团向时任英王詹姆斯一世申请到第一份特许状，特许状授权伦敦集团成立伦敦弗吉尼亚公司（通称弗吉尼亚公司），准许伦敦集团控制的弗吉尼亚公司向北美进行移民和拓殖。其中，特许状就伦敦集团在北美地区进行殖民所表达和申明的一个意旨（或目的）便是向信奉异教的土著美国人传播基督宗教。正如“安立甘教（Anglican Communion）”，又称“圣公会（Anglican Churches）”，在英国

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3卷，第1857页（Francis Newton Thorpe ed.,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p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Vol.3, p.1857, 1909）。See Louis Fisher,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to Litigate or Legislate?”, 26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26, No.1 (2001-2002).

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 *Chronicles of American Indian Protest*, Greenwich, Conn.: Fawcett Premier, 1971, p. 8. See also Steve Talbot, “Spiritual Genocide: The Denial of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rom Conquest to 1934”, *Wicazo Sa Review*, Vol. 21, No. 2 (Autumn, 2006), p. 8.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95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p. 109. Cited from Steve Talbot, “Spiritual Genocide: The Denial of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rom Conquest to 1934”, *Wicazo Sa Review*, Vol. 21, No. 2 (Autumn, 2006), p. 8.

Steve Talbot, “Spiritual Genocide: The Denial of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rom Conquest to 1934”, *Wicazo Sa Review*, Vol. 21, No. 2 (Autumn, 2006), p. 8.

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5-96页。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6.

从宗教史角度看，自1054年基督教公开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以后，英国原本也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在16世纪

国内享有国教的地位而得到广大臣民的皈依和认信,英国政府和殖民地当局的有关官员应当确使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当中,而且在野蛮愚昧的美国印第安人部落中间得到宣讲和传播,他们应使基督宗教思想深入殖民地居民和印第安人部落成员的心灵,让基督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而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使殖民地居民和印第安人部落成员皈依并认信基督宗教信仰。根据1629年的马萨诸塞特许状,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总督和自由民有权制定法律对殖民地居民的宗教信仰事宜进行管理和规制,以使土著美国人能够逐步理解和认同基督宗教的教义和信条,领悟和顺服神的恩典和慈爱。由此可见,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在马萨诸塞海湾岸边建立殖民地的一个主要目的在1629年马萨诸塞特许状的宣告和声明中已昭然若揭,暴露无疑。1641年,马萨诸塞自由法令明确规定,如果确认某人相信或崇拜别的神而不是万能上帝,他将被处死。在1662年康涅狄格向英王申请的特许状中亦载明相同条款对殖民地居民的宗教信仰事宜予以管理和规制。根据1662年的特许状,殖民地当局应竭尽全力制定和颁行相关法律对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进行管理和规制,确使他们守安息日。1681年3月,英王查理二世向威廉·佩恩授予特许状,准许其在北美建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与原始资料的爬梳和解读,我们发现,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政府对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在北美土著美国人诸部落中间所展开和进行的传教活动显然没有提供资金援助,然而,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建立之初所申明的诸多目的(或意旨)之一就是贫穷的土著美国人施行改宗和归信活动,殖民地政府宣称应以仁慈、宽厚的方式对待土著美国人既已持有的异教信仰,以彰显殖民地政府对居民宗教信仰事宜所秉有的公平和正义,让土著美国人能够逐步理解和认同基督宗教的教义和信条,领悟和顺服神的恩典和慈爱,得到神的欢喜和悦纳,从而最终升入上帝之国的疆域。

1646年,马萨诸塞大议会(the General Court of Massachusetts)发布政令,禁止印第安人信奉和敬拜虚假神(false gods),规定印第安人如亵渎上帝或基督宗教则处以死刑,

欧洲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至尊法案》,宣布英国完全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控制,成为一个新教国家。与罗马教廷决裂后的英国教会称“安立甘教(Anglican Communion)”,又称“圣公会(Anglican Churches)”,具有国教的地位。由于英国与罗马教廷的决裂是经由亨利八世的改革来进行的,而且亨利八世并没有宣布放弃天主教信仰,改革后的英国国教安立甘教保留了主教制等天主教传统,因此,有人把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与安立甘教并列为基督教的4大教派。但这种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人们一般都认为,英国安立甘教属于新教中的一个派别,与德国的路德宗(又称“信义宗”)、瑞士的加尔文教(又称“归正宗”)共同形成新教的三大派别。这样,英国的安立甘教就成为一个既有罗马天主教传统、又有新教特点的教派。参见董小川:《现代欧美国宗教多元化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3页。

Alexander Brown, comp. and ed., *The Gene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 . . A Series of Historical Manuscripts*, 2 vol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97, 1: 67-68, 74, quoted in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66, pp. 10-11. See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 6.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66, pp. 26-27. See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 6.

C.W.Dunn, *American Political Theolog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84, pp. 21-23 (C.N.邓恩:《美国政治神学,历史视野及理论分析》,纽约,1984年版)。见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 6.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大议会有权利用公共拨款（或开支）就有关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事宜进行引导，规训和教育，以使土著美国人能够逐步理解和认同基督宗教的教义和信条，领悟和顺服神的恩典和慈爱。此外，马萨诸塞大议会所颁行的这一法令还规定，任何印第安人如心甘情愿就个人宗教信仰事宜接受大议会对其施行的规训和教育，殖民地政府应对其赠送礼物作为奖励和酬劳。马萨诸塞大议会始终不辍、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支持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派出传教士到土著美国人诸部落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同时，殖民地政府承诺对传教士的一应开支和花销提供规模较小、数额不多的资金扶助。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纷纷建立之初，英国政府对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在土著美国人诸部落中间所从事和进行的传教活动提供了大部分资助。尽管英国政府在后台对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在北美所进行和从事传教活动提供了大部分物质支持与资金扶助，然而，英国政府在私下同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所进行的这些事务往来很快转到前台而进入公众的眼帘，因为伦敦的政府官员需要在北美殖民地寻找代理，以便管理和协调他们同传教士之间的事务往来。他们敦请马萨诸塞、普利茅斯和康涅狄格三个殖民地联合推举德才兼备的人士而组成一个地方委员会，以代表他们管理和协调伦敦政府官员同北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沟通与事务往来。由此可见，对于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在北美所进行和从事的传教活动，母国伦敦的政府官员成为他们事实上的指挥人和操纵者。对于北美传教问题，英国政府在当时就有关国家事务而定期举行的会议上给予相当重视和看待。当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经推选而开始履行这一地方委员会的主席之职时，他事实上成为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在北美进行传教事业的“总住持”。

由此可见，在英国政府对其北美殖民地实行管理和控制的将近 170 年的时间里，英国政府竭尽可能利用一切影响力与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共同致力于对殖民地印第安人实行改宗和皈依活动，冀图他们放弃传统宗教习俗而成为基督教徒。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只限于基督教各团体，殖民地政府很少对殖民地印第安人授予这种权利和自由。

第二节 19 世纪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

一、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基督教化”政策

为使土著美国人放弃他们长久以来既已遵循和奉行的宗教习俗，让他们逐步理解和认同基督宗教的信条和教义，从而最终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殖民地时期所形成和沿用的政府与教会相互合作的模式和机制从美国独立革命（或战争）至合众国甫立之初仍然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66, p.31. See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p. 6-7.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66, p.35-38. See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 7.

衣钵相传，一如既往得到遵循和奉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国内基督教各有关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的传教士在促使和协助政府同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建立并保持和平而友好的关系努力中，其力量不可小觑，影响非同寻常。作为当时一名众所周知的传教士，塞缪尔·柯克兰（Samuel Kirkland）在美国奥奈达（Oneida）印第安人部落中间长期从事传教活动；当独立革命爆发时，他积极而热情地拥护独立战争，成为革命事业的一个坚定而有力的支持者。他曾不畏风险、想方设法为大陆军传送重要情报，大陆会议对其所支出的部分花销亦给予相应资金补助。当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派军攻打易洛魁部落联盟（the Iroquois Confederacy, 或 the Six Nations）时，他受邀在沙利文将军（General Sullivan）麾下效劳，军方对其委以重任，派遣他以传教士身份到易洛魁部落联盟执行重要使命，鉴于他为革命所做出的这一特殊贡献，大陆会议对其专门拨出444美元作为奖励；此外，他在履行随军牧师这一职务的同时，还担任有关大陆军与印第安人之间信息沟通和事务往来的翻译，为此，大陆会议对其发放300美元作为酬劳。

1776年2月5日，大陆会议（the Continental Congress）在其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宣布，北美十三个殖民地（the United Colonies）的居民应当与土著美国人进行友好往来，基督福音应当在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中间得到宣讲和传播，印第安人应当习得文明社会公民所应掌握的诸多生存技艺，这些交往将给双方带来难以估量的价值和裨益。为贯彻和落实决议精神，大陆会议促请负责印第安人事务的委员为自愿到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中间从事基督教化与文明开化活动的牧师和教师选择合适的落脚点；同时，负责印第安人事务的委员要将其中所出现的有关问题和情况向大陆会议进行汇报。当时一个被称为“美洲新英格兰及毗邻地区福音传播志工会（the Company for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New England and the Parts Adjacent in America）”的基督教传教协会（组织，机构，或团体）对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在北美印第安人诸部落中间所从事的传教活动提供物质支持与资金扶助，而英国政府对“新英格兰志工会（the New England Company）”的资金襄助成为该基督教传教协会（组织，机构，或团体）维持和推进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在北美进行传教事业的主要经费来源和物质支撑。1802年，国会拨出一定款额而建立一个专门基金，旨在推动和促进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所开启和进行的文明开化活动。根据有关规定，这笔基金只用于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印第安人提供他们在耕作和稼穡过程中所需使用的有关农具，然而，托马斯·杰斐逊总统（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有时从这笔专门资金中划拨数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 8.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66, p.56. See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8.

Memorial of John Sergeant to Continental Congress, 27 November 1776, *American Archives*, 4th ser., Vol. 4, p. 1662, quoted in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p. 57. Francis Paul Prucha, *The Great Fathe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4, pp. 139-140. See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8.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66, pp.57-58. See also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p.8-9.

量不多的款额用来支持和扶助基督教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在美国印第安人中间从事和进行传教活动。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协会（团体，机构，或组织）对联邦政府所提供的这笔数额不多的资金援助欢欣鼓舞而趋之若鹜，对联邦政府拨付这笔资金援助所抱有的意图更是心领神会；在这笔资金的襄助下，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协会（团体，机构，或组织）得以紧锣密鼓而有条不紊地开展和进行传教活动。杰斐逊总统所开创的这一做法此后衣钵相承，得到其后历届政府的遵循和奉行。

1819年，联邦政府与基督教各有关教派的传教协会正式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旨在推进对印第安人诸部落所开启和进行的“文明开化”与“基督教化”活动，其中包括建立基督教学校，派出有关教职人员，以及安排相应教学内容等。政府跟教会之间所建构的这种合作关系迤邐绵延，持续大约80年。那些漫长的岁月见证了联邦政府协助国内基督教各有关教派的传教协会在印第安人保留区建立众多教会学校；为了维持和保障这些学校在保留区能够正常而有效的运行，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对其办学所需一应开支和费用积极给予物质支持与资金扶助。1826年，联邦政府与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协会（机构，组织，或团体）已为印第安人部落合作修建了38所教会学校，对于这些学校的日常运转及其经费开支，“文明开化基金”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和物质扶助。这些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建立主要归功于诸如公理会、长老会、浸礼会、卫理公会（循道宗教派）、摩拉维亚教会、天主教会、以及圣公会等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的鼎力支持和慷慨襄助。R.皮尔斯·比弗（R. Pierce Beaver）曾对此评论道，如果说政府与教会之间所建立并保持的这种亲密关系使这些基督教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的众多信徒在良心上产生什么内疚和不安，人们理所当然会看到浸礼会派教徒对此所表达与阐发的一些观点和意见最为直接而明显。然而，如果纵观整个19世纪，除了公理会派（循道宗派）教徒，其他教派的传教士很少会心甘情愿地指望和依赖联邦政府作为他们对印第安人施行改宗活动的主要物质支柱；如果他们对印第安人施行改宗活动而结果却少有印第安人皈依基督宗教而成为虔诚敬奉上帝的信徒，这种情况更使他们汗颜向所属教会伸出双手而要求得到丰厚的资金支持和足够的物质襄助。基督教各有关教派的传教协会（团体，机构，或组织）与联邦政府通过建立和维持一种稳定而密切的合作关系，上下群策群力，左右桴鼓相应，共同为印第安人修建了许多教会学校；在联邦政府的鼎力支持和慷慨襄助下，一个运作井然有序、规模不可小觑的体系得以建立和形成，基督教各有关传教团体（机构，组织，或协会）成为维持这一体系得以存在和发展

Anson Phelps Stokes and Leo Pfeffer,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 one-vol.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p. 186. See also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 9.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 9.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66, p. 76. See also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 10.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66, pp. 77-78, based on General Convention 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 of the U. S., Proceedings, 1826, p. 12; 1829, p. 31. See also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18 (1976), pp. 10-11.

的关键纽结，而传教士为确保这一体系在实际当中能够切实有效，富有生机，且充满活力地运行，他们为此所作出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不可或缺。然而，基督教各有关教派的传教士在对这一体系进行具体而深入地实施和执行过程中，他们毫不尊重和同情印第安人部族的主观意志，更不怜惜和体恤他们的精神诉求，相反，他们对印第安人部族所遵循和奉行的那些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宗教习俗和文化传统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予以涤除和翦灭，基督教有关教派与联邦政府之间所出现的这种“眉来眼去”、“勾肩搭背”的行径和做法是对庄严而神圣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有关教会与政府分离原则的公然违背和践踏。前来这些教会学校读书的印第安人儿童大多没有征得本人同意而心甘情愿到这里接受教育，相反，校方往往采取逼迫手段和强制方式使印第安人父母将其孩童送到学校就读。对于这一事实和情况，小罗伯特·F.伯克霍费尔（Robert F. Berkhofer, Jr.）发表评论指出，

1828年12月2日，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President John Quincy Adams）在国会发表的第四次年度国情咨文中，郑重而庄严地向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宣明，我们应当利用自身的影响促使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放弃他们原来的信仰而接受，皈依和信奉基督宗教，与我们共享上帝的眷顾和恩宠，我们应当发挥自身的力量促使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走出野蛮原始且未开化的生活状态，让他们世代栖居的家园永享人类文明之光的辉耀和普照，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一如既往且始终连贯对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所坚定奉行的政策和方针，也是我们义无反顾且毫无懈怠对他们所担承的责任与履行的义务。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应当努力促使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成员了解，知悉，并接受基督宗教的信条和原则，让上帝的恩宠和荣光祛除他们心灵的愚昧和野蛮，使美国印第安人逐步成为拥有教养、良知、和理性的人类文明社会的成员。通过征用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世代拥有的广袤而丰饶的猎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无论在法律抑或道义上都应当承担和履行如下责任和义务，我们应当全力教授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成员习得和掌握人类文明社会的诸多技艺，尽力帮助他们理解并接受基督宗教的信条和原则。

托马斯·L·麦肯尼（Thomas L. McKenney）曾先后供职于印第安人贸易办公室和印第安人事务办公室，并出任这两个机构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从1812年至1830年间负责实施和执行这项政策。在联邦政府制定有关印第安人事务的政策方针时，跟同僚相比，他能够发挥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他的思想深受基督宗教的影响，在供职于联邦政府并为其制定有关印第安人事务政策的诸多幕僚中，其对上帝的虔诚和敬奉，堪为他们的楷模和典范。作为一个虔诚的贵格会教徒（或教友派信徒）（Quaker），他笃信种族平等并援引《圣经》支持这一信念；而作为一个基督教人道主义者，他却始终认为对美国印第安人进行文明开化和实行基督教化，无论对于联邦政府还是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具有深远意义。随着19世纪初期国内纷纷出现和勃兴许多传教团体（组

Robert F. Berkhofer, Jr., *Salvation and the Savage: An Analysi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American Indian Response, 1787-1862*,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5, pp. 20-21.

John Quincy Adams: "Fourth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2, 1828.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

织,或协会),作为印第安人贸易办公室和印第安人事务办公室这两个机构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一方面,他主动而诚恳地同这些传教组织进行沟通与合作,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鼓励,支持,并帮助这些宗教协会及其传教人员深入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中间从事传教活动,同时,他又积极而稳妥地对这些传教活动进行管理和协调。“文明开化基金”这一项目直到1873年才被最终废止。这些传教团体(组织,或协会)对美国印第安人诸部落所信奉的宗教既无兴趣和关切,更乏尊重和宽容。他们对印第安人所信奉的各种宗教大肆侮蔑和攻讦,认为他们拥有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及其仪式活动都应归于迷信的类别和范畴,指责印第安人的这些迷信思想和活动使传教士难以利用印第安人心中所内蕴和固有的素朴而美好的观念和思想作为精神桥梁,以使基督宗教的福音扣启他们野蛮而愚昧的心扉,让基督宗教信仰成为他们真正唯一的精神支撑和心灵指归,从而使他们的生命富有意义,生活充满希望。尽管一些传教士对这些事实了然于胸而心知肚明,然而,直至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才逐步开始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信仰及其实践活动给予保护和维护。

1816年,当美国域外传教事业委员会(the American Board for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田纳西州的布雷纳德(Brainerd)创办第一个传教机构时,他们为此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同样得到联邦政府的支助和扶持。塞勒斯·金斯伯里(Cyrus Kingsbury)作为这所教会(或宗教)学校的创建者,向当时的战争部(the War Department)递交申请,恳请政府为其为印第安人儿童所进行的办学项目(或计划)提供支持和扶助,他为此而提出和申说的诸项理由是,我们应当使白人社会所享有的人类文明的福祉和上帝对基督教徒所赐予的庇佑得到扩大和延伸,进一步惠及和泽被美国印第安人;白人社会之所以对印第安人践履如此义行和善举,不仅仅是由于人性中博爱和仁慈的支配和驱使,而且是《圣经》福音书中告诫并要求我们去努力践行和完成的责任和使命,更是一种彰显和标示人类对公平和正义始终奋争与不懈追求的行为举措。当时任战争部长(the Secretary of War)的威廉·H·克劳福德(William H. Crawford)对金斯伯里(Kingsbury)提出的请求表示赞成和支持,他对其作出承诺说,按照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的命令和指示,被派驻到美国印第安人部落负责当地印第安人事务的政府代表不仅要为金斯伯里(Kingsbury)的办学事业负责修建一座整洁美观且实用舒适的校舍,而且要为任课教师和寄宿学生修建一座供他们膳宿和休息的寓所。另外,在美国印第安人部落任职并负责管理当地印第安人事务的政府代表还要不定期地抽出时间负责修建其他一些校舍,因为这些校舍对于传教士向印第安人进行文明开化和施行基督教化至为重要而不可或缺,联邦政府为此而提供的资助和拨付的款额能够保障我们在对印第安人进行文明开化和施行基督教化这两项事业中最终取得胜利,因此,我们拥有充分可信的理由和确凿可

Francis Paul Prucha, *The Great Fathe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4, pp. 141-42, 148-51.

R. Pierce Beaver,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the Indians*, in *4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439 (William C. Sturtevant ed., 1988); see also Robert F. Berkhofer, Jr., *Salvation and the Savage: An Analysi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American Indian Response, 1787-1862* (1965).

靠的证据而去努力实践我们对印第安人所期许的这些美好愿景和崇高理想。克劳福德 (Crawford) 向传教士金斯伯里 (Kingsbury) 进一步作出保证说, 如果这个传教机构在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所进行的文明开化和基督教化事业中取得了令国会赞赏和嘉许的引人注目而超拔不俗的成绩, 那些智慧超拔且识见卓异的政界领袖和国会精英将慷慨地向他们敞开国会的门, 热情地邀请他们来到国会的议事大厅, 让他们在参众两院面前直陈己见, 自由而尽情地发表关于通过对印第安人进行福音传播和实行改宗活动而最终拯救这些异教徒灵魂的看法和观点。

二、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

在安德鲁·杰克逊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同化”这种言辞和说法也充斥盈衍于其政府制定和出台的各种有关印第安人迁移的政策之中。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总统任职期间制定出台的印第安人迁移政策 (the Indian removal policies) 中也随处可见“强制同化”的这种说法。美国官员认为印第安人迁移获得的一项好处乃是使他们自身“文明开化 (civilization)”。 “印第安人缺乏构成文明社会所必须的要素——基督教, 财产私有化和农业知识以及工匠技艺。”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将促进印第安人的“基督教进步”这一使命描述为将印第安人迁移到保留地的根本因由, 他认为: “迁移将能够使印第安人摒弃他们野蛮的习惯, 而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 文明的, 和信奉基督教的群体。”

禁止和限制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动, 强制印第安人改宗。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中关于“国会不应制定关于确立宗教的法律, 也不应禁止宗教的自由实践”的宗教条款为美国公民享有宗教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保障并给予保护。 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习俗及其实践活动所制定和颁行的相关法规和政令表明, 联邦政府一如既往且坚定不移地力图按照在美国主流社会所抱持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基督新教去改造和重建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 因为美国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 基督宗教信仰是美国文化的主流, 而基督新教的宗教仪式和礼拜活动尤其代表和彰显人类社会所实现的巨大进步与达致的文明程度。

由此可见, 美国政府试图将印第安人集中迁移到印第安人保留地, 以及在宗教上对印第安人采取改宗的手段, 进而实现对印第安人的同化。

Kingsbury to Crawford, May 2, 1816, and Crawford to Kingsbury, May 14th, 1816, ASP: IA, 2: 477-78. 关于布雷纳德 (Brainerd) 教会学校基本情况的介绍, 参见维奥拉 (Viola) 撰写的《麦肯尼 (Mckenney, pp. 32-33)》与罗伯特·斯帕克斯·沃克 (Robert Sparks Walker) 出版的《照亮切罗基印第安人的火炬: 布雷纳德传教协会 (Torchtlights to the Cherokees: The Brainerd Mission)》(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1) 两部著作。小亚瑟·H. 德罗西耶 (Arthur H. Derosier, Jr.) 在其撰写的“塞勒斯·金斯伯里 (Cyrus Kingsbury): 深入美国乔克托族印第安人中间的传教士 (Missionary to the Choctaws)”一文中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50, Winter 1972: 267-87.), 对金斯伯里在印第安人中间的传教活动进行了记述。见 Francis Paul Prucha, *The Great Fathe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4, p. 147.

Ronald N. Satz, “Indian Policy in the Jacksonian Era: The Old Northwest as a Test Case”, *Michigan History*, Vol.60 (Spring, 1976), p. 90.

Cecil D. Andrus,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 L. 95-341. Federal Agencies Task Forc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1979, p. 3.

小约翰·威特 (John Witte, Jr.): 《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宋华琳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 第121页。

董小川: 《美国文化概论》,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第77页。

第三节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

一、《梅里亚姆报告》与美国印第安人政策的反思

时间进入 20 世纪，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其印第安人政策，开始考虑授予印第安人公民权利，并以此作为同化印第安人的新的措施。

首先，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授予印第安人公民权。1919 年国会通过立法，对印第安人申请公民权设置条件，即印第安人“必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军队的部门或机构中服役，并且已经接受或即将接受联邦政府颁发的荣誉退伍证明书”。1924 年，国会又通过立法授予全体印第安人公民权和公民身份。该法令规定：“所有出生在美国领土范围内的非美国公民的印第安人，他们特此被宣布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其前提或条件是，这种公民权的授予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或以其他方式影响任何印第安人个体对部落或其他财产的拥有权”。至此，这些最早在美洲栖居生活的印第安人才被授予美国公民权和公民身份。

其次，开始调整对印第安人的宗教同化政策。1923 年 2 月，时任“美国印第安人权利保护协会”的执行干事约翰·科利尔在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为印第安人的宗教舞蹈进行辩护，他认为印第安人的舞蹈就其性质而言应属宗教范畴的，因此，跟美国的其他宗教一样，印第安人有权要求对其的宗教进行保护。这是美国官方开始反省其印第安人宗教政策。

最后，美国政府形成第一份全面反思其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研究报告。1923 年，美国政府邀请社会活动家、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如何改进对印第安人的政策。1926 年，美国政府委托社会学家刘易斯·梅里亚姆(Lewis Meriam)调查印第安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并于 1928 年形成名为“关于印第安人的管理问题”的研究报告，即“梅里亚姆报告”。该研究报告就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是失败的。其中，对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报告指出，“政府官员在对印第安人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没有对印第安人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伦理观念以一种同情而宽容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和考察。盲目地试图摧毁印第安人的整个宗教信仰，实际上将对一些构成宗教信仰的至关重要的基本成分造成戕害和破坏，任何传教士其本人都会拥护并支持这些构成宗教信仰的基本要素，他相信印第安人将会理解和接纳它们”。建议美国政府给予印第安人更多财政支持和自治权利。

随着对印第安人政策的反思，美国政府逐步对其印第安人政策进行调整，包括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进行改革。

Act of June 2, 1924, ch. 233, 43 Stat. 253, 253. The Dawes Allotment Act of 1887 had granted citizenship to Indians who accepted an allotment of land and "adopted the habits of civilized life." Dawes Allotment Act of 1887, ch. 119, § 6, 24 Stat. 388, 390.

Kenneth Philp, *John Collier and the Crusade to Protect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1920-26, 1 J. Ethnic Studies 22, 26-27 (1973).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 *The Problem of Indian Administration* 845-46 (Lewis Meriam et al. eds., 1928).

二、约翰·科利尔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改革

美国反思印第安人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调整其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从强制改宗转变向保护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倾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约翰·科利尔出任印第安人事务专员时，劝说国会废除许多与印第安人有关的过时的法律，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进行改革。

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政府专门负责印第安人事务的专员，他对印第安人的艺术和宗教非常神往，竭力主张对这些文化现象和精神财富予以保护。他认为印第安人享有宗教自由至关重要，而保留区的教会学校对印第安人的精神诉求与宗教信仰往往进行频繁的干预和严厉的控制，因此为印第安人争取宗教自由和权利的神圣事业摇旗呐喊。

在其草拟有关印第安人教育权利的议案中，约翰·科利尔表示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应该是“促进关于印第安人文明的研究，包括印第安人的艺术，工艺，手工艺，和传统”，同时应该“承诺对保护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做出进一步努力”。他的言论和举措遭到国内诸有关教派的普遍反对，不仅是由于有关传教团体在印第安人保留区所进行的传教活动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而且是因为国内诸有关教派对联邦政府提出的任何动议或制定的相关举措忧心忡忡，疑虑重重，一方面，他们十分害怕这些动议和举措会使印第安人世代拥有和传承的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源远流长的宗教习俗重新恢复其本来的模样，并且逐渐得到美国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尊重和认同；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担心联邦政府通过制定和出台相关举措而妨碍他们对印第安人已经启动并正在进行的文明开化事业，最终使印第安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愿景功亏一篑，半途而废。

但是，科利尔努力通过行政措施和法规进行补偿和平衡。1934年，他签署了第2970号传阅文件，即《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和印第安人宗教文化》(Circular 2979,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nd Indian Culture)，该文件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发生重大改变。该传阅文件在述及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时指出：今后，任何干涉印第安人宗教生活或印第安人信仰仪式活动的做法都是不能容忍的；同时，该文件还指出，今后要禁止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活动的惩罚。然而，该文件仅仅针对印第安人事务局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对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则没有影响。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公开反对印第安人宗教的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结束，但其他联邦政策和法律还是继续禁止印第安人从事其传统宗教活动。

到20世纪40年代，国内诸有关教派开始承认，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其他任何宗教组织，除非得到印第安人族群的同意和参与，否则，任何一方都无权单方面决定印第安人的现在和未来。然而，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

Lawrence C. Kelly, *The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The Dream and the Reality*,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Native Americans*, 1903-1968, at 134, 139 (John R. Wunder ed., 1996).

Donald A. Grinde, Jr.,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Series, Native Americans*, CQ Press, A Division of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Washington D.C., 2002, pp. 118, 253-255. 转引自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0-91页。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年代经历了逆转和倒退，

三、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终结”政策及其调整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是试图摆脱对印第安人的“监护”，授予印第安人公民权，重新强调对印第安人的同化。1952 年，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对“印第安人事务局”进行完全彻底调查，目的在于起草相关法规，“以便促使联邦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快终止其对印第安人的监督和管理”。及至年末，众议院内政和岛屿事务常设委员会对该决议做出回应而发布了一个 1600 页的报告，其中就联邦政府在终止对印第安人的监督和管理之前需要做出的一些考虑事项进行了讨论。例如，需要进行立法以便把对印第安人的民事和刑事管辖权授予州和地方政府机关。

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意将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承担的一些责任移交给美国一些州政府。1953 年国会制定法律（公法 280），把在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勒冈州和威斯康星州等那些州印第安人保留区发生或出现的关于印第安人的刑事犯罪和民事诉讼的管辖权授予那些州政府。考虑到这项立法的重要性，人们会想到意见相左的议员关于这项立法唇枪舌剑而激烈辩论，但是该项法律的立法史几乎不存在。这项立法措施几乎未经辩论即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尽管艾森豪威尔申明他对该项法案“的某些条款制定得是否明智表示严重怀疑”，他还是签署了这项立法。他宣称在这 5 个当事州，“当地印第安人都积极热情地支持这项法案”。他对该法案的两项条款表示反对，这两项条款允许其他州在其境内对印第安人部落施行刑事和民事管辖权，而不需要与印第安人进行充分协商或者经联邦政府的最后批准。

根据这一法律，国会通过了众议院 108 号共同决议案，申明国会对此既已制定的政策，“尽可能快地使美利坚合众国领土范围内的印第安人服从并遵守同样适用于美国其他公民的法律，使他们跟美国其他公民一样享受相同的权益和责任，结束他们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受监护人的法律地位和身份，授予他们全部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所应享受的权利和特殊待遇”。类似公法 280，该决议案的立法历史也几乎不存在。这些法律文件，包括国会共同决议案，公法 280，和有关联邦政府终止对印第安人部落之责任和义务的若干议案，它们综合产生和形成的“复合效应”被称作“终结”政策。

有学者认为，联邦政府力图摆脱繁冗的印第安人事务而欲从中抽身出来，于是便将自己对印第安人理应承担的各种责任转交和让渡给美国相关州和地方政府，这种看法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值得商榷。通过一系列缔结的条约，制定的法规，以及签订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协议，联邦政府无论在法律还是道义方面都对印第安人恪守并履行了诸多承诺。它不可能，在以后的时期，从中完全抽身而与之毫无干系。1970 年 7 月 8 日尼克松总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66, pp. 210-11.

98 Cong. Rec. 8788(1952).

Act of Aug. 15, 1953, Pub. L. No. 83-280, 67 Stat. 588.

H. Rep. No. 83-848 (1953); S. Rep. No. 83-699 (1953); 99 Cong. Rec. 9962-63, 10,782-84, 10,928(1953).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953, pp.564-566.

H.R. Con. Res. 108, 83d Cong., 67 Stat. B132, B132 (1953).

H. Rep. No. 83-841 (1953); S. Rep. No. 83-794 (1953); 99 Cong. Rec 9968, 10,815 (1953).

统向国会力陈己见，认为“联邦政府解除或推卸其对印第安人所应承担的托管责任，这一做法使印第安人深受影响并迷失方向，他们因此产生巨大困惑而手足无措，以致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为其提供大量而多样的援助努力时，他们不能积极配合而进行有效合作。结果，在联邦政府终结对印第安人的责任以后，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较之从前常常每况愈下而变得更加糟糕”。可见“终结政策”的实施带来种种弊端，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调整其印第安人政策的方向。

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陶斯普韦布洛印第安人要求归还他们的圣湖—蓝湖，国会对此进行了讨论和审议；1970年12月15日，国会通过91-550号公法(Pub.L.91-550)，正式确认陶斯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对蓝湖拥有合法的权利。国会关于蓝湖归还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审议，并通过相关法律；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把亚当斯山归还给美国雅基玛印第安人部落，国会在审议行政命令过程中对其中暴露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会对《秃鹰保护法》的相关条款和规定进行了修订，以便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活动中使用秃鹰做出调整和适用。上述这些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的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为美国政府制定一项关于印第安人宗教自由的基本政策奠定了基础。

小 结

1978年前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总体特点是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进行侵犯、镇压和同化。在美国国会通过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之前的大约200年时间里，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所采取的惯常做法导致印第安人若干宗教仪式遭到禁止，印第安人许多宗教圣地被破坏，非印第安人传教团体与美国政府合作对印第安人实行强制性改宗。

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同化政策基于基督教国家的“发现原则”，即基督教文明与印第安人文明在新世界遭遇时，欧洲殖民者用来规范其全部道德、伦理和精神的最高原则。这种基督教国家原则为欧洲殖民者侵犯、镇压和迫害印第安人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关于基督教国家对于美洲印第安人的支配地位的这一理论，可以追根溯源于1452年教皇尼古拉斯一世发布的教皇敕令。根据敕令，教皇允准葡萄牙的阿方索国王“捕获、征服、控制异教徒和其他敌人，并对他们进行永久奴役”。然后在1493年，教皇亚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970, p.566.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pp.9-49.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European Treaties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Dependencies to 1648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17), quoted in Traditional Circle of Indian Elders and Youth, Communiqué No. 15.

历山大六世在其发布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训令”中对该项政策进一步展开,其中规定,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应在全世界处处被传播和宣讲,野蛮的民族应被征服,并使这些异教徒改宗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当这条原则应用于美洲“新世界”时,该原则规定,即使非基督教的美洲印第安人世代生活居住在这些“新世界”的土地上,但是,只要没有基督教业主占有这些土地,它们即被视为空置的土地。因此,基督教国家在“新世界”发现的任何土地,给予绝对的所有权和最终的统治权。根据此项原则,印第安人过去一直,现在继续被剥夺他们土著人的权利,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在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时不是基督徒。

1823年,基督教国家或民族发现原则被美国最高法院在“约翰逊诉麦金托什”一案中写进美国的法律。最高法院对此案做出的裁定申明,欧洲殖民者的“基督教国家或民族发现原则”相对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原始土地权利或美国印第安人对其土地占有和居住的权利拥有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最高法院做出的这一判决结果为美国政府根据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强迫东部和南部印第安人进行迁移到印第安人保留地铺平了道路。这项民族清洗政策使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死于他们西迁的路上。

基督教发现原则在欧洲殖民者的自我意识中深层地服从于主客对立所造成的对象化逻辑,这种逻辑在人类的交往中不自觉地、无条件地表现为对他者的支配、控制和征服的心理和欲望,并成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制定并实行文明开化和基督教化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这种理论在实践中给印第安人社会造成惨痛的伤害,给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带来巨大困境。因此,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不断在同化、自治之间徘徊,这种矛盾也表现在其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和印第安人宗教政策是朝向自治和宗教自由方向迈进的。

Johnson v. M.Intosh, 8 Wheat.543(1823).

第二章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政策的确立

第一节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政策的提出

一、《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立法背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黑人争取的民权运动，也激发了美国印第安人运动争取民权和为争取宗教权利的努力。此间，美国社会的民族意识渐趋萌动和勃兴的时期，国内少数民族裔的社会成员试图通过他们祖辈的血统和谱系而挖掘和探寻个体的原真性和自我的身份认同，同时，各种少数民族裔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也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上述现象构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变迁的主要特征。宗教与民族性之间一贯相承的联结和纽带，受到当时社会学家和大众（或通俗）评论家的关注，而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出现的民族同质性均一未逮弱化而其异质性差异渐趋彰显的诸多趋势，上述宗教与民族性之间所具有的丰繁而复杂的关系在置于这样时代背景引起美国大众舆论的重视，在这种社会历史情境下生发而出的民族复兴运动。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立法背景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印第安人争取宗教权利的诉求获得批准。

鉴于秃鹰（bald eagle）和金雕（golden eagle）对一些印第安人部落的宗教自由实践至关重要而不可或缺，然而，美国国会于 1940 年通过的《秃鹰保护法》（the Bald Eagle Protection Act）却对美国夏延印第安人（Cheyenne）和阿拉帕霍印第安人（Arapaho）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秃鹰和金雕进行限制，结果对他们的宗教利益造成严重损害。1962 年，美国国会为保护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秃鹰和金雕的宗教自由权利而对《秃鹰保护法》进行修正，通过了《秃鹰和金雕保护法》（The Bald and Golden Eagle Protection Act）。这部法律规定，美国内政部长（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负责向有关印第安人部落颁发许可证，准许其成员为宗教仪式目的而携带、拥有和运输秃鹰（或金雕）标本。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尼克松总统就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制定实行的一系列政策

Antonia M.De Meo, "Access to Eagles and Eagle Par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 Vol.22(Spring,1995), pp.773-778.
ch.278,54 Stat.250 (1940).

Antonia M.De Meo, "Access to Eagles and Eagle Par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 Vol.22(Spring,1995), pp.780-785.

John Geb,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the Use of Feathers as a Protected Right",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2, No.2 (Winter,1974),pp. 105-115. See also Kevin J. Worthen, "Eagle Feathers and Equality: Lessons on Religious Exceptions from the Native American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Vol.76 (2005),pp. 989-1020.

Pub.L.No.87—884,76 Stat.1246 (1962). See also Roberto Iraola, "The Bald and Golden Eagle Protection Act", *Albany Law Review*, Vol.68 (2005), pp. 973-996.

Antonia M.De Meo, "Access to Eagles and Eagle Par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 Vol.22(Spring,1995), pp.785-795.

做出深刻调整，通过对印第安人部落进行同化和终结而实现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权利平等，经过调整之后的政策纲领则指向“部落自决”。联邦政府调整了此前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以使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不致遭受破坏。鉴于印第安人宗教圣地大多位于联邦公地，因此，国会对印第安人进入宗教圣地举行宗教仪式制定了相关法规，同时，国会也通过了有关将印第安人宗教圣地归还给印第安人部落的法律规定。例如，60年代末期，美国陶斯普韦布洛印第安人（Taos Pueblo Indians）要求归还他们的圣湖—蓝湖（Blue Lake），国会对蓝湖归还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审议。1970年12月15日，国会通过了有关“蓝湖转让”（Blue Lake Transfer, Pub.L.91-550）的法律规定，即第91-550号公法（Pub.L.91-550），正式确认陶斯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对蓝湖拥有合法权利，蓝湖应当归还给陶斯普韦布洛印第安人。197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第11670号行政命令，把亚当斯山（Mount Adams）归还给美国雅基玛印第安人部落（Yakima Tribe），国会在审议行政命令过程中对其中暴露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上述这些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的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为美国政府制定一项关于印第安人宗教自由的基本政策奠定了基础。

第二，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理事会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决议案和相关的法律规定为《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理事会（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Tribal Council of California）关于保护印第安人宗教权利通过的若干决议案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出台的一部法律规定，当印第安人部落对其传统宗教进行自由实践时，州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不准对印第安人信众的宗教自由实践活动进行侵犯、干扰和破坏，上述决议案和法律规定成为此后国会在制定《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时的重要参考和指南。

1978年2月5日，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理事会（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Tribal Council of California）年会通过《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关于土著美国人文物保护决议案》（Inter-Tribal Council of California's Resolution Involving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i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Antiquities）；1978年2月24日，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尤马市的奎查恩印第安人部落（the Quechan Tribe, Yuma, Arizona）的

1953年，国会通过印第安人部落终结政策（a policy of termination of tribes）。H. Cong. Res.108, 83rd Cong., 1st Sess., 67 Stat. B132 (1953)。1970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结政策失败后，转而促请国会采取自决政策（a policy of self determination）。1970年7月8日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116 CONG.REC.23258(1970)。See Ellen M.W.Sewell,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rizona Law Review*, Vol.25(1983-1984), p.430.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pp.9—49.

Exec.Order No. 11,670, 37 F.R.10,431(May 23, 1972).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pp.9—49.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20—121.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埃尔默·M.萨利瓦(Elmer M. Saliva)以印第安人全国联合会主席(the National Indian Coalition)和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the Intertribal Council, California)常务理事的身份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提供证词,其间,他将《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关于土著美国人文物保护决议案》—由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理事会主席弗农·T.约翰逊(Vernon T. Johnson)和理事会秘书梅·达维迪安(Mae Davidian)提供署名证明,提交给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该决议案如下:鉴于自古以来,土著美国印第安人部落就拥有今天加利福尼亚州所管辖的区域及其周围地区;鉴于在加利福尼亚州所管辖的区域及其周围地区仍有许多印第安人宗教圣地,印第安人逝者的遗体便埋葬在这里,这里的印第安人墓地也埋葬着逝者的各种随葬品;此外,这些印第安人宗教圣地还蕴藏多种矿物,其中包括黏土矿和石矿等;一些地区是药用植物的生长地;印第安人宗教领袖将宗教圣地的一些特定地区用于精神修炼;鉴于土著美国人文物对印第安人文化的影响始终受到土著美国印第安人的重视;鉴于自古以来,土著美国印第安人便同他们的文物关联紧密、不可分离,土著美国印第安人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中仍旧使用这些文物;鉴于国会于1906年6月8日通过了《美国文物保护法》,并以此为根据制定了各种法律;鉴于参与发掘和处置有关文物的各种机构并不包括土著美国印第安人,因此,当上述各有关机构在实践《1906年美国文物保护法》的法律宗旨、并对其进行若干修正以及根据这部法规制定相关国家政策时,土著美国印第安人无法参与上述这些司法程序而发挥应有的影响和作用。鉴于上述这些理由和事实,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理事会现在通过如下决议:联邦(或州)政府各有关主要机构,包括历史文物(名胜、或古迹)保护顾问委员会、美国内政部、美国交通运输部、州历史文物(名胜、或古迹)保护机构(或部门)、州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或部门)、联邦(或州)公园和娱乐管理机构(或部门)、联邦(或州)土地和水资源保护管理机构(或部门)、国家公园局、以及各有关地方机构(或部门),在未经各有关土著美国印第安人部落群体(团体,或组织)明确同意以及在缺少各有关土著美国印第安人部落群体(团体,或组织)参与的情况下,上述联邦(或州)政府各有关主要机构(或部门)不得擅自发掘、处置或使用土著美国印第安人文物。

1978年2月4日,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理事会(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Tribal Council of California)年会通过《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对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教育协会关于印第安人墓地(或墓葬遗址)遭到破坏所提建议而给予支持的联合决议案》(Inter-Tribal Council of California's Joint Resolution on Support of Recommendations of California Indian Education Association in Reference to Destruction of Indian Burial Sites); 1978年2月24日,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尤马市的奎查恩印第安人部落(the Quechan Tribe, Yuma, Arizona)的埃尔默·M.萨利瓦(Elmer M. Saliva)以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23—124.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印第安人全国联合会主席 (the National Indian Coalition) 和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 (the Intertribal Council , California) 常务理事的身份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提供证词, 其间, 他将《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对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教育协会关于印第安人墓地 (或墓葬遗址) 遭到破坏所提建议而给予支持的联合决议案》—由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理事会主席弗农·T.约翰逊 (Vernon T.Johnson) 和理事会秘书梅·达维迪安 (Mae Davidian) 提供署名证明, 提交给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该决议案如下:

鉴于加利福尼亚州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加利福尼亚州公民有着根深蒂固、自由多元的宗教观念, 而加利福尼亚州的土著美国印第安人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历史和文化的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鉴于任何现代文明社会都遵循某些宗教习俗、举行某些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 鉴于上述这些习俗、仪式和活动都关涉到某一特定土著群体的宗教仪式、信仰和观念, 都同他们的丧葬仪式和祖先崇拜有关; 鉴于无论过去, 还是现在, 在建筑工程、侧重学术研究的地质勘查以及偶然发生的事件中, 印第安人祖先的遗骸遭到挖掘, 这些挖掘活动违背了印第安人的宗教习俗、仪式和活动, 激起了加利福尼亚州乃至全国土著美国人的义愤; 鉴于联邦 (或州) 政府和美国社会群体 (个人、团体或组织) 长期以来对土著美国印第安人的丧葬仪式、墓葬遗址及其周围地区因缺乏同情和尊重而对它们进行肆意破坏,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和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教育协会的成员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土著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 同时也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土著美国印第安人文化和传统的保护者, 坚决反对上述这些行为和做法; 对于土著美国印第安人墓地因被挖掘而使墓葬物品和文物遭到随意处置或移转的行为和做法, 上述两个组织的成员也表示强烈愤慨; 鉴于为使加利福尼亚州普通民众—也包括政府官员、规划者、开发者、土地所有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员, 能够客观而合理地看待和认定上述问题, 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教育协会特此呼吁, 对于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发现的土著美国印第安人墓穴 (或墓葬遗址), 都应暂停一切有关这些墓穴 (或墓葬遗址) 的挖掘活动, 都应暂停移转或使用这些墓穴的随葬物品; 在联邦 (或州) 政府制定有关适用法律对这些墓穴 (或墓葬遗址) 进行充分保护之前, 美国社会各界应当理解、同情和尊重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教育协会所做出的呼吁, 即应当暂停挖掘这些墓穴 (或墓葬遗址), 暂停移转或使用这些墓穴的随葬物品。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教育协会兹通过如下决议: 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和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教育协会联合呼吁, 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教育协会专门小组委员会应当同由来自下列有关组织 (或团体) 的成员所组成的委员会以及其他有关利益个人和团体进行合作, 这些组织 (或团体) 包括土著美国人遗产委员会、为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负责公园和娱乐事务的有关部门而成立的土著美国人顾问委员会、加利福尼亚州考古学家协会, 这些人员构成能够确保上述合作得到广泛支持, 以此为基础, 这些人员应对现行有关法律进行听证和调查, 从而制定能够获得印第安人同意的有关立场文件和政策声明; 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教育协会专门小组委员会应当尽快同由来自上述有关组织 (或团

体)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举行会议,就有关事宜进行沟通和磋商,从而制定有关措施和办法。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理事会年会最后通过决议,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教育协会将竭尽全力使上述建议和主张得到贯彻和落实。

第三,北夏延印第安人部落通过决议案支持《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

1977 年 12 月 19 日 蒙大拿州北夏延印第安人保留地(Northern Cheyenne Reservation, Lame Deer, Montana)的北夏延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Tribal Council of the Northern Cheyenne,或 Northern Cheyenne Tribal Council)通过第 78 号决议案,支持由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主席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参议员提出的《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Senate Joint Resolution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同时请求联邦政府保护他们的宗教圣地——位于南达科他州的熊巴特山(Bear Butte in South Dakota)。

1978 年 2 月 27 日 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关于《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Senate Joint Resolution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将北夏延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通过的上述决议案存档(或备案)。决议案全文如下:鉴于几个世纪以来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一直受到忽视、嘲笑和镇压;鉴于北夏延印第安人认为美国的任何宗教信仰不应受到如此对待;鉴于国会正在审议的这项联合决议案将使得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所遭受的一些侵犯(或破坏)得到减轻和缓解;鉴于以上原因,兹决定:北夏延印第安人保留地部落委员会支持由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阿布雷兹克参议员提出的《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兹进一步决定:部落委员会请求各有关方保护南达科他州的熊巴特山,因为它是北夏延印第安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宗教圣地。1977 年 12 月 19 日,北夏延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全票(11 票)通过上述决议案。本决议案由北夏延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主任秘书诺尔玛·沃尔夫(Norma Wolf)作证,经北夏延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主席艾伦·罗兰(Allen Rowland)签署而生效。

第四,“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支持《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

1978 年 2 月 27 日 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关于《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Senate Joint Resolution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将“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于 1978 年 1 月 1 日通过的决议存档(或备案)。决议全文如下:鉴于宗教自由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美国全体公民享有的一项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鉴于联邦政府制定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248.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的法规政令和行政举措经常侵犯和剥夺美国印第安人对其传统宗教所享有的自由实践权利；鉴于《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已提交国会审议，该决议案作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旨在保护和维持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Eskimos）阿留申人（Aleuts）和夏威夷土著人（Native Hawaiians）对其传统宗教所享有的信仰、表达和实践的自由权利；该决议案还规定，负责执行这些法律的联邦政府各有关行政机构和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指示对他们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审查和评估，以便对这些政策和程序进行适当而必要的调整和修正，从而保护和维持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活动和文化权利。鉴于上述情况，兹做出如下决议：“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强烈支持国会通过《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即是此后通过的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

第五，亚利桑那州瓜达卢普市关于印第安人宗教的立法为国会制定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提供参考和借鉴

1978 年 2 月 23 日，美国耶稣会牧师大卫·A·迈尔斯（David A. Myers, S.J.）致信美国亚利桑那州瓜达卢普市议会（Guadalupe Town Council, Arizona），他在信中写道，他希望随信附上的这篇新闻报道能够引起市议员们的关注，这篇新闻报道最近在全国媒体上被刊登或转载。这篇新闻报道的是，美国参议员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向美国参议院提出一项议案，旨在保护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权利。最近，瓜达卢普市议会为使雅基族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免遭妨碍和干扰而通过了一项法令，其所表达的宗旨同上述议案体现的精神相同。迈尔斯恭敬地向市议会提出建议，市议会应当致信美国参议员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对他所做出的诸多努力表示鼓励和支持；同时，鉴于瓜达卢普市议会最近通过了上述法令，该法令的副本亦应随信附上，以使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参议员能够从市议员们超前的智慧、远见和勇气中获得教益和启迪。

1978 年 3 月 2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瓜达卢普市（Guadalupe, Arizona）市长老弗兰克·D·科塔代表市议会致信美国参议员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他在信中写道，瓜达卢普市议会支持美国参议院正在审议的关于保护印第安人宗教的决议案。在瓜达卢普市，大约有 33% 的居民是雅基族印第安人。最近，市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在雅基族印第安人举行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时，禁止对雅基族印第安人及其仪式活动进行拍照，因为雅基族印第安人认为，拍照行为不仅给他们的仪式活动造成妨碍和干扰，而且给他们灵魂带来伤害和冒犯。市议会通过上述法令是对雅基族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表达理解和尊重。鉴于联邦政府许多机构不承认雅基族血统的美国公民是印第安人，因此，我谨代表市议会促请议员先生对此表示关注。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参议员丹尼斯·德孔西尼（Dennis DeConcini）正在努力改变上述这种状况。您若对他的努力给予支持，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244.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22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我们将不胜感激。 1977年12月8日，瓜达卢普市长和市议会制定并通过如下法令：鉴于需要保护瓜达卢普市雅基族印第安人市民的文化；鉴于公众出于好奇观看雅基族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这种围观行为引起瓜达卢普市广大公众的严重关切；鉴于必须避免对雅基族印第安人及其文化造成可能的侵害和不公正利用；因此，兹规定对雅基族印第安人宗教仪式或文化活动进行拍照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妨碍或干扰的这些做法将被视作违法行为。兹进一步规定，对上述违法行为应处以300美元罚金，并使当事人在市监狱服刑六个月。为了维护瓜达卢普市的和平与安全，瓜达卢普市长和市议会宣布本法令自通过之日起应立即生效。

二、《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提出与讨论

1977年12月15日，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等九名参议员向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提出《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Senate Joint Resolution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1978年2月24日和27日，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举行听证会，三十多位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领袖在听证会上提供证词，强烈支持《联合决议案》。1978年4月3日，参议院口头表决通过《联合决议案》。1978年8月11日，美国总统杰米·卡特批准并签署《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即“第95-431号公法”（Public Law 95-431）。

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正式通过经过了以下讨论过程：

1. 国会参议员的陈述

第一，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阿布雷兹克的陈述

1978年2月24日和27日，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就《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举行听证会。1978年2月24日，时任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参议员在听证会的开场陈述中指出，第102号参议院联合决议案旨在保护和维护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因此，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特别委员会举行本次听证会的目的在于，请出席听证会的有关各方代表为关涉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的第102号参议院联合决议案提供证词。宗教自由是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伊始便赋予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美国公民，美国印第安人与生俱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226.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228.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U. S. pp.1—2,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来便享有对他们传统宗教进行自由实践的权利。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中的第一修正案、以及许多州宪法和美国印第安人部落宪法都对美国印第安人所享有的这种宗教自由实践权利不仅予以肯认和重申，而且给予保护和维护。长久以来，犹太—基督宗教作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信仰，其信众所享有的宗教自由实践权利一直受到的美国政府的保护；迟至 1968，国会才正式通过《美国印第安人公民权利法》而对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给予保护。令人遗憾的是，晚近以来，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遭受侵犯的事件持续增加；宗教自由实践活动美国印第安人文化传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然而，印第安人在宗教自由实践过程中遭遇越来越多的阻碍和困难。

显然，上述这些有关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遭受侵犯的事件并非由于美国政府制定了有关剥夺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政策，而是因为美国政府从未制定有关保护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政策，从而导致侵犯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事件持续发生并且逐渐增多。联邦政府在同美国印第安人交往过程中，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向来缺乏理解、同情、关切和尊重，这些认定和看待构成联邦政府对美国印第安人文化和宗教习俗的基本态度。联邦政府对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所持有的这些认定和看待给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造成巨大困境，而许多联邦政府官员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所拥有的个体化观念使得印第安人宗教面临的困难局面更加恶化；他们认为，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信仰，因此，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不能跟他们自己的“真正”信仰相提并论而享有相同地位，于是，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的侵犯和破坏便合乎情理而毋庸置疑，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信徒因此而遭遇的非人对待堪比历史上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所经受的残酷迫害。

这些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所造成的侵犯事件，是由于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在实施相关法规和政策时导致的，而这些法规和政策所依据的法律不仅稳妥明智，而且受到绝大多数印第安人的有力支持。这些法律通常体现下列这样一些高尚的原则，诸如对野生动植物地区和濒危物种进行保护；实际上，早在其他美国公民（non—Indian）认识到这些地区和物种对人类的重要性之前，印第安人已经世代代对这些地区和物种进行积极保护和维护了。然而，根据国会有关机构和部门对这些法律的解释和说明，这些法律不适用宗教问题，同时，关于这些法律可能影响宗教活动的事实，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对此缺乏认识，结果使国会疏忽大意，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法律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所造成的影响。最近十年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所造成的侵犯事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些法律同诸多限制性法规以及在一些情况下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缺乏理解、同情和尊重的执行程序与行政政策指令，它们一道使得印第安人文化和宗教习俗遭到严重侵犯和破坏。

美利坚合众国不应侵犯土著美国人对其传统宗教所享有的自由实践权利。一方面，美国社会为其文化和宗教多元化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和宗教多元化又对美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如果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从地球上消失，那么，我们的文化将变得更加贫瘠和可怜。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除了少许人进行断断续续的努力之外，联邦政府一直未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制定有关政策，结果使得对

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造成侵犯的事件持续发生而且逐渐增多。上述情势将促使国会向美国社会清楚表明它的立场,美国政府将继续对所有公民的宗教自由给予充分尊重和保护。现在,美国政府应对其法律、规章和执行程序进行检视、审查和评估,从而使国会的这一声明成为以法律形式存在的现实。

第二,参议员杜威·F.巴特利特的陈述

1978年2月27日,美国参议员杜威·F.巴特利特在关于《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的书面陈述中指出,几百年来,美国印第安人一直进行宗教和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对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印第安人作为美国公民,他们对其传统宗教所享有的信仰、表达和实践的自由权利应当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然而,美国印第安人所享有的宗教自由权利显然遭到联邦政府的侵犯。

巴特利特还指出,美国国会通过了诸多有关保护野生动植物和公共莽原区的法律,由于国会对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缺乏了解和关切,结果使得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实践活动遭到这些法律的禁止。美国印第安人所享有的进入宗教圣地或墓地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的权利遭到剥夺。美国海关人员在往来美国边境的印第安人进行检查时,没收他们随身携带的神圣物品(宗教圣物),打开印第安人随身携带的药囊,海关人员的这种做法使得这些药囊对印第安人宗教信徒所禀有的洗涤罪孽、净化灵魂的效用荡然无存。

巴特利特又指出,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就发生过剥夺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事件。1974年,一些印第安人因售卖鹰羽(eagle feathers)而遭到逮捕,因为售卖鹰羽违反了《秃鹰保护法》(the Bald Eagle Protection Act)。美国印第安人部落对这部法律的实施表示严重关切。虽然鹰羽是印第安人宗教仪式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神圣物品,然而,按照《秃鹰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印第安人今后获得这些宗教圣物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联邦政府在历史上剥夺美国公民权利的事件可谓连篇累牍,罄竹难书,其中,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联邦政府的侵犯,有鉴于此,我们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和维持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而不应使联邦政府这种不光彩的做法因此而更加昭彰。对联邦政府相对容易的做法是,联邦政府应当制定有关保护和维持印第安人宗教自由的政策,对印第安人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应当给予新的理解、同情和尊重。

上述参议员的陈述表明,他们都认为《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将会实现上述目标。这项决议案将指示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对它们所负责实施和执行的有关法律进行审查和评估,尤其当这些法律对印第安人宗教活动产生侵犯和妨碍时,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对这些法律做出调整和适用,从而保护美国印第安人文化和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

2. 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陈述

第一,负责印第安人事务的副部长助理乔治·古德温的陈述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6—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1978年2月27日,美国内政部负责印第安人事务的副部长助理乔治·古德温(George Goodwin)在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供的关于《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的书面证词中指出,美国内政部认为,国会所欲通过的《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的措辞语言应当明确而清晰,正如今天司法部就该决议案的措辞语言向印第安人事务主席所提出的建议和说明那样。该决议案应当确保有关决议案条款的任何措辞语言不应被解读为是对现行法律的修正。

美国内政部赞同并支持美国政府在《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中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所制定的政策,即美国政府必须保护和维持美国印第安人对其传统宗教所享有的信仰、表达和实践的自由权利。美国印第安人在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时,他们的宗教仪式经常遭到侵犯,有时甚至被禁止;与他们宗教仪式相关的神圣物品(宗教圣物)也被禁止使用。联邦政府的下述做法通常使得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遭到侵犯和破坏,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在实施和执行有关行政法规和政策时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缺乏了解和关切,从而使得这些政策和法规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产生不利影响。美国内政部认为,联邦政府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和法规在实施、执行过程中同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产生诸多冲突,因此,为使印第安人自决政策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联邦政府必须解决上述这些冲突。

然而,《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关于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所发布的一个政策声明。按照该决议案的有关规定和说明,当联邦政府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和法规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产生影响时,美国总统应当指示负责实施相关法律的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同土著美国人宗教领袖进行磋商,并以此为基础对这些法规和政策进行审查和评估,以便确定对有关法律进行适当而必要的调整和修改,从而保护和维持土著美国人文化权利和宗教活动。

鉴于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的行为活动对美国印第安人传统习俗和宗教活动造成诸多影响,因此,1977年11月,来自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与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的代表们举行会议,共同讨论了由这些影响而导致的联邦政府同印第安人之间所存在的诸多冲突。会议决定,来自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的代表们应当组成一个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由内政部进行分配和协调。本次会议对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所负有的使命确定了一个重要目标,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应当同土著美国人宗教领袖进行沟通和磋商,从而使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在制定与实施相关政策和程序时尽可能对美国印第安人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做出调整和适用。

尽管其他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在执行法律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活动也可能对印第安人宗教活动产生影响,然而,美国内政部在同这些机构和部门进行持续沟通和交流中确信,对联邦政府有关行政程序进行审查和评估将得到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的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42—144.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广泛认同和有力支持；联邦政府对有关行政程序进行审查和评估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确认并解决联邦政府有关法律在实施和执行过程中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所造成的诸多问题。鉴于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都对审查和评估行政程序表示赞同和支持，因此，美国内政部确信，联邦政府将会切实有效地实施对有关行政程序的审查和评估，而且，这些审查和评估将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美国内政部将同国会进行合作，愿意按照国会发布的有关指示对联邦政府的有关行政程序进行认真审查和评估，从而保护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

第二，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拉里·西姆斯的陈述

1978年2月27日，来自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律师拉里·西姆斯（Larry Simms）在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关于《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进行作证时对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参议员所提诸多问题进行了回答和解释。

西姆斯指出，美国司法部关于印第安人宗教自由问题所持有的立场是，《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不应试图消除国会在制定法律时所不可避免出现的失误和遭遇的“盲区”；至于如何纠正和克服这些失误和“盲区”，美国司法部至少应事先对这些失误和“盲区”进行专门确认和研究，而且，国会应对这些失误和“盲区”举行听证会，同时，联邦政府在实施根据该法律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和规划时应尽量对这些失误和“盲区”进行调整和规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美国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是绝对的。在美国宪法创制以来的200多年时间里，美国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宗教自由实践权利不是绝对的。实际上，美国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宗教自由实践权利受制于各种教派对其宗教信条所禀有的各不相同的表达样式和实践方式。此外，公民所享有的宗教自由实践权利还要服从于各种法律的规制。国会在审议和制定有关法律时应应对美国社会各方的利益诉求保持一种平衡，其中，国会所要应对和处理的平衡将关涉如何平衡社会公众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当国会通过的有关法律合宪性（constitutionality）遭到质疑时，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在对该法律的进一步实施和执行过程中有可能导致人们就该法律的合宪性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鉴于诉讼过程将给所有当事方造成痛苦，因此，对国会通过的有关法律采取这种方式的确令人遗憾；然而，美国政府体制唯有诉诸这种运作方式才能确定经常遭到人们质疑的有关法律和宪法性。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在进一步实施和执行国会通过的有关法律时，即使它对有关法律及其实施方式的合宪性产生深刻质疑，如果它对此不能明智稳妥地解决，那么，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不应拒绝对有关法律的实施和执行。

如果国会通过该决议案而使其成为法律，那么，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在实施和执行这部法律时往往会遭遇这样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利益同联邦政府利益可能发生冲突；在双方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按照这项议案的有关规定和要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29—13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求,如果要使双方利益保持平衡,那么是否意味着要对保护和维护宗教自由权利有所偏爱。如果国会认真审视这项决议案所表达的宗旨,它要求我们回顾历史,在历史上既已通过的州法律与联邦法律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从而对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做出调整和适用,使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得到应有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司法部对此所持有的观点是,不应使历史上既已通过的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对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做出调整和适用,从而使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相反,我们应当按照有关州法律或联邦法律继续实施和执行我们所制定的相关规划和政策,当我们遇到实际问题和冲突而无法使州法律或联邦法律对实际问题和冲突做出调整和适应从而达成平衡时,这时我们应当诉诸立法的途径,促请国会制定适当而必要的法律对这些问题和冲突给予解决。

第三,美国海关署首席法律顾问撒迪厄斯·罗杰克的陈述

1978年2月27日,美国海关署(U.S. Customs Service)首席法律顾问撒迪厄斯·罗杰克(Thaddeus Rojek)在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供的关于《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的书面证词中指出,美国海关署作为联邦政府最重要的边境执法部门,海关工作人员在对往来美国边境的印第安人进行检查时,他们的有关行为和做法有时被印第安人视为是对土著美国人文化和宗教的侵犯。美国印第安人在往来边境时因安检问题而同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的边境工作人员发生诸多冲突和问题,《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指出其中部分冲突和问题关涉美国海关署,这些问题和冲突已经引起海关署的高度关注;按照海关署对该决议案宗旨的理解,海关署不仅认同这部决议案所体现的立法精神,而且支持这部决议案所表达的法律宗旨;特别是,按照该决议案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当同印第安人宗教领袖建立对话机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 and 磋商。此外,美国海关署支持该决议案按照美国司法部的有关建议进行修改。美国海关署应当对有关法规和程序进行审查和评估,以便对它们做出必要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从而使这些法规和程序不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造成侵犯。

第四,美国农业部长鲍勃·柏格兰的陈述

1978年2月,美国农业部长鲍勃·柏格兰(Bob Bergland)在关于《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致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的信中指出,保护美国印第安人所享有的宗教自由权利对于维护印第安人的文化完整和美国的民主传统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对美国印第安人所提出的诸多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都表示特别关注。几星期之前,农业部成立一个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旨在使农业部对印第安人宗教诉求进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45—149.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150.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行调整和适用，从而使农业部有效地实施和执行有关规划和方案。

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由农业部的四名副部长以及农业部有关机构的工作人员组成；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每隔三个月就其工作情况向农业部长进行汇报。农业部通过创立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这种工作机制作为解决有关印第安人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这种处理有关土著美国人事务的做法符合《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所表达的宗旨，因而值得在联邦政府的其他行政部门进行推广。

鉴于美国印第安人在对他们传统宗教进行自由实践时遭逢诸多困境，农业部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联邦政府在实施有关政策时对印第安人宗教活动造成诸多影响，这些影响进一步导致联邦政府同印第安人之间存在诸多冲突，有鉴于此，农业部完全支持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为解决这些冲突所做出的努力。同时，农业部将按照美国总统关于这一目标而发布的任何指示同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进行充分合作。

3. 美国印第安人部落、团体和组织的陈述

第一，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奥图印第安人部落的陈述

1978 年 2 月 24 日，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奥图印第安人部落（Otoe Tribe）的杜鲁门·戴利（Truman Daily）在其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所提供的证词中指出，奥图印第安人部落支持《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自从白人来到美洲以后，作为这个大陆土著人的美国印第安人便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困境。美国政府曾经制定有关法律禁止印第安人从事太阳舞仪式活动，后来，美国政府在认识到他们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所犯的错误的之后又废除了有关禁止印第安人从事太阳舞仪式活动的法律。大家对此十分清楚，美国政府作为印第安人的监督人和管理者，是通过内政部和印第安人事务管理局以及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实现对印第安人的监督和管理。美国政府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制定有关侵犯和破坏印第安人宗教仪式的法律，美国政府在制定这些法律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法律将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奥图印第安人希望，无论是对于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夏威夷的土著人，还是对于美国境内的诸印第安人部落，美国政府应对他们的宗教诉求做出适当调整和适用，准许他们进入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在全国各地划定一些限制区（restricted area）采集他们在宗教仪式活动中所需要的自然物—宗教圣物。他们相信，无论大自然赋予印第安人宗教信仰以何种形式和内容，美国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应享有自由实践的权利。

第二，美国新墨西哥州全体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委员会的陈述

1978 年 2 月 24 日，弗兰克·特诺里奥（Frank Tenorio）作为代表美国新墨西哥州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3—14.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19 个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全体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委员会 (All Indian Pueblo Council) 的文书兼司库, 他在其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所提供的证词中指出, 美国新墨西哥州 19 个普韦布洛印第安人部落在对这项重要的立法进行深入而细致地审议和讨论之后, 强烈支持《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在历史上, 尽管西班牙政府、墨西哥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以及若干教派的传教士曾经试图对普韦布洛印第安人进行改宗, 然而, 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一直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中间得到传承和发展。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自豪地把他们视为美国印第安人文化和传统的基石。正如在几千年前那样, 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今后将继续保护和维护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仪式。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渴望保护和维护他们所享有的宗教信仰权利, 希望自由地进入许多宗教圣地举行宗教仪式活动, 然而, 这些宗教圣地却被美国政府剥夺而成为美国林业局和联邦土地管理局的土地。鉴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活动中使用鸟羽和动物的毛皮 (或皮革) 等自然物作为神圣物品, 因此, 他们希望保护和维护其在宗教仪式活动中所享有的使用这些宗教圣物的权利, 同时, 他们也希望能够永久地拥有这些宗教自由实践权利。美国国会为保护和维护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权利而努力为联邦政府各有关部门制定连贯一致的政策和程序, 他们对此表示强烈支持。

第三, 美国蒙大拿州克劳印第安人部落的陈述

1978 年 2 月 24 日, 美国蒙大拿州克劳印第安人部落 (the Crow Indian Tribe) 成员戴尔·奥尔德·霍恩 (Dale Old Horn) 在其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所提供的证词中指出, 奉行传统宗教的美国印第安人对这项决议案期盼已久, 他们对《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表示衷心支持, 他们期待这项决议案对他们的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产生积极影响。他指出, 自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以来,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一直未能获得其所应得的尊重,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信徒经常遭到迫害, 他们的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遭到联邦政府的禁止。他认为, 上述这些情况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在历史上长期遭到误解, 印第安人传统宗教作为整个印第安人部落安身立命的根本制度, 其所禀有的巨大价值长久以来也为人们所忽视; 然而, 无论是对于印第安人部落个体, 还是对于印第安人部落群体, 印第安人宗教习俗都是其道德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保障。人们只需回顾历史便有诸多史实对此予以证实。他希望今后不要再度发生如此违背和践踏人权的悲剧。有鉴于此, 戴尔·奥尔德·霍恩强烈要求美国参议院和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尽快通过《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国会通过这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4—1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8—2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项决议案而使其成为法律将保护和维护丰富的美国印第安人文化资源，最为重要的是，将保障美国印第安人所享有的宗教自由。

1978年2月24日，来自美国蒙大拿州克劳印第安人部落（the Crow Tribe of Indians of Montana）的“老狼”巴尼（Barney Old Coyote）在其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所提供的证词中指出，国会正在审议的《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而言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他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权利经常遭到戕害、践踏和剥夺，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在对联邦政府有关法律的实施和执行过程中使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宗教实践方式遭到严重限制和损害。

他希望国会为保障美国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土著人享有宗教自由权利而通过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文件，这部法律文件也是联邦政府在保护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方面而首次采取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步骤和措施。当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权利得到保障时，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得以传承和发展，而这对于印第安人的生命和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他指出，联邦政府应当保护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保护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保护这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内心宁静。长期以来，印第安人一直希望美国政府制定一部保护他们宗教自由权利的法律，而这项决议案的制定和提出对于保护与维护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权利至关重要，因此，国会应当通过这项决议案而使其成为法律。他指出，联邦政府执法机构应对以下有关印第安人生活、文化和宗教的认定和看待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它们是：首先，对于印第安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宗教实践方式，我们这里不可能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枚举和分类。其次，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在对有关法律、规章和规划进行系统实施和执行过程中应当采取不同以往的新措施和新方法，其中包括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自由权利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再次，美国印第安人并非有意或故意违反国家法律，联邦政府执法部门对此应给予重新理解、认定和看待，也就是说，联邦政府执法机构只有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给与理解、同情和尊重，它们才能以此为基础针对印第安人的有关行为和做法有效地实施与执行相关法律和规章。最后，美国印第安人愿意同联邦政府进行合作，同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进行沟通 and 磋商，从而使双方对彼此的利益和关切表示理解、同情和尊重，同时也使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更好地理解印第安人的独特境况，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等。

第四，美国华盛顿州雅吉瓦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的陈述

1978年2月24日，美国华盛顿州雅吉瓦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the Yakima Tribal Council）副主席约翰逊·梅尼尼克（Johnson Meninick）在其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所提供的证词中指出，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85—91.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许多野生动物和联邦土地从古至今就对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活动具有神圣意义和价值，然而，在未经印第安人许可和同意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其他个人、团体或组织以所谓建筑、开发等经济活动名义对这些动物进行捕杀，对这些圣地进行破坏，他们所实施的这些活动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造成灾难性影响。雅吉瓦印第安人认为，这些土地属于全体印第安人，他们同其他印第安人部落共同使用这些土地上的资源。美国社会其他种族群体对印第安人缺乏理解、同情和尊重，在印第安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和做法对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造成侵犯和破坏。可以肯定地说，对于雅吉瓦印第安人部落而言，继承和发展印第安人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重要。有鉴于此，这项决议案对印第安人争取和维护宗教自由权利将产生深远影响。印第安人希望国会通过这项议案而使其成为法律，这样，印第安人的宗教圣地在这部法律的保护下就可以免遭其他美国社会个人或群体的侵犯和破坏。美国社会的有关个人、团体或组织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名义对印第安人的宗教圣地进行改变和破坏，这部法律将促使他们同印第安人进行沟通和磋商，对印第安人的宗教诉求给予理解和满足，从而使印第安人的大神免遭亵渎。

第五，美国南达科他州奥格拉拉拉科塔印第安人部落的陈述

1978年2月24日，美国南达科他州奥格拉拉拉科塔印第安人部落（Oglala Lakota Tribe）的宗教领袖理查德·穆乌兹·坎普（Richard Moves Camp）在其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所提供的证词陈述包括以下内容：首先，他对印第安人宗教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回顾；其次，他指出印第安人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和做法；再次，他谈论了美国政府对拉科塔印第安人宗教的起诉问题；最后，他描述了拉科塔印第安人宗教遭到破坏的严峻情况和悲惨事实。鉴于美国社会的一些人士对印第安人宗教缺乏理解、同情和尊重，对他们的文化抱持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因此，作为拉科塔印第安人部落的宗教领袖，他非常欣喜地看到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通过提出《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而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开始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他认为，这项决议案不仅能够得到联邦政府所有机构和部门的承认和接受，而且会成功地保护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权利。

第六，北夏延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委员会的陈述

1978年2月24日，“北夏延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委员会”副主席老乔·利特尔·考尤特代表北夏延印第安人部落出席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举行的听证会，他在听证会上就北夏延印第安人在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方面的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31—3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76—80.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供证词。他指出,如果夏延印第安人文化要存续、发展和繁荣,夏延印第安人必须对他们的文化进行积极而有效的保护和维持。只有夏延印第安人部落政府正式承认夏延印第安人文化在部落政府的管理中拥有合法性地位,夏延印第安人文化才能存续、发展和繁荣。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似乎已开始给予承认和保护。不过,美国政府为确保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将会制定那些具体措施,动用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这是夏延印第安人的关注所在。夏延印第安人看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夏延印第安人部落政府以及其他支持夏延印第安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的人士为夏延印第安人文化的存续和发展付出了令人钦佩的努力。然而,夏延印第安人认识到,他们只有诉诸政治途径才能满足自身的诸多需求,解决自身的诸多困境。因此,当美国第95届国会提出《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时,夏延印第安人深受鼓舞。这里,夏延印第安人真诚地希望国会审慎地考虑他们就这项议案所提出的下述建议:

(1)为使《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的宗旨和精神得到贯彻落实,美国政府是否将要成立一个办公室以对其有关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与执行进行管理和监督?如果是,这个办公室将由哪些人员构成?(2)鉴于真正的印第安人宗教组织已在国会登记备案,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做出努力而同这些宗教组织进行接触和联系,从而把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承认和支持转达给这些宗教组织?如果是,美国政府将采取何种方式达到上述目的?(3)如果美国政府积极实施这项政策,那么,这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是否有一个可预见的期限?(4)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美国政府都将制定和实行有关政策措施以使《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的宗旨和精神得到落实,有鉴于此,美国政府能否建立若干有效的联络和沟通机制,以便把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情况及时通知印第安人部落?(5)跟其他美国宗教相比,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它的宗教自由实践包括使用和拥有宗教圣物、进入宗教圣地举行仪式活动以及把佩奥特仙人掌用作圣物,有鉴于此,美国政府使用哪些执法程序对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实践进行管理和规制?(6)长期以来,信奉土著美国人宗教的夏延印第安人一直使用佩奥特仙人掌作为他们仪式活动的圣物,他们每年都要到德克萨斯州生长佩奥特仙人掌的地区采集这种植物,这是他们传统的朝圣之旅。现在,夏延印第安人必须付费才能进入生长佩奥特仙人掌植物的地区采集这种圣物,他们传统的朝圣之旅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和破坏。有鉴于此,夏延印第安人能否期待美国政府采取有关措施恢复他们传统的朝圣方式,使他们从进入佩奥特仙人掌植物园到采集这种圣物的整个过程不受任何外来妨碍和干扰?(7)长期以来,美国的夏延印第安人同加拿大的克里族印第安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夏延印第安人能否期望美国政府同加拿大政府进行合作,通过两国政府的沟通和磋商而促使加拿大政府为克里族印第安人制定类似《美国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这样的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92—94.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281 pages]

法规政策？(8)美国政府对夏延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鹰羽、动物以及药草等将实行怎样的管理和规制，美国政府的管理和规制能否符合夏延印第安人的期望？(9)按照《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的宗旨和精神，美国内政部长是否敢于正视联邦政府在历史上对印第安人所承诺的信托责任，是否愿意对这种信托责任给予重新审视、认定和看待？在此基础上，美国内政部长是否敢于就印第安人宗教自由问题制定具体而明确的政策？(10)鉴于熊巴特山是夏延印第安人祖先的来源地(或起源地)，美国政府能否采取措施确保夏延印第安人永久进入他们的宗教圣地——熊巴特山？若果美国政府以及南达科他州政府准许夏延印第安人永久进入他们的祖先来源地，美国政府以及南达科他州政府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实施他们的承诺？(11)美国政府能否准许夏延印第安人进入魔鬼塔 (Devils Tower，位于南达科他州与怀俄明州交界处，是一座巨型圆柱体岩石。) 举行宗教仪式活动？

第七，美国马萨诸塞州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部落的陈述

1978 年 2 月 10 日，美国马萨诸塞州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部落的至高巫医斯洛·特特尔 (Slow Turtle, Supreme Medicine Man of the Wampanoag Tribes in Massachusetts) 致信美国参议院，就《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供书面证词；1978 年 2 月 24 日，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部落 (the Wampanoag nation in Massachusetts) 的至高巫医 (supreme medicine man) 约翰·彼得斯 (John Peters) 就《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供证词。他们在证词中指出，“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的名字意思是“最先看到太阳升起的民族”。无论在殖民地时期，还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后，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的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都遭到马萨诸塞殖民地当局和马萨诸塞州政府的侵犯、破坏和禁止。然而，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无论欧洲移民对印第安人的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制定怎样的法律进行规制，也无论他们对印第安人施行怎样的摧残和迫害，印第安人都像祖辈那样虔诚地信奉他们的传统宗教。有鉴于此，美国参议院议员应当进行深刻反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马萨诸塞州政府的行为和做法都对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的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造成严重伤害和破坏；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立法部门，美国参议院应当纠正马萨诸塞州政府对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的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所施行的这些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为和做法。美国参议院应当重申，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应当享有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权利法案》中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权利。美国政府应当检视美国的人权状况。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提出上面这些申诉并非羞辱美国政府，而是使美国政府正视他们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这些苦难。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12—114.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09—111.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第八，美国亚利桑那州尤马市的奎查恩印第安人部落的陈述

1978年2月24日，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尤马市的奎查恩印第安人部落(the Quechan Tribe, Yuma, Arizona)的埃尔默·M.萨利瓦(Elmer M. Saliva)以印第安人全国联合会主席(the National Indian Coalition)和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the Intertribal Council, California)常务理事的身份就《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供证词，他在证词中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印第安人一直希望美国政府保护和他们的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然而，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要求和呼声置若罔闻，对他们的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缺乏应有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国会提出《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可谓适逢其时，决议案所反映的法律宗旨和精神不仅满足了印第安人的要求和呼声，而且对于促进和维护土著美国人文化至关重要而必不可少。然而，正如决议案本身所指出的那样，鉴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圣地和墓地普遍遭到亵渎和破坏，如果对现行的一些法律进行研究和分类并有针对性的给予适用，那么，这些法律将为印第安人保护和他们的宗教圣地和墓地提供司法救助。《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应当加入如下条款，即根据该拟议条款的有关要求和规定，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应同派尤特印第安人部落进行磋商，以平等、公正地解决他们不能进入宗教圣地进行宗教实践活动这一问题。按照《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有关条款的要求和规定，联邦政府有关部门所参与的有关活动—建筑施工、考古挖掘以及开发活动等应当立即予以暂停；只有在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同印第安人有关部落或部落联盟就有关问题通过磋商而达成一致解决方案之后，这些活动才能继续进行。国会有关机构(或部门)不仅应对《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拟定清晰而明确的法律措辞，而且应使联邦政府所有机构(或部门)对关涉印第安人部落的现行法律进行研究和分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的法律措辞应当明确规定，这些经研究和分类之后的有关印第安人部落的法律必须予以切实而有效地执行。

第九，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会的陈述

1978年2月27日，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会(the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的专职律师库尔特·布鲁·多格(Kurt Blue Dog)和沃尔特·R.厄科-霍克(Walter R. Echo-Hawk)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提供证词。他们指出，《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旨在使联邦政府对其颁布施行的政策进行审查和检视，因为这些政策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可能造成侵犯、妨碍和破坏。来自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囚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16—119.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151—155, 156—191.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犯按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有关规定理应对其传统宗教信仰享有自由实践的权利，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联邦和州监狱都在侵犯和剥夺印第安人囚犯所享有的诸多宗教权利。鉴于联邦和州监狱所关押的印第安人囚犯数量众多（见附件二所提供的相关数据），因此，上述有关印第安人囚犯宗教权利遭到侵犯和剥夺的问题已经变得日益严峻而亟待解决。他们在书面证词中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出四条建议，它们是：

第一，联邦政府应当颁布有关法规，要求所有接受联邦拨款的监狱制定并实施相关程序，以确保这些监狱的印第安人囚犯按照有关程序对其传统宗教进行自由实践，这应成为联邦政府现在或将来是否对上述监狱进行拨款的先决条件。第二，由联邦政府有关拨款部门的特别机构监督并执行联邦政府所颁布的有关法规。在关涉学校的若干讼案中，联邦政府的民权办公室能够以恰当的方式执行相关民权立法，这种成功而有效的做法值得联邦政府有关拨款部门学习和效仿。第三，美国司法部长应当任命一个委员会，对联邦监狱管理局所颁行的有关妨碍或禁止印第安人囚犯对其传统宗教进行自由实践的规章和做法进行审查。委员会应将调查结果和所提建议直接提交给司法部长，以为今后制定新的法规提供参考和鉴戒。第四，在反对联邦监狱管理体制的讼案中，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印第安人囚犯所享有的宗教自由实践权利遭到剥夺。

有鉴于此，上述由司法部长任命的委员会应当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力陈己见，联邦政府应当颁布有关法规，规定对在反对联邦监狱管理体制讼案中获得胜利的印第安人囚犯当事人所花费用（律师费和诉讼费）进行补偿。

4. 美国社会各界支持《联合决议案》的往来信函

第一，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小艾德蒙·G.布朗的信函

1978年2月27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小艾德蒙·G.布朗（Edmund G. Brown, Jr.）就《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致电美国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和S.I.早川（S.I. Hayakawa），他请求两位议员支持《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他指出，这项决议案如在国会获得通过将确认如下事实，美国宪法将保障印第安人享有对其传统宗教进行宗教自由实践的权利。

第二，美国商会全国立法委员会主席J.D.登森的信函

1978年2月21日，美国商会全国立法委员会（Chamber of Commerce Legislative Committee，或者National Legislation Committee）主席J.D.登森（J.D. Denson）致信美国参议员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他在信中写道，联邦林业局（the Forest Service）计划在加利福尼亚州境内修建一条运输木材的公路，这条公路必须穿过某一印第安人部落进行宗教仪式活动的圣地，而保持圣地的自然状态并使其免遭外来人为干扰和破坏对于上述印第安人部落的宗教自由实践至关重要。他完全赞同并支持阿布雷兹克参议员关于上述问题的主张，联邦林业局应当制定一个可替换性方案以使印第安人宗教圣地免遭干扰和破坏，从而使美国公民对其他社会群体所享有的宗教自由权利表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196.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示理解、同情和尊重。

第三，明尼苏达州印第安人部落事务委员会常务理事小唐纳德·古恩的信函

1978年2月21日，明尼苏达州印第安人部落事务委员会（Indian Affairs Intertribal Board）常务理事小唐纳德·古恩（Donald Gurnoe, Jr.）致函明尼苏达州州长鲁迪·G.佩尔皮希（Rudy G. Perpich），他在信中写道，鉴于，印第安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遭受侵犯和破坏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因此，国会正在审议的这项联合决议案对于保护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以及其他美国社群的宗教信仰非常必要，他希望这项决议案能够减轻或缓解印第安人在对其宗教习俗进行自由实践过程中所遭受的骚扰和迫害。他请求州长对阿布雷兹克参议员所做出的努力给予鼓励和支持。

第四，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常务理事胡安妮塔·J.汉弗莱的信函

1978年3月6日，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North Dakota Indian Affairs Commission, NDIAC）常务理事胡安妮塔·J.汉弗莱（Juanita J. Helphrey）致函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主席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参议员，她在信中写道，当联邦政府为保护印第安人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而制定有关法律和政策时，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民强烈支持任何有关解释和规定这方面法律内容的立法。为使土著美国人能够保持和传承他们的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从而保护和维持他们的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强烈地敦促国会参、众两院支持并通过《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

第五，俄克拉荷马州土著美国人教会理事会主席哈丁·比格·鲍的信函

1978年2月27日，俄克拉荷马州土著美国人教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理事会主席哈丁·比格·鲍（Harding Big Bow）代表俄克拉荷马州基奥瓦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the Kiowa Tribe of the State of Oklahoma）及其全体成员致信美国参议院，他在中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美国公民享有个人权利和基本人权，而美国印第安人作为美国土著人和美国公民，他们同样希望并需要美国宪法保护他们的宗教自由。作为土著美国人，基奥瓦印第安人请求联邦政府对他们所进行的土著美国人宗教仪式活动提供保护，确保他们的宗教仪式活动免遭妨碍、干扰或破坏。美国印第安人民需要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这种保护。

第六，霍皮印第安人传统村落首领委员会代表——迦勒·霍雷特斯图·约翰逊牧师的信函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229.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231.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233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238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1978年2月21日，迦勒·霍雷特斯图·约翰逊牧师（Rev. Caleb Holetstewa Johnson）代表霍皮印第安人传统村落首领委员会（Hopi Traditional Kikmongwi）致信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主席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参议员，他在信中指出，他代表霍皮印第安人传统村落首领委员会向国会提出如下建议：国会在审议和制定本决议案的有关规定时应当确保美国总统能够同真正保持和继承印第安人传统的宗教领袖进行联络和沟通，使这些真正保持和继承印第安人传统的宗教领袖有资格向国会提交有关印第安人宗教信息和资料的报告，而不能使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同美国总统进行联络和沟通，更不能使他们有资格向国会提交有关印第安人宗教信息和资料的报告，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印第安人部落的传统宗教仪式一无所知。实际上，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领袖不需要本决议案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提供保护，因为他们许多人是基督教徒或摩门教徒（Mormons）。正是保持和继承传统习俗的霍皮印第安人需要本决议案对他们的传统宗教仪式及其自由实践给予保护。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目前所制定的决策和采取的措施对传统霍皮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及其自由实践造成妨碍和破坏。他向阿布雷兹克参议员提议，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应到印第安人保留地举行现场听证会，以确定真正保持并继承印第安人习俗和传统的宗教领袖。

第七，威尔金森、克拉根和巴克尔律师事务所的代表——R.安东尼·罗杰斯的信函

1978年3月3日，R.安东尼·罗杰斯（R. Anthony Rogers）“威尔金森、克拉根和巴克尔律师事务所”（Wilkinson, Cragun & Barker Law Offices）致信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主席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参议员，他在信中指出，“威尔金森、克拉根和巴克尔律师事务所”的全体成员支持《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Senate Joint Resolution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该决议案宣布，美国政府的政策应当保护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人和夏威夷土著人对其传统宗教所享有的自由实践权利，准许印第安人使用和拥有宗教圣物，准许印第安人进入他们的宗教圣地，保障他们对其传统宗教所享有的祈祷和礼拜权利。按照该决议案的有关规定，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对他们所制定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审查和评估，以便对这些政策和程序做出适当而必要的调整和修正，从而保护和维护土著美国人对其传统宗教所享有的自由实践权利。联邦政府在制定和实施许多法律过程中忽视印第安人对其宗教权利所表达的诉求，而按照《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的有关规定，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对上述这一长期无人问津的问题给予关注和重视。有鉴于此，“威尔金森、克拉根和巴克尔律师事务所”的全体成员坚决抵制卡特政府提出的一个修正案，该修正案否认上述决议案对联邦其他法律或州法律具有影响，上述决议案的主要宗旨将因此而丧失。印第安人自决政策承认土著美国人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上面这项立法议案，即《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不仅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243.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符合美国印第安人的自决政策，而且是对印第安人自决事业的支持，因此，“威尔金森、克拉根和巴克爾律师事务所”的全体成员支持国会通过这项联合决议案。

上述信函表明美国政界和相关社会组织对美国印第安人的立场。他们对美国印第安人有关宗教自由的诉求表示理解和同情。这种状况为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通过奠定了社会基础。在这种背景下，1978 年 8 月 12 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即通常所说的《第 95431 号公法》（Public Law 95431）。

通过对上述《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国会听证文献的解读和考察，我们认为，印第安人宗教问题只有诉诸于国会立法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而在国会听证活动中，我们看到，印第安人宗教问题不仅仅只是印第安人民自己的问题，它们也是美国社会各有关利益群体同印第安人民之间基于印第安人民的特殊宗教利益诉求而长期存在的一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因此，国会在遵循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对于特殊族裔的特殊宗教诉求，国会应当制定特殊立法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特殊宗教问题）的前提下，美国社会各有关利益群体在国会中通过对话、沟通、合作和磋商，对彼此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做出相互调整和妥协，从而在特定时代所提供的可能条件下对印第安人宗教问题进行合理的解决。在国会关于印第安人宗教问题举行的听证活动中，我们看到美国社会各有关利益群体对印第安人宗教问题所秉有和抱持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心理态度既有对传统思想中遗存的歧视和偏见等观念的继承和保留，也有他们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对印第安人宗教问题所做出的态度变更和观念调整。只有在国会关于印第安人宗教问题举行的听证活动中，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美国社会各有关利益群体在国会举证实活动中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心理态度和认知倾向，美国印第安人民为争取和维护他们的宗教权利而如何在神圣观念与法律理性之间做出艰难而痛苦的取舍和选择，以及他们在听证活动其间所发生和伴随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意识的深层调整和微妙变更，因此，我们只有对国会听证文献进行深入解读才能体验和感受美国印第安人民在争取和维护自身宗教权利过程中所经历的慷慨悲壮而坎坷曲折的心路历程。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pp. 246-24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第二节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内容与特点

前文已经提及的 1978 年《参议院第 102 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是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草案，两者的比较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宗教政策的本质和特点。

一、《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内容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内容可归纳整理如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

第一，鉴于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国全体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并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担保的权利；

第二，鉴于美国历来没有接受过政府否定个人从事宗教活动权利的概念，因此，美国才具有宗教信仰多元化的传统；

第三，鉴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土著人的）宗教活动是他们文化、传统和习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些活动构成了印第安人认同和价值体系的基础；

第四，鉴于宗教是印第安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印第安人的传统宗教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

第五，鉴于缺乏一个明确的、可以理解的和一贯的联邦政策，才经常导致传统的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信仰自有问题不被重视；

第六，鉴于缺乏认识，或联邦政府和各种法律规则缺少灵活性，才导致了这种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做法；

第七，鉴于那些法律条文是专门为保护某一自然资源或权利而规定的，没有关系到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动，所以在通过时也没有考虑到这些法律对印第安人传统宗教的影响；

第八，鉴于那些法律和政策总是否定印第安人在自己的宗教活动或仪式中所需要的神圣程序；

第九，鉴于那些法律曾经禁止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和活动中使用神圣物品；

第十，鉴于传统的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仪式受到了侵犯，因此，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决定，美国政府的政策必须保护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和夏威夷土著人的传统宗教的信仰、表达和实践的自由权利，包括不限制在仪式中神圣物品的使用和拥有、自由崇拜的权利。1978 年 8 月 11 日批准。

第二部分，美国政府制定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立法机制。

按照《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第 2 款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美国总统应当指示负责实施相关法律的联邦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在同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磋商

的基础上评估本部门的政策法规和行政程序，以便对它们做出必要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从而保护和维护士著美国人文化权利和宗教习俗。自国会通过本决议案后的 12 个月内，美国总统应当向国会提交他的评估结果，包括对相关政策法规和行政程序所做出的修改和调整，以及总统向国会所提出的相关立法动议。按照《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第 2 款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对联邦政府的相关政策和程序进行为期一年的审查和评估，以便确认是否应对这部法规做出必要而适当的修改，从而更好地保护与维护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习俗和文化权利。这部法规的第 2 款还要求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向国会提交有关行政调适和建议的报告，从而为立法活动提供相关背景和根据。

在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第 2 款实施（或执行）期间，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委员——无论是土著人，还是非土著人；无论是联邦政府官员，还是社会公民个人，对彼此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交流、分享、讨论和磋商，委员会成员都对彼此关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有所理解和认同。这表明，其一，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所规定采取的措施对所提问题进行确认和分类，使这些问题变得具体而明确；其二，明确了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是否有权对相关政策和法规进行修改和调整以解决上述有关问题；其三，当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确认有权对相关政策做出修改和调整时，大多数机构和部门能够同有关土著美国人进行沟通和磋商，这样使双方对政策修改基于彼此利益和关切而做出调整和适应；其四，当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确认无权对相关政策做出修改和调整时，大多数机构和部门能够向有关部门做出修改和调整，并提出相关建议，而其他一些机构和部门则更愿意使这些政策保持现状。

二、《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实施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在国会通过后，这部立法是否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只有在联邦（或州）政府行政部门的实施和执行过程中才能得到体现和映证，而这部法规在实际执行当中所暴露的诸多缺陷和弊端只有在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各级法院关于印第安人宗教诉讼案的审理中通过各有关利益群体的申辩才能得到切实、全面和深刻的展现，此外，只有通过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各级法院对印第安人宗教讼案的审理，我们才能了解美国司法部门对印第安人政策的立场和主张，这些立场和主张将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向度（或层面）对国会关于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立法活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只有深入检视和认真辨析这些宗教讼案中所簇集的法律矛盾问题，我们才能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的实质。

土著美国人为争取与维护自身宗教自由和权利而诉诸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提起一系列诉讼案件，纵观印第安人进行司法诉讼实践的整个历程（1978-1994），诸多复杂而深刻的有关法律与宗教冲突的问题引起美国社会和学者的重视，可以说，司法实践中所发生和进行的这些诉讼活动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层面和意义标示着它们成为美国政府在处理印第安人宗教问题时所面对的全部矛盾和所有问题的聚焦点，因此，细致梳理这些讼案的历史，深入考察其中复杂而微妙的法律与宗教的冲突问题，对深刻

透视和全面把握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1978-1994）问题至关重要。

1980年4月15日，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Tenth Circuit）在对 Sequoyah v.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这宗讼案审理中援引了《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相关条款。1980年2月14日，代表美国切罗基族印第安人（Cherokees）的诉讼当事人向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力图阻止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修建泰利库大坝（the Tellico Dam）。他们认为，修建大坝将使周围一些地区变成泽国，这些为水淹没的地区对于切罗基族印第安人进行宗教自由实践至关重要而无可替代，它们在切罗基族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中兼有至高无上的神圣位格，从古至今一直作为切罗基族印第安人举行仪式和进行敬拜的神圣庄严而不容侵犯的宗教圣地。根据该讼案中的申诉，控方声称政府在科罗拉多河上蓄水造成鲍威尔湖，政府这样做便把纳瓦霍族印第安人崇奉的众多神祇淹没于水下，从而剥夺了纳瓦霍人进入该地区的一个场所进行祈祷和礼拜的权利，这个礼拜地点对纳瓦霍人来说是最为神圣的。联邦上诉法院第六巡回法院裁定，切诺基印第安人未能证明，一个拟议修建的水库将对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造成侵犯，尽管这一计划修建的水库将淹没对切诺基印第安人所信奉的宗教来说至为神圣的一个场所。尽管原告在申诉中援引了《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有关条款，然而法院认为，该水库没有影响切诺基印第安人的宗教利益而对他们的文化遗产和传统造成破坏，因此，本讼案不受美国宪法中有关宗教信仰条款的保护。法院对此权衡考量之后做出判决，法院否认在此案中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遭到侵犯。

1980年12月19日，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Tenth Circuit）对 Badoni v. Higginson 这宗讼案进行了审理和裁决。在这宗讼案中，美国纳瓦霍族印第安人（Navajos）要求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采取行动对他们的宗教利益做出调整 and 适应，从而保护和维护他们在彩虹桥国家保护区（the Rainbow Bridge National Monument）举行宗教仪式和进行礼拜时所享有的宗教利益。根据该讼案中的申诉，控方声称政府在科罗拉多河上蓄水造成鲍威尔湖，政府这样做便把纳瓦霍族印第安人崇奉的众多神祇淹没于水下，从而剥夺了纳瓦霍人进入该地区的一个场所进行祈祷和礼拜的权利，这个礼拜地点对纳瓦霍人来说是最为神圣的。政府允许游客进入该地区参观游览彩虹桥，政府的许可对纳瓦霍族印第安人进行祈祷和礼拜的场所构成了亵渎。法院对此权衡考量之后做出判决，法院否认在此案中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遭到侵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做法未对纳瓦霍族印第安人的宗教利益造成负担。

1983年5月10日，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Eighth Circuit）在对 Crow v. Gullet 这宗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中认定，《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没有为个人在其宗教自由实践遭到侵犯和迫害时到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而创制任何可以凭恃和依据的起诉缘由。

620 F.2d 1159, Sequoyah v.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http: openjurist.org).

638 F.2d 172, Badoni v. Higginson (http: openjurist.org).

706 F.2d 856 Crow v. Gullet (http: openjurist.org).

1983年5月20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在对 Wilson v. Block 这宗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中申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仅仅只是要求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向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领袖进行咨询和磋商,对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建议给予审慎而认真的权衡和考量,然而,这部法律并未规定这些建议对联邦政府的行政人员产生或具有法律约束效力。

1985年6月24日,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Ninth Circuit)在对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v. Peterson 这宗讼案的审理和裁决中指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有关条文,联邦林业局(the Forest Service)计划在加利福尼亚州西北山区修筑一条通过印第安人宗教圣地的公路,这种做法使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实践权利遭到侵犯,《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有关条文和规定在本案的审理中受到充分而审慎的权衡,考量,和遵行。

1986年6月11日,联邦最高法院在对 Bowen v. Roy 这宗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中第一次就《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相关条文和规定进行了考量和权衡。该案并未关涉圣地问题,法官运思集慧而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关于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侵犯和损害了印第安人在进行传统宗教自由实践中所享有的神圣权利,而对这一权利范畴的界定在《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中亦有相应解释和说明。作为阿贝内基族(Abenaki)美国印第安人部落的一名成员,罗伊(Roy)拒绝向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为其女儿(Little Bird of Snow)申领社会保险号码。罗伊声称,用一特殊号码代表他女儿违背了其家人所持有的宗教信仰。鉴于罗伊小女儿最后未能拥有社会保险号码,联邦政府有关部门从对其家人发放的公共补助中扣除了他小女儿所应享有的份额。罗伊宣称,无论是按照《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有关规定,还是依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实践条款,他的家人都有权豁免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促请他为小女儿申领社会保险号码的政令和要求。法官对申诉人的陈述和申辩进行了充分而审慎的酌量与核议,在此基础上,最高法院在其发表公布的判决意见书中认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实践条款并未指示和要求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贯彻和实施法规和政令过程中必须按照和遵循公民宗教信仰系统的内在教义和经文所给出的神的启示和旨意作为他们履行公职与执行政务时所谨遵可行的指南和方针。法院进而指出,罗伊以本人宗教信仰遭到侵犯和违背为由拒绝遵行政府有关部门促请他为女儿申领社会保险号码的要求,同时凭恃本人对自己宗教信仰的真诚和虔敬蔑视和反对政府制订和颁行的有关法规和政令,因此,罗伊依据上述事实而提出的理由和根据不能令人信服,最终,法官对其申说和陈辩无法给予同情和关顾。法院申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体现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实践条款所秉有的法律意旨和精神,以及条文本身为履行宪法所赋予的天职而肩负的神圣使命和庄严期许。最高法院在对上述事实和陈辩进行全面分析与深入考量的基础上做出终审判

708 F.2d 735, 746-47 (D.C. Cir.), cert. denied, 464 U.S. 956 (1983)(<http://openjurist.org>).

764 F.2d 581 (<http://openjurist.org>).

476 U.S.693 Bowen v. Roy (<http://openjurist.org>).

决，联邦政府没有侵犯和违背罗伊本人对其宗教认信，表达，和实践的自由。

1988年4月19日，最高法院在对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这宗关涉圣地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中认定，无论是《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有关规定，还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实践条款，都不能保护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习俗的存续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作用与彰显庄严神圣价值的宗教圣地，从而妨碍和阻止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些圣地的开发和利用。最高法院在审理和裁决 *Lyng* 案中所做出的终审判决使得《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本身所可能秉有和蕴含的任何实质而有效的法律约束和执行效力遭到完全破坏和彻底摧毁。奥康纳大法官 (Justice O'Connor) 在代表多数大法官撰写的意见书中郑重申明，这部法规没有就个人在其宗教自由实践遭到侵犯和迫害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创制任何可以凭恃和依据的起诉缘由。最高法院在审理和裁决 *Lyng* 案中所做出的终审判决表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只是要求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仅仅耗费口舌之功对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领袖提出的观点和建议空口应承而不必在实际当中予以遵行；判决结果确凿无疑地证实了《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没有为印第安人在其宗教自由实践遭到侵犯和迫害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创制任何秉有和蕴含实质而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和执行效力的起诉缘由，从而使得印第安人无从借助这些法律条款或规定切实而有效地阻止，否决，或推翻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对印第安人宗教圣地进行肆意开发和破坏而制定出台的任何举措和规划。

1988年12月13日，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Eighth Circuit) 在对 *United States v. Means* 这宗讼案的裁决中指出，美国农业部林业局 (the Forest Service) 的举措和做法没有对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及其实践造成侵犯，因此否决了美国地区法院 (the District Court) 对该案的判决。此案可追溯至1985年，美国地区法院在审理和裁决 *United States v. Means* 这宗案件过程中对《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给出了一定的考量和权衡。法院在对该案的裁决中认定，美国农业部林业局在未同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领袖进行广泛深入而富有意义的磋商和协商的情况下而对印第安人有关部族请求进入黑山 (the Black Hills) 举行传统宗教仪式的要求断然拒绝颁发许可证，林业局的举措和做法跟《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有关规定和条文产生了抵触和冲突，因而违背了这部法规的相关意旨和精神。

1990年6月4日，美国最高法院核定并维护了下级法院对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 Smith* 这一宗教案件作出的判决，两名信奉土著美国人宗教的印第安人雇员因在土著美国人宗教仪式上使用和摄取佩奥特仙人掌而被所在公司辞退解雇并拒绝发给他们失业赔偿。最高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裁定，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对宗教自由实践给予保障的相关条款，两名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实践权利没有遭致本质而实际的侵害和违犯，最高法院在其发布的判决意见书中写

485 US 439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on Association* (http: openjurist.org).

858 F.2d 404 *United States v. Means*, in http: openjurist.org, 2016-10-5.

494 US 872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 Smith* (http: openjurist.org).

到,最高法院从来没有抱持这样一种观念,公民个人所依循的宗教信仰可以使其免除一项法律对其所秉有和施加的约束效力,鉴于该项法律在其他方面以正当而有效地方式得到遵照和服从,依据该项法律,州有关行政当局可以自由地对公民的有关行为施予规制、约束和禁止。尽管联邦各级法院在审理和裁决关涉毒品的案件中一向铁面无私而毫不留情,然而,Smith案的判决终使国会坐卧不宁,忧心忡忡,他们迫切感到许多美国公民——不论是土著美国人还是非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和自由实践权利会因此受到威胁和侵害,因应这一情势,国会在1993年制定通过了《宗教自由复兴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继之,在1994年通过了《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该法明确规定,保护“美国印第安人在其传统宗教实践活动中使用佩奥特仙人掌履行和完成相关圣事所享有的相应权利”。1990年,最高法院在审理和裁决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v. Smith案时对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重申了他们在Lyng案中所抱持的观点和主张,即这部法规未就美国印第安人在其宗教自由实践遭到侵犯和迫害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创制任何实质而有效的具有真正意义的法律约束和执行效力的起诉缘由,无论怎样对这部法律进行通观细览也无从探明和发见其中任何条文或规定秉有和蕴含这种法律意旨和精神。布莱克门(Blackmun)大法官对多数大法官作出的判决提出异议而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最高法院对该案做出的终审裁决进一步证实了《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没有为美国印第安人在其宗教自由实践遭到联邦政府有关部门侵犯和迫害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创制任何实质而有效的具有真正意义的法律约束和执行效力的起诉缘由,结果造成,一方面,法院在审理和裁决有关印第安人提起的宗教讼案中无从借助这部法律的有关条文或规定对他们所享有的宗教自由实践权利给予切实而有效的保护和维持,另一方面,印第安人亦无法借助这部法律切实而有效地反对和阻止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的对他们宗教自由实践造成侵犯和迫害的任何举措和做法。

通过对上述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讼案的梳理,我们看到,在国会通过《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之后不久,美国印第安人乐观地认为,在他们为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和权利付诸积极行动和艰苦努力之后,这部法律在保护和维持美国印第安人所享有的宗教自由和权利方面将会产生巨大作用而秉有重要价值,因而,他们对这部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充满信心和期待;另一方面,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通过审慎考量与深入商酌制定和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定,他们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政策规定在实际当中得以落实和执行,同时密切关注这些政策规定可能产生的诸多影响和后果,然而,联邦政府在实际当中实行这些政策规定的做法和举措跟美国印第安人对这部法规所抱有的美好愿景和满腔热情产生了冲突和抵牾,致使双方的立场和主张南辕北辙而难以弥合。毋庸置疑,美国印第安人部族的激进主义分子与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的政策决策者之间关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所形成的完全不同的认知和根本相异的解读

Alvin M. Josephy Jr., Joane Nagel, and Troy Johnson. 2nd ed. *Red power: the American Indians' Fight for Freedom*.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9, p.251.

Smith, 110 S. Ct. at 1622 (Blackmun, J., dissenting). Kristen L. Boyles. "Saving Sacred Sites: The 1989 Proposed Amendment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Cornell Law Review*, Vol.76 (1990-1991), p.1131.

导致了大量诉讼案件的出现和簇集。在国会正式通过《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而使其成为法律之后，这些讼案中关顾美国印第安人部族诉求并代表他们利益的诉讼当事人进一步秉持《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这部法律武器，力图凭恃和借助其中关于保护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权利的有关条文规定来支持和捍卫他们在这些久拖未决的讼案中所做出的申辩与提出的诉求，结果，上述这些诉讼案件大多以败诉告终。联邦法院在上诉这些讼案的审理和裁决过程中对《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所做出的若干司法解释表明，这部法规缺乏实质性的法律约束和执行效力。

第三节 美国政府对《美国印第安宗教自由法》实施状况的评估

对 1979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Federal Agencies Task Force, Chairman, Cecil D. Andrus,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August 1979) 进行总结和概括，旨在帮助美国印第安人、夏威夷土著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及其宗教领袖更好地了解和使用的这个报告。关于 1979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的概要包括下列四个部分：一、1979 年《美国印第安宗教自由法报告》的基本内容。二、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对本部门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所做出的修改和调整，以及未来对这些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三、对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所要求的统一行政程序进行解释和说明。四、对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所要求的关于对有关政策、法规和程序进行立法修正的解释和说明。

一、1979 年《美国印第安宗教自由法报告》的基本内容

在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联邦政府宣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联邦政府都将继续对土著美国人宗教表示同情、理解和尊重。在报告的第一部分，即序言中，联邦政府承认他们过去对待土著美国人宗教并非像现在这样。当美国总统于 1978 年 8 月签署《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而使其成为法律时，他指出：过去，当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同联邦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发生冲突时，土著美国人所享有的进入他们宗教圣地而对其宗教习俗进行自由实践的权利经常遭到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的侵犯和剥夺。在许多情况下，负责执行这些政策法规的联邦政府官员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习俗所禀有的特征毫无所知，结果使得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造成不同程度的侵犯和破坏。

由来自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的代表所组成的一个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负责报告的审查、修订和撰写。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就相关问题向专门（特

Attachment 2. — Statement of Suzan Harjo, Summary of the Administration Report on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Delivered to Congress on August 21, 1979.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pp.25—49.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p.1-16.

别)工作小组委员提交的本部门报告已在报告的附录 B 中予以记录和描述。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不仅同土著美国人宗教领袖(包括《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顾问委员会)举行小型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和磋商,而且在 1979 年夏初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听证会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在报告的附录 C 中予以记录和描述。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总结了本部门按照《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对相关政策法规所做出的修改和调整,以及未来对相关政策法规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所产生的一个主要结果是,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利益及其问题关切得到联邦政府的承认。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现在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利益及其问题关切有所了解,联邦政府官员有责任对有关问题进行回应和解决。

报告的第三部分包括两类不同的建议。第一类建议是关于统一行政程序,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当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回应和对待土著美国人关于宗教圣地和神圣物品的关切。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提出,美国总统应当以行政命令方式向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发布这些建议,拟定行政命令的工作已经开始。第二类建议是对有关政策法规进行立法修正。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正在审查和研究这些建议,而对每一项政策法规的修改和调整最后都要提交给国会进行讨论和通过。

联邦政府认为,土著美国人关于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所提出的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可以通过行政调整和适应方式予以解决。这就是说,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不必敦请国会通过新的法律,而是使本部门现行的政策、法规和程序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做出调整和适应,从而对土著美国人的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做出回应和解决。“行政调整和适应”还意味着,土著美国人关于联邦土地在宗教上的看待和认定同联邦土地的其他使用和谐不悖,因此,无需特别法律对土著美国人关于联邦土地的宗教使用进行管理和规制。因此,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的态度已经正式发生改变,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正在对本部门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出修改和调整,从而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利益做出调整和适用。《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改变了联邦政府关于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权利的政策,改变了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的政策,然而,这部法规并未改变其他任何法律。

报告认为,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当同受其政策、法规和程序影响的有关土著美国人部落进行磋商与合作,从而使得土著美国人的大多数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能够当场或在实地得到回应和解决。应当指出,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同土著美国人部落建立磋商与合作机制旨在回应和解决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诉求和问题关切。

二、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的措施及其政策调整

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采取的措施及其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关于印第安人使用宗教圣地问题

在联邦土地使用过程中会出现许多问题,因此,土地规划程序成为拥有联邦土地的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26.

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方式。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现在已经对大多数联邦土地制定了详细的土地使用规划,在不久的将来也要对其他联邦土地出台详细的土地使用规划。如果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所制定的土地使用规划关涉土著美国人对联邦土地的宗教使用,那么,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当审慎制定任何可能对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产生影响的措施。大多数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认定,负责文化资源规划事务的联邦政府官员应当参与对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的规划和管理。

在联邦土地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将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中所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和解决。鉴于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已经制定出上述这一程序,因此,这一程序不久将被用于解决联邦土地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制定有关规划方案并实施相关对联邦土地产生影响的行为活动时,该机构和部门应当制定并发布“环境影响报告”,向社会说明其所实施的或可替换性的行为活动对环境可能造成怎样的影响。一些联邦政府机构和部门将其所制定的联邦土地使用规划诉诸实际的行为活动时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已在该部门和机构发布的“环境影响报告”中予以记录和描述。

1. 美国农业部森林局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成立农业部森林局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制定并公布临时政策。农业部森林局应将其安排的所有公众活动通知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并邀请他们参加这些活动。如果农业部森林局对土著美国人在某一地区的宗教问题有所确认,那么,农业部森林局所确认的宗教问题应当包含在森林局关于这一地区所编纂的文化资源概览文件之中。农业部森林局应当同土著美国人进行磋商,从而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问题进行审查和检视。农业部森林局应将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诉求列入其对某一地区的土地管理规划之中。当美国印第安人关于联邦土地使用提出宗教方面的请求时,农业部森林局应对他们的请求(包括他们关于使用限制地区所提出的请求)给予认真考虑。对手册进行修正:手册的文化资源部分应当包含《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关于土著美国人宗教利益所提出的诸多诉求和关切。农业部森林局同土著美国人地方宗教领袖举行了若干次地区性会议。

农业部森林局未来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未来对手册所欲进行的修正:对有关公民权利和许可证审查发放部分进行重新修正,从而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诉求给予更多考虑和关切。农业部森林局应当同土著美国人部落代表或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就可能发生冲突的领域进行磋商和研究,这些领域包括:许可证发放的相关条件和要求,发布有关对某一地区实行封闭管理的行政命令,以及文化资源管理等。

2. 美国能源部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美国能源部确认对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进行保护,因为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遭到破坏可能导致土著美国人部落同其他美国社会群体发生冲突和对抗。美国能源部同土著美国人部落及其宗教领袖举行若干次地方性的会面和磋商。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p.26-27.

美国能源部未来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

美国能源部正在研究制定相关程序,以避免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造成侵犯:上述程序将被列入已经制定出台的环境影响审查和评估程序之中。上述程序还将被用于审查和评估美国能源部在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实施某些行为活动以及能源部实施这些行为活动的根据和理由。上述程序的主要内容包括:a. 调查;b. 磋商;c. 审查和制定可替换性规划和方案:除非有迫切政府利益作为理由和根据,否则,美国能源部不能侵犯和损害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利益。d. 美国能源部通过联邦政府各有关部门部长之间的沟通和磋商而对有关决策进行制定和审核。e. 美国能源部部长负责对有关决策进行制定和审核;发布有关证据和理由,并向土著美国人宗教领袖就这些证据和理由做出解释和说明。

3.美国内政部土地管理局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土著美国人对联邦土地的宗教使用应当列入土地管理局关于联邦土地使用所制定的相关规划之中;在与美国印第安人进行密切沟通和磋商的基础上,内政部土地管理局把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圣地和“圣药”采集区在《加利福尼亚州沙漠保护方案》中进行编目。

美国内政部土地管理局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在未来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内政部土地管理局所实施的《文化资源规划项目》将继续审查和评估相关政策与程序,同时,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机制和措施,使得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利益及其问题关切在土地管理局的土地使用规划和管理中得到理解、同情和尊重。

4.美国内政国家公园局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国家公园局发布第78—1号特别指示,使国家公园局工作人员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诉求做出回应和解决;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诉求和国家公园局的问题关切进行调查和评估,这项工作已在全国的公园范围内进行;国家公园局已就上述有关问题同土著美国人进行沟通和磋商;许多国家公园所在地区已经停止向土著美国人宗教信徒收费;国家公园局已对其管辖的所有地区任命了协调人,负责同土著美国人进行沟通和联络工作。

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局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在未来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

在同土著美国人进行沟通和磋商的基础上,国家公园局正在研究有关未来行为措施的相关建议;当国家公园局的行为活动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造成不利影响时,在必要或可行的情况下,国家公园局应当采取可替换性措施避免这些不利影响,或使这些不利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5.美国海军部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1979年5月,海军部向所有海军兵站发出书面通知,要求驻站官兵对土著美国人宗教诉求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海军部跟欧文斯山谷的派尤特印第安人和肖肖尼印第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L.95-341, August 1979, pp.33,58.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L.95-341, August 1979, p.35,p.44,p.55.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L.95-341, August 1979, p.35.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L.95-341, August 1979, pp.35,56.

安人签署协定，准许他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中国湖海军武器中心附近的科索温泉。

美国海军部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在未来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在确保夏威夷土著人宗教信徒人身安全同时又不影响海军执行任务的情况下，美国海军部将准许夏威夷土著人宗教信徒进入卡胡拉维（Kahoolawe）宗教圣地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

6.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采取有关措施将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诉求列入环境综述之中；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诉求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将被体现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对土地进行规划和管理实际活动之中。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在未来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将继续审查和评估其所制定的相关程序以及实施的相关活动。

第二，关于印第安人的墓地问题

这部分主要关涉在联邦土地上挖掘出来的土著美国人的遗骸将被怎样处理与对待。

联邦政府始终主张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应当按照 1979 年通过《考古资源保护法》的方式制定相关法律对土著美国人遗骸进行保护；该报告的第 63 至 81 页对联邦政府各有关部门向国会提出的诸多建议进行了详细记录和描述。《1979 年考古资源保护法》的宗旨是，为了全体美国人民现在和未来的福祉，联邦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联邦公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上的考古资源和宗教圣地。

1.美国内政部土地管理局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内政部土地管理局研究制定了相关程序草案，旨在审查和评估《考古法》中关于考古许可证申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内政部土地管理局必须进行环境分析记录，以便确定其所拟议实施的行为活动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后果；在这期间，内政部土地管理局应当同土著美国人进行沟通 and 磋商，对土著美国人提供的信息和资料进行记录备案；许可证申请人在向联邦有关部门提出许可证申请之前，内政部土地管理局鼓励许可证申请人同地方的土著美国人部落、土著美国人团体以及土著美国人宗教领袖进行沟通 and 磋商；内政部土地管理局对所颁发的许可证附加一项条款：如果考古过程中发现人体遗骸，考古工作必须全部停止，将有关情况通知内政部土地管理局，跟有关土著美国人部落进行联系、沟通和磋商。

2.遗产保护与文化娱乐处（跨部门考古处）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当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因实施工程项目而对人体遗骸造成侵犯和破坏时，遗产保护与文化娱乐处（跨部门考古处）要求到达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的政府官员在对这些遗骸既已确认归属的情况下同土著美国人部落政府或遗骸的部落成员亲属进行联系、沟通和磋商；遗产保护与文化娱乐处（跨部门考古处）对其制定颁行的相关政策和程序进行审查和评估，以确定这些政策和程序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可能造成的影响。按照遗产保护与文化娱乐处（跨部门考古处）的有关规定和要求，陆军工程兵部队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42.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66.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p.34,65.

(The Army Corps of Engineers)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应当同土著美国人部落进行沟通和磋商。

第三，关于印第安人宗教圣物问题

1.美国内政部渔业及野生动物管理局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在同土著美国人进行沟通和磋商的基础上，内政部渔业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和评估；内政部渔业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启动并实施有关鹰尸处理与保管的相关项目，使人们对土著美国人在宗教活动中使用鹰尸的某一部分作为圣物的习俗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内政部渔业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已制定有关政策，使得多余的水牛能被土著美国人用于他们的宗教仪式活动；当美国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活动中使用受联邦法律保护的有关物种时，内政部渔业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应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诉求在行政管理方面做出调整与适用；鉴于美国有关州的渔业和狩猎法不能保护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因此，内政部渔业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应当采取措施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诉求给予回应和解决。

美国内政部渔业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在未来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在同美国印第安人宗教领袖继续保持沟通和磋商的基础上，美国内政部渔业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将制定和实施有关水牛分配的相关政策。

2.美国财政部海关署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美国财政部海关署将1978年9月18日发布的政策声明寄送到所有的海关工作人员手中，使他们了解《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同时，海关署要求工作人员在检查往来国境的印第安人宗教信徒所携带的神圣物品时，应对他们的传统宗教习俗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美国财政部海关署建立了海关署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委员会已经同美国印第安人举行了四次会议；对于寄送给印第安人报纸进行刊登的消息，财政部海关署对此发布新闻简报；财政部海关署任命了跟土著美国人进行联络和沟通的地方海关署代表，使海关署及时了解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诉求和问题关切。

美国财政部海关署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在未来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对于土著美国人在宗教仪式活动中所使用的作为神圣物品的自然物 (natural objects)，美国财政部海关署将编写相关方面的手册，为海关署工作人员对待和处理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提供参考和指南；财政部海关署将为海关署工作人员编撰有关雅基族印第安人的小册子，从而为海关署编写有关其他印第安人部落的小册子树立典范。

3.美国司法部药品管理局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土著美国人为传统宗教仪式活动获得佩奥特仙人掌 (peyote) 所遭遇的困难已经通过行政手段得到缓解，一方面，美国司法部药品管理局准许土著美国人在美国西南部地区为其传统宗教仪式活动采集佩奥特仙人掌；另一方面，药品管理局准许土著美国人从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p.34,57,69,72.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p.36,37.

墨西哥进口佩奥特仙人掌用于他们的传统宗教仪式活动。

美国司法部药品管理局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在未来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司法部药品管理局将继续就佩奥特仙人掌获得等问题同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徒进行沟通和磋商。

第四，关于美国博物馆内印第安人宗教圣物问题

1.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Army, Navy and Air Force）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国防部指示其下属的博物馆对各自的馆藏物品进行审查和鉴定，以确认其中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在这些圣物的来源和归属得到确认后，国防部应当通知有关土著美国人宗教领袖，同时邀请他们就这些圣物的返还、借用、保管和使用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磋商。

2.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下属的博物馆研究院（Institute of Museum Services）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博物馆研究院目前正对其现行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审查和评估，以确保遵照《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即第95—341号公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实施有关政策和程序。博物馆研究院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在未来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鉴于土著美国人宗教领袖要求美国博物馆归还它们所保存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因此，博物馆研究院提出将对全国范围内的博物馆进行调查。

3.美国民俗研究中心（American Folklife Center）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美国民俗研究中心向土著美国人提供20世纪初期制作的蜡筒录音唱片。

4.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在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内部成立一个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使其监督并促进本部门按照《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即第95—341号公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制定新的政策，同时为新政策的实施提供指南。

第五，关于印第安人传统宗教仪式和自由实践活动的问题

1.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下属的印第安人卫生局（Indian Health Service）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印第安人卫生局承认土著美国人世代相传的传统疗法；按照印第安人卫生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应当告知病人，他们有权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进行自由实践；印第安人卫生局正在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做出相关调整和适用。印第安人卫生局对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在未来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印第安人卫生局下属的每一个办公室将同土著美国人就如何处理他们的尸体、器官以及胎儿等问题进行沟通和磋商；印第安人卫生局工作人员将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78.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p.29,78.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40.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42.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29,30.

实践活动给予更多理解、同情和尊重。

2.美国内政部印第安人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

根据联邦法典第 25 篇 31 款（a）项（25 C.F.R.31(a)）的相关规定，尽管印第安人事务局对其下属的印第安人学校拥有监督和管理的权力，然而，印第安人事务局必须承认印第安人学生对其传统宗教享有自由实践的权利；印第安人事务局正在研究制定有关实施《国家历史文物（名胜或古迹）保护法》的相关法规以及有关文化资源规划和保护的相关法律；印第安人事务局正在制定有关规划和方案，以对印第安人事务局的印第安人雇员所享有的宗教权利做出调整和适用；印第安人事务局在对其下属的印第安人学校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同时正着手研究印第安人学校学生的传统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活动。

3.公民权利委员会（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在美国社会都受到歧视，因此，公民权利委员会必须对有关出版物进行修正，以扩大对这些问题的记录和描述。

4.美国司法部监狱管理局（Bureau of Prisons）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司法部监狱管理局通过行政手段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做出调整和适用；监狱管理局正在研究制定一项有关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的政策声明；监狱管理局成立一个特别联络小组就上述问题同有关土著美国人部落进行沟通和磋商；监狱管理局按照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和文化传统的诸多要求对土著美国人囚犯的关押和转移标准进行了修正；监狱管理局准许土著美国人囚犯使用汗屋（sweat lodge）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这种做法在若干监狱开始实行；同时，监狱管理局还准许土著美国人囚犯在宗教仪式活动中使用有关神圣物品。

5.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和做法：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正对其现行的有关法规进行修正，使其建设的住宅能够体现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特征和传统风格。

三、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对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统一行政程序的建议

1979 年 8 月 21 日，美国总统福特（G.F.Ford）向国会提交了对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实施状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称谓《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该报告向联邦政府提出关于统一行政程序的建议，以求得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统一。该建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印第安人宗教圣地问题

1.“按照现行的联邦土地和资源管理法规，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或部门能够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做出最大程度的调整和适用。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或部门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所做出的这些调整和适用应当体现在每一机构或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L.95-341, August 1979, p.32.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L.95-341, August 1979, p.41.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L.95-341, August 1979, pp.86,87.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L.95-341, August 1979, p.85.

部门关于下述这些宗教诉求和问题关切所制定的法规、政策和执行程序上,这些宗教诉求和问题关切包括:土著美国人进入位于联邦公地上的宗教圣地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土著美国人采集和使用作为神圣物品的自然物,土著美国人宗教团体认为这些自然物对他们的宗教自由实践活动具有神圣意义;对联邦土地上的团体和个人活动以及其他问题制定相关法规。”

上述建议表明,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准许土著美国人在联邦土地上按照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这项建议适用于所有对联邦土地负有管理责任的联邦政府机构和部门。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或部门应对土著美国人的传统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活动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同时在各有关机构或部门编写的手册中对这些宗教习俗和实践活动进行记录和描述。

2.“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或部门还应对本部门现行的法规、政策和程序做出修正和调整,从而使得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在做出任何有关联邦土地和资源使用的决策之前都应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诉求给予考虑和关注。”

上述建议的重要性在于,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应当把土著美国人宗教诉求同其他问题区别开来——这些问题涉及环境保护或历史考古等可能对联邦土地造成实际影响的行为活动,从而确保土著美国人宗教诉求得到特别考虑和关注。

3.“鉴于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的现存委员会和咨询组织能够影响联邦政府对土地和资源的规划与管理以及对相关程序的审查和制定,因此,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当任命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人和夏威夷土著人到这些委员会和组织中任职,这一举措和做法应得到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的考虑和关注。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或部门应当确认本部门创建新的委员会和咨询组织是否必要,尽管创建这些新的委员会和咨询组织的目标具体而明确,就是要使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在规划与管理土地和资源以及制定有关程序时对土著美国人宗教诉求给予充分理解和尊重。”

上述建议表明,作为联邦政府有关部门之外的社会公民,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通过他们的工作影响有关部门对相关政策与规划的制定和实行。如果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利益和诉求得到联邦政府的正式承认,那么,这些委员会的工作将能确保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利益和诉求有更多的理解、同情和尊重。

4.“在联邦土地上,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应当划出并保护对科学研究具有特殊价值的某一(些)特定地区,同样,在现行法律权威许可的范围内,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应当尽可能划出并保护对土著美国人宗教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区。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对土著美国人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实行诸多限制,这些受到限制的宗教自由实践活动包括:土著美国人进入他们的宗教圣地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土著美国人采集、使用和拥有作为神圣物品的自然物等;在对科学研究具有特殊价值的某一(些)特定地区,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对这一(些)特定地区的科研人员的行为活动取消了诸多限制,有鉴于此,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也应同样对待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自由实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L.95-341, August 1979, p.62.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L.95-341, August 1979, p.63.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L.95-341, August 1979, p.63.

践活动。”

上述建议表明，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当为土著美国人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划出某些特定地区。这一举措和做法如何实施将取决于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对科研用地制定怎样的政策，因为科研用地政策将为宗教用地政策提供参考和指南。

5.“ 无论何时，也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当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向美国某一州让渡管辖权时，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都应保留对土著美国人宗教用地的管辖权。” 这项建议表明，联邦政府会向州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让渡一些有关联邦土地（尤其用于狩猎和捕鱼的联邦土地）的管辖权。这项建议将确保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宗教用地以及宗教自由实践活动的管辖权。

第二，关于印第安人宗教圣物的问题

1.“ 为使土著美国人能够更容易地采集和使用他们宗教仪式活动所需要的神圣物品（圣物），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提出下述建议，美国内政部长、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应当联合制定一套统一的行政程序，旨在对有关过剩的野生动物和植物及其相关部分的分配和处理实施管理，这些野生动植物及其有关部分一直在上述有关各部部长的监督和管辖下进行获取、分配和处理，或充为国有。在现行法律权威许可的范围内，上述各有关部门联合（统一）制定的行政程序应当尽可能使得土著美国人宗教信徒在进行传统宗教仪式活动时能够更容易地获得他们宗教仪式所需要的作为神圣物品的自然物。”

上述建议表明，土著美国人在宗教仪式活动中需要自然物作为神圣物品（圣物），然而，许多这样的自然物已经变得稀少而且很难获得，因此，这项建议将使得土著美国人能够获得他们宗教仪式活动所需要的作为神圣物品的自然物，这些自然物包括过剩的（或被政府收为国有的）矿物、野生动植物及其有关部分。

2.“ 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提出下述建议，鉴于土著美国人在往来美、加或美、墨边境时会携带他们传统宗教仪式活动所需要的神圣物品（圣物），因此，在现行法律权威许可的范围内，或者按照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的有关律法，边境工作人员在检查这些神圣物品时应当尽可能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此外，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还建议，美国海关署应当尽可能帮助土著美国人解决他们在其他国家相关部门所遇到的有关他们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的诸多问题。” 这项建议将确保美国海关工作人员应当谨慎地处理和对待土著美国人往来边境时所携带的神圣物品。美国海关署还应帮助土著美国人解决他们在其他国家海关所遇到的诸多问题。

第三，关于美国博物馆内印第安人宗教圣物的问题

1.“ 鉴于人们已知某些自然物对美国印第安人、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和夏威夷土著人的传统宗教具有神圣意义，因此，联邦博物馆应当拒绝获得土著美国人在传统宗教仪式活动中所使用的神圣物品作为馆藏物品。联邦博物馆还应把有关出售土著美国人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63.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63.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71.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75.

宗教圣物的人员和地点的相关情况告知有关土著美国人宗教领袖和部落首领。”

上述建议表明，人们现在已知某些自然物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仪式具有神圣意义，因此，这项建议将禁止联邦博物馆获得土著美国人的这些宗教圣物；而当有关美国公民对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进行非法买卖时，如果联邦博物馆对这些非法活动的相关情况有所了解和掌握，那么，这项建议将促使联邦博物馆同土著美国人宗教领袖和部落首领就这些活动的有关情况进行沟通 and 磋商。

2.“当土著美国人部落或群体最初因某种原因而失去了现在为联邦博物馆所保藏的该（这些）宗教圣物时，该（这些）宗教圣物当时被用于土著美国人宗教仪式活动，或被土著美国人视为对他们的宗教仪式活动具有神圣意义，而且，该（这些）宗教圣物跟印第安人部落或群体的分离违背了当时土著美国人部落或群体在处理有关该（这些）宗教圣物时所遵循的普遍标准，基于上述这些情况，如果有关美国公民作为第三利益当事方放弃对于联邦博物馆所保藏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的相关异议而不再提出所有权，同时，对该（这些）宗教圣物提出所有权的现代土著美国人部落或群体要求联邦博物馆归还他们在宗教仪式活动中所需要的该（这些）宗教圣物，那么，联邦博物馆应当将其保藏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归还给对该（这些）圣物拥有本权的土著美国人部落或群体。”

上述建议表明，如果满足下列全部条件，那么，这项建议将要求联邦博物馆归还其保藏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a. 没有其他美国公民（第三方当事人）对联邦博物馆所保藏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提出所有权；b. 当联邦博物馆所保藏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最初因某种原因而跟土著美国人部落分离时，该（这些）宗教圣物当时被用于土著美国人宗教仪式活动，或被视为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仪式活动具有神圣意义；c. 该（这些）宗教圣物同土著美国人分离违反了土著美国人部落法或习惯法；d. 土著美国人部落或群体对用于他们宗教仪式活动的该（这些）宗教圣物提出所有权而要求归还。

3.“对于联邦博物馆所保藏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无论它们属于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还是夏威夷土著人，当联邦博物馆对这些宗教圣物进行陈列、标识、保管和封藏时，联邦博物馆应就这些举措和做法同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进行沟通 and 磋商，以获得他们对这些举措和做法的建议和指导。” 这项建议将要求联邦博物馆同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进行沟通 and 磋商，从而使联邦博物馆按照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所要求的方式对这些馆藏圣物进行封藏和保管。

4.“当有关土著美国人部落或群体对联邦博物馆所保藏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提出所有权时，按照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徒的要求，他们应定期来博物馆为这些宗教圣物举行仪式，有鉴于此，联邦博物馆应为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徒举行这些仪式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这项建议将准许土著美国人进入联邦博物馆按照土著美国人宗教所规定的方式对博物馆的这些宗教圣物举行相关仪式。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81.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81.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81.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81.

四、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向国会提出的若干立法建议

1979年8月21日，美国总统福特（G.F.Ford）向国会提交了对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实施状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称谓《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该报告向国会提出若干立法建议，该建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印第安人宗教圣地问题

“这些供国会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建议将关涉对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所在地区的联邦土地如何进行土地使用规划和标示；鉴于某一特定地区的联邦土地法规禁止土著美国人进入位于该地区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因此，这些建议还涉及某一特定地区的联邦土地法规。按照美国法典第16篇470款a项（4）（16 U.S.C. 470a（4））中相关条款的有关规定，对于土著美国人宗教及其圣地的若干敏感问题，当联邦政府土地管理机构和部门获得有关这些敏感问题的信息和资料时，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对这些信息和资料进行保密，有鉴于此，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向国会提出有关建议对此表示关切。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敦促国会通过参议院第490号法案和众议院第1825号法案，因为这两部法案的有关条款都关涉对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进行保密的问题。”

上述建议表明，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将可能就下列问题向国会提出新的立法动议：1.对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所在地区制定一种新的土地拥有（占有）法律；2.鉴于有关联邦土地规划和管理的有关法律禁止土著美国人在有关法律适用的地区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从而使得土著美国人不能在这些地区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活动，不能为他们的宗教仪式活动猎取所需要的野生动物和采集所需要的野生植物，因此，国会应对这些法律进行修正和调整；3.正如《国家历史古迹（名胜）名录》对有关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的信息和资料进行保密那样，国会应当制定有关法律禁止其他美国公众获得有关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及其所在地区的相关信息和资料；4.如果国会现在不能通过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向它提出的有关问题的法案，那么，国会应当制定新的法律对土著美国人墓地进行保护。

第二，关于印第安人宗教圣物问题

“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就下列若干问题制定了相关立法动议，这些问题关涉：美国海关税率表，非土著美国人出口神圣物品（宗教圣物），以及《杰伊条约》的有关规定。”

上述建议表明，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所提出的这些立法动议将关涉：1.对于土著美国人用于宗教仪式活动的相关物品实行免税通关；2.限制出口有关土著美国人的神圣物品（宗教圣物），或者限制向美国境外个人或机构出售有关土著美国人的神圣物品（宗教圣物）；3.准许土著美国人自由通过边境，对他们所携带的用于宗教仪式活动的相关物品实行免税通关。

第三，关于美国博物馆内印第安人宗教圣物问题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63.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75.

“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就下列若干问题制定了相关立法动议，这些问题关涉：从美国印第安人或爱斯基摩人生活的地区盗取或者非法获得现在对他们宗教仪式活动具有神圣意义的相关物品，并把这些神圣物品（宗教圣物）从拥有它们的土著美国人手中转运到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之外的其他地区；出口对土著美国人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具有重要意义的相关物品；州际运输或接收盗取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故意挪用、盗取、售卖和据有属于土著美国人的神圣物品（宗教圣物），尽管美国法典第 18 篇 1163 款的相关规定现在未对上述这些神圣物品（宗教圣物）实施保护。”

上述建议表明，国会所研究和讨论的这些立法动议将关涉下列问题：1. 从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盗取或者非法获得他们的神圣物品（宗教圣物），并把这些神圣物品（宗教圣物）从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转运到其他地区；2. 出口土著美国人的神圣物品（宗教圣物）；3. 在美国州与州之间运输和接收盗取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4. 当有关美国公民有权获得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但无权永久拥有或者售卖其所获得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时，法律对这样的情况如何进行认定和看待；当有关美国公民盗取、售卖和据有有关土著美国人部落的宗教圣物而现行有关法律又未能明确规定该（这些）宗教圣物属于土著美国人部落财产时，法律对这样的情况如何进行规定和说明。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按照《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第 2 款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于 1979 年 8 月 21 日向国会提交 1979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按照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第 2 款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美国总统应当指示负责实施相关法律的联邦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在同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磋商的基础上评估本部门的政策法规和行政程序，以便对它们做出必要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从而保护和维水土著美国人文化权利和宗教习俗。自国会通过本决议案后的 12 个月内，美国总统应当向国会提交他的评估结果，包括对相关政策法规和行政程序所做出的修改和调整，以及总统向国会所提出的相关立法动议。

1979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作为对联邦政府相关政策和程序所进行的审查和评估被提交给国会后，上述联邦政府机构和部门所做出的承诺大多数没有变成行动和措施，尤其是，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向国会提出的相关立法动议以及向联邦政府提出的敦请美国总统发布有关行政命令的建议，这些建议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令人不抱乐观态度。关于上述建议，联邦政府有管机构和部门没有提出一项立法动议，也没有对法律规定或行政程序做出任何改变和调整。行政命令草案也在上届政府结束前昙花一现，结果在印第安人事务局遭到搁浅。在该报告完成之后，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和国会的立法机构未能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问题予以回应和解决，结果使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在回应和解决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问题时因循守旧，毫无作为。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August 1979, p.81.

小 结

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是美国政府保护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第一部立法，它的颁布对落实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有重要意义。然而，《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没有为印第安人提供任何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可以切实而有效执行的诉讼缘由，因此，这部法律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力，而只不过是国会表明和宣示其对印第安人宗教信仰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的决议案，由此导致印第安人在司法诉讼实践中屡屡遭到挫败，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如下：

第一，印第安人宗教自由问题关涉保护和维护印第安人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以及文化遗产等重要内容。在司法实践中美国印第安人依据美国宪法有关宗教自由法律条款为实践自身宗教自由诉求对美国司法系统提出强大挑战。在当代美国社会，美国印第安人在一系列讼案中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宗教自由和权利而提出的诸多诉求和主张对美国宪政原则中最受争议的关于宗教自由实践和确立条款不存在矛盾。长期以来，法院对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和权利讼案的判决结果不仅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而且对法院关于第一修正案裁判规程的调整和适应都产生负面影响和伤害作用。

第二，印第安人关于宗教自由实践权利的诸多诉求和主张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条款所秉有的要求和限制之间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形成许多尖锐而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历史上形成出现并迁延至今的困难和挑战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变迁中围绕在公民自由实践过程中如何理解和实践有关宪政原则的调整和适用等问题演绎生成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关系。美国主流社会关于宗教的如是理解并不适用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可以说它们彼此始终处于冲突和对峙状态。在美国主流社会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中，他们倾向把人类社会的法律、宗教、艺术和经济等看做彼此相异而相互独立的经验领域，而按照美国印第安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人类社会的这些经验领域应被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它们之间彼此联系而不能分离，相互依赖而不可分开。

第三，长期以来，犹太基督教原则对美国法院的宗教自由实践观念产生了决定性、支配性影响，而印第安人基于他们传统宗教圣地所提出的宗教自由实践的诉求根本不同于美国法院在犹太基督教原则影响、支配下所形成的宗教自由实践观念，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诉求的特殊性在于他们自古至今秉持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进行宗教自由实践的圣地是他们神祇的寓所和住地，对他们整个的世界和全部的生活具有神圣意义，因此，美国法院在审理有关印第安人宗教圣地的诉讼案件时应当考虑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的特殊性，从而制定特别而不同的标准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将宗教自由观念和文化多元价值同印第安人宗教信仰糅杂混合，从根本上使印第安人在争取和维护自身宗教自由权利的司法实践过程中遭遇巨大困境，进而构成印白关系中一个更加复杂而棘手的法律事实和社会场景，结果使美国社会和司法制度面临严峻挑战和困难。

然而，《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制定和颁行标示着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自由权利获得历史性的发展和进步，通过为诸多复杂而敏感的印第安人宗教问题提供沟通和对话基础，这部法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美国公众的社会舆论，促使联邦政府的法规政策对印第安人的宗教利益诉求做出调整和适用，从而为国会关于类似问题进行立

法提供理由和依据。这部法律的意义和价值在其通过之时即已彰显和揭示，这部法规内在固有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在司法实践的法律纠纷和冲突中得到讨论而备受关注，这些论争对揭示和阐扬这部法规所应当蕴含和彰显的实质和精神具有促进作用。

第三章 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墓地和遗骸的政策

第一节 1990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的立法背景

一、《关于征用美国印第安人遗骸的历史调查报告》

1. 19世纪美国考古学界和博物馆对印第安人遗骸的收集

1788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弗吉尼亚州他家附近挖掘了一个坟丘,开启了美国人挖掘和收集美国印第安人遗骸和随葬物品的历史。当法国驻费城公使秘书弗朗索瓦·巴尔贝马布瓦(Francois Barbe-Marbois)向他提出一个有关印第安人墓地是否有墓碑的问题时,托马斯通过描述他对印第安人墓地的考察活动回答了弗朗索瓦提出的问题,也许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早提供的有关挖掘印第安人墓地的科学记录,托马斯在记录中写道:“我猜想这个墓地里埋葬着1000具印第安人尸体遗骸。”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体质人类学创始人塞缪尔·G·莫顿在其《美国的颅骨》(Crania Americana)著作中关于种族研究的结果对美国的种族思想产生了长时间影响,他对颅骨容量与智力之间关系的分析,不仅为当时普遍流行的种族偏见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而且也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科学家产生有关收集印第安人遗骸的学术兴趣奠定了思想基础。19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成立许多颅相学(Craniology)协会,会员包括当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医生,他们对印第安人颅骨的研究结果使当时美国社会对印第安人普遍持有的种族偏见和歧视观念在美国人们的思想中进一步得到深化和认同。

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考古学界开始对印第安人的墓地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收集印第安人遗骸成为美国博物馆的主要目标。博物馆的建立、博物馆收集人体遗骸和出土文物以及美国国内和欧美国家博物馆之间的竞争,不仅使得博物馆对出土文物的需求数量增加,而且使得盗墓活动更加猖獗。此外,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281.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293.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290.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p.295-298.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关于博物馆对人体遗骸和出土文物的征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结果导致美国国内博物馆之间，以及美国博物馆与欧洲博物馆之间在收集印第安人遗骸和随葬物品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

1846年建立的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859年建立的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the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以及紧随其后建立的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the Chicago Field Museum）和美国自然史博物馆（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这些博物馆对人体遗骸和出土文物的需求数量不断增加，它们之间在收集印第安人遗骸和随葬物品方面展开激烈竞争。建立于1862年的陆军医学博物馆（the Army Medical Museum）从19世纪60到80年代主要收集印第安人骨骼遗骸，主要目的是通过测量北美土著美国人种族的大量颅骨而获得相关数据，从而促进人类学的进步和发展。陆军医学博物馆对收集印第安人遗骸和颅骨做出规定，即在提供颅骨标本时尽量附上所能获得的详细信息和资料，它们应当包括颅骨的来源地、年龄和性别，要对这些死者在坟丘或墓地的埋葬方式作出说明，还要注意死者的武器、用具和器皿等随葬物品，这些东西将帮助人们理解印第安人种族的性格。这项命令所传达的内容得到陆军卫生官员的重视，他们对此大都给予热烈的回应。联邦军事人员和陆军医务人员按照军医处长（Surgeon General）的命令开始收集印第安人骨骼遗骸。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印第安人的墓地遭到大规模发掘，印第安人遗骸和随葬品被大量送到博物馆。

2. 美国考古学界和博物馆收集印第安人遗骸的目的

印第安人遗骸对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仍旧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使用统计方法对人体特征进行研究成为美国民族学局（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的工作重点。史密森学会会长（Secretar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塞缪尔·P·兰勒（Samuel P. Langley）在写给美国民族学局（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局长威廉·H·福尔摩斯（William H. Holmes）的一封信中指出，国会建议利用人体测量学方法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体质人类学去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对于印第安人跟白人以及其他种族通婚之后产生的混血以及印第安人同其他种族通婚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有关调查应当尽可能包含在上述研究之中。这些有关印第安人骨骼的数据以及印第安人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在获得后应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Repatriation）；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p.306—308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308.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p.319-320.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Repatriation）；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324.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当陈列在博物馆向公众展示，它们不仅要向人们说明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而且要为联邦政府制定印第安人政策提供帮助。

由于墓地和祖先的遗骸对印第安人具有重要意义，对亵渎和破坏墓地的印第安部落成员一般都要处以死刑。按照印第安人宗教的有关规定，上述行为是对死者的侮辱和亵渎，因而这种行为在印第安人的心目中是不道德的。印第安人利用有限的手段竭力保护他们的墓地，不使它们遭到盗掘。许多印第安人认为博物馆收藏、陈列和展示印第安人遗骸是对他们祖先的亵渎，因此抗议活动不断。印第安人的愤怒促使一些科学组织重新思考印第安人遗骸问题，并对此制定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既要保障他们自己的研究目标，同时还要满足印第安人提出的诸多要求。

3. 美国社会对破坏印第安人墓地和收集印第安人遗骸的反思

20世纪以来，在美国的博物馆、大学的博物馆和历史协会的博物馆里，土著美国人遗骸或者在陈列柜里向公众展示，或者被保藏在这些机构的密室里，这些遗骸对于美国印第安人来说标志着一段痛苦而悲惨的历史时期，美国广大公众不仅对印第安人怀有种族偏见，而且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缺乏理解、同情和尊重。印第安人遗骸长期陈列在这些机构的博物馆里向公众进行展示，给美国印第安人和所有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心理负担，土著美国人对此感到痛苦和愤怒。

美国社会对印第安人观念的改变和考古学界对其考古行为的反思，以及印第安人的抗争，促使美国官方开始关注印第安人的墓地和遗骸保护问题。大多数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出于本心对印第安人情感和关切亦怀有理解、同情和尊重。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最近对有关继续收集印第安人骨骼遗骸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其他考古学家认为，挖掘和研究印第安人骨骼遗骸，然后把它们返还给适当的印第安人。大多数考古学家反对业余考古学家对印第安人墓地的所作所为，业余考古学家随着人类学和考古学组织制定出台新的伦理规范，考古学家在早期考古学研究中，对印第安人遗骸所持有的傲慢态度开始发生改变，美国社会对印第安人情感表现出更大的理解、同情和尊重。

美国印第安人因博物馆和大学所保存的大量骨骼遗骸而持续受到伤害。一方面，印第安人墓地在历史上曾长期遭到盗掘，另一方面，在美国博物馆藏品中，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印第安人骨骼遗骸。这种骨骼遗骸数量比例的失衡以及许多机构仍旧对印第安人骨骼遗骸持有冷漠和不尊重的态度，这使得土著美国人的情感继续遭受伤害。土著美国人文化具有一种悠久的慷慨献身的历史。即使美国印第安人的土地遭到剥夺，他们也曾在美国参加的战争中英勇奋战，和平时期在美国军队服役。美国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种族以及人类的一部分，他们要求获得应有的理解、同情和尊重。

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习俗开始被视为印第安人的人权而加以对待。美国印第安人对大多数民族一样都对死者怀有尊重和崇拜，这是他们宗教习俗的内在规定和要求。土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339—340.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著美国人的宗教权利不是政府能够给予的一种权利，它是一项人权，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保障土著美国人享有这种权利，正像政府为其他种族和宗教所做的那样。这种宗教权利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保护人体遗骸和死者墓地。许多土著美国人愿意为科学和医学研究做出贡献，然而，他们希望有关人员和机构在进行某些科学实验和研究活动前必须征询他们的意见，获得他们的准许。与此同时，美国内政部（the Department of Interior）、国家公园局（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美国森林局（the 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历史保护委员会（the Council on Historical Preservation）和美国博物馆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开始对印第安人遗骸问题采取有关措施，以满足印第安人所提出的诸多要求。

1988年1月，美国博物馆协会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在其制定出台的新政策中规定：鉴于下列情况，获得印第安人遗骸的方式在当时在技术上可能是合法的，但是这些手段和方式按照当时或以后的伦理标准可能是不道德的，博物馆在讨论印第安人所提出的返还要求时，应当考虑法律和伦理两方面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跟提出返还要求的当事方就法律和伦理方面所关涉的详细内容进行讨论和磋商。”上述政策进一步规定，“在这种情势下，除非博物馆对拥有和保存印第安人遗骸提出至关重要且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博物馆必须同合法的土著美国人就这些遗骸的返还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尽管许多印第安人认为上述政策是美国博物馆协会理事会为解决印第安人遗骸返还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他们认为这项政策远远不足以解决印第安人遗骸返还所关涉的诸多问题，于是，印第安人墓地和遗骸问题进入美国国会议题。

1990年5月14日，在第101届国会第二次会议（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期间，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就《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021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i.e.,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980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i.e.,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以及《赫德博物馆报告》（“the Heard Museum Report”）举行听证会。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美国印第安人文化研究所（American Indian Studies Research

Robert E. Bieder, An Introduction to “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Expropriation of American Indian Remains” (NILL No. 006376), pp.60-62.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343—345.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Robert E. Bieder, An Introduction to “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Expropriation of American Indian Remains” (NILL No. 006376), pp.i - ii.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340.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Institute) 罗伯特·E·比德 (Robert E. Bieder) 博士代表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RF)) 将其于 1990 年 4 月完成的《关于征用美国印第安人遗骸的简短历史调查报告》(“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Expropriation of American Indian Remains”) 提交给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 该报告旨在简短地追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征用土著美国人遗骸的历史, 为国会对于印第安人墓地和遗骸的立法活动提供依据。

二、关于印第安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的立法活动

1. 国会和州议会关于印第安人墓地和遗骸的立法活动

美国印第安人及其同情者推动国会对印第安人墓地和遗骸立法, 他们希望国会和州议会制定有关法律, 以使印第安人的祖先得到重新安葬, 重获人所具有的尊严、永眠地下而不受打扰。1979 年美国曾颁布《考古资源保护法》(the Archaeological Protection Act of 1979, 16 USC 470), 将对美国考古资源的保护扩大到印第安人墓葬遗址。此前, 印第安人的无名墓地拥有同垃圾堆一样的地位, 任何人都可以闯入、践踏和亵渎。但是, 这部法律并没有解决印第安人墓地和遗骸问题。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作为“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RF)) 的资深律师, 在国会和州议会进行的相关立法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厄科—霍克是波尼印第安人部落的一名成员, 他认为盗掘印第安人遗骸完全是一种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盗墓行为, 他主张把印第安人遗骸和随葬物品全部重新埋葬。他指出, 保护墓地关涉死者的尊严和权利问题。几个世纪以来, 土著美国人在美利坚合众国饱受压制和迫害, 他们在联邦政府的立法活动中没有任何发言权, 而印第安人为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在国会和州议会所进行的立法斗争使土著美国人切身体验了美国法制的公平和正义。厄科—霍克与美国的许多律师和政治家同国内一些最知名的博物馆同展开了一场“立法斗争”, 他们力图使国会和州议会通过有关保护美国印第安人墓地的立法。

美国国会对印第安人墓地和遗骸的立法活动。1989 年, 国会有关议员总共提出 9 项议案, 旨在解决上述这一关涉印第安人诸多权利的问题。其中, 由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K·井上健 (Daniel K. Inouye, D-Hawaii) 提出的一项立法议案——《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the National American Indian Museum Act) 在国会很快获得通过, 经美国总统签署而正式成为法律。按照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 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 (the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从纽约市 (New York City) 搬迁到华盛顿市, 该市的史密森学会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将其保存的有关印第安人的馆藏物品同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的藏品合在一起, 共同陈列在一个为美国印第安人新建造的博物馆里。这部法律同时规定, 凡是接受联邦拨款的机构, 包括史密森学会, 应当将其保存的印第安人骨骼残骸和随葬物品进行重新埋葬。1990 年 5 月 14 日, 在第 101 届国会第二次会议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期间, 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

该组织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 (Boulder, Colorado)。

专门委员会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就《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 (即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 》(“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Repatriation) ”, i.e., “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 及《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 (即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 》(“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 i.e., “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 以及《赫德博物馆报告》(the Heard Museum Report) 举行听证会。

州议会对印第安人墓地和遗骸问题的立法活动。内布拉斯加州议会率先制定有关法律,禁止从无名墓地挖掘印第安人遗骸和随葬物品,处理和解决重新埋葬所关涉的诸多问题。1989 年夏天,内布拉斯加州议会通过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按照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由州政府资助的博物馆应当把它们所保存的印第安人遗骸和文化制品返还给相关的印第安人部落。堪萨斯州议会紧随内布拉斯加州议会之后,通过了《堪萨斯州无名墓地保护法》(Kansas Unmarked Burial Sites Preservation Act)。同时,堪萨斯州议会拨出 90,000\$ 买下萨莱纳市 (Salina, Kansas) 的印第安人墓葬遗址,继而将其关闭。

在推动国家立法活动展开的同时,沃尔特·厄科—霍克等人与收藏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的相关博物馆机构也展开了围绕归还遗骸等问题的谈判,其中最主要的谈判对象是史密森学会。

1989 年史密森学会一直同沃尔特·厄科—霍克就“返还”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这一问题关涉史密森博物馆将其保存的 18,500 具印第安人骨骼残骸返还给相关的印第安人部落。经过几个月的磋商和谈判,史密森学会终于同意按照有关印第安人部落的要求将馆藏的印第安人遗骸和文化制品返还给适当的印第安人部落,该部落必须合理而令人信服地证明,它同所返还的印第安人遗骸在血缘上有关系,或者跟所返还的随葬物品(文化制品)在文化上有联系。大约 40 个印第安人部落就各自的“返还”要求同史密森学会进行接触和联系。

与此同时,其他许多博物馆,包括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明尼苏达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和北达科他州历史协会 (the North Dakota Historical Society) 等大学和机构拥有的博物馆,都同意将其保存的印第安人遗骸和随葬物品(文化制品)返还给适当的印第安人部落。厄科—霍克领导的这场“返还”运动也成功地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人体遗骸的陈列和展示问题。伊利诺伊州 (Illinois) 南部的迪克逊土丘博物馆 (the Dickson Mounds Museum)—该馆以保存 234 具史前土著美国人骨骼残骸而闻名遐迩,宣布从今年以后该馆将不再提供这一长达 60 年的陈列和展示印第安人遗骸的服务项目,以此表达对印第安人的同情和尊重。

2. 《内布拉斯加州无名墓地和骨骼残骸保护法》的颁布

罗伯特·佩雷戈伊 (Robert Peregoy) 作为“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RF)) 的一名年轻律师,一直在为州议会通过“钱伯斯议案”(the Chambers bill) 而努力。他指出,无论是对于现在活着的印第安人,还是对于历史上死去的印第

安人,‘返还’问题对他们都至关重要,因为它关涉印第安人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的尊严权和受尊重权。长期以来,印第安人因祖先墓穴遭到大规模盗掘而受到严重的不公正待遇。波尼印第安人部落(the Pawnee Tribe of Oklahoma)的宗教信仰认为,如果他们祖先的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遭到挖掘,他们祖先的灵魂将永远不得安宁,那些生者的灵魂将因此罹患疾病。印第安人墓穴在全国各地遭到大规模盗掘,这一事实令人痛心疾首,扼腕唏嘘。他认为这从根本上违反了印第安人按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他们宗教信仰所应享有的自由实践权利。

1987年,应内布拉斯加州印第安人委员会(the Nebraska Indian Commission)的要求,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议会参议员詹姆斯·帕帕斯(James Pappas)向州议会提出立法议案——《内布拉斯加州无名墓地和骨骼残骸保护法》(the Nebraska Unmarked Human Burial Sites and Skeletal Remains Protection Act),他呼吁州议会通过这项立法议案。在广大公众的支持下,帕帕斯的立法努力终于在1989年夏季使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议会通过了他所提出的立法议案,这是美国第一部关于“返还”和“重葬”问题的立法,按照这部立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由内布拉斯加州政府资助的有关博物馆所保存的印第安人遗骸和文化制品应当返还给相关印第安人部落进行重新埋葬。

“内布拉斯加州立法议案”(即“钱伯斯议案”)最初由内布拉斯加州议会“政府,军事和老兵事务委员会”(Government, Military and Veterans’ Affairs Committee)的有关议员提出,该委员会所处理和解决的有关事务同内布拉斯加州政府的许多机构有关联。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州议会参议员丹尼斯·巴克(Dennis Baack)指出:“我们可能没有权利把美国印第安人的一部分历史从地下挖掘出来。印第安人的文化制品,包括随葬物品和出土文物,同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致于我们无权拥有和保留它们。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通过把印第安人遗骸和文化制品返还给适当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重新埋葬,我们不是埋葬我们的一部分历史,而是对我们的一部分历史表示同情和尊重。”

自从帕帕斯提出这项议案以来,俄克拉何马州的波尼印第安人部落(the Pawnee Tribe of Oklahoma)(该部落最初栖居在内布拉斯加州境内)同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协会(the Nebrask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进行了长达几年的立法斗争,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协会所拥有和保存的印第安人遗骸和文化制品是否应当返还给波

薇姬·奎德:“谁拥有历史?—谁拥有一个民族?法律会帮助土著美国人重新获得他们祖先的遗骸和记忆吗?”(Vicki Quade, “Who Owns History?—Who owns a people? Will the law help Native Americans Recover their ancestors’ remains and memories?”),《律师》(Barrister),第17卷(1990—1991年),第30页。“1990年5月14日沃尔特·厄科—霍克关于《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参议院第1980号议案)和《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参议院第1021号议案向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供的书面证词)”第1个附件(其中提供了《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 Journal)、《威奇托鹰报》(Wichita Eagle)和《律师》杂志(Barrister Magazine)刊登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对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的“返还”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Attachment No.1 to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on the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S.1980)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S.1021)”.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209.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尼印第安人部落，上述这些遗骸和文化制品（包括随葬物品）由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协会在半个世纪以前挖掘出来并一直保存到现在。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协会理事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on）指出，博物馆应当为科学服务，因此，他支持考古研究。然而，美国博物馆现在所遭遇的问题是，博物馆是否应当继续拥有和保存它们在半个世纪以前挖掘出来的印第安人遗骸和文化制品。

作为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协会的理事，詹姆斯·汉森所负责管理的馆藏物品包括250,000件土著美国人文物。按照上面新通过法律的有关条款，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协会应当把10,000件文化制品，包括出土文物和随葬物品和300具印第安人遗骸返还给波尼印第安人部落进行重新埋葬。作为美国第一部有关“返还”和“重葬”问题的立法，《内布拉斯加州无名墓地和骨骼残骸保护法》要求州有关博物馆将其所拥有和保存的印第安人遗骸和文化制品返还给相关印第安人部落，然而，这部立法并不适用于私人所拥有和保存的收藏品，包括印第安人遗骸、文化制品、随葬物品和出土文物。

内布拉斯加州议会参议员欧尼·钱伯斯指出，这部法律是美国第一部有关印第安人遗骸和文化制品‘返还’和‘重葬’问题的立法，该法旨在纠正印第安人所遭受的许多严重的不公正待遇，这部法律的颁布使他深受鼓舞，未来，他将再接再厉，为争取和维护印第安人权益做出更大努力。这项立法议案将为美国其他有关州制定相关法律树立典范，使它们在解决类似问题时效仿内布拉斯加州议会的做法。

然而，这部法律的颁布也招来反对意见。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协会（the Nebrask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理事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on）反对博物馆必须将其拥有和保存的印第安人遗骸和随葬物品返还给适当的印第安人部落。他认为，这些馆藏物品价值数百万美元，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它们。汉森指出，这部法律规定博物馆所保存的某些用于科学研究的收藏品将被没收（或征用），而私人拥有的收藏品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作为公民个人，如果他挖掘了20或30具人体遗骸，他可以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商店橱窗里向公众展示，或者把它们卖掉牟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待和处理这些遗骸，而博物馆却不能这样做。因此，他认为，州议会通过这部立法旨在公然反对和抵制科学研究，这部法律正在摧毁一个科学研究领域。

3. 《堪萨斯州无名墓地保护法》的通过

堪萨斯州的波尼印第安人部落也在争取保护印第安人墓地和遗骸的权利。堪萨斯州

薇姬·奎德：“谁拥有历史？—谁拥有一个民族？法律会帮助土著美国人重新获得他们祖先的遗骸和记忆吗？”（Vicki Quade, “Who Owns History?—Who owns a people? Will the law help Native Americans Recover their ancestors’ remains and memories?”），《律师》（Barrister），第17卷（1990—1991年），第20—21页。“1990年5月14日沃尔特·厄科—霍克关于《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参议院第1980号议案）和《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参议院第1021号议案向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供的书面证词）”第1个附件（其中提供了《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 Journal）、《威奇托鹰报》（Wichita Eagle）和《律师》杂志（Barrister Magazine）刊登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对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的“返还”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Attachment No.1 to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on the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S.1980)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S.1021)”.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p.208—209,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萨莱纳市 (Salina, Kansas) 有一个旅游景点, 里面陈列 146 具史前波尼印第安人遗骸, 游客只要支付少许费用就可以参观这些终年向公众展示的印第安人遗骸; 最近三年, 波尼印第安人部落一直在进行积极努力, 试图使堪萨斯州政府关闭这个旅游景点。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在对这个景点的骨骼残骸评论时指出, 死者的神圣性一直受到世界所有民族的尊重。然而, 令人费解的是, 几年以来萨莱纳市的这个旅游景点却能够合法地进行经营, 而且游客数量逐年递增, 该到美国社会尊重这些印第安人死者的时候了, 他认为印第安人遗骸应当享有被重新埋葬的权利。

在厄科—霍克 (Echo-Hawk) 的努力下, 堪萨斯州议会通过了《堪萨斯州无名墓地保护法》(the Kansas Unmarked Burial Sites Preservation Act)。根据“四方”达成的一个协议, 即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RF))、堪萨斯州议会、为上述旅游景点挖掘印第安人遗骸的一个美国家庭和堪萨斯州历史协会 (the Kansa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堪萨斯州议会拨出 90,000\$ 买下萨莱纳市 (Salina, Kansas) 的印第安人墓葬遗址, 然后将其关闭。

丹·怀尔德卡特 (Dan Wildcat) 作为堪萨斯州劳伦斯市 (Lawrence, Kansas) 哈斯凯尔印第安人专科学校 (Haskell Indian Junior College) 的一名教授, 是一位致力于争取和维护优奇—克里克印第安人 (Yuchi-Creek) 权利的活动人士, 他也向州议会呼吁关闭萨莱纳市印第安人墓葬遗址 (Salina site)。他指出, 美国印第安人墓地遭到亵渎表明, 人们 (包括考古学家) 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传统缺乏理解、同情和尊重, 而对于现在活着的印第安人—那些长眠地下的印第安人祖先的后裔来说, 他们的存在也遭到人们的忽视和漠视。

“堪萨斯州立法”, 即堪萨斯州议会通过的《堪萨斯州无名墓地保护法》(the Kansas Unmarked Burial Sites Preservation Act), 要求成立一个墓地保护委员会, 成员选自物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四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也包括堪萨斯州境内四个印第安人部落选出的代表, 这四个部落分别是: 萨克—福克斯印第安人部落 (Sac & Fox)、波塔瓦托米印第安人部落 (居住在密歇根和苏必利尔两湖地区的北美印第安人部落) (the Prairie Band of Potawatomi)、衣阿华印第安人部落 (住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印第安人部落) (the Iowa Tribe of Kansas and Nebraska) 和基克普印第安人部落 (the Kickapoo Tribe)。考古学家在对印第安人墓地进行研究之前必须向该委员会提出有关申请, 只有委员会同意和批准他所提出的申请后他才可以对墓地进行相关考察活动。丹·怀尔德卡特 (Dan Wildcat) 指出: “这种机制和程序并不完美, 自从实施以来, 每个人并不感到满意。然而, 委员会所实施的这种机制和程序, 即成员须对考古学家的研究申请进行磋商而达成一致意见, 不仅能够保护现存的印第安人祖先墓地, 而且能够使得未来的印第安人后裔通过他们祖先墓地认同和传承印第安人文化。”作为堪萨斯州托皮卡市 (Topeka, Kansas) 堪萨斯州历史协会 (the Kansa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的考古部主任, 汤姆·威蒂 (Tom Witty) 起初反对重新埋葬萨莱纳市 (Salina, Kansas) 印第安人墓葬遗址的波尼印第安人遗骸。然而, 他愈加认真地思考上述这一问题, 他就愈加倾向得出如下结论: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 我必须承认萨莱纳市

印第安人墓葬遗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古迹）。我希望有机会对它进行研究。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印第安人如此崇拜的这些“圣物”被用于商业经营和个人牟利，你是否问过自己，“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适可而止呢？”

三、 1989 年《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

1. 《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的立法背景和内容

20 世纪 80 年代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和文化自由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印第安人领袖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在印第安人艺术和返还这些领域。1979 年通过的考古资源保护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以大幅度扩充，1989 年《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ct, 103 STAT.1336, PUBLIC LAW 101-185-NOV.28, 1989）便是这种努力基础上的应时之作。《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旨在为美国政府的土著人艺术和种族志馆藏的主要部分提供一个新的馆藏之所，这些土著人的艺术和种族志馆藏分布在史密森学会的 19 个博物馆，艺术馆，研究中心，和纽约市的海厄博物馆（the Heye Museum）。新的博物馆将建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的国家广场（the National Mall）的一个最后可供开发利用的地点。关于新建博物馆的最重要的不同也许是它的领导和管理都主要是土著美国人。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是一个由印第安人管理的关于印第安人的博物馆：理查德·韦斯特博士（Dr. W. Richard West, a Cheyenne-Arapaho）是博物馆的首任馆长，道格拉斯·卡尔第纳尔（Douglas Cardinal, a Blackfoot）任该馆首席建筑设计师，John L. Colonghi (an Aleut) 是全国筹款运动的负责人，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的始创董事会成员包括许多知名的土著美国人士，其中就有 Vine Deloria Jr., N. Scott Momaday, 和 Helen M. Scheirbeck。1989 年的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不仅使博物馆本身得以建立，而且也开始启动了一个过程，即从史密森学会中保存的有关印第安人大量而丰富的馆藏中返还印第安人先祖的墓穴遗骨及其随葬物品。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的这一部分（条款）表明印第安部落通过几十年的斗争，为重新拥有和管理他们先祖的遗骨并使他们部落神圣的文物得以返还，而取得的最高成就。从许多方面看，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的建立体现了印第安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争取他们日益成长的道德胜利而成功进行了首次战役。

为了在史密森学会建立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和其他目的，在国会召集法定人

薇姬·奎德：“谁拥有历史？—谁拥有一个民族？法律会帮助土著美国人重新获得他们祖先的遗骸和记忆吗？”（Vicki Quade, “WHO OWNS HISTORY?—Who owns a people? Will the law help Native Americans Recover their ancestors’ remains and memories?”），《律师》（Barrister），第 17 卷（1990—1991 年），第 30 页。“1990 年 5 月 14 日沃尔特·厄科—霍克关于《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和《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向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供的书面证词）”第 1 个附件（其中提供了《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威奇托鹰报》（Wichita Eagle）和《律师》杂志（Barrister Magazine）刊登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对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的“返还”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Attachment No.1 to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on the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S.1980)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S.1021)”）.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209.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603 pages]

数出席会议的情况下，经美利坚合众国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特制定这项立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国会关于建立“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的调查。

国会调查认定：美洲 尚没有建立专门用于保存并展示土著人文化历史和艺术的国家博物馆；尽管史密森学会对有关土著美国人的大量而广泛的研究计划予以赞助支持，但是，史密森学会的 19 个博物馆，艺术馆，和主要的研究中心没有一个专门用于保存并展示土著美国人的历史和艺术；位于纽约州纽约市的海厄博物馆（the Heye Museum），作为当今世界有关土著美国人馆藏品最大的保存搜集馆所，拥有 1,000,000 多件艺术品和文物，并藏有 40,000 多卷有关土著美国民族的涉及考古学，民族志学，和历史学的书籍；海厄博物馆（the Heye Museum）的馆藏设施总面积为 90,000 平方英尺，但是为了陈列，保存，和从事学术研究，馆藏面积至少需达 400,000 平方英尺；把海厄博物馆（the Heye Museum）和史密森学会的有关土著美国人的馆藏物品进行集合汇拢将会：创立一个具有无与伦比的陈列和研究能力的国家研究机构（学会）；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机会去了解土著美国人的文化遗产，历史的辉煌，和当代文化；为学术性会议和表演性艺术活动的举行提供馆所设施；使印第安人获得博物馆长提供的、以及其他的学习机会；同时，在全国社区对土著人的馆藏物品能够进行巡回展出；按照美国军医署主任（the Surgeon General of the Army）的命令，将把从战场和埋葬地发掘的大约 4,000 具印第安人先祖的遗骸交给陆军医学博物馆（the Army Medical Museum），然后移交至史密森学会；通过考古发掘、个人和博物馆的捐赠，史密森学会又增添了大约 14,000 具印第安人先祖的遗骸；上面条文中述及的关于印第安人先祖的遗骸长久以来成为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关注的问题，其中，阿拉斯加的土著人村落和夏威夷的土著人社区决定为他们的先祖提供一个合适的安息之地；为了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对这些印第安人先祖遗骸的出身来源进行鉴定显得尤为重要；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的国家广场特别划拨出一块用地以供史密森学会使用，并在该地筹建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

第二，“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的用途（目的）。

在史密森学会附属的博物馆群内建立一个有关土著美国人及其传统的生活纪念馆，其对外将被称作为“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用途在于：1. 促进对土著美国人的研究，其中包括他们的语言，文学，历史，艺术，考古学，和生活；2. 收集，保存，并展示土著美国人的具有艺术，历史，文学，人类学，和科学价值和意义的物品；3. 为从事有关土著美国人的研究项目计划提供条件，支持，和赞助。

第三，对印第安人祖先墓穴遗骸及其随葬物品的清查、鉴定和返还。

史密森学会秘书在同传统印第安人宗教领袖和印第安人部落官员协商合作下，将对史密森学会拥有或掌管（control）的印第安人先祖的遗骸及其随葬物品进行清查；尽可能利用科学且客观的历史文献对这些遗骸及其随葬品进行鉴定。任何这样的遗骸或者印

包括北美洲、南美洲、和拉丁美洲。— 笔者注
8,361.2736 平方米。— 笔者注
37,161.216 平方米。— 笔者注

第安人的随葬品经大量的证据得以鉴定清楚其部落归属的起源,学会的秘书将在最早的时间知会与之相关的印第安部落。关于印第安人的遗骸和与之相关的印第安人随葬物品的归还。如果任何印第安人的遗骸通过大量丰富的证据被鉴定属于某一个人的遗骨,或文化上与某一特定印第安部落相关的某一个人的,学会的秘书,应这一个人的后裔或印第安部落的请求,依据实际情况,将尽快把这些遗骨(包括任何与之相关的随葬物品)返还给这一个人的后裔或印第安部落。关于跟印第安人的遗骸无关的印第安人随葬物品的返还。如果任何印第安人的随葬物品与挖掘的印第安人的遗骸无关,且通过大量丰富的证据认定其属于远离该发掘地的某一特定的埋葬地点,而该埋葬地恰是文化上与某一特定部落相关的某一个人的墓穴,学会的秘书应在该印第安部落的请求下,尽快将这些随葬品返还给该部落。

第四,成立专门委员会对印第安人遗骸及其随葬物品的清查、鉴定和返还进行复查。

在本法案通过之日后的 120 天内,史密森学会的秘书将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使其依据第 11 条文的规定说明,对印第安人遗骸及其随葬物品的清查,鉴定,与返还进行监督和复查。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委员会将确保对所有相关证据的研究与鉴定客观而公正;应任何一受影响的当事方的请求,或当事人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对任何与这些遗骸或随葬品的由来或归还有关的认定结果进行重新研究评定,以帮助解决印第安部落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关于这些遗骸或随葬品的归还所引发的争端;履行学会秘书可能确定的其他相关的职责。委员会构成。该委员会将由 5 名成员构成,其中,三名成员将从印第安部落和组织提交的候选人当中任命;学会秘书可以任命任何一个政府(包括史密森学会)官员或雇员,或者任何一个以其他方式跟史密森学会有事务关系的人,成为委员会的成员。学会秘书将确保委员会的成员对属于上述第 11 条文所规定说明的印第安人遗骸及其随葬物品,以及任何与之相关的证据,包括科学和历史文献,拥有完全而自由的使用权。

2. 《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的立法意义

根据《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ct)所列举和订定的有关条文,史密森学会宜向印第安人部落和印第安人传统宗教领袖寻求深入而广泛的咨询、磋商、和协作,在此基础上,学会应对其拥有和掌管的印第安人祖先的遗骸及其随葬物品进行清查和编目。对印第安人祖先遗骸及其随葬物品进行清理核查并编制目录,其所意欲达致的目的在于,力图尽可能利用大量而丰富的考古证据和历史文献,并借助先进而可靠的科学方法和研究工具,对这些印第安人祖先遗骸的部落血统和来源归属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鉴定。

如果印第安人祖先遗骸及其随葬物品的部落来源和归属经大量而丰富的证据得以鉴定清楚,学会应将有关鉴定结果及时通知与此相关的印第安人部落。应有关印第安人部落的直系后裔或文化上与这些遗骸及其随葬物品有关联的印第安人部落的请求,这些

20 U.S.C.A. § 80q-9(a)(1). (West 1990). Trope and Walter R. Echo-Hawk.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Background and Legislative History". Repatriation reader: who owns American Indian remains? Ed. Devon Abbott Mihesuah.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2000, p. 137.

印第安人祖先遗骸及其与之有关联的随葬物品应尽快交还给有关印第安人部落或个人进行保有和掌管。相关的墓葬物品包括：一类是跟所挖掘的印第安人祖先遗骸相关的墓葬物品，另一类是跟所挖掘的印第安人祖先遗骸无关的墓葬物品，它们属于所挖掘墓葬遗址以外的、文化上与某一特定印第安人部落相关的某一个体成员的墓穴。根据《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的有关规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监督和审查印第安人祖先遗骸及其随葬物品的清查、鉴定、编目、以及归还等工作，同时，协助有关部门解决归还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争端。《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ct）关于归还（repatriation）这一复杂而敏感问题所缕举和订定的相关条文是奠立于史密森学会向印第安人部落诸领袖寻求深入而广泛的咨询、磋商、和协作的基础上而达致的结果。《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关于归还（repatriation）问题所缕举和订定的相关条文旨在匡正美国印第安人民在过去历史岁月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和非正义，同时，向美国印第安人社会群体宣示这一庄严而郑重的承诺，有朝一日他们祖先的灵魂将最终获致他们理应享有的安身立命之所。

《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的制定和颁行为其后《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这一提案在国会最终获致通过提供了宝贵而有益的经验 and 启示，从而树立了一个具有重要价值并可资借鉴的立法先例，许多支持和赞成《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这一立法的国会议员在关于该法的辩论期间大量而频繁地援引和征用了《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中所缕举和订定的相关法律条文。

第二节 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墓地和圣物的政策法规

一、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墓地的政策法规

1977年12月15日，美国参议院向国会提出《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议案》；在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对该议案举行若干听证会之后，参议院于1978年3月3日通过口头表决通过了这项议案。美国众议院于1978年7月18日通过该项议案的修正案。1978年8月11日，美国总统杰米·卡特正式批准《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这就是《第95-341号公法》；8月12日，美国政府公布了这项法案的签署声明。按照《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第2款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对联邦政府的相关政策和程序进行为期一年的审查和评估，以便确认是否应对这部法规做出必要而适当的修改，从而更好地保护与维护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习俗和文化权利。这部法规的第2款还要求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向国会提交有关行政调适和建议的报告，从而为立法活动提供相关背景和根据。1979年8月，《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被提交给国会；《报告》对联邦政府50个机构和部门关于各自政策和法规所做出

135 CONG. REC. S12388 (daily ed. Oct. 3, 1989) (statement of Sen. Inouye). 135 CONG. REC. H8448 (daily ed. Nov. 13, 1989) (statement of Rep. Rahall). Trope and Walter R. Echo-Hawk.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Background and Legislative History". Repatriation reader: who owns American Indian remains? Ed. Devon Abbott Mihesuah.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2000, p. 138.

的调整和改变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说明；此外，《报告》还指出，联邦政府各机构和部门所制定的这些政策和法规对解决实际具体问题和实施全部行为活动具有指导和协调作用。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在《报告》中也承诺，今后将在法律规定、行政程序、立法动议和行政命令等方面对印第安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做出调整和适用。

《报告》在第三部分—“建议”的B中对“土地—墓地”进行了描述和规定。

第一，背景—问题陈述

土著美国人宗教同其他大多数宗教一样也为如何对待和照管墓地和人体遗骸制定了相关标准。关于如何对待和照管所发现的墓地和人体遗骸以及他们自己祖先的墓葬遗址和尸体，土著美国人部落习惯法一般都包含着相应的行为标准。这些在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中根深蒂固的习惯法包含许多不同的规定和要求，例如，有的要求在墓地举行某些特定的宗教仪式，有的对谁可以造访墓地做出了具体规定，还有的对如何适当地处理墓地祭品（或贡品）进行了详细说明。在一个注重实用主义原则的社会，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土著美国人遗骸是可以用来研究、展示和文化投资的公共财产和艺术品。当人们把土著美国人的祖先和亲属当做财产而进行有关投资、转让和买卖的讨论时，土著美国人对此深恶痛绝。因此，美国社会的上述观点不可避免地同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观念发生矛盾和冲突。大多数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都有如下规定：死者一旦安葬在墓地里，除非自然环境发生改变，否则，墓地将不得迁移，死者也应长眠地下而不受打扰。对于那些要求在墓地举行仪式的土著美国人宗教来说，它们的信徒进入位于联邦土地上的墓地举行仪式对于他们进行宗教自由实践至关重要。鉴于上述这些土著美国人宗教信徒要求在祖先的墓葬遗址埋葬他们的死者，因此，这些土著美国人宗教信徒需要进入祖先的墓葬遗址，从而能够继续把祖先的墓葬遗址用作埋葬土著美国人死者的墓地。对联邦土地上土著美国人墓地的破坏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非故意的。故意破坏墓地的行为和做法包括考古人员和教育机构在有关部门授权和批准下对墓地的使用；以及其他个人或团体对墓地的滥用、破坏和盗掘。联邦政府在修路筑坝以及进行其他建筑工程时没有对施工地点进行充分调查或者未同相关土著美国人进行磋商，结果使得土著美国人墓地遭到非故意迁移。因此，联邦政府现行的管理政策包含大多数有关保护土著美国人墓地的法规。下面将列举和讨论有关上述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联邦政府有关执法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和做法。

第二，问题的确定及其回应

国会于1906年通过了《文物（或古物）法》（the Antiquities Act），这部法规旨在保护美国的文化遗产，然而，这部法规只包含轻微处罚，在有关诉讼案中受到当事人的挑战和质疑，而且，这部法规在实施和执行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严重缺陷。跨机构考古部（Interagency Archaeological Services）作为联邦政府的一个重要机构可能卷入联邦政府建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pp.9—49.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p.64-65。

筑工程对土著美国人墓葬遗址及其人体遗骸所造成的破坏,因此,按照该部门的有关政策,在需要对人体遗骸进行认定和确定的情况下,跨机构考古部要求现场工作人员同有关部落政府或跟死者有血缘关系的部落成员亲属进行磋商。美国陆军工程兵团(Army Corps of Engineers)下属的一些办公室、联邦土地管理局(the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都实施了类似政策。联邦土地管理局有权对符合《文物(或古物)法》有关规定的考古活动颁发许可证,然而,按照《第95-341号公法》(P.L.95-341)(即《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联邦土地管理局须对许可证颁发的政策 and 程序进行评估和审查。遗产保护和娱乐部(the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Recreation Service)下属的考古和历史保护办公室(the Office of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的部门提供咨询服务的考古学家(the Departmental Consulting Archaeologist)负责颁发符合《文物(或古物)法》有关规定的考古活动许可证。然而,当许可证所申请的项目关涉联邦土地管理局管辖土地上的有关活动时,联邦土地管理局有责任对许可证的申请进行评估和审核,同时就许可证申请所关涉的诸多问题向考古和历史保护办公室的部门提供咨询服务的考古学家提供相关建议。联邦土地管理局对评估和审核符合《文物(或古物)法》有关规定的许可证申请已经制定了程序草案,其中大部分已经生效。例如,如果有关个人或团体申请在联邦土地管理局所管辖土地上进行考古研究和挖掘活动,联邦土地管理局必须对上述申请进行评估和审核,鉴于考古挖掘活动会对某一特定地区的有关资源和遗产造成影响,因此,联邦土地管理局制定有关环境分析记录报告(the Environmental Analysis Record)以确定颁发《文物(或古物)法》许可证这一做法对某一特定地区的所有相关资源和遗产造成哪些影响。鉴于考古研究和挖掘活动会对土著美国人宗教观念产生社会、文化影响,因此,联邦土地管理局应在环境分析记录中对上述影响有所考虑。在进行环境分析记录(EAR)过程中,除了应当考虑土著美国人所提出的建议之外,联邦土地管理局(BLM)还应鼓励《文物(或古物)法》许可证申请人在提出考古研究申请之前同当地土著美国人宗教(部落或团体)领袖进行磋商。这样,在决定是否批准申请的过程中,土著美国人诉求和关切能够得到提前确认。联邦土地管理局有权对《文物(或古物)法》许可证的审批制定相关草案程序,其中应当包含一条有关墓地的规定,当联邦土地管理局对其管辖土地上的考古调查活动颁发任何许可证时,应把上述有关墓地的规定明确写入许可证中。在考古挖掘中如果有墓地被发现,在考古挖掘地进行的所有活动必须停止,必须通知联邦土地管理局负责相关考古事务的官员,必须联系适当的当事方,并同他们进行磋商,包括当地的土著美国人,州历史保护官员(the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ficer)和县验尸官。以上当事方通过磋商从而决定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进行以上考古调查活动。

第三,联邦政府执法部门所采取的相关举措

联邦政府制定的许多法律条款都对联邦土地上的土著美国人墓地给予保护,这些法律条款包括:美国法典第16条第431—433款(16 USC 431-433)要求有关个人或团体必须获得联邦土地管理局颁发的许可证之后才能在联邦土地上进行考古挖掘活动;美国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p.65-66。

法典第 16 条第 461 款规定对历史遗迹(古迹)进行保护;美国法典第 16 条第 469 款(16 USC 469)规定保护因筑坝而遭到淹没的考古资料;美国法典第 16 条第 470 款(16 USC 470)规定扩大联邦政府在历史保护中的职能作用;美国法典第 18 条第 641 款(18 USC 641)对盗窃政府财产做出规定;美国法典第 18 条第 1163 款(18 USC 1163)规定,对盗窃部落财产的行为联邦政府如何进行处罚;美国法典第 18 条第 1361 款(18 USC 1361)对有关破坏政府财产的行为做出规定;美国法典第 23 条第 138 款授(23 USC 138)权美国运输部长(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进行规划,从而把对历史古迹(或遗迹)的破坏减少到最小程度;美国法典第 42 条第 4321 款(42 USC 4321)规定,国家环保局(NEPA)应当保护属于美国财产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第四,对国会立法提出的相关建议。

为了充分实施和执行美国法典第 42 条第 1996 款所规定的有关政策,特别工作组(the Task Force)关于联邦土地上的墓地及其保护研究制定了若干立法动议。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目前正在审查这些建议。

二、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圣物的政策法规

《报告》在第三部分——“建议”的 E 中对博物馆所拥有和保存的宗教圣物进行了描述和讨论。

第一,背景以及问题陈述。

在土著美国人和西方法律传统中都形成了同样复杂的私人财产观念。不同文化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冲突使博物馆因保存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面临诸多问题,而只有小心而谨慎地解决那些最关乎公平和公正的问题,上述冲突才能够得到缓解。土著美国人所拥有的宗教圣物以及他们对待和管理宗教圣物的方式往往因部落而不同。一些宗教圣物是捆起来的包裹,里面有数百种东西,其他一些宗教圣物是形状不同的岩石以及在仪式上穿的做工精良的衣服。对宗教圣物的保存和管理包括,例如,在使用宗教圣物之前或之后举行一个简单的宗教仪式,定期向宗教圣物供奉烟草和雪松这类祭品,对在宗教圣物面前所允许的有关行为一般都有复杂的禁忌和限制。一般来说,土著美国人对宗教圣物的合法所有权由整个土著美国人部落或团体拥有,个人对宗教圣物的拥有和保管类似法律上的托管。土著美国人部落或团体在有关仪式结束之后会把仪式中使用的宗教圣物以托管的形式交给有关个人进行保管。在仪式中使用宗教圣物是土著美国人整个宗教仪式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大多数情况下,土著美国人认为这些宗教圣物同土著美国人部落或团体不能分离。土著美国人部落拥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圣物,部落习惯法对如何保管、对待和处理这些宗教圣物都有明确的规定。对宗教圣物按类型进行分类最好以每一部落的不同特点为参照,博物馆所拥有的绝大多数宗教圣物对现在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实践已不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重要的宗教圣物彼此之间具有重要差别,它们包括:1)能够一直提供宗教功能的宗教圣物,例如,这些宗教圣物的存在能够起到对土地进行保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p.66-67。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67。

护的作用；2）按照部落习惯法对一些宗教圣物进行适当的处理，然而，太阳舞仪式上的供品一般允许自行腐烂；3）按照部落习惯法非法对一些宗教圣物进行改造，例如，作为宗教圣物的烟袋（pipe bundles）不允许从土著美国人家庭、团体或部落让渡给其他有关个人或团体。某一宗教圣物丢失或被毁坏对有关土著美国人部落或团体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自由实践将受到严重限制。土著美国人宗教信徒要求博物馆返还宗教圣物，或者要求它们按照土著美国人习惯法的有关规定对待和处理他们的宗教圣物，博物馆对土著美国人所提出的上述有关要求应当给予同情的理解和谨慎的考虑。

第二，对有关问题的确认及其回应。

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公共博物馆所拥有和保存的宗教圣物，土著美国人想要使用或者重新拥有上述这些宗教圣物将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博物馆获得这些宗教圣物的方式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分析和解决。下面，联邦政府机构特别工作组对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博物馆所保存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的来历和“身世”进行了描述：“博物馆的历史记载表明，一些宗教圣物被最初拥有它们的土著美国人卖给博物馆。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宗教圣物所有权遭遇的一系列变更使人无法追溯到宗教圣物最初所有人。一些宗教财产的最初所有权在军事冲突期间发生了变更，因为，在军事冲突期间从敌方缴获的战利品中包括一些宗教财产，最终，这些宗教财产由博物馆进行保存和管理。

在历史上，联邦政府资助的一些传教士和印第安人特工对拥有宗教圣物的土著美国人施加种种压力，这些压力虽不像军事冲突那样血腥、暴烈，但土著美国人最后也不得不将他们拥有的宗教圣物转让出去。大多数宗教圣物是从它们的最初所有人那里窃取来的。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尽管一些土著美国人对宗教圣物没有所有权，然而，他们却非法挪用宗教财产，并把它们出售牟利。现在，一些业余考古学家（pothunters）进入印第安人墓地和联邦公地非法盗掘印第安人宗教圣物并把它们据为己有，这种事件在美国许多地区已经司空见惯。对土著美国人宗教财产进行州际买卖或把它们出口美国境外牟利，这些非法交易也很猖獗；一些通过这种方式而被交易和买卖的宗教圣物最终由博物馆拥有和保存。”

第三，联邦政府执法部门关于上述问题所制定的有关行政措施。

a. 下列有关法规禁止从土著美国人所有权人以及从联邦公地和印第安人保留地获得他们的宗教圣物，从而确保土著美国人能够使用和拥有他们在进行传统宗教仪式中所必需的宗教圣物，这些法规条款包括：i. 美国法典第 16 条第 433 款（16 USC 433）规定，禁止对位于美国政府拥有或管辖土地上的文物进行挖掘和迁移；ii. 美国法典第 16 条第 432 款（16 USC 432）规定，对位于美国政府拥有或管辖土地上的文物进行挖掘和迁移必须获得联邦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并且按照统一的行政规章制度进行；iii. 美国法典第 18 条第 1163 款（18 USC 1163）规定，盗窃或拥有属于任何印第安人部落组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p.76-77。

“野犬骑兵烟斗”（Cheyenne Dog Soldier pipe）在历史上曾经是夏延印第安人部落拥有的一个重要的宗教圣物，它的最初所有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生了变更，该宗教圣物现在由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保存和管理。威廉帕克在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就参议院第 187 议案（S.187）提供证词时对此进行了描述。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77。

组织的被窃财产是一种犯罪行为。b.下列法律规定授权联邦政府有关拨款部门保护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禁止接受联邦拨款的博物馆侵犯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自由，这些法律条款包括：i.美国法典第42条第2000款a项（42 USC 2000a）规定，所有人应当平等地享有公共场所、展览或娱乐场所提供的设施、特权和便利，在这些场所任何人不能因宗教信仰而遭到歧视；ii.美国法典第42条第2000款d项（42 USC 2000d）规定，接受联邦拨款的任何项目或活动不得剥夺任何人从该项目或活动中获得的利益和好处，也不得使该项目或活动对任何人造成歧视；iii.美国法典第42条第2000款d项第1目（42 USC 2000d-1）要求所有被授权进行拨款的联邦政府机构和部门必须按照有关行政命令和规章制度执行第2000款d项的规定，上述有关行政命令和规章制度可以通过停止或拒绝提供联邦拨款得到实施和执行；iv.美国法典第20条第965款（20 USC 965）授权博物馆机构协会理事（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Museum Services）向博物馆提供联邦拨款；v.美国法典第20条第954款（g）目和第956款（c）目（20 USC 954（g）956（c））授权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会向博物馆提供联邦资金援助；vi.美国法典第20条第65款a项（a）目（20 USC 65a(a））授权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下属的国家博物馆馆长（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Museum）在学会秘书的指导下向博物馆和教育机构提供联邦资金以及其他援助。

第四，特别工作组对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所提出的建议。

特别工作组就联邦政府有关部门所采取的行政措施提出诸多建议，特别工作组所提出的下列行政措施建议能够帮助土著美国人解决在这一领域所遇到的许多问题：

1.如果某些物品（或实物）对现在的美国印第安人、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或者夏威夷土著人的传统宗教具有神圣意义和价值，联邦博物馆应当拒绝获得这些物品（或实物）作为它们的馆藏物品，而且，当联邦博物馆获知有关这些物品（或实物）的信息时——售卖这些物品的有关市场以及拥有这些物品的有关个人或团体，它们应当把有关信息告知上述这些土著美国人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

2.基于下列情况，联邦博物馆应当把馆藏的宗教圣物返还给最初拥有这些宗教圣物的土著美国人部落，对这些宗教圣物返还持有不同意见的第三方当事人不再坚持对圣物的所有权利益，这些宗教圣物从拥有它的美国印第安人部落或群体（团体或组织）丢失时被作为重要的宗教圣物用于宗教仪式活动，这些宗教圣物从土著美国人群体（团体或组织）让渡出去违反了当时部落通行的处理宗教圣物的标准，现在的土著美国人部落或群体（团体或组织）以及曾经拥有这些宗教圣物的土著美国人祖先的后裔要求博物馆返还这些宗教圣物，它们对于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实践至关重要而不可缺少。

3.对于联邦博物馆所拥有的原本属于美国印第安人、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或者夏威夷土著人的宗教圣物，联邦博物馆应当同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进行磋商，请他们就这些宗教圣物的展览、分类、保管和维护等事宜提供指导性建议。

4.应有关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徒的要求，联邦博物馆应当为有关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徒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80。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p.80-81。

定期来博物馆为他们的宗教圣物举行某种宗教仪式提供便利条件。

第五，对国会进行相关立法提出的建议。

特别工作组研究制定的相关立法建议关涉：从印第安人或爱斯基摩人的保留地上盗取或非法迁移对他们宗教具有神圣意义和价值的物品（或实物），结果使得这些宗教圣物被其他地区的个人或团体拥有；把土著美国人重要的文化制品（包括宗教圣物和出土文物）向美国境外出口；州际运输或买卖被窃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故意改造、盗取、售卖和拥有属于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圣物。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目前正在审查这些建议。行政部门将继续敦促国会通过类似《1979年考古资源法》（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ct of 1979）这样的议案，诸如“参议院第490号议案”（S.490）和“众议院第1825号议案”（H.R.1825），以及行政部门在有关这些议案的报告中所提出的相关修正案。

第三节 1990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的颁布和实施

一、国会对《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的举证活动

1990年5月14日，在第101届国会第二次会议（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期间，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就《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021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i.e.,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980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i.e.,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以及《赫德博物馆报告》（“the Heard Museum Report”）举行听证会。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的主席是来自夏威夷州的丹尼尔·K·井上健（Daniel K. Inouye, Hawaii）参议员，副主席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 Arizona）参议员，成员包括：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丹尼斯·德孔西尼（Dennis DeConcini, Arizona）、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昆廷·N·伯迪克（Quentin N. Burdick, North Dakota）参议员、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托马斯·A·达施勒（Thomas A. Daschle, South Dakota）参议员、来自北达科他州的肯特·康拉德（Kent Conrad, North Dakota）参议员、来自内华达州的哈里·里德（Harry Reid, Nevada）参议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弗兰克·H·穆尔科斯基（Frank H. Murkowski）参议员、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撒德·科克伦（Thad Cochran, Mississippi）参议员和来自华盛顿州的斯莱德·戈顿（Slade Gorton, Washington）参议员。委员会行政主任（Staff Director）是艾伦·帕克（Alan R. Parker），首席法律顾问（Chief Counsel）是帕特丽夏·M·泽尔（Patricia M. Zell），埃里克·埃伯哈德（Erick Eberhard）是负责少数族裔事务的行政主任，同时兼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听证会由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主席丹尼尔·K·井上健（Daniel

《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p.81。

K. Inouye, Hawaii) 参议员主持, 来自北达科他州的肯特·康拉德 (Kent Conrad, North Conrad) 参议员和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约翰·麦凯恩 (John McCain, Arizona) 参议员也出席了听证会。

1. 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主席的发言陈述

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主席丹尼尔·K. 井上健 (Daniel K. Inouye, Hawaii) 参议员首先进行发言, 他指出, 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今天将对印第安人遗骸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和返还问题进行讨论和听证。1987 年, 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参议院第 187 号议案举行听证会, 该议案针对土著美国人遗骸和文化遗产的返还问题制定了相关法律程序。当时, 美国博物馆协会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的代表请求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将上述议案搁置一年后再进行讨论和审议, 以便美国博物馆协会有时间同印第安人部落 (组织或团体) 的代表进行沟通和磋商, 在此基础上双方共同制定有关政策, 从而为土著美国人遗骸和文化遗产的返还提供指南。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同意了美国博物馆协会提出的跟印第安人部落 (组织或团体) 代表进行对话的请求; 1990 年 2 月, 美国博物馆协会将其同印第安人部落 (组织或团体) 代表进行沟通、磋商和对话的有关报告提交给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丹尼尔·K. 井上健主席指出, 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承认美国博物馆协会所进行的上述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当人们到博物馆参观古代文明的遗存物时, 他们实际上正在了解人类的演化、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博物馆能够提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任何开化、进步的民族都希望诉诸科学探索而对人类自身有更多了解。因此, 博物馆所负有的诸如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等使命受到人们的称赞和认同。然而, 今天下午听证会所要讨论的内容既不是关于博物馆的功能, 也不是关于科学探索的作用, 而是关于人权问题。长期以来, 美国社会努力适应和满足科学界愿望和要求的做法已经有失公平。

19 世纪下半页, 美国陆军医务部部长 (the Army Surgeon General) 曾发布有关收集印第安人遗骨的命令, 他的指示不仅得到陆军医务人员的积极响应, 而且受到某些收藏家的热烈欢迎, 因为这些收藏家通过向美国陆军医学博物馆 (the Army Medical Museum) 售卖他们收集的印第安人头骨而赚取钱财。印第安人希望他们逝去的祖先能够长眠地下而不受干扰, 然而, 他们的愿望和要求长期遭到人们的忽视。事实上, 人们通过阅读盗墓人的信件经常发现, 当收藏家挖掘印第安人祖先墓地而被印第安人捉住时, 他们的生命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当人们参观博物馆或历史协会陈列的人体遗骸时, 他们会吃惊地发现, 这些放置在玻璃柜里的人体遗骨既不属于阵亡的白人士兵, 也不属于最早来到北美大陆进行拓殖的欧洲移民, 而是属于印第安人的祖先。美国博物馆和历史协会对待印第安人祖先遗骸的这种做法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传递一个信息, 无论是印第安人的文化, 还是印第安人的身体, 都比其他美国族裔的低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 上面这种做法都属于种族歧视。鉴于死亡和丧葬仪式在土著美国人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 当土著美国人作为美洲原住民所享有的公民权利在上一个世纪公然遭到侵犯时, 人们对这种做法更加义愤填膺而愤愤不平。时至今日, 虽然美国社会的民主有了巨大进步和改

善，印第安人有权重新获得他们祖先的骨骼残骸 (skeletal remains)，有权重新拥有他们的宗教圣物和文物，然而，土著美国人的愿望和诉求经常遭到美国博物馆界和科学界的忽视。在一些情况下，土著美国人曾试图收回被土著美国人部落以不适当方式让渡给其他个人、团体或机构的物品，然而，他们的努力经常遭到博物馆的抵制，而且，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财力上，他们都无法使博物馆归还这些物品。实际上，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当博物馆出于道德考虑或政治原因同意将有关物品归还给土著美国人时，土著美国人部落才能成功获得他们失去的物品。鉴于收藏家肆无忌惮地收集印第安人的文物，因此，如何防止印第安人坟墓遭到挖掘以及印第安人文物被非法售卖，这是土著美国人长期以来面临的严峻问题。

1989年，史密森学会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同土著美国人代表就创建“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这一法案中有关返还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的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史密森学会返还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的做法为全国博物馆处理类似问题开创了先例；史密森学会同土著美国人代表之所以就上述法案的有关条款达成一致，是因为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为此问题举行了多次听证会，而且，史密森学会的官员和土著美国人代表在磋商中也相互做出了妥协和让步。史密森学会的做法勇气可嘉，为国内其他博物馆、机构和协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标准，树立了先例，值得它们效法。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听证会，旨在使土著美国人重新获得长期以来被剥夺的权利。在听证会议程中，我们将恪守公平、公正的原则，对证人的诚实守信和遵纪守法表示赞赏和尊重。我们将听取许多证人的陈述，他们将就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返还问题阐述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最近，美国内政部 (th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就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返还问题制定了相关政策，因此，我们将会听取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有关代表对上述问题所做的陈述。一年前，赫德博物馆 (the Heard Museum) 派出包括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内的专业人员同土著美国人代表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磋商和对话，他们试图对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返还问题制定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今天，我们也将听取赫德博物馆代表的陈述，他们曾作为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同土著美国人进行过磋商和对话。博物馆专业人员同土著美国人代表在一年时间里举行了多次磋商和对话，“磋商 (或对话) 小组”一年后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所提交的最终报告令人深受鼓舞。我们也将听取美国博物馆界代表所做的陈述，包括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最后，我们将会听取土著美国人社会各界代表所做的陈述。

2. 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副主席的发言陈述

1990年5月14日，在第101届国会第二次会议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期间，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1-3.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 1990.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就《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即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i.e.,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即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i.e.,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以及《赫德博物馆报告》(“the Heard Museum Report”)举行听证会。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副主席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 Arizona)参议员在听证会上发言。首先,他对出席今天听证会的所有证人表示欢迎,其次,他恳请所有证人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就下列问题提供证词,这些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返还土著美国人的 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以及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圣物和文化遗产。长期以来,有关土著美国人的 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以及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圣物和文化遗产的返还问题,一直是土著美国人社群和美国博物馆界高度关注的敏感问题。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一直在积极努力,试图使双方就这些棘手问题尽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博物馆界派出了包括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内的代表人员同土著美国人部落的代表人员举行多次对话,双方就博物馆从其馆藏物品中如何返还土著美国人的 人体遗骸、宗教圣物以及出土文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磋商。上述讨论的成果体现在《赫德博物馆报告》里。今天,美国博物馆界的一些代表人员也来到听证会,他们曾参加了上述讨论和磋商,因此,人们对他们的证词和陈述充满期待。过去的一年还发生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国会通过的有关创建印第安人博物馆的法案经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签署而成为法律。这项立法的一部分内容是,土著美国人代表同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就下述问题达成有关协议,协议关涉如何返还现在由博物馆收藏的土著美国人遗骸和随葬物品问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希望,今天举行的听证会将会继续推进土著美国人同美国博物馆界所进行的这种对话,出席听证会的各界代表能够坦诚布公地交流观点和看法,这些沟通和对话能够促进美国社会各界以最好的方式解决这些棘手问题。

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非常期待出席今天听证会的各位证人能够就他提出的修正案——《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返还法》(“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提出意见和看法,他所提出的修正案旨在替换“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即《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i.e.,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他准备同每一个证人进行合作,以便进一步研究和修订这项议案。他指出,该项议案旨在平衡土著美国人和美国博物馆界的利益诉求,使博物馆界能够以适当方式返还土著美国人祖先的人体遗骸,以此表达他们对土著美国人利益诉求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同时,使美国博物馆继续为全体美国人民保存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通过听证会各界代表的沟通和磋商,他对一种法律程序充满期待,通过这种法律程序,土著美国人不仅能够为他们的生命和生活赢得尊严,而且能够使其他美国

社会群体对土著美国人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作为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参议员，他对出席今天听证会的几个杰出的亚利桑那州人表示由衷欢迎和赞美，同时以简明扼要的方式把他们介绍给出席听证会的各界代表：北亚利桑那州博物馆馆长(the Director of the Museum of Northern Arizona)菲利普·汤普森(Philip Thompson)；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基思·金泰(Keith Kintigh)；希拉河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最高行政长官(Governor of the Gila River Indian Community)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赫德博物馆董事会成员(a Trustee of the Heard Museum of Phoenix, Arizona)保罗·本德(Paul Bender)，曾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th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Law School)院长。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指出，为使博物馆专业人员同土著美国人部落领袖之间的对话顺利进行，赫德博物馆的全体董事会成员与赫德博物馆的前任馆长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Fox)先生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他们不仅要切实保障对话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要努力协调双方的不同利益诉求，积极解决对话中出现的矛盾和分歧。因此，他想利用这个场合对他们的奉献精神 and 敬业态度表示由衷赞美和钦佩，否则，就是对他们的疏忽和怠慢。这些讨论和磋商构成的主要内容；今天，《赫德博物馆报告》已被提交给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对话小组”所进行的讨论和磋商构成该报告成果的主要内容，它们也为国会今后进行相关立法活动提供了参考框架和政策指南。“对话小组”为使这些重要问题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关涉如何返还关土著美国人遗骸和随葬物品以及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和文化遗产，他们竭尽全力，表现了令人钦佩和赞赏的奉献精神和敬业态度，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对此表示由衷感谢。最后，他对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主席丹尼尔·K·井上健(Daniel K. Inouye, Hawaii)参议员表示衷心感谢，他以自己的耐心、勤勉和智慧领导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全体成员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

3. 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局的证词陈述

1990年5月14日，在第101届国会第二次会议(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期间，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就《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021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i.e.,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980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i.e.,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以及《赫德博物馆报告》(“the Heard Museum Report”)举行听证会。美国内政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 Service)负责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29—30.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603 pages]

文化资源的副局长杰利·L·罗杰斯 (Jerry L. Rogers) 就“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和“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提供证词。他在书面证词中指出, 尊敬的丹尼尔·K·井上健 (Daniel K. Inouye, Hawaii) 主席, 非常感谢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对《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即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 和《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即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 进行讨论, 这两个议案关涉如何处理和返还土著美国人遗骸、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出土文物等问题。联邦政府行政部门还没有机会对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委员约翰·麦凯恩 (John McCain, Arizona) 参议员制定的旨在替换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的立法草案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和审查。因此, 在联邦政府各有关部门(或机构)完成有关这项立法议案的审查工作之前, 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对这项立法议案不可能表明任何立场。今年(即 1990 年)夏初, 联邦政府将发布一个概述各有关行政部门看法和观点的报告。他指出, 1990 年 3 月, 美国内政部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部长卢汉 (Lujan) 指示国家公园局对现行的有关处理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的指导方针进行修改, 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政策指南。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国家公园局的工作人员对现行的政策方针进行了非正式的审查。这种非正式的审查包括: 国家公园局的工作人员分别同印第安人有关组织(或团体)的代表、考古专业人员和美国博物馆界代表举行了若干次会议。卢汉部长希望内政部的地方管理人员能够小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考古挖掘中发现的土著美国人遗骸、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出土的土著美国人文物。如果联邦(州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想要内政部对类似问题提供指导, 卢汉部长希望, 他们也能够小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考古挖掘中发现的土著美国人遗骸、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出土的土著美国人文物。美国内政部只有在同印第安人部落、考古专业人员、美国博物馆界以及其他利益相关团体(或组织)进行更加深入而细致的沟通和磋商之后才能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方针的详细内容。不过, 卢汉部长指出, 他支持并维护印第安人部落有权决定如何对待和处理土著美国人遗骸和随葬物品, 因为这些遗骸和文物同印第安人部落关联紧密, 不可分离。

杰利·L·罗杰斯 (Jerry L. Rogers) 在口头陈述中指出,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出席今天听证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他希望美国内政部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包括国家公园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同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为解决上述这些重要问题而继续保持联系和沟通。最近, 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委员约翰·麦凯恩 (John McCain, Arizona) 参议员制定并提出一个旨在替换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的立法草案, 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将对这项立法议案进行全面审查, 因此, 在联邦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审查工作结束之前, 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对这项立法议案将不会表明任何立场。在未来几周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562.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603 pages]

的时间内，联邦政府将发布一个有关该项立法议案的审查报告。美国内政部非常关注这一问题，认为在不远的将来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对此应该充满信心并抱持乐观态度。长期以来，美国内政部部长曼纽尔·卢汉本人对解决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问题怀有浓厚兴趣。实际上，他已指示国家公园局采取具体措施对美国内政部和国家公园局现行的政策进行修改，这些政策为对待和处理印第安人遗骸和随葬物品提供方针和指南；联邦政府行政部门通过修改现行政策方针而对土著美国人诉求表示更多理解、同情和尊重，毕竟，上述这些遗骸和文物同土著美国人文化关联紧密，不可分离；通过修改现行政策方针可以确保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在何种情况下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返还上述这些遗骸和文物。五周前卢汉部长主动发表一个公共声明，之后他敦促国家公园局进一步落实声明中的有关指示和要求。他认为，美国内政部在着手制定新政策之前必须同美国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进行沟通和磋商。美国内政部的许多土著美国人工作人员向内政部提议，内政部在制定新政策之前不要草率、仓促行事，而要非常小心谨慎，以确保内政部不是同代表少数印第安人利益的代表进行沟通，而是同代表大多数印第安人利益的代表进行磋商。内政部接受并采纳了这些建议。去年（即1989年），国会通过的有关创建“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the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s）的法案经美国总统签署而成为法律，这项立法为美国内政部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指南，奠定了基础，尽管同内政部进行沟通和磋商的某些人敦促内政部在制定有关政策时不要受到这项立法的束缚。

4. 美国博物馆协会的证词陈述

1990年5月14日，在第101届国会第二次会议（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期间，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就《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021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i.e.，“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980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i.e.，“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以及《赫德博物馆报告》（“the Heard Museum Report”）举行听证会。“美国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就《关于参议院第1980号议案所提出的替换法案》（“Proposed Substitute Legislation S.1980”）的有关法律问题向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提供书面证词。

“美国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在其书面证词的第二部分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30—31.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p.85-86.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内容中主要讨论了若干现行政程序,这些程序关涉“防止以不适当方式对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进行破坏和迁移以及应对和解决有关返还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的诸多要求”。目前,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已经实施了自己制定的内部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土著美国人以及土著美国人团体的请求得到解决和处理。例如,“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Chicago”)制定了一个程序方案,馆方试图利用这一方案对所有返还请求进行审查,这些请求关涉博物馆保存(或保藏)的人体遗骸、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出土文物。这一政策规定,菲尔德博物馆使各有关利益方自由地调阅馆藏档案文献,使他们全面了解博物馆的贮藏空间。从根本上说,按照这一政策有关要求,这些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必须返还给跟它们有血缘关系或文化联系的土著美国人团体,使这些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经过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仪式的圣化(reconsecration)而重新获得神圣意义和价值。菲尔德博物馆所制定的这项政策也处理有关宗教圣物的请求,这些宗教圣物目前在土著美国人宗教实践中至关重要而必不可少。如果有关“返还”请求的某些问题在菲尔德博物馆与土著美国人团体之间无法得到解决,这项政策特别规定,在州有关法律授权下,博物馆可以把上述未决问题提交给第三中立方,请它做出公正裁决。

“美国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在其书面证词的第三部分内容中全面讨论了它《关于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所提出的替换法案》(“Proposed Substitute Legislation S.1980”)。美国博物馆赞成并认同如下基本目标,它们促使博物馆制定了《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替换法案》。在对待和处理所有跟土著美国人文化有关的物品时,这些物品必须得到最大的同情和尊重。鉴于土著美国人人体遗骸、宗教圣物以及出土文物对于现存的土著美国人文化至关重要,因此,各有关利益方必须尽可能小心、谨慎、公平地解决和处理上述有关问题。然而,《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替换法案》超越了上述目标所关涉的内容。正如下面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的措辞非常笼统宽泛,隐含着大量问题和困难;事实上,上述议案的措辞跟替换法案所表达的诸多目标正相反对。“美国博物馆协会”对该议案提出的建议如下:

第一,必须更加清晰地界定“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Native American Cultural Patrimony”)这一措辞。

《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第 3 条第 13 款对“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的定义如此宽泛,以致于给人们理解这一定义造成许多严重困难。该定义如下:“‘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指满足下列条件的某一物品(item),它对某一特定土著美国人团体的历史、传统或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或价值),它不是任何土著美国人个人拥有的财产,它不能被任何土著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 86.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89—90.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603 pages]

美国人个人按照有关法律占有，让渡或转让，无论上述有关个人是否是该土著美国人团体的成员。”上述有关“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的定义如此宽泛，它包含了一个文化所有或任何一个物品，因此给理解什么是“非文化遗产”造成困难。该款没有阐明有关“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的内涵，如果按照该定义的字面意思对“公共财产”（common or communal property）进行解读，人们会对有关“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的诸多法律问题产生混淆，事实上，这种定义可能会改变人们对既已存在的有关“实质性（财）产权”（substantive property rights）概念的理解。根据该款的字面意思，“任何物品（item），只有它对某一特定土著美国人团体的历史、传统或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或价值），都不能被土著美国人个人拥有，或按照有关法律进行让渡”。这种定义将对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有关财产获得的法律做出修改，因此要求给予应得的赔偿。此外，上述条款可能开创一个先例，这一先例将对其他既已存在的州法律有关财产权的规定产生深远的、在其他方面可以说是意想不到的影响。《《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替换法案》》（“Proposed Substitute Legislation S.1980”）第 3 条第 12 款对“宗教圣物”和“文化遗产”分别给出不同界定。“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指的是“现在或过去在土著美国人宗教仪式中被使用的物品（或实物）”。对于“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的阐释，一个更加适当的定义也许只关涉那些过去既已用于土著美国人宗教仪式、现在仍在其宗教仪式中被经常使用的物品（或实物）。

第二，有关调查活动和目录制定工作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即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Repatriation）”，i.e.，“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第 5 条（a）款第（1）项规定，每一个博物馆对其所拥有、保存或保藏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出土文物、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制定一个目录，尽最大可能确定它们的地理归属和文化来源；该条（a）款第（2）项（c）目规定，根据目前所能获得的最权威的科学证据和历史资料确定它们的地理归属和文化来源。自该项立法颁布之日起，博物馆应在 5 年之内完成整个“确定过程”所包含的全部工作。如果博物馆在整个“确定过程”中真心诚意地进行调查活动和目录制定工作，而 5 年时间期限又不足以使其完成所要求的全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第 5 条（a）款第（2）项（B）目将准许博物馆延期，以确保完成剩余的工作。按照第 5 条（a）款第（7）项的规定，“美国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将促使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审查博物馆的工作进展状况，从而使博物馆能够制定处理“返还”请求的内部政策，“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制定和实施的有关程序方案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第 5 条（a）款第（3）项规定，如果博物馆在“认定（或确定）过程”中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Repatriation）；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and Heard Museum Report：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United States Senate，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second session，on S.1021，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and S.1980，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May 14，1990，Washington，DC，U. S.pp.90—91.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90. [603 pages]

以大量证据对某一特定土著美国人的 人体遗骸、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出土文物的文化联系做出了认定（或确定），联邦政府机构或博物馆应在目录制定工作结束后的 6 个月内将有关“认定结果”通知相关土著美国人团体。

第三，在每一个案中谨慎地处理如何确定“合法所有权”这一棘手而复杂的问题。

《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即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Repatriation）”，i.e.,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第 5 条（c）款第（1）项规定，如果土著美国人个人或土著美国人团体要求获得土著美国人人体遗骸、随葬物品、宗教圣物或出土文物，拥有（保存，保藏或管理）上面这些馆藏品的博物馆必须通过大量证据证明它对这些藏品拥有“所有权”（legal title）。正如该立法所表明的那样，对“所有权”进行证明将产生许多非常棘手的问题。首先，这项立法对下述情况的规定是不清楚的，即该法是否要求博物馆证明，相对于土著美国人个人或土著美国人团体，它对这些藏品拥有优先“所有权”；或者，博物馆是否需要进一步证明，相对于其他人及其所提出的可能要求—无论这些人是否参与这一过程，它对这些藏品拥有“所有权”。实际上，这项立法要求按照上述第二种情况对“所有权”进行证明，那么，鉴于所有可能提出要求的人不可能都对博物馆有关“所有权”的观点进行争辩而提出质疑，因此，这种“所有权”能否被适当地证明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其次，对“所有权”进行证明的前提条件使选择适当的法律。正如“文化遗产”（cultural patrimony）这一定义所表明的那样，土著美国人很可能提出如下主张，应当根据土著美国人部落法律和风俗对“所有权”证明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所讨论的实物一直是州法律所准许的商业交易的对象，因此，该实物应当根据州有关法律建立的原则进行审查和评价。此外，大量案例也必须考虑联邦印第安人法律的适用性。第三，必须解决一些基本的实情调查问题，这一解决过程包括确定某一特定事件或行为，它们在评价有关“所有权”的证明中应得到考虑和重视。在关于一个实物是丢失还是丢弃的争论中，当事人的意志、目的和企图等问题应当得到考虑和权衡。关于如何处理这些非常复杂的事实问题，美国博物馆协会所提出的上述替换法案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导和说明。对“所有权”进行证明和确定可能是一个棘手而复杂的问题。在评价“所有权”问题以及考察有关某一特定实物的拥有和支配权利时，至少应当考虑三个主要问题：（1）所讨论实物的种类；（2）目前对该实物相关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的事件；（3）对“所有权”的证明和确定是否同真正的产权问题相关。上述三个问题在任何有关“所有权”的具体分析都相互关联。

第四，有关拥有与掌管人体遗骸和出土文物的权利必须转让给适当当事人（个人或团体）（proper party）。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Repatriation）；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and Heard Museum Report：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United States Senate，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second session，on S.1021，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and S.1980，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May 14，1990，Washington，DC，U. S.pp.93—95.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90. [603 pages]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Repatriation）；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and Heard Museum Report：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United States Senate，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second session，on S.1021，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and S.1980，to

假定这些有关“所有权”的棘手而复杂的实情和法律问题得到全面而公正的解决，而当博物馆不能证明它们对所争议的文物（或实物，objects）拥有“所有权”时，《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第 5 条（c）款第（2）项将使土著美国人个人或团体负有举证责任，他（们）必须以大量证据证明，（1）这些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属于现存某一土著美国人团体的祖先，并同该土著美国人团体文化有密切联系；（2）该土著美国人团体在历史上曾经拥有和掌管所争议的文物（或实物，objects）。按照上述议案的第 3 条（c）款第（3）项，如果土著美国人个人或团体成功地履行了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博物馆应立即把这些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返还给有关个人或团体。就博物馆的举证标准来说，土著美国人在履行举证责任过程中也会遭遇许多困难：他们必须证明同人体遗骸的血缘关系，同随葬物品的文化联系，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对它们拥有所有权。如果有关土著美国人个人或团体相对于其他个人或团体对该文物（或实物，objects）所提出的“所有权”诉求拥有对该文物（或实物，objects）的优先所有权，他（或他们）将会履行轻松的举证责任，只需关注他（或他们）跟该文物（或实物，objects）的关系。当博物馆放弃对这些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的支配和拥有时，最重要的是，博物馆要把这些藏品交给正当当事人。然而，上述议案的第 3 条（c）款第（3）项却准许博物馆把对人体遗骸和出土文物的支配和拥有转让（或让与）给同这些藏品只具有某种关系的有关当事人，而不要求这些藏品同有关当事人具有最密切的联系。应当指出，《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第 6 条（a）款第（3）项（c）目授权成立一个审查委员会（Review Committee），对在“返还”过程中土著美国人团体中间出现的争端和纠纷进行仲裁。然而，上述条款意味着，凡是具有利益诉求的当事方（interested parties）都要参与“返还”过程，对“所有权”问题都要做出适当裁决。鉴于认定（或确定）过程所容许的时间有限，此外，博物馆还要履行相关法律责任，首先要确定哪一个土著美国人团体对所还藏品拥有最优先的利益诉求，或者同这些藏品具有最密切的关系，然后再把有关调查结果通知该团体，因此，这项立法的上述有关规定不可能都使有关当事方获得通知而参与到“返还”过程。正如该立法第 5 条（a）款第（6）项所规定的那样，通过联邦政府官报发布通知使所有的土著美国人利益当事人获得相关信息，这种方式距离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此外，关于如何调解土著美国人个人同土著美国人团体之间的争端，该仲裁款项没有做出规定和说明。而且，关于法律标准的使用问题，《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第 3 条（c）款第（3）项也没有提供指导性说明。最后，在当事人证明他们同人体遗骸的血缘关系、同随葬物品的文化联系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对它们拥有所有权后，《参议院第 1021 号立法议案》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优先顺序作出任何规定。同归还私人财物一样，把骨骼残骸返还给真正的所有权人，只重视文化联系而忽视血缘关系，这种处理方式没有任何法律根据。

然而，即使对真正所有权人所进行的上述这种转让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对有关藏品的支配和拥有进行转让也必须进行指导。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p.98-100.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 Corpse Annotation, Removal and Reinternment of Remains, 21 A. L. R. 2d 472, at § 16 (1952 & Supp. 1989); T. Stueve, “ Mortuary Law “, 27 - 35 (7th Rev, ed. 1984).

“美国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支持上述替换法案（the proposed substitute legislation）所表达的宗旨：制定有关对待和处理土著美国人人体遗骸、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出土文物的政策和程序，在对待和处理上述这些藏品时必须对土著美国人人权与科学研究和公共教育表示尊重。美国博物馆协会及其会员机构目前正在努力制定有关政策和程序。然而，美国博物馆协会认为，目前形式的替换法案包含大量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解释，因此，它将产生而不是解决许多棘手而复杂的法律问题。美国博物馆想要同土著美国人构建崭新而密切的关系，美国博物馆协会对此表示理解。美国博物馆协会希望帮助他们构建这种关系，努力使美国博物馆发挥领导作用，促进它们同土著美国人进行合作，使广大公众对土著美国人文化、宗教和艺术给予更多理解、同情和尊重。美国博物馆协会敦促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认真研究它们向听证会所提出的这些实际的法律问题，在听证会审议活动过程中，美国博物馆协会渴望同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以及有关各方进行密切合作。

5. 美国博物馆界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全国对话小组的证词陈述

1990年5月14日，在第101届国会第二次会议（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期间，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就《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021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i.e.,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980号议案）》（“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i.e.,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以及《赫德博物馆报告》（“the Heard Museum Report”）举行听证会。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教授、前院长保罗·本德（Paul Bender）以“美国博物馆界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全国对话小组”（“Panel for a National Dialogue on Museum/Native American Relations”）协调员（facilitator）的身份向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提供证。

保罗·本德（Paul Bender）指出，小组就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程序提出如下重要建议：鉴于美国博物馆以及其他具有类似职能的机构拥有许多土著美国人遗骸和文物，这些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p.105-106.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108.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遗骸和文物需要小心而谨慎的对待和处理，因此，只有通过各有关利益方，包括土著美国人各有关利益方，进行合作与讨论，才能制定如何对待和处理土著美国人遗骸和文物的决策。土著美国人部落组织（或团体）所表达的观点、掌握的信息以及拥有的知识应当在下列问题的讨论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问题包括：博物馆是否应当拥有土著美国人遗骸和文物；博物馆如何对这些遗骸和文物进行陈列和展示；对这些遗骸进行怎样的科学研究以及将它们用于怎样的研究目的才是适当的；这些遗骸是否需要重新埋葬或返还，如果需要，通过怎样的方式以及在什么状况下进行埋葬或返还。这种通过相互合作而制定有关决策的机制和程序会促使各有关利益方在对话与合作中共同承担责任；长期以来，鉴于各有关利益方的成员因这些问题而产生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怨恨，因此，上述有关决策制定机制和程序将消除人们心里淤积的许多不满和怨恨，人们通过对话与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地了解博物馆和科学，从而使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更加宝贵的价值。

保罗·本德（Paul Bender）指出，本次听证会所讨论的参议院第 1980 号立法议案拟定了一些条款，根据这些条款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有关部门（机构、团体、组织或协会）在制定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的相关目录时必须同土著美国人代表进行磋商，在处理跟土著美国人文化有关联的遗骸和文物时必须通知有关的土著美国人团体（或组织）。他认为，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应当进一步考虑增加如下有关条款，有关部门（机构、团体、组织或协会）在决策过程的所有阶段应当同有关土著美国人部落进行磋商，然后同他们共同制定有关决策。例如，当土著美国人有关利益团体（或组织）要求返还跟他们文化有关的遗骸和文物时，做出如下规定是合理而必要的，即所有的土著美国人有关利益团体（或组织）从一开始应当参与下列有关问题的讨论和决策，这些问题包括：土著美国人某一（些）特定团体（或组织）同有关部门（机构、团体、组织或协会）处理的遗骸和文物是否有文化关联；如果把博物馆获得遗骸和文物的方式认定为是对这些遗骸和文物拥有所有权的一个相关标准，那么，博物馆获得遗骸和文物的方式是否能够使其拥有对这些遗骸和文物的所有权；这些遗骸和文物对于计划进行的科学研究是否必不可少；从上面这些科学研究中是否能够获得所期待的利处，等等。上述这些讨论通常会使关心如何对待和处理有关遗骸和文物的各有关利益方达成一致意见，而不会使各有关利益方为获得对有关遗骸和文物的所有权发生冲突和对抗，甚至于对簿公堂。

按照小组的观点，这项建议基于对这一事实的承认：如何处理土著美国人骨骼残骸、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出土文物是一个人权问题。坦白地说，尽管在所有情况下并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p.109.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Repatriation）；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109—110.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Repatriation）；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非准确,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北美大陆扩张时期使土著美国人享有跟其他白人族裔一样的公民权利,使他们享有平等地受保护和受尊重的权利,那么,美国博物馆以及具有类似职能的机构现在将不会拥有如此之多的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美国博物馆在违背印第安人部落意愿的情况下把原本属于印第安人部落遗产的大量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据为己有,按照印第安人的宗教习俗,它们必须小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这些遗骸和文物;鉴于这些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当初未经印第安人部落授权或同意而被让渡或售卖给其他个人(组织或团体),因此,美国博物馆的做法侵犯了印第安人的人权,是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当初,大量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未经印第安人部落明确授权或同意而被售卖或让渡给其他个人(组织或团体),今天的伦理标准将不会准许美国博物馆获得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

基于以上陈述和评论,小组所提建议符合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现行草案的一般宗旨,即土著美国人团体(或组织)有权要求有关机构(团体或组织)返还在文化上跟他们有关遗骸和文物,有权要求这些机构(团体或组织)小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这些遗骸和文物,重要的是,土著美国人所要求的这种权利在法律上应当得到切实而有效的执行。然而,小组报告至少有下列两个内容相互关联的要点值得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给予更多关注和考虑:

第一,印第安人团体(或组织)在有关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的决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影响和作用,他们希望有关机构能够把这些遗骸和文物能够完全返还给印第安人部落,这是他们在合作讨论中力争实现的目标。上面所制定的合作讨论程序(或机制)旨在使各有关利益方就处理印第安人敏感的遗骸和文物达成一致意见;此外,关于如何使各有关利益方承担某种责任,上述程序(或机制)应对此制定相关解决方案,这些责任关涉博物馆在处理和陈列遗骸和文物如何对它们进行保护和维护以及研究人员如何利用印第安人部落拥有的遗骸和文物进行科学研究。

第二,按照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现行草案的有关规定,如果美国博物馆或联邦政府有关机构能够证明对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拥有合法所有权,即使某一特定印第安人部落要求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美国博物馆返还跟他们文化有关的遗骸和文物,那么,这些联邦机构或博物馆仍然可以保存(或保藏)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现行议案草案未对“合法所有权”这一概念给予界定和阐释。如果“合法所有权”意指“有关个人、机构或团体最初经有权让渡印第安人有关遗骸和文物的个人或团体的自愿同意而从某一特定印第安人获得有关遗骸和文物”,那么,这种定义和解释对于人们真正理解这一概念不会造成任何困难。然而,在对上述概念进行界定时如果不考虑问题本身的具体情况,“合法所有权”这一概念可能按照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所在州的法律进行定义和阐释。保罗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110—111.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111.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 本德 (Paul Bender) 认为州法律不适合对上述概念进行界定和阐释,这不仅因为利用州法律对上述概念进行定义和解释可能会使这一概念失去国家政策所具有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而且因为州法律关于所有权概念的界定和阐释在某些情况下会使土著美国人所提出的许多 (或大多数) 合法的 “ 返还 ” 诉求变得无效。

6. 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的证词陈述

1990年5月14日,在第101届国会第二次会议(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期间,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就《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 (即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 i.e.,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 (即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i.e.,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以及《赫德博物馆报告》(“the Heard Museum Report”) 举行听证会。“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RF)) 的专职律师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向听证会提供书面证词。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在书面证词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对如下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讨论,它们是:

第一,有关“返还”问题的立法必要性。

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在书面证词的第四部分对有关“返还”问题的立法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和讨论。他指出,联邦政府应当制定有关法规对土著美国人墓穴进行保护,应当颁布有关法律促使有关机构返还土著美国人人体遗骸、随葬物品和宗教圣物,这些宗教圣物是他人从印第安人墓穴非法盗取或以不适当方式从印第安人保留地获得之后出售给博物馆等有关机构的。来自美国博物馆界、印第安人部落和人类学界的代表就“返还”问题进行了一年的磋商和对话,最后他们认定,联邦政府需要对“返还”问题进行立法。“美国博物馆界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全国对话小组”(“Panel for a National Dialogue on Museum/Native American Relations”) 通过他们的《赫德博物馆报告》向国会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报告所提出的“返还”标准应当在司法上得到执行。联邦政府需要制定有关法律以使报告中的建议得到贯彻和落实。1989年,国会通过了《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ct), 这表明国会认识到为史密森学会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就“返还”问题进行立法的必要性。然而,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只针对史密森学会的“返还”问题,只对这一机构具有法律效力。鉴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以及接受联邦拨款的非联邦政府所属的 (non-federal) 机构长期以来一直遵循旧的政策,因此,当印第安人部落及其成员的人权遭到侵犯和损害时,这些政策禁止上述有关机构和部门对印第安人部落及其成员提供适当的司法救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183.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助。

第二，有关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的问题。

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在书面证词的第四部分也阐述和讨论了有关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的问题。他认为，联邦政府需要为印第安人遗骸和随葬物品的返还进行立法，这种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毋庸讳言，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人类总是采取某种行动保护死者的神圣性。正如一位法学专家在评论下述有关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埋葬死者都被视为一种宗教仪式。无论文明的国度（指全部），还是野蛮的民族（指许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把死者的安息地视为圣地。在古撒克逊语中，死者的墓地就是“上帝的土地”（God's acre，意指“墓地”）。美国的判例原则上都同意：死者一旦得到体面的安葬，那么，对待死者的通常做法就是让他永眠地下。这种观念在美国的法律和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以致于人们对这种说法——死者长眠地下而不受打扰应当是死者的权利已经司空见惯而不觉奇怪。没有任何一种法律体系在缺少足够重要而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准许挖掘死者的尸体。实际上，包括哥伦比亚特区（the District of Columbia）在内，美国 50 个州的法律和社会政策都体现了上述这些价值观念。美国各州所制定的法律都力图对墓地给予细致而全面的保护，从而使它们免遭破坏和亵渎。各州制定的刑法都禁止盗墓和虐尸，以确保人体遗骸不遭受虐待和破坏。美国各州制定的法规都保障死者，包括乞丐、外国人、罪犯以及无人认领的死者，有权得到体面的安葬。简而言之，美国社会正在竭尽全力保护死者的神圣和尊严，这一进步值得人们赞扬，因为对死者权利的保护和维护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标志。英国的格莱斯顿勋爵（Lord Gladstone）曾经指出，告诉他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怎样对待他们的死者，他将准确地衡量其成员如何怜悯他人，如何尊重自然规律，和如何追求崇高理想。

第三，《文物（或古物）法》和《考古资源保护法》关于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的法规问题。

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在书面证词的第四部分还阐述和讨论了《文物（或古物）法》和《考古资源保护法》关于人体遗骸和随葬物品的法规问题。他指出，国会于 1906 年通过了《文物（或古物）法》（the Antiquities Act of 1906, 16 USC 432），这部法规旨在保护联邦土地上的考古资源，防止它们遭到盗劫。令人遗憾的是，这部法律通过把印第安人遗骸认定（定义和解释）为考古资源而试图把印第安人遗骸转化为联邦财产，从而使“征用印第安人遗骸”这一问题变得棘手而复杂。按照这部法律的有关规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183—185.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在其书面证词的第 5 个附件中对适用美国主流社会的美国 50 个州（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如何对待和处理死者的相关法规进行了概括性介绍。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187—188.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603 pages]

定,有关机构(个人或团体)在获得联邦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之后可以把人体遗骸从地下挖掘出来,这些遗骸应交给公共博物馆进行永久保存。(16 USC 432)同样,国会于1979年通过的《考古资源保护法》(the Archaeological Protection Act of 1979, 16 USC 470aa-11)也把人体遗骸认定(定义和解释)为“考古资源”,并力图把这些“考古资源”转化为“美利坚合众国财产”(Sec.470bb(1))(第470bb款第(1)项),如果有关机构(个人或团体)在获得联邦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之后把人体遗骸从地下挖掘出来,这些遗骸应交给适当的大学、博物馆以及其他科研和教育机构进行保存(或保藏)(Sec.470bb(1))(第470bb款第(1)项)。美国普通法认为,死者不是财产,因此,相对于美国普通法关于人体遗骸的看法和观点,尽管上述这些法律彰显了高尚的立法宗旨,然而,它们同美国普通法的精神背道而驰,是一种野蛮的倒退。按照上述这些联邦法规,数以万计的土著美国人人体遗骸,包括国家公园局(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所拥有的13,500具印第安人人体遗骸,被从他们的墓穴中挖掘出来。联邦政府有关机构(或部门)对土著美国人墓地的盗掘和破坏严重伤害了土著美国人的宗教情感,1979年,联邦政府机构特别工作组(the Federal Agencies Task Force)在他们撰写的《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的第64页对“这种伤害”做出如下描述和评论:“土著美国人宗教同其他大多数宗教一样也为如何对待和照管墓地和人体遗骸制定了相关标准。关于如何对待和照管所发现的墓地和人体遗骸以及他们自己祖先的墓葬遗址和尸体,土著美国人部落习惯法一般都包含着相应的行为标准。这些在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中根深蒂固的习惯法包含许多不同的规定和要求,例如,有的要求在墓地举行某些特定的宗教仪式,有的对谁可以造访墓地做出了具体规定,还有的对如何适当地处理墓地祭品(或贡品)进行了详细说明。在一个注重实用主义原则的社会,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土著美国人遗骸是可以用来研究、展示和文化投资的公共财产和艺术品。当人们把土著美国人的祖先和亲属当做财产而进行有关投资、转让和买卖的讨论时,土著美国人对此深恶痛绝。因此,美国社会的上述观点不可避免地同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观念发生矛盾和冲突。大多数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都有如下规定:死者一旦安葬在墓地里,除非自然环境发生改变,否则,墓地将不得迁移,死者也应长眠地下而不受打扰。”

第四,有关宗教圣物和共同拥有遗产的问题。

沃尔特·厄科—霍克(Walter Echo-Hawk)在书面证词的第四部分最后阐述和讨论了有关宗教圣物和共同拥有遗产的问题。他指出,“美国博物馆界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全国对话小组”(“Panel for a National Dialogue on Museum/Native American Relations”)在

“尸体”(Dead Bodies), 22 Am. Jur. 2d, Sec.4; “尸体”(Dead Bodies), 25A CJS, Sec.2; 注文:“尸体—迁移和重葬”(ANNOTATION: Corpse—Removal and Reinternment), 21 ALR 2d 472, 480, 486; 杰克逊:《关于尸体、埋葬和埋葬地的法律》(Jackson, The Law of Cadavers and of Burial and Burial Places)(2d. Ed.) 第129—31,133—34页。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191—192.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0.

其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提交的报告中对关涉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和出土文物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同样, 众议院所提出的议案 (the proposed substitute bill) 对上述有关问题也给予了关注和讨论, 按照该议案的有关规定, 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和文化遗产在法律上不能被侵夺, 让渡或转让。(Substitute Bill, Sec.(a),(12)-(13))。1979年, 联邦政府机构特别工作组 (the Federal Agencies Task Force) 向国会提交了《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报告描述了有关个人 (或团体) 如何以非法方式获得一些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 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博物馆又怎样通过不适当方式拥有了这些宗教圣物, 报告对这些侵夺, 让渡或转让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的行为和做法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报告也促使国会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对上述有关问题进行立法。联邦政府机构特别工作组在他们撰写的《1979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的第77页对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博物馆所保存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的来历和“身世”进行了描述: “博物馆的历史记载表明, 一些宗教圣物被最初拥有它们的土著美国人卖给博物馆。然而, 在许多情况下, 宗教圣物所有权遭遇的一系列变更使人无法追溯到宗教圣物最初所有人。一些宗教财产的最初所有权在军事冲突期间发生了变更, 因为, 在军事冲突期间从敌方缴获的战利品中包括一些宗教财产, 最终, 这些宗教财产由博物馆进行保存和管理。在历史上, 联邦政府资助的一些传教士和印第安人特工对拥有宗教圣物的土著美国人施加种种压力, 这些压力虽不像军事冲突那样血腥、暴烈, 但土著美国人最后也不得不将他们拥有的宗教圣物转让出去。大多数宗教圣物是从它们的最初所有人那里窃取来的。在其他一些情况下, 尽管一些土著美国人对宗教圣物没有所有权, 然而, 他们却非法挪用宗教财产, 并把它们出售牟利。现在, 一些业余考古学家 (pothunters) 进入印第安人墓地和联邦公地非法盗掘印第安人宗教圣物并把它们据为己有, 这种事件在美国许多地区已经司空见惯。对土著美国人宗教财产进行州际买卖或把它们出口美国境外牟利, 这些非法交易也很猖獗; 一些通过这种方式而被交易和买卖的宗教圣物最终由博物馆拥有和保存。”许多学者和评论人指出, 尽管美国博物馆现在所拥有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物是他人从土著美国人那里非法窃取或者通过其他不适当方式获得的, 然而, 它们拒绝把这些宗教圣物归还给土著美国人部落, 美国博物馆的这种做法给印第安人的传统宗教实践活造成严重影响和伤害。

“野犬骑兵烟斗” (Cheyenne Dog Soldier pipe) 在历史上曾经是夏延印第安人部落拥有的一个重要的宗教圣物, 它的最初所有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生了变更, 该宗教圣物现在由史密森学会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保存和管理。威廉帕克在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就参议院第187议案 (S.187) 提供证词时对此进行了描述。

对此, 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在其书面证词的开始部分举出一个例子: 祖尼印第安人部落在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宗教圣物“祖尼战神” (Zuni War God) 遭到窃取, 现在由丹佛美术馆 (the Denver Art Museum) 拥有和保存。

G.Horse Capture 等编: 《圣物的概念与它们在世界的位置》(G.Horse Capture, ed., The Concept of Sacred Materials and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水牛比尔历史研究中心 (Buffalo Bill Historical Center) 1989年; 布莱尔: “美国印第安人与美国博物馆: 一个宗教自由的问题” (Blair, “American Indians v. American Museums: A Matter of Religious Freedom”), 《美国印第安人法律杂志》(AM IND LJ), 第5期 (1979年), 第5—6页; 戴维斯: “印第安人的宗教神器 (或制品): 博物馆馆长的道德窘境” (Davis, “Indian Religious Artifacts: The Curator’s Moral Dilemma”), 《印第安人法律援助中心报告》(Indian Law Support Center Rep.), 1980年; “印第安人的权利: 土著美国人与美国博物馆—对文物的争夺” (“Indian Rights: Native Americans v. American Museums—A Battle for Artifacts”), 《美国印第安人法律杂

第五，对上述有关议案立法基础的讨论。

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在书面证词的第五部分对上述有关议案的立法基础进行了讨论。国会拥有足够 (或充分) 的宪法权力使众议院提出的立法议案经过讨论和审议之后获得通过。这部分将对国会在制定有关法律时所拥有的宪法权力进行讨论和总结。如有额外要求,“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RF)) 随时准备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就上述有关问题提供补充性法律备忘录。根据印第安人贸易条款、条约条款、财产条款以及最高权力条款,国会拥有广泛而全面的权力去履行它对印第安人部落所负有的监护责任。这些宪法权力授权国会就如下诸多问题保护印第安人部落,这些问题关涉他们的祖先、亲属和成员的尸体遗骸以及他们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其中,因遗骸返还所产生的大量棘手而复杂的问题可能影响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关系,处理和解决上述有关问题包含在印第安人部落的固有主权范围之内。实际上,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部落拥有一种监护权,联邦政府作为监护人对作为被监护人的印第安人部落应当履行监护人所负有的职责,跟其他印第安人事务领域的问题相比,联邦政府同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这种“监护关系”所关涉的问题最为敏感,最需要小心而谨慎的对待和处理。此外,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所负有的监护责任旨在处理和解决这种性质的人权问题和财产权问题,即主要由联邦政府造成和产生的问题。国会所拥有的宪法权力使其能够平等地为保护不同族裔的基本人权和民权制定相关法律,尤其是美国宪法第一、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保障土著美国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遭到严重侵犯和损害时,国会更应当行使宪法赋予它制定有关法律的权力。联邦政府的许多民权法律在一些讼案中有效地行使了美国宪法贸易条款、必要和适当条款以及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的有关执行条款赋予国会的宪法权力。鉴于有关个人 (或团体) 对土著美国人遗骸、随葬物品以及非法盗取或以不适当方式获得的宗教圣物和文化制品进行州际买卖或把它们出口美国境外牟利,因此,按照美国宪法贸易条款 (the Commerce Clause) 的有关规定,国会应当制定有关法律对上述这些非法交易活动进行规制或禁止,例如,根据美国法典第 18 节第 1163 条 (18 USC 1163) 的有关规定,盗窃和拥有属于任何印第安人部落 (机构、组织或团体) 的财产属于违法行为。显而易见,国会按照美国宪法的财产条款有权处置和管理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财产,因此,美利坚合众国应当以国会确

志》(AM IND LJ) 第 7 期 (1979 年),第 125 页。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194—195.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603 pages]

“格里格斯诉杜克电力公司案”(Griggs v. Duke Power Co., 401 U.S. 424 (1971))(此案涉及就业歧视问题)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支持和维护了“美国法典第七篇第 42 节第 2000 条 e 款”(Title VII (42 USC 2000e)) 的有关规定;“琼斯诉迈尔公司案”(Jones v. Mayer Co., 392 U.S. 409 (1968)) 认定“美国法典第 42 节第 1982 条”(42 USC 1982) 对于保护公民所享有的有关宪法权利是必要的;“阿拉巴马州哈特汽车旅馆诉美利坚合众国案”(Heart of Alabama Motel v. United States, 379 U.S.241 (1964))(此案涉及旅馆住宿中的歧视问题) (discrimination in public accommodations) 根据美国宪法的贸易条款 (the Commerce Clause) 支持和维护了“美国法典第六篇第 42 节第 2000 条 a 款”(Title VI (42 USC 2000a)) 的有关规定。

定的最好方式处置属于它自己的财产（美国宪法第4条第3款，c1.2）。

二、《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的内容和实施

1990年11月16日，《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and Repatriation Act）经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签署而正式成为法律，这项立法不仅为土著美国人遗骸、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相关文物的返还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标准和程序，而且对联邦公地和印第安人保留地上挖掘出土的土著美国人文物的保护和所有权等有关问题也制定了相应法规。现将这部法律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第一，关于土著美国人遗骸及其随葬物品的返还问题。

这部法律规定，联邦机构和博物馆在按照有关程序和标准对所需返还物品的文化隶属关系认定之后应将这些物品返还给有关印第安人部落或直系后裔。如果联邦机构或博物馆不能确定所需返还物品的文化隶属关系，有关印第安人部落应当提供大量证据以证明其同所需返还物品拥有令人信服的文化隶属关系，除血缘关系被用作证据之外，印第安人所提供的证据还关涉地理学、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学以及口述学（oral tradition）等。当土著美国人遗骸及其随葬物品的文化隶属关系无法确定时，按照这部法律有关规定而成立的审查委员会（Review Committee）在同有关印第安人部落、科学界和博物馆机构进行磋商之后应为上述土著美国人遗骸及其随葬物品的处理提出具体而明确的建议和措施。

第二，关于那些无法确定文化隶属关系的印第安人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出土文物的返还问题。

这部法律规定，联邦机构和博物馆应当按照下列四个步骤所构成的程序返还那些无法确定文化隶属关系的印第安人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出土文物，这四个步骤是：

1.对有关馆藏品的鉴别和认定。

有关印第安人部落作为认领人（claimant）必须证明其所要求拥有的馆藏品属于无法确定文化隶属关系的印第安人随葬物品、宗教圣物或出土文物。为鉴别和认定馆藏品的文化隶属关系，法规对下列概念给出界定和阐释：

其一，所谓“无法确定文化隶属关系的印第安人随葬物品”是指，作为印第安人葬礼仪式的一部分，有关物品当初同印第安人死者共同下葬，然而，联邦机构或博物馆现在却没有上述相关的印第安人死者遗骸，但是，上述有关随葬物品可能跟特定的印第安人个体、家庭、部落、现在为人所知的其他印第安人遗骸或墓地具有某种文化关系。

其二，所谓“印第安人宗教圣物”是指，经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认定并被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信仰徒在其宗教仪式中使用的物品。尽管土著美国人宗教领袖对其宗教仪式中所使用的某种物品是否具有神圣性拥有最终决定权，然而，他们对宗教圣物的认定不能只根据宗教信仰虔诚，同时还必须满足相关法律标准和程序。

其三，所谓“印第安人文物”是指，对土著美国人团体的历史、传统或文化的存续发

25 U.S.C.A. § 3001-3013.

展始终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物品。土著美国人团体认为这些文物不可让渡，必须根据印第安人部落法或习俗确定这些文物当初被让渡的相关法律问题。

2. 对有关馆藏品的文化隶属关系和先在所有权（prior ownership）的认定。

3. 对有关馆藏品拥有权（right of possession）的确定。所谓“拥有权”是指，对馆藏品的拥有须经当初有权让渡（alienation）这些物品的个人或团体的自愿同意。

4. 对于拥有权所负有的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联邦机构或博物馆对所争议的馆藏品负有举证责任，如果它们不能对这些馆藏品的拥有权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那么，这些馆藏品必须返还给提供大量证据的相关印第安人部落或团体。

第三，关于对印第安人遗骸及其随葬物品编制目录的问题。

这部法律规定，联邦机构和博物馆在跟有关印第安人部落政府、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以及审查委会进行沟通 and 磋商后对印第安人遗骸及其随葬物品编制详细的目录。

第四，关于对无法确定文化隶属关系的印第安人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出土文物制定要览和概况的问题。

联邦机构和博物馆应对那些无法确定文化隶属关系的印第安人随葬物品、宗教圣物以及出土文物制定要览和概况，在联邦机构和博物馆同印第安人部落进行磋商以确定上述馆藏品的文化隶属关系的过程中，这些要览和概况将发挥重要作用，有关印第安人部落、团体和组织有权获取这些要览和概况中的相关信息与资料。

第五，关于印第安人部落对出土文物的拥有权问题。

这部法律规定，印第安人直系后裔对印第安人出土文物拥有初始所有权（initial right of ownership），印第安人作为认领方（claimant）对印第安人出土文物所享有的所有权优先次序如下：1. 对于在印第安人保留地上发掘出土的印第安人文物，印第安人部落拥有对这些文物的所有权。2. 对于在联邦公地上发掘出土的印第安人文物，跟出土文物具有最密切文化隶属关系的印第安人部落拥有对这些文物的所有权。3. 对于那些在印第安人保留地上发掘出土的而又无法确定其文化隶属关系的印第安人文物，印第安人申诉委员会（the Indian Claims Commission）或美国申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Claims）对这些文物的所有权做出裁决。

第六，关于禁止对土著美国人遗骸进行交易和买卖的问题。

除非得到有关印第安人部落政府或者直系后裔的许可和同意，这部法律禁止对土著美国人遗骸进行交易和买卖。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公民，美国法院应对其处以 10 万美元罚金并使其在监狱服刑一年；对于多次违反上述规定的公民，美国法院应对其处以 25 万美元罚金并判处其一年以上、六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关于建立审查委员会的问题。

按照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美国内政部长（the Secretary of Interior）任命一个审查委员会，以监督和审查这部法律的实施情况。委员会由七名成员构成；三名成员由内政部长从印第安人部落和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推荐的提名人中任命，其中，至少有两名成员必须是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其他三名成员从博物馆和科研机构推荐的候选人中产生；最后一名成员从上述既已选出的六名成员所推荐的提名人中选出。联邦政府

官员和雇员不能在委员会任职。就其成员构成及其任命程序而言,按照《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成立的“审查委员会”不同于按照《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建立的“专门审查委员会”,在构成“专门审查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中,三名从印第安人部落和组织提供的候选人中产生,然而,这三名成员并不要求是土著美国人或印第安人宗教领袖,结果,“专门审查委员会”大多由史密森学会和其他科研机构推荐的考古学家组成,这种遴选成员的做法和程序对印第安人造成歧视,因而遭到诟病和批评。

按照《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的有关规定,“审查委员会”应当履行如下职责:1.在联邦机构和博物馆对印第安人遗骸、随葬物品、宗教圣物和出土文物的文化隶属关系进行认定以及对相关信息和资料进行编制目录过程中,“审查委员会”对上述这些活动应当履行监督职责。2.应有关利益领受方(interested parties)的请求,“审查委员会”对馆藏品的文化隶属关系以及馆藏品的返还提供相关调查结果。3.“审查委员会”应对那些无法确定其文化隶属关系的印第安人遗骸进行编制目录,并对那些遗骸的处理提出建议。4.“审查委员会”应同美国内政部长进行磋商以制定有关行政法规,从而使这部法律得到执行和实施。5.在印第安人部落得到所要求返还的印第安人文物之后,“审查委员会”应对这些文物的保管提出建议;6.“审查委员会”每年应向国会提交有关这部法律实施状况的报告。

小 结

1990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与遗骸返还法》(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25 USCA3001)是美国印第安人几十年保护和维护自身宗教权利的一次辉煌胜利,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里程碑意义的立法,这部立法标志着美国博物馆界、科学界和广大公众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观念和态度发生根本转变,这部立法为联邦政府部门和联邦政府资助的博物馆等机构返还美国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提供了全国性的统一返还标准和程序。

这部法律的颁布,标志着任何个人或团体如果要在美国境内对印第安人的祖先墓穴进行挖掘或从事考古研究,必须向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申领许可证。如果所发掘的任何印第安人祖先遗骸或随葬物品经由科学鉴定而确证它们与某一特定印第安人部落具有密切联系,该部落应予以机会和权力去收回并保有这些遗骸或陪葬物品。如果某一特定印第安人部落经其有关权威人士议决而拒绝保有这些遗骸或陪葬物品,在知会有关土著美国人团体,科学机构和博物馆协会,并同这些社会组织进行协商后,众议院内地与海岛事务委员会主席有权对这些遗骸或陪葬物品的归属和保有予以措置。

历史上,美国印第安人所应享有的公民权利一直遭到白人社会公然而无情的践踏和侵犯。因应这一事实,《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这部法规的制定和颁行表现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所应享有的诸多权利予以公开承认并加以保护。这部法规的制定和出台历经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法案的提出与审议,辩论与表决,到协商和通

过，法案在国会遵循了严格而繁琐的立法程序，而纵观立法过程所包含和关涉的其他环节和步骤，这部法规从始至终对印第安人作为美国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表示关注并给予强调，这成为法案在其拟定和创制过程中引人注目而与众不同的地方。自此，印第安人有权索回和拥有他们祖先的人体遗骸，有权获致和保有在印第安人宗教习俗中兼具神圣位格而对其绵延和接续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相关圣物，以及那些对印第安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标示作用的不可或缺文物。

这项法案最后得以通过与颁行深切而充分地体现和反映了来自美国博物馆协会、科学界、和印第安人社会群体等有关当事各方代表历经繁复细琐的磋商、妥协、让步和折中等沟通环节和拟议过程而最终锻造形成的一个法律结晶。《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的制定和颁行旨在为当事各方创制并提供一个司法程序，从中不仅宣示和彰显美国诸博物馆作为国家文化遗产的掌管和保有机构所担承的责任和义务与所应享有的权利和诉求，而且体现和反映印第安人族群作为美国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而最为重要的是，这部法规的出台和施行意在锻造和确立一个法律过程，从而向美国社会的原住民提供并保障他们所应享有的人的尊严和尊重。

第四章 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佩奥特宗教的政策

第一节 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立法背景

一、关于美国政府对佩奥特宗教政策的历史调查

1993年3月16日,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关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的“法律效力”(effectiveness)(这部法律对原告是否赋予诉因(cause of action),举行听证会。阿拉巴霍印第安人部落领袖维吉尔·富兰克林(Virgil Franklin)代表俄克拉荷马州土著美国人教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Oklahoma)向专门小组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美国国会、联邦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美国有关州对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的相关政策的历史调查报告”(An Overview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from its Inception to the Present Date with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Indian Legislative Agenda),该报告曾于1991年3月9日提交给由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主席丹尼尔·K.井上键(Daniel K. Inouye)主持的“俄克拉荷马州印第安人部落领袖论坛”(Oklahoma Tribal Leaders Forum)。维吉尔·富兰克林在报告中指出,佩奥特宗教(the Peyote Religion)很可能是北美大陆最古老的宗教。关于这种宗教的历史起源,今天已无从详考。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San Antonio, Texas)的维特博物馆(the Museum of Witte)藏有从舒姆拉洞穴(Shumla cave)发现的佩奥特掌(peyote)标本,这些佩奥特掌的生长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考古证据表明土著美国人已有10,000多年使用佩奥特掌的历史。从以下历史记录可以证明:

其一,早在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美洲印第安人就已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对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各种植物进行了记载,其中包括这种品尝起来给人以奇妙感觉的佩奥特掌植物。佩奥特掌植物的名字来源于美洲的阿兹特克印第安人(Aztec)语。

其二,1620年,西班牙征服者发布敕令,禁止印第安人使用佩奥特掌,他们认为佩奥特宗教(the Peyote Religion)是一种异教,同神圣天主教信仰的纯洁和完整正相对立。那时,许多陶斯普韦布洛印第安人(Taos Pueblo Indians)因使用佩奥特掌而被当众鞭笞。大平原印第安人在同南方印第安人的文化交往和贸易来往中开始信奉南方印第安人的佩奥特宗教(the Peyote Religion)。

其三,19世纪下半叶,俄克拉荷马州的南部平原印第安人把这种宗教传播到该州的许多印第安人部落,从俄克拉荷马州,这种宗教向北传播到洛基山(the Rocky

Mountains) 和北部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 并一直进入到加拿大境内的印第安人中间。

其四, 20 世纪初, 在俄克拉荷马州境内, 除了东南地区的几个印第安人部落之外, 俄克拉荷马州境内的印第安人大都信奉佩奥特宗教 (the Peyote Religion)。

其五, 史密森学会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的美国民族学局 (Bureau of Ethnology) 的民族学家, 詹姆斯·穆尼 (James Mooney) 利用多年时间对基奥瓦印第安人 (Kiowi) 部落的佩奥特宗教 (the Peyote Religion) 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佩奥特宗教 (the Peyote Religion) 是一种古老的宗教, 应当得到官方的承认, 应当通过宪法和立法给予保护。1918 年, 在詹姆斯·穆尼 (James Mooney) 的支持和帮助下, 信奉佩奥特宗教 (the Peyote Religion) 的印第安人部落在俄克拉荷马州正式成立了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自 1918 年成立以来, 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已从 25,000 增加到 40,000。土著美国人教会在许多州都有自己的分会。

其六, 1945 年, 印第安人事务局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正式承认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合法地位。1954 年, 南达科他州 (South Dakota) 印第安人为宗教目的使用佩奥特掌得到政府的法律认可。

其七, 1957 年, 蒙大拿州 (Montana) 政府废除一项实行了 34 年的禁止使用佩奥特掌的法令。

其八, 1959 年, 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议会通过立法, 对该州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给予法律保护。此后, 俄克拉荷马州 (Oklahoma)、科罗拉多州 (Colorado)、怀俄明州 (Wyoming)、内华达州 (Nevada)、德克萨斯州 (Texas) 以及其他有关州的议会相继通过立法, 对本州的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提供法律保护。

除了以上历史考察资料证明美国印第安人 (土著美国人) 已有多年使用佩奥特掌的历史, 并且美国有些州政府已经废除禁止使用佩奥特掌的法令外, 美国学界和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和相关组织也反对政府限制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的做法。例如:

其一, 1960 年, 亚利桑那州 (Arizona) 法院对 “玛丽·阿蒂凯案” (Mary Attikai) 做出判决, 州法官在裁决中指出, 玛丽·阿蒂凯作为一个纳瓦霍印第安人 (Navajo), 按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 她有权使用佩奥特掌。在这宗讼案的审理中, 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对玛丽·阿蒂凯提供了法律援助。

其二, 密歇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药理学系的西弗博士 (H. Seever) 对佩奥特掌进行了广泛研究, 他撰写有关佩奥特掌的研究报告, 在讼案中为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利益提供证词, 进行辩护。他指出, 在列克星顿市 (Lexington) 的联邦麻醉药品研究基地 (the Federal Narcotic Farm) 和美国卫生局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医院我们对佩奥特掌的药理特性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所选取的实验对象没有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p.292—294.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因使用这种药物而上瘾。

第三，1964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the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对“人民诉伍迪案”（People v. Woody）做出判决，法官认为本案中的当事人，作为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的若干铁路工人，按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他们有权使用佩奥特掌。在“伍迪案”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适用了“迫切政府利益标准”（the compelling governmental interest）这一原则，这一原则由联邦最高法院于1963年在审理“Sherbert v. Verner”案中提出。在迫切政府利益标准中，政府在宗教讼案中如果否决或推翻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实践条款，它必须利用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当事人的宗教活动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行产生严重威胁。如果迫切政府利益标准在宗教讼案中獲得支持，法院将对个人或团体的宗教活动进行限制，从而保护政府的利益。

其四，1965年，“美国健康，教育和福利部”（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下属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向美国国会提出“药品滥用控制修正案”（the Drug Abuse Control Amendments），修正案将佩奥特掌列为受控药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致函土著美国人教会，根据你们提出的证据，我们承认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宗教仪式中不是把佩奥特掌作为药物使用，我们的目的不是通过制定有关立法而对跟土著美国人教会有关的佩奥特掌的运输、拥有和使用进行规制和管理。

其五，土著美国人教会关于佩奥特掌的合法使用（非药物使用）提供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美国许多大学的人类学家，这些学者分别来自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和科罗拉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在《科学》杂志上联合发表“佩奥特声明”（Statement on Peyote），他们在声明中指出，美国的土著美国人教会是一个合法的宗教组织，应当享有其他宗教所拥有的宗教自由权利，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仪式中把佩奥特掌用作圣餐，类似于基督教圣餐仪式中的酒和面包。美国已故的卡尔·A. 门宁格（Carl A. Menninger）博士生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精神分析医院——门宁格诊所，在堪萨斯州（Kansas）创立了闻名的“门宁格基金会”（Menninger Foundation），专门对精神病进行治疗、教育和研究。美国精神病学会（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将他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精神病学家。门宁格博士热情地支持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宗教利益，他在其所发表的有关佩奥特掌的文章中指出，我们已经从印第安人那里夺走了太多的东西，我们不能再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一古老的圣物。

其六，1966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滥用控制处（the Bureau of Drug Abuse Control）处长约翰·芬拉特（John Finlator）在土著美国人教会每年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国会已于1965年通过“药品滥用控制立法”（the Drug Abuse Control Amendments），这项立法于当年2月1日正式生效，从我们内心深处而言，我们不是妨碍你们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按照这些法规，你们教会成员可以成为佩奥特掌的合法购买者。你们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的历史跟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老。我们知道，对于你们的宗教来说，佩奥特掌是以物质代表一种精神力量，类似

基督教中被神圣化的酒和面包象征耶稣的血和肉。在古代阿兹特克印第安人零星的文献资料中，自远古以来，佩奥特掌一直被用作药物和圣餐。今天，我们可以说，土著美国人宗教是美国最古老、最虔诚的宗教之一。

其七，1968年，德克萨斯州韦布县（Webb County）和拉雷多市（Laredo）的法官宣布，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条款，德克萨斯州立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的上述条款。1969年，德克萨斯州议会通过立法，对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提供法律保护，此法直到今天一直有效。德克萨斯州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生长佩奥特掌，这里是无刺佩奥特仙人掌的天然生长地，从德克萨斯州拉雷多市以东30英里向南一直到里奥格兰德河（the Rio Grande River）附近的广阔地区生长着大量的佩奥特仙人掌。传统上，土著美国人教会来到德克萨斯州采集或者向获得销售许可的经销商购买佩奥特掌。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局（the 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和司法部（the Justice Department）向佩奥特掌经销商颁发销售许可执照，这些获得销售许可执照的经销商可以合法地向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销售佩奥特掌，而对于购买佩奥特掌的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来说，土著美国人教会首先必须向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局进行登记，然后教会才能向其成员颁发会员证明和有关拥有、采集、购买和运输佩奥特掌的许可证，教会成员只有拥有上述相关证明才能购买佩奥特掌。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局颁布了有关法规，这些法规被用来对德克萨斯州境内佩奥特掌的采集、拥有、购买和运输进行管理。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局同美国各有关州的土著美国人教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局指出，在有关佩奥特掌法规的实施和执行过程中，土著美国人教会没有出现任何违法问题。

1968年，美国总统约翰逊（President Johnson）签署了《1968年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Bill），这项立法把以前除印第安人之外其他美国人享有的民权扩大到美国印第安人及其保留地，这部法律规定，印第安人部落在行使自治权力过程中不准制定或者实施任何有关禁止宗教自由实践的法律。国会通过《1968年民权法案》的一个重要而明确的理由就是要把法律保护扩大到土著美国人教会。土著美国人教会的档案文献里保存着欧文参议员同土著美国人教会的来往信函，这些信函证实，对于土著美国人教会为宗教目的使用佩奥特掌，国会已有对此进行立法保护的意向。1970年，国会通过《1970年受控物法》（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of 1970），禁止对没有处方的许多药物（包括佩奥特掌）进行销售或者拥有。佩奥特掌在这项法规的附件I中被列为受控药物。此后美国政界和国会议员也有人发表评论阐述自己的主张，提议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权应该给予更大的自由。例如：

其一，来自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萨姆·欧文（Sam Ervin）参议员，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p.294—297.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3.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p.297—298.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3.

他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兼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宪法权利专门小组委员会 (the Subcommittee on Constitutional Rights) 主席, 他吁请土著美国人教会派出代表出席宪法权利专门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 这些听证会关涉土著美国人要求利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他们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提供保护。

其二, 1970 年, 在众议院公共健康和福利专门小组委员 (the Subcommittee on Public Health and Welfare) 举行的听证会上 (第 91 届国会第 2 次会议, 第 117—118 页), 国会议员萨特菲尔德 (Satterfield) 关于土著美国人教会使用佩奥特掌的豁免问题提出如下质询: 按照现行法律, 土著美国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享有豁免, 然而, 我们现在所讨论和审议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是否将以某种方式影响土著美国人现在所享有的这种使用佩奥特掌的豁免? “美国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 (the Bureau of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 局长 Sonnenreich 先生对上述问题解释道: 首先, 萨特菲尔德先生, 土著美国人已向我们致函询问是否将继续通过有关法规对他们使用佩奥特掌给予豁免, 我们向他们保证, 鉴于土著美国人使用佩奥特掌的悠久历史, 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将继续对他们使用佩奥特掌给予豁免。我们认为土著美国人宗教是一种独特的宗教, 这种宗教的历史和传统确保他们享有这种豁免, 他们把佩奥特掌奉为一种神祇, 有鉴于此, 我们将继续给予他们使用佩奥特掌的豁免。萨特菲尔德议员又问道: 局长先生, 您没看到参议院现在所讨论和审议的法案将使得这种豁免变得不可能吗? Sonnenreich 局长回答道: 没有。按照现行法律, 起初, 国会打算在这项立法中对土著美国人使用佩奥特掌所享有的豁免制定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最终, 国会在通过这项立法前决定, 土著美国人使用佩奥特掌所享有的豁免应当由联邦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来处理和解决, 因此, 我们将按照这部法律制定相应规章对土著美国人使用佩奥特掌提供豁免。根据上述药品管理部门对国会做出的保证, 按照“美国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颁布的有关法规, 土著美国人享有为宗教目的使用佩奥特掌的豁免。“联邦法规”中有关土著美国人使用佩奥特掌享有豁免的规定今天仍然有效, 规定如下: 把佩奥特掌列为受控药物并不适用于土著美国人教会在真正传统的宗教仪式中对佩奥特掌的非药物使用, 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对佩奥特掌的非药物使用应给予登记豁免。这意味着, 任何个人如果从事佩奥特掌药物生产并将该药物销售给土著美国人教会, 有关个人必须首先向政府有关机构登记, 而且, 他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必须按照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

根据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有关规定, 无法被理解为对美国印第安人 (土著美国人) 教会及其为宗教目的使用佩奥特掌提供保护。这部法律应当对有关规定做出清晰、明确、合理的解释, 从而对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宗教自由实践给予保护。为使土著美国人教会为宗教目的使用佩奥特掌不再引起任何争议, 国会应当对《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进行修正, 制定明确而具体的条款对土著美国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提供保护。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p.298—300.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1979年8月21日，由联邦政府各有关部门代表组成的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按照《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第2款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向国会提交了《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报告指出，鉴于联邦政府把佩奥特掌列为一种受控物，因此，联邦政府要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和解决有关印第安人使用和拥有佩奥特掌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专门工作小组听取了佩奥特传统宗教领袖和土著美国人教会主席的意见，他们坚称佩奥特宗教仪式能够帮助患者恢复健康，联邦或州监狱应当允许土著美国人囚犯同他们的佩奥特宗教领袖会面。不过，他们认为佩奥特掌不应当被带进监狱。

长期以来，美国内政部（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一直支持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宗教自由实践。1944年5月，美国内政部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the Commissioner of Indian Affairs）建议并支持信奉土著美国人宗教的印第安人部落正式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土著美国人教会。1966年2月，美国内政部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Stewart Udall）致信美国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部长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敦促“美国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按照国会于1965年通过“药品滥用控制立法”对土著美国人为宗教目的使用佩奥特掌提供豁免，因为印第安人事务局（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承认土著美国人教会是一个真正的宗教组织。直到今天，美国内政部对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宗教自由实践继续给予支持。1990年4月，美国最高法院对“俄勒冈州政府就业处诉史密斯案”（Employment Division, Oregon v. Smith）做出判决，法官认为按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实践条款，俄勒冈州政府有权禁止对佩奥特掌的宗教使用。最高法院在审理本案中放弃使用“迫切政府利益标准”，认为这一标准不适用有关佩奥特掌的讼案。结果，在本案中，尽管联邦政府在有关药品法的实施和执行中对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给予豁免，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却利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实践条款否决了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的宗教利益诉求。最高法院在本案的审理中最后指出，对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是否给予豁免不是由法院来决定，而是由政府的行政程序、国会和其他立法机构来决定。最高法院对本案的裁决动摇了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合法地位。根据“美国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的前身，对国会做出的承诺和保证，药品法执行部门将制定有关行政法规对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给予保护，有鉴于此，国会在1965年讨论和审议“药品滥用控制修正案”时没有对土著美国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享有豁免做出法律规定。土著美国人教会迫切希望国会对1970年通过的《受控物法》进行修正，从而使《联邦法规》（C.F.R.）中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所享有的行政豁免具体而明确地体现在国会制定的有关立法之中，也就是说，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所享有的豁免不应通过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制定法规来实现，而要通过国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300.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会制定有关立法来实现。美国最高法院在“史密斯案”中放弃使用“迫切政府利益标准”引起其他美国宗教组织的关切。1990年6月,“浸礼会教联合委员会”(the Baptist Joint Committee)的法律总顾问奥利弗·S.托马斯(Oliver S.Thomas)发表评论指出,最高法院对“史密斯案”做出的裁决将对美国主流宗教产生影响,这一判决将对关涉所有教派的各种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带来严重影响。桑德拉·奥康纳(Sandra O’Conner)大法官在审理本案中指出,国会制定并颁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障美国少数民族裔享有宗教自由实践的权利,他们的宗教实践往往遭到美国广大公众的误解和敌意。作为对“史密斯案”判决的回应,1991年夏秋之际,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在众议院议员斯蒂文·索拉兹(Steven Solarz)的领导下向国会提出《宗教自由复兴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议案。这项立法恢复了“迫切政府利益基准”,在有关宗教自由实践的讼案中,联邦、州或地方政府在否决有关宗教自由实践的诉求之前必须对其所适用的“迫切政府利益标准”提出有效而令人信服的证据,也就是说,如果政府要对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它必须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然而,这项立法没有对任何有关宗教自由实践讼案的判决结果做出评价或判断。土著美国人教会迫切希望国会制定一部具体而明确的立法以对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提供豁免,有鉴于此,国会应对下列三部立法进行修正:国会应对《宗教复兴法》进行修正;应对《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进行修正,使现行《联邦法规》中对土著美国人教会使用佩奥特掌享有豁免的行政规定具体而明确地体现在上述法律的有关修正案中;最后,国会应对《受控物法》做出类似修正。

二、印第安人向国会提出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原则

1992年5月13日和14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民权和宪法权利专门小组委员会(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关于“1991年宗教自由复兴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1)议案(H.R.2797)举行听证会,印第安人部落和团体联合美国其他宗教、民权和环境组织(包括印第安人部落和团体在内,总共28个组织)向专门小组委员会提交一个联合书面证词,他们在证词中指出,“1991年宗教自由复兴法”不可能解决美国公民在其宗教自由实践中所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鉴于土著美国人宗教诉求的特殊性,国会应当制定特别而不同的立法以解决土著美国人在特别而不同的宗教自由实践中所面临的特别而不同的宗教问题。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p.300-304.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3.

Testimony on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H.R.2797) and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Legislation Submitted to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in conjunction with Hearings Held in Washington, D.C. on May 13 and 14, 1992. Submitted by: Americans for Indian Opportunity, Association on American Indian Affairs, Church of the Brethren, Consolidated Salish and Kootenai Tribes, Cultural Conservancy, Ecumenical Ministries of Oregon,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Friends Committee on National Legislation, Friends of the Earth, General Conference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Hollywood Women’s Political Committee, Hui Malama I Na Kupuna O Hawaii Nei, Kauffman and Associates, Keepers of the Treasures:Cultural Council of American Indians, Alaska Natives and Native Hawaiians,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Inc.-

美国最高法院对“Lyng”案 (Lyng v.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485 U.S.439, (1988), 即“‘林格’诉‘西北印第安人墓地保护协会’案”) 和“Smith”案 (Employment Division,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Oregon v.Smith, 494 U.S.872, (1990), 即“‘俄勒冈州政府人力资源部就业处’诉‘史密斯’案”) 所做出的裁决, 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Lyng”案中的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圣地和“Smith”案中的土著美国人教会所信奉佩奥特宗教 (peyote religion) 不给予保护, 最高法院对上述两案的判决不仅使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受到严重威胁, 而且使所有美国公民的宗教自由遭受严重削弱。为了应对美国公民宗教自由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国会存在两种不同但相互协调的解决危机的立法进路和方式。一条立法进路是, 1991 年 6 月 26 日, 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在众议院议员斯蒂文·索拉兹 (Steven Solarz) 的领导下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提出了《宗教自由复兴法》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议案, 即众议院第 2797 号议案 (H.R.2797), 这项立法旨在恢复“Smith”案中被抛弃的“迫切政府利益基准”。 这项立法得到美国宗教团体和民权组织的广泛支持, 许多印第安人对这项立法议案也给予支持, 他们认为这项立法议案能够帮助印第安人解决他们在宗教自由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然而, 这项立法议案没有解决印第安人长期以来在其独特的宗教自由实践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印第安人宗教及其自由实践仍旧遭到美国公众的歧视, 而且, 这项立法议案没有继承和遵循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所开创的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及其实践制定特别政策的传统, 因此, 为了保护土著美国人所享有的宗教自由实践权利, 国会需要对印第安人制定特别而不同的宗教立法。 “美国宗教联合会” (Coalition for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承认印第安人需要特别而不同的立法, 声明对他们的立法努力给予全力支持。另一条解决危机的立法进路是, 土著美国人向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提出立法建议, 希望国会能对现行的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政策——《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进行修正, 使其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为了应对和解决“Lyng”案和“Smith”案给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带来的严重危机, 土著美国人吁请国会通过

Minnesota/Dakotas Region, 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National Indian Education Association,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tive American Task Force of the Church Council of Greater Seattle, Navajo Nation Corrections Project, Religious Action Center of the 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 Seventh Generation Fund,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Association of Churches, Ysleta Del Sur Pueblo. pp.1—23.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Secon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2797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1”, May 13 and 14, 1992. pp. 421—443.

参见 (美) 小约翰·威特: 《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 宋华琳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版, 第 167—174, 192—196, 204—206。作者对此进行了细腻而深入的探讨。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on behalf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H.R. 4230 and H.R. 4155,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p.120—122.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会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RF)) 的专职律师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在其向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就众议院 4230 号议案 (H.R. 4230) 提供的书面证词中对此进行了深刻阐述和讨论。

对《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 42 U.S.C.1996, “ AIRFA ”) 进行修正而制定他们所要求的特别而不同的宗教立法, 为此, 美国印第安人提出四条理由以争取国会对他们的立法努力给予支持:

第一, 国会一般通过立法方式解决印第安人问题。

按照美国宪法有关条款的规定, 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部落具有监护责任, 联邦政府同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使印第安人在美国法律中享有特殊地位, 联邦政府根据这种特殊的监护关系为印第安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制定了相关立法, “美国法典第 25 卷” (the United States Code (25 USC)) 便是有关印第安人生活的全部法规汇编。按照美国宪法, 印第安人部落及其成员在联邦法律体系中拥有特殊法律地位, 他们同美国政府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 而美国最高法院对国会关于印第安人问题所制定的这些特别而不同的立法也一向给予支持和维护, 在对“莫顿诉曼卡里案” (Morton v.Nancari,1974) 和“佩奥特路上帝教会诉索恩伯格案” (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v.Thorngurgh,1991) 裁决中, 最高法院维护了国会对印第安人问题所拥有的制定特殊而不同立法的全权。

第二, 国会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的现行政策为国会进一步制定有关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国会通过制定这些立法将消除“Smith”案和“Lyng”案所造成的有害影响。

1978 年, 国会通过《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 这是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制定的一部政策性法规。为了实施这项宗教政策, 这部法规的第 2 款要求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自这项政策公布之日起利用 1 年时间对本部门有关妨碍和侵犯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做法进行研究和调查, 然后确认本部门的哪些政策法规需要对印第安人的宗教实践作出调整和适应, 最后向国会提出有关行政和法规改革的相关建议。在总统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 联邦政府侵犯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事件总共有 522 起, 涉及美国 28 个州的 70 个印第安人部落。总统向国会提出 11 项有关制定统一行政程序的建议。总统也向国会提出 5 条立法建议, 它们是: 1.对位于联邦公地上的土著美国人宗教圣地制定一种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2.对有关法律做出具体修正以保护和维持联邦公地上的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活动; 3.联邦政府要对有关印第安人宗教仪式和圣地的信息进行保密; 4.对关税表、出口法和《杰伊条约》(Jay Treaty) 进行修正; 5.禁止盗窃、出口和州际运输印第安人宗教圣物, 国会应对此进行立法。在总统所提出的上述 5 条立法建议中, 到目前为止, 国会只对第 5 条制定了有关立法, 例如《1979 年考古资源保护法》(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ct , 16 USCA 470cc) 和《1990 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Secon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2797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1”, May 13 and 14, 1992. pp. 432-434.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Secon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2797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1”, May 13 and 14, 1992. pp. 435-437.

“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 , P.L. 95-341 .pp. 63, 75, 81.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Repatriation Act, 25 USCA3001) 等, 这些立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第 5 条立法建议的目标。《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以及按照该法第 2 款所提出的立法建议为国会为印第安人制定特别而不同的立法提供了基础, 国会通过对印第安人制定这些特别而不同的宗教立法能够使《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获得“强制执行效力”(teeth), 而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制定的这项宗教政策只有在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teeth) 后才能得到切实而有效的实施和执行。鉴于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某些规章、措施和做法长期以来对土著美国人宗教实践造成侵犯、妨碍和破坏, 而国会只有通过制定“特殊立法”才能扫除土著美国人在宗教实践中遭遇的这些障碍, 因此, 一个有关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的详细议事日程等待国会去完成。

第三, 众议院第 2797 号议案 (H.R.2797) 无法使国会制定的《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政策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和执行, 也不能解决土著美国人在宗教自由实践中所面临的诸多独特问题。

“Lyng”案和“Smith”案给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带来严重危机, 然而, 众议院第 2797 号议案 (H.R.2797) 却不能为这种危机提供一种符合印第安人特殊宗教利益诉求的解决问题的进路。对于《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这项联邦政策和《1979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所确认的诸多复杂问题以及“报告”对有关联邦法律和政策所提出的诸多修改和调整建议, 这项议案都没有进行明确而具体的处理和解决。美国目前有 500 个得到联邦政府正式承认的印第安人部落, 这些印第安人部落所信奉的传统宗教不仅彼此不同, 而且同以犹太基督宗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也有悬殊差异。西方宗教是一种“成文宗教”, 这些宗教一般都把神学教义以文字的形式写在它们的经典里, 而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则是一种及其特殊的宗教, 它们是一种“不成文宗教”, 也就是说, 这些宗教没有以文字形式存在的神学经典, 它们是通过印第安人的传统仪式和宗教活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美国各级法院的法官、政府工作人员和土地管理人员根本不了解这些特殊而不同的印第安人宗教, 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在实施和执行联邦法律、政策和规章时由于对这些不成文的印第安人宗教缺乏了解, 从而对印第安人宗教实践活动造成妨碍、侵犯和破坏。长期以来, 美国主流社会在其传统观念中对印第安人宗教所形成的偏见和歧视是造成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权利进行侵犯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鉴于众议院第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Secon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2797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1”, May 13 and 14, 1992. pp. 437—440.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 95-341 .pp. 94.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 95-341 .pp. 8—12.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卡萝尔·罗卡斯特: “戕害灵魂: 歧视与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信仰”(Carol Locust, “Wounding the Spirit: Discrimination and Traditional American Indian Belief Systems”),《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第 58 卷第 3 期(1988 年 8 月), 第 315—330 页。又见阿利森·杜西阿斯: “鬼魂舞和神圣的鬼魂: 19 世纪基督教化政策在 20 世纪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判例中的‘回光返照’”(Allison Dussias, “Ghost Dance and Holy Ghost: The Echoe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ization Policy in Twentieth—Century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Cases”),《斯坦福法律评论》(Stanford Law Review), 第 49 卷第 4 期(1997 年 4 月), 第 773—852。另外参见《1979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第 95—341 号公法(P. L. 95—341,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第 97 页。

2797 号议案 (H.R.2797) 试图恢复的“迫切政府利益基准” (the compelling state interest test) 不可能解决这些长期困扰印第安人宗教实践的历史痼疾, 因此, 只有国会对印第安人宗教制定特别而不同的立法, 这些问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这些特别而不同的立法将对某些联邦法律、政策、规章和程序做出必要修改和调整, 从而使它们适用印第安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 而且, 这些特别而不同的立法将为保护土著美国人宗教提供一个更加明确而清晰的标准。

第四, 长期以来, 国会通过对许多现行法律进行修正或者制定新的立法以对土著美国人特殊而不同的宗教诉求做出调整和适应, 这些法规包括:

国会于 1906 年通过了《1906 年文物(或古物)法》(the Antiquities Act of 1906, 16 USC 432), 这部法规旨在保护联邦土地上的考古资源, 防止它们遭到盗劫。令人遗憾的是, 这部法律通过把印第安人遗骸认定(定义和解释)为考古资源而试图把印第安人遗骸转化为联邦财产, 从而使“征用印第安人遗骸”这一问题变得棘手而复杂。按照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 有关机构(个人或团体)在获得联邦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之后可以把人体遗骸从地下挖掘出来, 这些遗骸应交给公共博物馆进行永久保存。

《1940 年秃鹰保护法》(Bald Eagle Protection Act of 1940, ch.278, 54 Stat.250 (1940)) 和《1962 年秃鹰和金雕保护法》(The Bald and Golden Eagle Protection Act of 1962, Pub.L.No.87—884, 76 Stat.1246 (1962)), 鉴于某些印第安人部落把秃鹰(或金雕)标本用于宗教目的, 美国内政部部长(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按照有关法规向这些部落颁发许可证, 准许其成员携带、拥有和运输秃鹰(或金雕)标本。

《1968 年印第安人民权法》(Indian Civil Rights Act, 25USCA1302), 该法宗旨是把《美国宪法权利法案》(the Constitution's Bill of Rights)的大部分条款适用于印第安人部落政府, 在尽量减少联邦政府对部落文化和传统干预的同时使部落政府尊重部落成员所享有的民权; 鉴于许多印第安人部落的宗教与政治结合紧密, 因此, 美国宪法的确立条款(the establishment clause)不适用印第安人部落; 鉴于联邦政府在对印第安人部落颁行这部法规之前, 一些印第安人部落禁止其成员信奉佩奥特宗教, 因此, 按照该法有关条款的规定, 部落政府在行使自治权时不准制定或实施任何有关禁止宗教自由实践的法律。

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42USCA1996), 这是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及其自由实践制定的一项联邦政策, 这项政策主要用来保护和维持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Eskimo)、阿留申人(Aleut)和夏威夷土著人(Native Hawaiians)对其传统宗教所享有的信仰、表达和实践的自由

罗伯特·艾罗拉:“秃鹰和金雕保护法”(Roberto Iraola, “The Bald and Golden Eagle Protection Act”), 《奥尔巴尼法律评论》(Albany Law Review), 第 68 卷(2005 年), 第 973—996。

唐纳德·伯内特:“对 1968 年《印第安人民权法案》的历史考察”(Donald L. Burnett,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1968 ‘Indian Civil Rights’ Act”), 《哈佛法律杂志》(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第 9 卷(1971—1972 年), 第 557—626 页。

罗伯特·J.麦卡锡:“印第安人部落法庭的民权:印第安人民权法案颁行 30 周年”(Robert J. McCarthy, “Civil Rights in Tribal Courts: The Indian Bill of Rights at Thirty Years”), 《爱达荷法律评论》(Idaho Law Review), 第 34 卷(1997—1998 年), 第 467、497 页。

权利。 这部法规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全面性转变：从 1978 年之前的镇压走向 1978 年之后的保护。

国会于 1979 年通过的《1979 年考古资源保护法》(the Archaeological Protection Act of 1979, 16 USC 470aa-11) 也把人体遗骸认定(定义和解释) 为“考古资源”，并力图把这些“考古资源”转化为“美利坚合众国财产”(Sec.470bb(1))(第 470bb 款第 (1) 项)，如果有关机构(个人或团体) 在获得联邦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之后把人体遗骸从地下挖掘出来，这些遗骸应交给适当的大学、博物馆以及其他科研和教育机构进行保存(或保藏) (Sec.470bb(1))(第 470bb 款第 (1) 项)。美国普通法认为，死者不是财产，因此，相对于美国普通法关于人体遗骸的看法和观点，尽管上述这些法律彰显了高尚的立法宗旨，然而，它们同美国普通法的精神背道而驰，是一种野蛮的倒退。

1989 年《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ct, 103 Stat.1336, Public Law 101-185-Nov.28, 1989) 的颁布表明，史密森学会支助的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标示着史密森学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史密森学会开始纠正正在对待印第安人历史和文化方面所犯下的一个严重而巨大的错误，这一举措预示着史密森学会同印第安人部落开启了一种新型的、以前从未有过的合作关系；还表明，美国通过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就有关印第安人遗骸返还的广泛问题的解决建立一种沟通、对话机制，这一举措结束了史密森学会同印第安人部落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和对立，从而使博物馆沿着一个打破任何历史和文化藩篱的方向发展。按照《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的规定，1989 年，由美国史密森学会赞助成立“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这是美国第一个专门展示土著印第安人历史、生活、语言、文学、艺术的文化人类学专题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大、最丰富的关于美国印第安土著人民生活、艺术展览品，共计 8 万余件，展品年代跨越 1 万余年。它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将展览分为“我们的星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语言”等不同专题，从衣食住行用等生产、生活、文化方式的角度全面、深刻地向人们展示出印第安土著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

《1990 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25 USCA3001)，这是土著美国人几十年保护和维护自身宗教权利的一次辉煌胜利，对于土著美国人来说，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里程碑意义的立法，这部立法标志着美国博物馆界、科学界和广大公众对土著美国人的观念和态度发生根本转变，这部立法为联邦政府部门和联邦政府资助的博物馆等机构返还土著美国人遗骸和

埃伦·M.L.休厄尔：“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Ellen M.L.Sewell,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亚利桑那法律评论》(*Arizona Law Review*), 第 25 卷 (1983—1984 年), 第 429—472 页。

Prepared Statement by Suzan Shown Harjo, p. 189.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2269 to Protect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and to Guarantee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by Native Americans, July 14, 1994, Washington, DC.

罗伯特·艾罗拉：“《考古资源保护法》—25 周年回顾”(Roberto Iraola, “‘The Archaeological Protection Act’—Twenty Five Years Later”), 《杜肯法律评论》(*Ququesne Law Review*), 第 42 卷 (2003—2004 年), 第 221—257。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187—188.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文物提供了全国性的统一返还标准和程序。这是美国国会对土著美国人制定的一部特别立法，它标示着在印白文化关系史上联邦政府和非印第安人机构（团体或组织）第一次从印第安人的视域思考和看待有关神圣的问题。

《印第安人学生权利法》(Rights of Indian School Children, 25 USCA2017)，按照该法有关规定，鉴于印第安人学生在印第安人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为他们建立的寄宿学校上学，因此，美国内政部部长应当制定并颁布有关行政法规对印第安人学生的宗教自由权利给予保护。

第二节 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制定

一、印第安人请求国会为佩奥特宗教制定特殊立法

1994年7月14日，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关于“保护土著美国人文化和保障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议案（To Protect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and to Guarantee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by Native Americans）——“参议院第2269号议案”（S.2269）举行听证会，印第安人权利基金（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与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Indian Affairs）和撒利希族印第安人—库特耐族印第安人部落联盟（Confederated Salish—Kootenai Tribes）合作完成一个联合书面证词，最后由“美国印第安人权利基金”的专职律师罗伯特·M.佩雷戈伊（Robert M. Peegoy）将书面证词写成摘要提交给专门委员会。罗伯特在书面证词中举出下述理由作为印第安人请求国会为佩奥特宗教制定特殊立法的根据，它们是：

第一，罗伯特指出，“迫切政府利益基准”（the Compelling State Interest Test）对美国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将不能提供充分保护。

联邦最高法院在对“史密斯案”的裁决中，奥康纳大法官（Justice O'Connor）同意多数派法官对“俄勒冈州政府就业处诉史密斯案”（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492 U.S. 872 (1990)）的裁决意见，俄勒冈州禁止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符合美国宪法有关条款的规定。然而，她认为多数派法官为了做出上述判决没有必要放弃“迫切政府利益基准”。相反，奥康纳大法官本该保留这一传统基准，并将其适用于本案中的美国印第安人，从而做出判决，美国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

杰克·F.特罗普、沃尔特·厄科—霍克：“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背景和立法史”（Jack F. Trope and Walter R. Echo-Hawk,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Background and Legislative History”），《亚利桑那州法律杂志》（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第24卷（1992年），第35—77页。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Secon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2797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1”, May 13 and 14, 1992. pp. 440—441.

Briefing Document: The Need for Specific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Legislation notwithstanding RFRA Prepared by: Robert M. Peegoy with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in Cooperation with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Indian Affairs and Confederated Salish and Kootenai Tribe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2269 to Protect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and to Guarantee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by Native Americans. July 14, 1994. Washington, DC. p. 206.

掌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为在她看来本案中的州在对其公民使用佩奥特掌进行管理和规制时拥有迫切利益。在“Smith”案中,俄勒冈州政府坚持认为,鉴于佩奥特掌会给人带来“许多危险”,因此,俄勒冈州政府拥有保护其公民健康和安全的迫切政府利益,然而,最高法院多数法官在对“Smith”案的审理中竟赞同俄勒冈州政府的主张,这是在令人困惑和不解,因为按照少数法官对多数法官做出的判决所提出的异议,俄勒冈州政府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基础,对于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对人有害这一主张,俄勒冈州政府对此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因此,上述主张完全是主观臆测的产物。

第二,罗伯特在对“Smith”案的审判记录进行考察后指出,“Smith”案的审判记录表明:

1.其他法院提供的事实和证据同俄勒冈州政府所坚持的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对人有害这一主张正好发生矛盾和冲突。

2.医生和精神病学家以及人类学家通过研究向人们所提供的证据(特别是医学证据)表明佩奥特掌对印第安人没有害处。

3.销售和使用佩奥特掌同使美国社会深受其害的大量非法毒品(麻醉品)交易没有关系。

4.实际上,在美国几乎不存在佩奥特掌的非法交易;美国药品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80到1987年,全国只有19.4磅佩奥特掌被没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在全国查获了1.5千万磅大麻毒品;联邦政府和德克萨斯州政府都制定了相关法规,对佩奥特掌的销售进行严格管理和控制。

5.印第安人使用佩奥特掌的宗教仪式管理严格、秩序井然、神圣庄严,因此,印第安人为宗教目的使用佩奥特掌根本不同于药物滥用者为娱乐目的对毒品的不负责和无限的使用。

6.联邦政府和美国28个州都制定了有关药品法律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提供豁免。

7.土著美国人教会信条禁止把佩奥特掌用于非宗教目的,不准许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饮酒,提倡自力更生和家庭责任。

8.土著美国人教会所提供的精神和社会支持能够有效地消除酗酒给土著美国人造成的悲惨后果。

9.俄勒冈州担心,对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给予豁免将促使许多教派为它们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其他受控物而向政府提出大量豁免要求,这种担心纯粹是一种主观臆测;最近几年,最高法院和联邦下级法院在它们审理的宗教自由实践

Briefing Document: The Need for Specific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Legislation notwithstanding RFRA Prepared by: Robert M.Peregoy with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in Cooperation with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Indian Affairs and Confederated Salish and Kootenai Tribe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2269 to Protect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and to Guarantee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by Native Americans. July 14, 1994. Washington, DC. pp. 206-208.

1993年11月16日,克林顿总统在《宗教自由复兴法》(RFRA)签署仪式的讲话中指出,这些价值观念的复兴对于恢复美国精神和减少美国社会的犯罪和暴力具有重要意义。

讼案中对类似观点始终予以驳斥，它们认为美国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使用佩奥特掌的情况，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性能使印第安人为他们提出的豁免要求提供充分而令人信服的理由。

10. 对美国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给予豁免没有违反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因而不会产生有关平等保护的问题。

通过罗伯特对“Smith”案所进行的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和讨论，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对美国少数族裔的特别而不同的宗教自由实践活动缺乏理解、同情和尊重；在“Smith”案中，这种具有强烈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使这些多数法官不可避免地做出对少数族裔宗教自由实践诉求不利的裁决，因此，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宗教信仰——佩奥特崇拜不会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

第三，国会应当制定一部统一的全国立法，以解决美国印第安人在对其传统的佩奥特宗教（Peyote Religion）进行自由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广泛而复杂的问题。

罗伯特指出，这部统一的全国立法将被用来为印第安人的传统宗教自由实践提供平等、统一的保护，而不考虑印第安人是哪一个州的公民、住在哪一个保留地或者属于哪一个部落。长期以来，许多复杂问题给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权利带来压力和负担，它们给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造成困难和障碍，有鉴于此，国会需要为印第安人的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制定一部特别立法，从而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公民所提供的保护扩大到美国印第安人的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

美国各州广泛存在的特别管辖权（司法权或裁判权）为国会对印第安人的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制定统一的全国立法提供了直接而现实的理由。鉴于美国各州法律彼此存在差别和不同，因此，居住在不同州的印第安人要遵守不同的法律，甚至属于同一个州的不同部落或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也要面对不同法律的规制，这种局面使印第安人在不同州、部落和保留地进行的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遭到迥然有别的对待，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所制定的法律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以及美国各州法律之间所具有的差别和不同使得处境类似的印第安人因所居住的州和保留地不同而受到迥然有别的待遇，这种独具特点的法律体系也使得生活在同一个州的不同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

美国 28 个州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彼此不同的有关保护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的法律；22 个州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根本不给予保护，如果印第安人在这些州进行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他们将会遭到逮捕、起诉或被投入监狱。美国各州对印第安人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所制定的这些混乱的、武断的、专横的法律规定对“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25 万成员的旅行、就业和礼拜产生了严重影响。例如，“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Briefing Document : The Need for Specific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Legislation notwithstanding RFRA Prepared by : Robert M.Peregoy with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in Cooperation with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Indian Affairs and Confederated Salish and Kootenai Tribe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2269 to Protect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and to Guarantee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by Native Americans. July 14, 1994. Washington, DC. pp. 208-210.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主席道格拉斯·朗 (Douglas Long) 居住在威斯康星州 (Wisconsin), 该州法律保护土著美国人教会的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 如果他为履行职务而到德克萨斯州进行有关教会 (Texas) 活动, 按照德克萨斯州和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 (美国禁毒署) (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制定出台的有关法律规定, 他可以合法地获得用于宗教目的的佩奥特掌 (peyote), 然而, 当他携带采集的佩奥特掌 (peyote) 从德克萨斯州 (Texas) 返回威斯康星州时, 如果他经过内布拉斯加州 (Nebraska), 因为该州法律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没有给予豁免, 因此, 他将被逮捕而遭到起诉。有时, 同一个州的不同印第安人保留地因适用不同的联邦和州法律系统 (包括彼此不同的管辖权、司法权或裁判权) 可能使其部落成员的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例如, 在内布拉斯加州 (Nebraska) 有 3 个印第安人保留地, 它们分别是: 桑提苏族印第安人保留地 (Santee Sioux reservation)、奥马哈和温尼贝戈印第安人保留地 (Omaha and Winnebago reservation)。鉴于内布拉斯加州法律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不提供豁免, 因此, 如果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内布拉斯加州被发现携带或拥有佩奥特掌、或试图把佩奥特掌运输到上述 3 个印第安人保留地, 他将会遭到逮捕、起诉或被投入监狱。然而, 由于这三个印第安人保留地适用了不同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法律系统 (包括不同的管辖权、司法权或裁判权), 结果, 内布拉斯加州对奥马哈和温尼贝戈印第安人保留地没有刑事管辖权 (criminal jurisdiction), 而对桑提苏族印第安人保留地却拥有这种权力。因此, 奥马哈和温尼贝戈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可以合法地在他们自己的保留地进行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 因为内布拉斯加州法律不适用保留地, 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 (美国禁毒署) 所制定的有关法规对保留地成员的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给予豁免。鉴于内布拉斯加州 (Nebraska) 法律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不提供豁免, 按照第 280 号公法 (P.L.280) 的有关规定, 内布拉斯加州刑法适用于桑提苏族印第安人保留地 (Santee Sioux reservation), 因此, 如果该保留地的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进行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活动, 他将被起诉或关押。

上述这些“异常情况”在美国各州普遍存在, 因此, 全国各地的土著美国人迫切希望国会为他们的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制定一部统一的全国立法, 以消除印第安人在不同州、部落和保留地进行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时所遭受的不同对待, 从而为美国各州的印第安人进行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提供平等、统一的保护。长期以来, 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 (美国禁毒署) 制定有关法规对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给予“行政豁免”, 然而, 它支持国会通过制定有关立法对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提供“立法豁免”。

第四, 国会一般通过立法方式解决印第安人问题。

Briefing Document : The Need for Specific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Legislation notwithstanding RFRA
Prepared by : Robert M.Peregoy with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in Cooperation with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Indian Affairs and Confederated Salish and Kootenai Tribe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2269 to Protect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and to Gurantee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by Native Americans. July 14, 1994. Washington, DC. pp. 210-211.

按照美国宪法有关条款的规定，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部落具有监护责任，联邦政府同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使印第安人在美国法律中享有特殊地位，联邦政府根据这种特殊的监护关系为印第安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制定了相关立法，“美国法典第 25 卷”（the United States Code（25 USC））便是有关印第安人生活的全部法规汇编。按照美国宪法，印第安人部落及其成员在联邦法律体系中拥有特殊法律地位，他们同美国政府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而美国最高法院对国会关于印第安人问题所制定的这些特别而不同的立法也一向给予支持和维护，在对“莫顿诉曼卡里案”（Morton v.Nancari,1974）和“佩奥特路上帝教会诉索恩伯格案”（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v.Thornburgh,1991）裁决中，最高法院维护了国会对印第安人问题所拥有的制定特殊而不同立法的全权。

在“莫顿诉曼卡里案”（Morton v.Mancari，417 U.S.535 (1974)）以及跟它类似的讼案中，联邦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按照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委托管理原则(federal Indian trust doctrine)和条约关系始终支持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的特殊立法的合宪性。最近，这些原则被适用于联邦第 5 巡回上诉法院（5th Cir.1991）审理的“佩奥特路上帝教会诉索恩伯格案”（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v.Thornburgh, 922 F.2d 1210,1216-17），以支持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给予的豁免。本案中，一些非印第安人对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给予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的豁免提出法律上质疑和挑战，他们认为这种豁免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确立条款”（the Establishment Clause）和“平等保护条款”（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对此，法官在审理本案中指出：“我们认为，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给予的这种豁免旨在使隶属于不同部落的土著美国人能够继续他们绵延几个世纪之久的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的传统，这种豁免同联邦政府确立的有关保护土著美国人文化的合法目标具有合理的关联。这种保护对于维护联邦政府同土著美国人部落之间所形成的受托（监护）关系至关重要。联邦政府与土著美国人部落之间所形成的这种独特的监护关系（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阻止任何程度的政教分离，而政教分离通常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和要求的基本原则。联邦政府不可能在承担宪法所赋予的作为土著美国人保护者的角色的同时而又将对确立条款通常所要求的政教分离的理解适用于上述这种关系。”美国最高法院在“Smith”案中指出，国会应当制定有关立法对土著美国人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提供保护，多年以来国会已经通过许多立法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自由提供保护。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on behalf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H.R. 4230 and H.R. 4155,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123.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 1994.

第五,《宗教自由复兴法》是一部被动的法律,这部法律不能为印第安人进行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活动提供保护。

罗伯特指出,该法对印第安人因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而遭到逮捕、起诉和被判有罪不能提供保护。这部法律只有诉诸于成功的诉讼才能保护和维护个人的宗教自由权利,从而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制约。《宗教自由复兴法》所适用的宗教自由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民事诉讼案件(civil actions),而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因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而遭到的起诉性质上属于刑事诉讼案件,结果导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遭到剥夺。鉴于《宗教自由复兴法》是一部被动性而非积极性法律,因此,该法不能为“非豁免州”(non-exempt states)的美国印第安人进行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提供保护,这些州的印第安人会一如既往地因进行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而遭到逮捕、起诉和关押,他们将饱尝屈辱、痛苦和恐惧。

综上所述,虽然联邦政府已经颁行了《宗教自由复兴法》,然而,美国印第安人在进行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时仍旧惶恐不安,他们担心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会使他们遭到逮捕、起诉和关押。在“Smith”案中,奥康纳(O'Connor)大法官的并存意见和多数派大法官的裁决表明,跟犹太基督宗教相比,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是一种特别而不同的宗教,美国法院和政府官员根本不了解这种独特的宗教。如果美国的法律体系服务于所有族裔和群体,这种法律体系应当确保土著美国人关于他们特殊宗教自由实践所提出的特殊宗教权利得到充分保护。前面已经指出,国会应当制定有关立法清除那些给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造成干扰和妨碍的各种困难和障碍。1979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的颁布表明,联邦政府采取了有关措施来解决和处理对印第安人佩奥特宗教自由实践保护不足的问题。

二、 国会关于 1994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举证活动

1. 联邦政府行政部门提供的证词陈述

1994年6月10日,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就众议院4155号议案(规定联邦政府在对土地管理过程中不得妨碍或破坏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H.R.4155 to Provide for the

Briefing Document: The Need for Specific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Legislation notwithstanding RFRA Prepared by: Robert M. Peregoy with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in Cooperation with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Indian Affairs and Confederated Salish and Kootenai Tribe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2269 to Protect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and to Guarantee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by Native Americans. July 14, 1994. Washington, DC. pp. 211-212.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 95-341, pp. 8—12.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卡罗尔·罗卡斯特:“戕害灵魂:歧视与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信仰”(Carol Locust, “Wounding the Spirit: Discrimination and Traditional American Indian Belief Systems”),《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第58卷第3期(1988年8月),第315—330页。又见阿利森·杜西阿斯:“鬼魂舞和神圣的鬼魂:19世纪基督教化政策在20世纪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判例中的‘回光返照’”(Allison Dussias, “Ghost Dance and Holy Ghost: The Echoe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ization Policy in Twentieth—Century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Cases”),《斯坦福法律评论》(*Stanford Law Review*),第49卷第4期(1997年4月),第773—852。另外参见《1979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第95-341号公法(P.L. 95—341,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第97页。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和众议院 4230 号议案 (修正“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以保障印第安人按照传统方式能够为宗教以及其他目的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H.R.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Other Purposes) 举行听证会, 这两个议案统称为“1994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主席比尔·理查森 (Bill Richardson) 主持了上述听证会, 他在开场白陈述中指出, 众议院 4155 号 (H.R.4155) 和众议院 4230 号 (H.R.4230) 议案旨在对《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进行修正。自国会通过《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以来, 这部法律在实施和执行中暴露出一个严重的缺点, 即国会在制定这部法律时没有对其赋予有效的强制执行手段 (teeth)。有鉴于此, 我们今天举行听证会旨在探索实用而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对土著美国人宗教活动提供保护。众议院 4155 号 (H.R.4155) 议案旨在保护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圣地, 而众议院 4230 号 (H.R.4230) 议案则对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成员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提供保护。

美国国会议员克雷格·托马斯 (Craig Thomas) 在听证会的开场白陈述中指出, 1993 年 2 月 23 日和 3 月 16 日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关于《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举行了几次听证会, 他在当时的听证会上指出, 鉴于国会在 1978 年通过《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时没有对这部法律赋予有效的强制执行手段 (teeth), 因此, 国会关于《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举行听证会旨在对这部法律赋予有效的强制执行手段 (teeth), 他希望专门小组委员会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就这部法律所关涉的若干棘手问题制定并采取有关处理办法和解决措施, 从而对这部法律做出有效的修正。今天, 国会举行这次听证会就是要大家群策群力, 以对这部法律作出有效的修正。他完全支持众议院 4230 号议案。考虑到联邦最高法院对“史密斯案” (“就业 (雇用或劳工) 处诉史密斯”) (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作出的裁决以及土著美国人因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而在各州遭受的不同对待, 他认为对印第安人用于宗教目的的佩奥特掌 (peyote) 实行豁免, 以“立法豁免”取代“行政豁免”明智而且合理, 25 年以来, 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 (美国禁毒署) (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在对《受管制药品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的实施中对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1.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为宗教目的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创制一个例外, 这是联邦政府机构给予的行政豁免; 现在, 这种行政豁免应当由立法豁免所取代, 也就是说, 国会应当制定有关立法以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提供豁免。他看到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同来自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 (美国禁毒署) (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和美国司法部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的代表都对这项立法议案提出若干修正建议, 这些建议关涉军队指挥官、执法部门负责人和美国运输部部长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应当禁止本部门工作人员在履行安全职责期间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他认为, 国会应当敦促美国各州颁布类似法规, 以禁止公民在驾驶机动车期间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1994年6月10日, 美国内政部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部长法律顾问约翰·J·杜菲 (John J. Duffy) 向众议院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自然资源委员会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 (the Subcommittee of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提供了有关众议院 4155 号和 4230 号议案 (H.R. 4155 and H.R. 4230) (这两个议案统称为“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的书面证词。他在书面证词中指出, 关于众议院 4230 号议案 (H.R. 4230), 我们强烈支持这部立法的宗旨, 对这部立法的条款没有任何异议。我们将认真考虑美国司法部 (the Justice Department) 和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 (美国禁毒署) (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关于这项立法议案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然而, 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这项立法议案没有承认军队、执法部门和公共安全机构的特殊需求, 即这些机构和部门需要对其工作人员在履职期间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进行合理限制, 该立法议案对这些特殊需求没有进行规定和说明。

1994年6月10日, 美国司法部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部长法律顾问杰拉尔德·托雷斯 (Gerald Torres) 向众议院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自然资源委员会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 (the Subcommittee of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提供了有关众议院 4155 号和 4230 号议案 (H.R. 4155 and H.R. 4230) (这两个议案统称为“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的书面证词。他在书面证词中指出,

Opening Statement of Congressman Craig Thomas on H.R. 4230 and H.R. 4155: Amendments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p. 28-29.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 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Statement of John J. Duffy, Counsellor to the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H.R. 4155 and H.R. 4230, both entitled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 25.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 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众议院 4230 号议案 (H.R.4230) 旨在为印第安人在传统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提供法律保护。美国司法部认为, 联邦政府同土著美国人部落之间所形成的这种特殊的监护关系(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 授权国会为印第安人在传统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 提供立法保护。上述立场和主张在联邦第 5 巡回上诉法院(5th Cir.1991) 对“佩奥特路上帝教会诉索恩伯格案”(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v.Thornburgh, 922 F.2d 1210,1216-17) 的审理中得到直接证实, 在本案中, 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制定有关规章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 给予豁免, 联邦第 5 巡回上诉法院(5th Cir.1991) 不仅支持这种豁免, 而且认为有关规章符合美国宪法。从一个政策的角度看, 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 对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制定的一系列规章进行了编纂和整理, 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对此也表示支持, 有鉴于此, 请专门小组委员会对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提交的书面证词给予关注和考虑。美国司法部认为, 如果对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 做出修正以解决和处理某些公共安全方面的问题和关切, 那么, 这项立法议案将不会引起更多争议, 它将为土著美国人宗教实践提供重要保护。因此, 美国司法部敦促专门小组委员会立即行动起来, 使国会尽快通过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

1994 年 6 月 10 日, 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 转移控制办公室(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s Office of Diversion Control) 主任副助理吉恩·海斯利普(Gene Haislip) 向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自然资源委员会(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the Subcommittee of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提供了有关众议院 4155 号和 4230 号议案(H.R.4155 and H.R.4230) (这两个议案统称为“1994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的书面证词。

他在书面证词中指出, 大约 20 年前, 国会在对《受管制药品法案》(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举行听证会时指出, 长期以来, 土著美国人教会在传统宗教仪式中一直按照历史传统使用佩奥特掌(peyote), 这种圣礼使得土著美国人教会有根据和理由获得有关使用佩奥特掌(peyote) 的特定豁免。国会决定, 按照联邦政府过去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做法, 这一问题应当按照联邦政府的现行法规而不是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因此, 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在对上述法规的实施中对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Statement of Gerald Torres, Counsel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ncerning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R. 4155 and H.R. 4230, presented on June 10,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40.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America) 为宗教目的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创制一个例外。尽管上述法规对“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NAC) 没有做出明确定义和解释,然而,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这一教会的成员必须是土著美国人。自上述法规生效以来,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 和“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NAC) 对这部法规产生的良好效果表示满意,只不过在法规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很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关涉佩奥特碱(用佩奥特掌提取的致幻剂)的自然供给以及在佩奥特掌(peyote)天然生长的特定地区之外获得佩奥特掌(peyote)将会遭遇很多困难。实际上,20多年以来我们在实施这部法规的过程中从未发现任何有关“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NAC)及其成员乱用这种物质的违法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总是试图规避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有时,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和办法以应对某些团体的无理要求和做法,这些团体试图扩大他们所获得的豁免权,希望在他们所宣称的宗教仪式上使用佩奥特掌(peyote)以及其他受控物质。佩奥特掌(peyote)中的一种主要成分是仙人球毒碱,这是一种类似迷幻药(LSD)致幻剂,对人能够产生致幻作用,这种物质经常被人非法交易和买卖。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与地方和州执法机构没有发现“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NAC)及其成员利用这种致幻剂进行非法交易。尽管这部法规允许人们合法使用这种药品,然而,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对这种药品的合法销售者必须进行登记。目前,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还没有发现这种药品被人在非法市场进行交易。尽管这部法规实施25年以来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认为,25年以来,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在对上述法规的实施中对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为宗教目的使用佩奥特掌(peyote)创制一个例外,这是联邦政府机构给予的行政豁免;现在,这种行政豁免应当由立法豁免所取代,也就是说,国会应当制定有关立法以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提供豁免。在对众议院4230号议案(H.R.4230)进行审查和讨论之后,我们认为,如果该议案进行下列有关修正,我们将会更加支持这项立法议案,这些修正包括:(1)对于只为真正传统宗教仪式目的使用的佩奥特掌(peyote),法案应对这种佩奥特掌(peyote)的使用、拥有和运输进行限制;(2)法案应当解决和处理某些公共安全方面的问题和关切。

长期以来,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同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确保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仪式中能够使用佩奥特掌(peyote),同时,这种合作关系又能防止印第安人滥用这种物质或者利用这种物质进行娱乐。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认为,这项立法将会促使美国各州统一使用这种物质,同时,鉴于这项立法保障

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享有豁免权, 因此, 这项立法将确保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成员不会因此遭到他人报复。

2. 土著美国人教会提供的证词陈述

1993年3月16日, 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关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的“法律效力”(effectiveness) 这部法律对原告是否赋予诉因 (cause of action), 即起诉理由) 举行听证会, 纳瓦霍土著美国人教会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avajoland, Inc.) 主席罗伯特·比利·怀特霍斯 (Robert Billy Whitehorse) 将其于1990年写给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H.伦奎斯特 (William H.Rehnquist) 和其他大法官的一封信作为书面证词的一个附件提交给专门小组委员会。他在信中指出, 这封信是关于纳瓦霍印第安人神圣宗教仪式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纳瓦霍印第安人 (Navajo) 在宗教仪式中如何使用神圣的佩奥特掌 (Peyote)。佩奥特掌是纳瓦霍印第安人所信奉的“大神”(the Great Spirit) 赠给他们的圣物, 对他们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不可缺少。我们看到美国当前存在许多药物滥用问题, 药物滥用给美国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和危险, 然而, 纳瓦霍印第安人在他们神圣的宗教仪式中从来没有误用或滥用他们的宗教圣物—佩奥特掌。我们请求美国最高法院对我们神圣的佩奥特宗教仪式 (Peyotism) 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纳瓦霍土著美国人教会全体成员希望这封信能使最高法院更好地理解纳瓦霍印第安人对佩奥特宗教的虔诚信奉以及他们利用这种圣物所进行的宗教实践活动。

同时, 罗伯特·比利·怀特霍斯主席将“纳瓦霍印第安人传统医学工作者协会” (Dine’(Navajo) Traditional Healing Science Practitioners) 于1991年11月1日通过的一个决议作为书面证词的补充材料提交给专门小组委员会。这个决议指出, 鉴于土著美国人的文化和精神同他们宗教传统的存续和发展密切相关; 鉴于宗教信仰是大多数美国公民承认的一项基本人权; 鉴于美国最高法院对“Lyng”案 (Lyng v.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485 U.S.439, (1988), 即“林格’诉’西北印第安人墓地保护协会”案) 和“Smith”案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regon v.Smith, 494 U.S.872, (1990), 即“俄勒冈州政府人力资源部就业处’诉’史密斯”) 所做出的裁决, 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Lyng”案中的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圣地和“Smith”案中的土著美国人教会所信奉佩奥特宗教 (peyote religion) 不给予保护; 鉴于土著美国人在联邦公地上所进行的宗教活动遭到联邦政府的侵犯、妨碍、干扰和破坏, 而《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因自身缺乏“强制执行效力”而无法保护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实践活动; 有鉴于此, 我们做出如下决议: “纳瓦霍印第安人传统医学工作者协会”敦促国会制定有关保护土著美国人宗教及其自由实践的立法, 并就有关立法尽快举行听证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p.92,95.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会。

1993年3月16日,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主席道格拉斯·朗(Douglas Long)向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就《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举行的听证会提交了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于1991年8月3日通过的一个决议,作为他书面证词的补充材料。这个决议指出,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Smith”案做出裁决,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自由实践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一判决对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产生严重威胁;纳瓦霍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自由实践面临的困境表示严重关切,他们成员准备把这些关切转达给将于1991年8月14日在佛罗里达州(Florida)奥兰多市(Orlando)举行的“美国州议会全国会议”(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希望“美国州议会全国会议”对土著美国人教会争取和维护自身宗教权利的努力给予理解和支持,从而使美国国会通过修正《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对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提供法律保护;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全力支持纳瓦霍土著美国人教会的上述举措和做法。南达科他州土著美国人教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South Dakota)支持并通过了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的上述决议。

在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于1993年16日举行的听证会结束之后,1993年3月26日,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主席道格拉斯·J.朗(Douglas J.Long)和纳瓦霍土著美国人教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avajoland, Inc.)主席罗伯特·比利·怀特霍斯(Robert Billy Whitehorse)就听证会向他们所提出的8个问题联合向专门小组委员会主席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以及其他委员提交了补充性书面证词,下面是有关8个问题的回答和解释。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典型的土著美国人教会祈祷仪式中,所有土著美国人教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134.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3.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of United States,Canada and Mexico Resolution”.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48.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3.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South Dakota,Inc. Resolution”.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52.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3.

Supplemental Testimony of Douglas J.Long, President of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and Robert Billy White Horse, President of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avajo, Inc. submitted to Congressman Richardson and Members of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following an Oversight Hearing on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n March 16, 1993 in Washington, D.C. regarding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submitted on March 26, 1993.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p.266-273.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3.

会成员是否都把佩奥特掌作为圣餐而食用，他们指出，一般来说，他们会把佩奥特掌作为圣餐食用。在仪式期间，用佩奥特掌制作的食物或饮料按顺时针方向在会众中间传递。教会不要求参加仪式的成员必须品尝这种食物或饮料；如果孩子同父母一起参加仪式，他们通常会安静地坐在父母身边，倾听其他信众祈祷和唱歌，最后在祈祷和圣歌中倒在父母身边酣然入梦。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这项立法是否影响其他宗教，他们指出，它只是针对印第安人的一项立法议案。国会制定这项立法是为了履行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委托管理责任（trust responsibility），从而保护和维持印第安人文化，现行的《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已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这项立法议案只适用于印第安人或土著美国人以及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立法议案对此已做出明确规定。这项立法议案并没有特别地使用“土著美国人教会”这一措辞，因为满足立法议案上述定义的一些印第安人宗教团体所使用的名称跟“土著美国人教会”这一措辞不同。例如，“克劳印第安人佩奥特宗教仪式”（Crow Indian Peyote Ceremonies）是一个其他土著美国人教会组织都承认的土著美国人宗教组织，它在德克萨斯州已经登记注册，可以合法获得我们使用的佩奥特掌，克劳印第安人对他们宗教组织所使用的名称无比喜欢和青睐。这项立法议案不关涉其他非印第安人宗教。

对于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确保佩奥特掌在土著美国人教会内部只被用于宗教目的，他们指出，首先，对于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来说，佩奥特掌是一种圣餐，代表神的肉，因此，这种圣餐对教会成员具有神圣意义，教会成员以任何违背这种神圣意义的方式使用佩奥特掌都将被看作是一种亵渎圣物的行为。其次，土著美国人教会（NAC）、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和德克萨斯州公共安全局（the 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为确保佩奥特掌不被滥用或落入不法分子手中而拥有保护佩奥特掌的共同责任和义务。这些组织都有制定预防性措施的管理机构。例如，土著美国人教会各分会都任命了一个“佩奥特掌看管员”，该人按照德克萨斯州的管理规定为自己的分会购买佩奥特掌。“佩奥特掌看管员”既要为分会看管好佩奥特掌，同时还要为分会的仪式活动提供所需要的佩奥特掌。这种各分会自己管理佩奥特掌使用的体制在长期的实践中获得了良好效果，“史密斯案”对此提供了无可争议的证据，从1980年到1987年，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在全国一共没收了19.4磅的佩奥特掌，比较起来，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在同一时期却没收了一千五百万磅大麻。当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声明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跟美国的毒品问题没有关系时，这些数字可对上述声明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对于第四个问题，即如果现行《联邦法规》（C.F.R. §1307.31）关于对土著美国人教会使用佩奥特掌给予豁免的规定仅仅作为一项行政法规实行，这是否会禁止各州对使用佩奥特掌的起诉，他们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希望联邦政府把现行《联邦法规》中有关对土著美国人教会使用佩奥特掌给予豁免的规定编成法典。国会应当对土著美国人教会使用佩奥特掌制定有关立法，在对现行有关行政法规借鉴和修改的基础上，按照联

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监护原则制定一项符合美国宪法的适用全国的统一立法,以取代各州对于土著美国人教会使用佩奥特掌给予豁免所制定的相互冲突和矛盾的法规,从而禁止对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及其宗教实践的歧视。

对于第五个问题,即恢复“史密斯案”中被放弃的“迫切政府利益基准”(the compelling state interest test)能否解决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他们认为不能。他们指出,1992年5月14日,在众议院民权和宪法权利专门小组委员会(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关于“宗教自由复兴法议案”(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举行的听会上,土著美国人各有关团体和组织向专门小组委员会提交的书面证词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奥康纳大法官(Justice O'Connor)关于“史密斯案”裁决的并存意见(concurring opinion)表明,即使本案适用了“迫切政府利益基准”,土著美国人使用佩奥特掌的宗教诉求也会遭到否决。

对于第六个问题,即如果《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相关修正案只适用于具有四分之一印第安人血统的土著美国人,这是否意味着修正案也适用于未被联邦政府承认的印第安人部落,他们指出,这取决于在对“印第安人”进行定义时如何看待和认定“印第安人血统”问题。关于以“印第安人血统”而非部落成员资格和身份来定义“印第安人”这一问题,他们对此提出如下考虑:1.几乎所有现行的联邦政府印第安人法律都使用“部落成员资格和身份”而非“印第安人血统比例”来定义印第安人。为了避免美国宪法有关“平等保护”和“确立条款”所可能引发的诸多问题,对印第安人以“部落成员资格和身份”来定义可以将国会正在讨论和审议的这项立法奠立在“监护原则”这一基础之上,这项原则体现了联邦政府同印第安人部落及其成员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关系。这种以法律和政治关系为基础的有关“印第安人”的定义也符合美国宪法的有关原则,如果不以“部落成员资格和身份”这一定义为基础而只以“印第安人血统比例”来定义“印第安人”,这种定义具有种族歧视色彩,不可避免地遭到人们的挑战和质疑。决定谁是印第安人的权力应当属于印第安人部落政府,这是由印第安人部落政府的固有主权和自治权决定的。印第安人部落政府在确立有关部落成员资格和身份的认定标准后,联邦政府将根据这一标准履行它对印第安人部落及其成员的监护责任。2.一些设有土著美国人教会分会的印第安人部落把低于25%的印第安人血统比例作为定义自己部落成员资格和身份的标准,这种定义已经引起许多法律问题。3.土著美国人教会组织应当自由地制定有关自己组织成员资格和身份的标准,包括制定25%或者低于这一比例的印第安人血统的标准,无论制定怎样的标准,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必须是受到这项立法和监护原则保护的“印第安人”。4.不同的土著美国人教会组织应当有不同的认定成员资格和身份的标准。

对于第七个问题,即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佩奥特掌是否类似于其他宗教组织在仪式活动中使用的酒,他们指出,二者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美国的“禁酒运动”时其,联邦政府颁布有关法规以确保酒在宗教仪式中的使用不受影响,同样,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95-341 .pp. 93.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国会现在应当通过有关立法对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给予保护。某些宗教组织在宗教仪式中使用酒跟美国社会的酗酒问题没有关系，同样，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跟美国的毒品也没有关系，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在听证会上对此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要求联邦政府对他们宗教诉求做出法律上的调整和适用是合法的。

对于第八个问题，即《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相关修正案是否允许佩奥特掌在监狱中使用，他们指出，土著美国人教会领袖一般认为，监狱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不适合举行神圣的佩奥特宗教仪式。在土著美国人教会举行的宗教仪式中有一种时限为 1 到 2 个小时的“祈祷仪式”（Devotional Services），在这种祈祷仪式进行期间，教会禁止成员食用佩奥特掌制作的圣餐。因此，土著美国人教会领袖一致认为，这种祈祷仪式适合在监狱环境里举行。然而，按照《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相关修正案的有关规定和要求（§301（a）（2）），监狱管理当局应当禁止土著美国人囚犯在监狱中使用佩奥特掌，不准许他们举行佩奥特宗教仪式。专门小组委员会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和研究，在对土著美国人宗教诉求真正同情和理解的基础上制定适当而可行的解决办法。

1994 年 6 月 10 日，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主席道格拉斯·J·朗（Douglas J.Long）、纳瓦霍土著美国人教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avajoland, Inc.）主席罗伯特·比利·怀特霍斯（Robert Billy Whitehorse）、俄克拉荷马州土著美国人教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Oklahoma）主席梅尔文·乔治（Melvin George）和南达科他州土著美国人教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South Dakota）主席斯科特·A·霍尔瑟（Scott A.Horse）就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向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提交一个联合书面证词（joint testimony）。

他们在证词中指出，他们代表美国 4 个成员最多的土著美国人教会组织支持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美国所有的佩奥特掌（peyote）几乎生长在德克萨斯州（Texas）的一个地区。如果佩奥特掌（peyote）销售商想在德克萨斯州（Texas）这一地区采集佩奥特掌（peyote），他们必须首先获得德克萨斯州（Texas）政府有关机构颁发的许可证，而且他们必须按照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制定的有关法规销售佩奥特掌（peyote）。所有土著美国人教会组织只有在向德克萨斯州（Texas）公共安全局（the 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登记之

Joint Testimony of Douglas Long, President of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Robert Billy Whitehorse, President of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avajoland; Scott America Horse, President of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South Dakota; Melvin George, President of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Oklahoma, Presented to The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conjunction with a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on June 10, 1994 on H.R.4230.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p.139—140.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 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后才能获得他们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佩奥特掌 (peyote)。对于符合某些具体要求和条件的土著美国人所提出的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的有关要求, 德克萨斯州 (Texas) 的这种管理体制将对他们所要求的佩奥特掌 (peyote) 数量实行销售限制。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支持德克萨斯州 (Texas) 政府制定的有关管理佩奥特掌 (peyote) 销售的法律。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已经收到许多书面证词, 这些证词以丰富、详实的文献和资料向人们证明, 大量法律问题, 尤其是在联邦最高法院对“俄勒冈州政府就业 (雇用或劳工) 处诉史密斯案” (Employment Division of Oregon v. Smith, 494 U.S. 872 (1990)) 判决之后出现的法律问题, 给印第安人的宗教生活方式带来压力和负担。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印第安人部落所具有的监护责任 (Trust Responsibility) 以及国会在其制定的《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中所表明有关保护和维护印第安人文化的意志促使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和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提出某些立法议案以消除印第安人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说遭受的压力和负担。他们对印第安人迫切需要的这项立法议案—众议院 4230 号议案 (H.R. 4230) 充满期待。尽管他们非常支持上述立法议案, 然而, 他们对其还要提出若干修正建议, 这些建议将提高这项立法议案的执行效力, 使得有关规定和要求更加明确和清晰, 从而保障这项立法在未来能够满足印第安人的诸多需要, 同时, 这些建议将会改善土著美国人同联邦政府有关机构的良好关系, 从而确保双方构建的合作框架更加坚实和稳固。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会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RF)) 的专职律师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将代表“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会”的委托人 (当事人)—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出席听证会, 届时, 他将把自己的书面证词提交给专门小组委员会。

这里要说明的是, 上述证词的第三部分明确、具体的提出了修正建议。作为印第安人教会的领袖向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提交上述证词的目的是声明美国印第安人教会组织拥有统一和一致的目标, 他们呼吁专门小组委员会和国会尽快通过这项采纳印第安人修正建议的立法议案, 从而美国印第安人教会和印第安宗教的尊严, 使得印第安人教会成员能够自由地按照他们祖先继承下来的宗教生活方式进行生活。

3. 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提供的证词陈述

美国印第安人 (又称美国土著人) 人权利基金会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RF)) 的专职律师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代表“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会”的委托人 (当事人)—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出席听证会, 就众议院 4230 号议案 (H.R. 4230) 向专门小组委员会提供证词。他在书面证词中对下列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讨论, 它们是:

第一，联邦政府保护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是不会引起争议的。

联邦法律和美国 28 个州的法律都保护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见道格拉斯·朗（Douglas Long）在 1993 年听证会上提供的证词，第 4、70 页）。根据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转移控制办公室（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s Office of Diversion Control）主任副助理吉恩·海斯利普（Gene Haislip）在 1993 年听证会上所提供的证词，就联邦政府而言，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是不会引起争议的。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这种宗教礼拜形式做出调整和适应，国会和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保存了有关这些调整和适应的大量记录，海斯利普（Haislip）先生在对这些记录进行证明时做出如下陈述：20 多年前，国会在对《受管制药品法案》（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举行听证会时指出，长期以来，土著美国人教会在传统宗教仪式中一直按照历史传统使用佩奥特掌（peyote），这种圣礼使得土著美国人教会有根据和理由获得有关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的特定豁免。国会决定，按照联邦政府过去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做法，这一问题应当按照联邦政府的现行法规而不是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实际上，国会当年在讨论和审议《受管制药品法案》（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时，虽然该法案附件 I 在有关佩奥特掌使用的规定中对实际禁止或使用这种药品的例外进行了说明，然而，联邦法典第 21 节第 1307 条第 31 款（21 CFR 1307.21）已对这些说明做出了规定。这一小节对“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在真正的宗教仪式中非药物使用佩奥特掌（peyote）做出了有关规定。海斯利普（Haislip）先生在 1993 年听证会记录的第 6 和 8 页中证明，联邦法典的上述有关规定已经生效，美国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不是一种药物（毒品）滥用问题。

从美国政府下列有关部门的观点看，也就是说，通过考察国会所制定的现行政策、国会对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实施有关法律的诸多考虑以及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对滥用药物（毒品）的关注，我们认为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符合国会以前在《受管制药品法案》（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中对于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所表达的看待和认定，也符合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的监管体系。海斯利普（Haislip）先生的证词也消除了人们如下问题的担心和忧虑，鉴于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获得有关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的合法豁免，因此，其他人能否把印第安人的这种特定豁免作为根据和理由而假借宗教之名使用某些管制药物。实际上，1990 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史密斯案”（“就业（雇用或劳工）处诉史密斯”）（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494 U.S.872）的判决意

Attachment A to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on behalf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H.R. 4230 and H.R. 4155,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p.119—120.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见表明，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给予豁免并没有导致其他团体提出大量类似要求，法院对这种诉讼案件也一律不予考虑和受理。而且，从医学的观点看，研究人员通过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知的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的圣事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印第安人在这些圣事中没有因使用佩奥特掌（peyote）而出现任何医学问题。

关于印第安人将佩奥特掌（peyote）用于宗教目的不会对自身和他人造成任何危害的医学研究，沃尔特·厄科—霍克（Walter Echo-Hawk）在书面证词的附件 A 中对此编辑了若干医学人员的调查结果以兹证明。基于上面所提出的理由和根据，“众议院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听证会记录表明，印第安人将佩奥特掌（peyote）用于宗教目的不会引起争议。“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期待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全力支持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

第二，尽管国会通过了《宗教自由复兴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然而，为了保护印第安人的宗教权利，国会仍需要通过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

1993 年听证会有力地表明印第安人迫切需要国会通过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坦白地说，在美国最高法院对“史密斯案”（“就业（雇用或劳工）处诉史密斯”）（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494 U.S.872）判决之后，印第安人在工作中因崇拜他们的神祇可能遭到歧视或者被投入监狱。在美国，很难想象任何一个公民能够在这样一个令人担惊受怕的氛围里进行宗教自由实践活动。美国最高法院对“史密斯案”（“就业（雇用或劳工）处诉史密斯”）（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494 U.S.872）的判决不仅摧毁了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的宗教自由实践，而且严重限制和削弱了全体美国公民的宗教自由，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在对“史密斯案”的审理中放弃了美国法院长期遵循的旨在用来保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的法律标准，也就是人们所知的“迫切政府利益标准”（the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test）。国会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在对“史密斯案”的审理中放弃使用“迫切政府利益标准”（the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test）将对美国公民的宗教自由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国会于 1993 年通过了《宗教自由复兴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RFRA”.Pub.L.103—141），从而使法院在对有关讼案的审理中恢复使用上述这种法律标准。1993 年 11 月 15 日，《宗教自由复兴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RFRA”.Pub.L.103—141）经美国总统克林顿（President Clinton）签署而正式成为法律，克林顿在签署这项法案时指出：“国会通过立法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其很少行使的一

Attachment A to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on behalf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H.R. 4230 and H.R. 4155,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p.120—122.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项权力，它在行使这项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得踌躇而且谨慎。然而，这样一个问题和这样一个契机使得国会必须采取特别措施。鉴于最高法院对“史密斯案”作出了不明智的判决，因此，《宗教自由复兴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RFRA”.Pub.L.103—141）将会消除这一判决所产生的诸多不利影响，而且，这部法律还将重新建立一种标准，这种标准将会更好地保护公民所享有的宗教表达和实践权利，防止政府以任何借口和理由侵犯国父们经过深思熟虑在美国宪法中为美国公民规定的这些宗教权利。”然而，在签署《宗教自由复兴法》时，克林顿总统非常谨慎地指出这种必要性，即国会将继续通过额外立法以保护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自由：“在美国，只有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活动得到应有的保护，恢复宗教自由的议程才算最终完成。本届政府将继续同土著美国人和国会就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关立法进行积极合作。”国会在通过了《宗教自由复兴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之后为什么还需要通过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对此，沃尔特·厄科—霍克提出下述理由作出解释：

1.《宗教自由复兴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RFRA”.Pub.L.103-141）的立法史表明国会只是试图恢复“迫切政府利益标准”（the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test），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会并不试图推翻最高法院在“史密斯案”（“就业（雇用或劳工）处诉史密斯”）（*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494 U.S.872）中作出的实际判决，而这一判决同“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的宗教自由实践息息相关。按照“迫切政府利益标准”，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宗教实践活动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国会的这种做法将使得这一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为这部法律对任何特定法院有关宗教自由实践的判决结果（包括这部法律本身列举的那些宗教自由实践的判决结果）没有表达明确的赞成或不赞成的态度。考虑到联邦最高法院奥康纳（O’connor）大法官在“史密斯案”中所表达的意见，令人遗憾的是，仅仅恢复上述这种标准根本不能保护“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的宗教自由实践。奥康纳（O’connor）大法官认为，多数法官没有必要放弃这一标准，因为即使按照这一标准，她也会对本案中的“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作出不利的判决，判决的理由和根据是，按照她的观点，本案中的俄勒冈州（Oregon）在对州民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的管理中拥有迫切利益。鉴于本案缺乏使得上述判决得以成立的证据，因此，她的意见令人感到不安和烦恼；然而，她的意见有力地表明了这种实质的可能性，“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的宗教自由实践，按照奥康纳（O’connor）大法官

Remarks of President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Signing of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November 15, 1993. Attachment B to Walter Echo-Hawk’s Testimony , p.1.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130.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 1994.

Remarks of President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Signing of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November 15, 1993. Attachment B to Walter Echo-Hawk’s Testimony , p.2.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131.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 1994.

对《宗教自由复兴法》(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所恢复的“迫切政府利益标准”(the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test) 的理解和阐释, “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的宗教自由实践将无法得到这种标准的保护, 跟本案中的多数法官一样, 她也对“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缺乏理解和同情。

2. 众议院 4230 号议案 (H.R.4230) 将被用来为印第安人的宗教自由实践提供平等和统一的保护, 而不考虑印第安人是哪一个州的公民、住在哪一个保留地或者属于哪一个部落。美国 28 个州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彼此不同的有关保护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的法律; 22 个州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根本不给予保护。“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成员在德克萨斯州 (Texas) 可以合法地获得用于宗教目的的佩奥特掌 (peyote), 因为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气候和土壤适合佩奥特仙人掌 (peyote cactus) 这种植物的生长, 然而, 当这些教会成员携带采集的佩奥特掌 (peyote) 从德克萨斯州 (Texas) 启程回家时, 如果他们经过的州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没有给予豁免, 这些教会成员将被逮捕。美国各州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拥有混乱的、武断的、专横的法律规定, 这种局面对“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25 万成员的旅行、就业和礼拜产生了令人沮丧、寒心和失望的影响。这种局面也使得处境类似的印第安人因所居住的州和保留地不同而受到迥然有别的待遇。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所制定的法律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这种独具特点的法律使得生活在同一个州的不同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例如, 内布拉斯加州 (Nebraska) 法律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没有给予豁免。按照第 280 号公法 (P.L.280) 的有关规定, 生活在桑提苏族印第安人保留地 (Santee Sioux reservation) 的“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成员所进行的礼拜活动适用于州刑事管辖权的范畴, 他们可能因礼拜活动而被起诉和关押, 然而, 生活在邻近的奥马哈和温尼贝戈印第安人保留地 (Omaha and Winnebago reservation) 的“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成员所进行的礼拜活动则是合法的, 因为这些保留地不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管辖范围之内。以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 (美国禁毒署) (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给予豁免为基础, 众议院 4230 号议案 (H.R.4230) 将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 从而使得印第安人在进行这种性质的礼拜活动时免除不必要的举证责任。

3. 1994 年 4 月 29 日, 克林顿总统同印第安人部落领袖在白宫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期间, 克林顿总统重申他的主张, 国会需要制定具有众议院 4230 号议案 (H.R.4230) 性质的立法: “在美国, 只有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活动得到应有的保护, 恢复宗教自由的议程才算最终完成。鉴于联邦政府的行为和举措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活动造成威胁, 因此, 国会需要制定有关立法以保护土著美国人的宗教活动。国会早就应该制定《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法》(“The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Act”)。本届政府将同印第安人部落领袖和国会议员进行合作, 以确保这部法律符合美国宪法, 同时具有强大的执行效力。” (见 1994 年 4 月 29 日“克林顿总统对印第安人部落领袖的声明”,

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在其书面证词后所提供的附件 C, 第 2 页。)

第三, 众议院 4230 号议案 (H.R.4230) 符合美国宪法。

正如“史密斯案”(“就业(雇用或劳工)处诉史密斯”)指出的那样,毋庸置疑,在不同美国宪法“确立条款”(the Establishment Clause)或“平等保护条款”(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国会有权力通过像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这样的法律,以确保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给予豁免。这种原则得到联邦政府印第安人法律适用原则的有力支持。在“莫顿诉曼卡里案”(Morton v.Mancari, 417 U.S.535 (1974))以及跟它类似的讼案中,联邦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按照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受托原则(federal Indian trust doctrine)和条约关系始终支持联邦政府关于印第安人的特殊立法的合宪法性。最近,这些原则被适用于联邦第 5 巡回上诉法院(5th Cir.1991)审理的“佩奥特路上帝教会诉索恩伯格案”(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v.Thornburgh, 922 F.2d 1210,1216-17),以支持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给予的豁免。本案中,一些非印第安人对美国药品强制管理局(美国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给予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的豁免提出法律上质疑和挑战,他们认为这种豁免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确立条款”(the Establishment Clause)和“平等保护条款”(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对此,法官在审理本案中指出,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给予的这种豁免旨在使隶属于不同部落的土著美国人能够继续他们绵延几个世纪之久的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的传统,这种豁免同联邦政府确立的有关保护土著美国人文化的合法目标具有合理的关联。这种保护对于维护联邦政府同土著美国人部落之间所形成的受托(监护)关系至关重要。联邦政府与土著美国人部落之间所形成的这种独特的监护关系(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阻止任何程度的政教分离,而政教分离通常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和要求的基本原则。联邦政府不可能在承担宪法所赋予的作为土著美国人保护者的角色的同时又将对确立条款通常所要求的政教分离的理解适用于上述这种关系。

基于上述理由,美国司法部最终同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就众议院 4230 号议案(H.R.4230)的合宪法性达成一致意见。

4. 美国学界对佩奥特宗教立法的支持

1994 年 6 月 10 日,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就众议院 4155 号议案(规定联邦政府在对土地管理过程中不得妨碍或破坏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H.R.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和众议院 4230 号议案(修正“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以保障印第安人按照传统方式能够为宗教以及其他目的使用佩奥特掌(peyote))(H.R.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Other Purposes) 举行听证会, 这两个议案统称为“1994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会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RF)) 的专职律师沃尔特·厄科—霍克 (Walter Echo-Hawk) 代表“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会”的委托人 (当事人) —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出席听证会, 就众议院 4230 号议案 (H.R.4230) 向专门小组委员会提供证词。他在书面证词的附件 A 中提供了有关“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的医学记录。或者通过研究他们自己内科病人的经历和体验, 或者把土著美国人教会作为他们医学研究的对象, 许多声誉卓著的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对“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进行了研究。下面是他们调查 (或研究) 结果的摘录。

1993 年 3 月 16 日, 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关于《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的“法律效力” (effectiveness) (这部法律对原告是否赋予诉因 (cause of action), 即起诉理由) 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举行之前, 埃默里·A. 约翰逊 (Emery A. Johnson) (医学博士 (M.D.), 公共卫生硕士 (MPH)) 应即将出席听证会的“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代表的请求于 3 月 7 日致信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主席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比尔·理查森 (Bill Richard) 先生, 他在信中写道: “应即将出席听证会的“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代表的请求, 我想同您分享我多年从事印第安人公共医疗卫生工作的经历和体验, 这些经历和体验表明, 美国印第安人没有因使用佩奥特掌 (peyote) 而产生过任何医学问题。我在印第安人公共医疗卫生部

Attachment A to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on behalf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H.R. 4230 and H.R. 4155,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p.125—129.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此外, 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主席道格拉斯·朗 (Douglas Long) 在向专门小组委员会提交的书面证词附件中也对土著美国人教会关于佩奥特掌的非药物使用提供了由许多医学家、精神病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研究调查而得出的大量科学证据, 书面证词附件的名称为“关于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历史、法律地位以及联邦立法的必要性” (由史密森学会博士后研究员杰伊·考特尼·菲克斯 (Jay Courtney Fikes) 博士于 1992 年 2 月完成编撰和整理), 参见证词附件的第 7—9 页。 “Native American Churc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History, Legal Status and the Need for Federal Legislation” by Jay Courtney Fikes, Ph.D. February, 1992. Testimony of Douglas J. Long on behalf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March 16, 1993.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p.34-36.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门工作了将近 38 年，这些经历和体验是我 30 多年医疗工作的总结。我曾经在明尼苏达州（Minnesota）和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做过医生，曾任菲尼克斯市（亚利桑那州（Arizona）首府）印第安人医疗中心（the Phoenix Indian Medical Center）的主任助理和卫生干事，曾在蒙大拿州（Montana）的比林斯市（Billings）任负责印第安人公共医疗卫生工作的地区主任，曾作为处长在印第安人公共医疗卫生处（Indian Health Services, IHS）任职 12 年，曾任美国公共卫生局（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局长助理（Assistant Surgeon General），1981 年退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印第安人医疗卫生工作的医生，在我接触和诊治的病人中包括一些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成员，他们大都积极参加教会组织的宗教活动，然而，根据我对这些病人的诊治以及对他们病历的研究，我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他们滥用佩奥特掌（peyote）的证据。作为一个多年负责印第安人公共医疗卫生工作的官员，我很了解处里的工作人员在接触和诊治有关印第安人病人时的体验和经历。例如，罗伯特·伯格曼医生（Dr. Robert Bergman），他专门从事精神病学研究，是一个高级临床医师，曾任印第安人公共医疗卫生处心理健康规划部主任（Director of the HIS Mental Health Program）。他查阅了大量有关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的文献和资料，结果得出跟我类似的结论。最近，我利用计算机对国家医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最近 10 年的医学文献进行了检索，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滥用佩奥特掌（peyote）的报告。土著美国人使用佩奥特掌（peyote）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自 19 世纪初以来，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peyote）一直是印第安人传统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在土著美国人教会内部，佩奥特掌（peyote）不是一种被滥用的药物，教会有关机构对它的使用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医务人员通常用这种物质处理和解决印第安人因滥用其他药物而给自身带来的诸多医学问题。总之，我认为土著美国人教会使用的佩奥特掌（peyote）不是一种被滥用的药物，而是土著美国人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一种“圣物。”

1975 年，大卫·L.多兰斯（David L. Dorrance）（医学博士，M.D.）、奥斯卡·简尼格（Oscar Janiger）（医学博士，M.D.）和雷蒙德·L.泰普利兹（Raymond L. Tepliz）（医学博士，M.D.）共同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第 234 卷，第 299—302 页）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佩奥特掌对人类染色体的影响”（Effect of Peyote on Human Chromosomes）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指出，美国乔尔印第安人（Huichol）部落拥有 1600 年摄取佩奥特掌（peyote）的文化传统，佩奥特掌（peyote）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传统、神话、艺术和宗教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考古证据表明乔尔印第安人（Huichol）早在公元 350 年就开始使用这种物质，佩奥特掌（peyote）是一种含有仙人球毒碱的仙人掌植物，具有致幻效能和特性。为了研究佩奥特掌（peyote）对乔尔印第安人（Huichol）淋巴染色体的影响，他们选取了 57 个乔尔印第安人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112.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Huichol), 每个人都拥有一生摄取佩奥特掌 (peyote) 的经历, 另外, 他们又选取了 50 名用来进行实验对照的乔尔印第安人 (Huichol) 和 10 名在实验室里用来进行对照的乔尔印第安人 (Huichol)。关于佩奥特掌 (peyote) 对乔尔印第安人 (Huichol) 淋巴染色体的影响, 他们首先研究了 57 个自然摄取佩奥特掌 (peyote) 的乔尔印第安人 (Huichol) 的情况, 然后又研究了 50 名用来进行实验对照的乔尔印第安人 (Huichol) 和 10 名在实验室里用来进行对照的乔尔印第安人 (Huichol) 的情况, 最后把它们进行比较。他们发现, 在 60 名用来实验对照的研究对象中间, 其淋巴细胞染色体的畸形频率没有明显不同。而且, 无论是摄取佩奥特掌 (peyote) 的乔尔印第安人 (Huichol), 还是不摄取佩奥特掌 (peyote) 的乔尔印第安人 (Huichol), 其染色体都没有出现明显的畸变。据他们所知, 这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有关摄取佩奥特掌 (peyote) 对细胞遗传影响的研究。通过研究, 他们做出如下若干评论: 对于终生摄取佩奥特掌 (peyote) 的 57 名乔尔印第安人 (Huichol) 来说, 他们发现佩奥特掌 (peyote) 对其淋巴染色体没有引起任何畸变, 而且, 相关研究资料也证明了相当低的染色体畸变频率。他们在研究中发现, 细胞核染色质象没有发生复杂变化, 而细胞核染色质象发生复杂变化意味着染色体重组; 研究结果还表明非常低的细胞等色突变发生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佩奥特掌 (peyote) 没有在在细胞里产生一种破坏染色体的物质。负责印第安人卫生保健的医生通过临床观察诊断得出结论, 对于摄取佩奥特掌 (peyote) 的印第安人来说, 他们后代先天畸形的数量并没有出现增多的趋势。鉴于在他们所选取的用来进行实验对照的 60 名研究对象中间没有出现遗传的细胞遗传畸形, 他们因此得出结论, 尽管乔尔印第安人 (Huichol) 摄取佩奥特掌 (peyote) 已有 1600 年的历史, 然而, 这种悠久的传统并未对其细胞遗传库产生不利影响。

1974 年 11 月, 伯纳德·J.阿尔博 (Bernard J. Albaugh) (社会福利硕士, 或社会救济工作硕士, M.S.W.) 和菲利普·O.安德森 (Philip O. Anderson) (医学博士, M.D.) 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佩奥特掌对美国印第安人酗酒的治疗” (Peyote in the Treatment of Alcoholism among American Indians) 的文章, 他们在文章中指出, 尽管这些作者没有提出佩奥特掌 (peyote) 宗教聚会可以作为一种治疗印第安人酗酒的疗法, 然而, 他们认为佩奥特掌 (peyote) 对于治疗印第安人的酗酒问题具有一些独特优势。鉴于印第安人酗酒给社会和自身心理造成多种问题, 因此, 佩奥特宗教 (崇拜) (peyote religion) 所拥有的若干特征使得这种宗教特别适合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佩奥特宗教 (崇拜) (peyote religion) 是一种独特的印第安人宗教, 在印第安人社群受到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普遍的尊重和认同。土著美国人教会 (Native American Church) 的

Attachment A to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on behalf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H.R. 4230 and H.R. 4155,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p.126—127.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组织、教义和信条有利于解决印第安人嗜酒者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土著美国人教会 (Native American Church) 能够使许多印第安人的内心情绪得到可靠而稳妥的宣泄和表达, 从而有效地减少印第安人因被疏远和被孤立而产生的不良情绪。土著美国人教会 (Native American Church) 也能够帮助印第安人嗜酒者培养一种个人身份意识, 使他们同周围世界建立更加明确、清晰的关系。作为一种正在美国发生的文化现象, 土著美国人宗教的发展和传播能够减少美国印第安人的失范 (anomie)。他们并不认为佩奥特掌 (peyote) 的药理作用或者土著美国人宗教本身对于酗酒引发的任何问题都能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治疗方法。酗酒是一种顽固的病症, 对这种顽疾的任何治疗, 酗酒者大都进行抵制。然而, 土著美国人教会 (Native American Church) 对于治疗印第安人酗酒问题的确拥有一些独特优势。针对特定族裔的酗酒问题, 政府制定了许多治疗规划和方案, 显而易见, 土著美国人教会 (Native American Church) 正在努力使自身整合到这些正在实施的规划和方案之中, 这种努力是对现行治疗规划和方案的一种有价值的补充, 土著美国人教会 (Native American Church) 将对印第安人酗酒者解决自身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带来更多机遇和可能。

1971年12月, 罗伯特·L.伯格曼 (Robert L. Bergman) (医学博士, M.D.) 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纳瓦霍印第安人对佩奥特掌的使用: 这种使用具有明显的安全性” (Navajo Peyote Use: It's Apparent Safety) 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指出, 这种宗教的仪式活动 (聚会活动) 庄重而且虔诚。这些仪式活动按照一种规定的形式进行, 这种形式主要来自于许多印第安人部落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仪式。这种宗教的整个精神实质似乎可以被描述为教会成员之间以及教会成员同他们所崇拜的神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几乎每一种活动都按照一种仪式化的方式进行, 这种方式要求参加仪式活动的成员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仪式中所用的鼓和烟草以及其他重要物品都要按照特定方式拿取和传递。在围绕泥盖木屋或圆锥形帐篷行走时, 参加者只能按特定方向行走。这种仪式给人以美好的体验, 然而, 这种美好的体验大多来自于仪式活动的有条不紊和井然有序。土著美国人教会 (Native American Church) 通过许多方式帮助它的成员, 他看到许多病人在这种宗教的帮助下克服病情的危机而重获新生。鉴于许多印第安人遭受认同性扩散的威胁, 因此, 这种宗教对这些印第安人能够提供切实的帮助, 它让这些人认识到他们在世界上的生活位置和存在方向并没有消失, 他们的生存方式可以变得足够强大, 使他们能够成功地应对任何挑战。

综上所述, 佩奥特宗教信徒得到了其他印第安人的支持。根据利维 (Levy) 和库尼茨 (Kunitz) 的报告, 在纳瓦霍印第安人 (Navajo) 保留地的一些地区, 跟一些机构相

Attachment A to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on behalf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H.R. 4230 and H.R. 4155,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p.127—128.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比,佩奥特宗教信徒能够更加成功地帮助印第安人酗酒者克服和解决自身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此后,政府有关机构曾试图限制印第安人教会的宗教自由实践,若干新闻报道也把佩奥特宗教信徒描写成滥用药物者。因此,对这种宗教进行真实而客观的研究不仅能够避免对美国印第安人教会造成不公平和非正义的对待,而且能够使佩奥特宗教信徒从那些长期使用潜在危险药物的人的经验中获得教训。

第三节 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颁布

一、美国州关于佩奥特宗教的法规政策

在历史上,美国28个州关于实施印第安人使用佩奥特掌(peyote)的法律规定彼此具有差别和不同。犹他州(Utah)、罗德岛州(Rhode Island)、华盛顿州(Washington)、西弗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田纳西州(Tennessee)、阿拉斯加州(Alaska)、马里兰州(Maryland)、蒙大拿州(Montana)、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弗吉尼亚州(Virginia)和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这13个州中关于印第安人使用佩奥特掌的法律规定同《联邦法规》(CFR)关联紧密,此外,马里兰州还规定,州政府行政部门也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提供法律保护。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科罗拉多州(Colorado)和内华达州(Nevada)这3个州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给予完全豁免;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威斯康星州(Wisconsin)、明尼苏达州(Minnesota)、怀俄明州(Wyoming)、德克萨斯州(Texas)、艾奥瓦州(Iowa)和堪萨斯州(Kansas),这7个州只对印第安人教会成员在宗教仪式中佩奥特掌给予完全豁免,其中,明尼苏达州还规定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除了熟稔他们所信奉宗教的教规和信条之外,还要了解其他美国印第安人宗教的有关规定;德克萨斯州另外规定,享有佩奥特掌使用豁免的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必须具有25%的印第安人血统。

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和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规定,由法院为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提供豁免;爱达荷州(Idaho)规定只对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给予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的豁免,而且,政府有关机构对这些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所属的保留地教会必须给予登记备案,此外,这些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所属的印第安人部落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合法承认。亚利桑那州

关于印第安人血统和印第安人资格和身份与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享有佩奥特掌豁免之间的复杂关系,请参见:在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于1993年16日举行的听证会结束之后,1993年3月26日,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主席道格拉斯·J·朗(Douglas J.Long)和纳瓦霍土著美国人教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avajoland, Inc.)主席罗伯特·比利·怀特霍斯(Robert Billy Whitehorse)就听证会向他们所提出的8个问题联合向专门小组委员会主席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以及其他委员提交了补充性书面证词,其中第6个问题对此进行了专门探讨。Supplemental Testimony of Douglas J.Long, President of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and Robert Billy White Horse, President of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avajo, Inc. Submitted to Congressman Richardson and Members of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following an Oversight Hearing on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n March 16, 1993 in Washington, D.C. Regarding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submitted on March 26, 1993.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p.269—271.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Arizona) 和俄勒冈州 (Oregon) 规定，当印第安人因使用佩奥特掌遭到指控和起诉时，他可以利用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作为理由从而为自己无罪进行积极性抗辩 (affirmative defense)。在“Smith”案中曾为原告阿尔·史密斯 (Al Smith) 做辩护律师的克雷格·J·多塞 (Craig J.Dorsay) 指出，在“Smith”案的审理期间，他曾向俄勒冈州医药委员会 (the Oregon Pharmacy Board) 提出建议，希望他们制定有关规定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给予豁免，但是他的建议遭到俄勒冈州司法部长的否决，州司法部长认为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违反美国宪法，对此他给出两条理由是：其一，只对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给予豁免会使其他公民在使用佩奥特掌时所享有的平等权利遭到损害；其二，如果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佩奥特掌给予豁免，这就意味着，州政府将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所有致幻物质 (hallucinogenic substances) 给予豁免。

因此，在美国最高法院对“Smith”案做出裁决之后，俄勒冈州议会通过有关立法。俄勒冈州立法规定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仍将遭到指控和起诉。因此，该项立法的规定没有令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获得合法权益。然而，如果他以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这一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将不再会被判有罪。

二、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内容和实施

长期以来，印第安人将佩奥特掌作为宗教圣物早已成为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此，使佩奥特掌宗教仪式永久存在下去对印第安人各个部落及其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自1965年以来，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就得到了联邦政府法规的保护，至少有28个州也颁布了与联邦政府类似的法律条文来保护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活动中使用佩奥特掌，但还有22个州没有这样做，因此导致一些印第安人在宗教活动中遇到困难。

有鉴于此，美国最高法院在1990年审理“494 US 872”案件中也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没有对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给予保护，不论其他法律条文如何规定，从现在开始，在印第安人传统宗教仪式活动中只要是为了真正的传统纪念目的，任何一个印第安人拥有或运送佩奥特掌都是合法的，并不得被联邦或州所禁止。

1994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其主要内容是：1、规定任何印第安人不得由于使用、拥有或运送佩奥特掌而受到惩罚或歧视；2、“印第安人”的概念意味着印第安人部落成员；3、“印第安人部落”的概念意味着印第安人所有的部落、团体、民族、种族或其他各种印第安人的组织或社区；4、“印第安人宗教”意味着由印第安人从事的所有宗教活动，这些宗教的起源和解释都是来自于印第安人文

参见：克雷格·J·多塞 (Craig J.Dorsay) 律师于1993年3月16日代表撒利希族印第安人—库特耐族印第安人部落联盟 (Confederated Salish-Kootenai Tribes) 出席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他在证词陈述中对俄勒冈州有关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的立法进行了讨论。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6—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p.10,13.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化和社区；5、“州”的概念意味着美国的各个政治独立体；6、印第安人拥有或运送佩奥特掌都是合法的，不得被联邦或州所禁止。

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颁布和实施，使美国印第安人在传统宗教仪式中享有了以下权利：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具有了合法权；使美国各州印第安人非药物使用佩奥特掌的相关法律得到统一；废除了最高法院关于印第安人使用佩奥特掌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判决，从而使联邦和州法院在审理上述相关讼案时免除对印第安人的刑事处罚。

小 结

1978年至1994年，美国政府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印第安人特殊的宗教诉求，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印第安人面临的特殊宗教问题，逐步落实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条款，给予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然而，由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在司法实践中遭遇的困境，使得美国印第安人无法与其他美国公民一样，享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因此，在改法颁布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由于印第安人的不断抗争和美国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不断反思与调整，最终形成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

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颁布为印第安人正常享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提供了保障，同时也捍卫了美国宪法的尊严，弥补了之前针对印第安人宗教立法中的不足。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的颁布，对印第安人在其宗教活动中使用的美国法律所禁止使用的物品，比如佩奥特掌在宗教仪式中的使用，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以确保印第安人能够合法实践其宗教自由权利。该法案的颁布使美国印第安人在传统宗教仪式中享有了以下权利：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具有了合法权；使美国各州印第安人非药物使用的相关法律得到统一；废除了最高法院关于印第安人使用佩奥特掌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判决，从而使联邦和州法院在审理上述相关讼案时免除对印第安人的刑事处罚。

结 语

一、三种力量推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19 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美国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也随之调整和改变:第一个阶段是从 1887 年至 1934 年,1887 年 2 月 8 日美国国会通过《道斯土地分配法案》,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是强制同化,包括在宗教上强制印第安人改宗;第二个阶段是 1934 年至 1953 年,1934 年 6 月 18 日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重组法》,美国的印第安人政策转变为承认印第安人社会与美国主流社会之间存在差异,相应的,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政策也从强制改宗转变为允许印第安人有限的进行自己的宗教活动;第三个阶段是从 1953 年至 1968 年,1953 年 8 月 1 日美国国会通过 108 号参众两院共同决议即“终止政策”,美国政府结束对印第安人的监管,授予印第安人与美国其他公民同等的法律权利与责任,同时出台重新安置政策,鼓励印第安人离开部落、进入城市,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第四个阶段是从 1968 年至 1978 年,1968 年 3 月 6 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发表名为《被遗忘的美国人》的特别国情咨文,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印第安人政策,调整方向是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增强印第安人自我管理的能力,给予印第安人自治权和宗教自由权。1978 年 8 月 11 日,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正式解除对印第安人宗教活动的所有限制,它标志着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根本性转折。

1978 年至 1994 年,美国政府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印第安人特殊的宗教诉求,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印第安人面临的特殊宗教问题,逐步落实 1978 年《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条款,给予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本文以美国国会听证、诉讼案件、法规政令和政府报告等文献为基础,系统考察和梳理了 1978 年至 1994 年间美国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

美国民族宗教政策的基本原则和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发展,共同奠定了 1978 年至 1994 年间美国政府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基础。美国民族宗教政策的核心是确保各民族平等享有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包括宗教自由权利。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少数民族争取权利运动也使美国意识到本国弱势群体维护自身权利与平等地位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或主动或被动地对其印第安人政策和印第安人宗教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使其顺应美国社会从“白人至上”到各民族“熔炉”同化,从“一体”到“多元”的平衡。

应该提及的是,美国制定和调整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政策受到以下三方面力量的共同推动:

第一,美国印第安人为维护自身权利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是美国调整和完善其印第安人政策,特别是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根本推动力。美国印第安人争取自身权利的途径,

主要是通过印第安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在美国国会、联邦法院、州议会等重要立法机构游说政策制定者、通过司法程序提出诉求,从而使印第安人的诉求进入相关机构的议事日程,并最终形成法律文件。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活动主要有:美国印第安人学者有: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Arizona)教授小瓦因·德洛里亚(Vine Deloria, Jr.) 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常务理事苏珊·肖恩·哈尔乔(Suzan Shown Harjo)和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专职律师沃尔特·厄科—霍克,他们在国会从1978至1994关于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举行的主要听证会中代表印第安人部落、团体、机构和组织表达印第安人的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而且,他们撰文立说,把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诉求和问题关切通过有关法律期刊杂志向美国社会进行传递和表达,成为联邦政府和美国社会与印第安人部落进行思想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第二,美国相关的权利团体和同情、支持印第安人处境的学者、社会活动家等,为美国社会正视印第安人问题、维护印第安人的权利而奔走,制造舆论氛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团体与人物有“美国博物馆界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全国对话小组”(The Panel for a National Dialogue on Museum—Native American Relations),这是一个由美国知名学者、议员和社会活动家共同组成的团体,比如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馆长威拉德·L.博伊德(Willard L.Boyd)、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Arizona)教授小瓦因·德洛里亚(Vine Deloria, Jr.) 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常务理事苏珊·肖恩·哈尔乔(Suzan Shown Harjo) 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专职律师沃尔特·厄科—霍克(Walter Echo-Hawk) 赫德博物馆(The Heard Museum)馆长&美国博物馆人类学委员会(Council for Museum Anthropology)主席彼得·H.威尔什(Peter H.Welsh)等人。该团体的部分成员曾多次出席国会、州议会的印第安人问题听证会,提交相关研究报告,推动关于印第安人的相关立法活动。

第三,美国政府官员、国会和州议会议员关注和推动关于印第安人的立法。比如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 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 参议员丹尼斯·德孔西尼(Dennis DeConcini) 国会议员本·N.坎贝尔(Ben N.Campbell) 国会议员莫里斯·尤德尔(Morris Udall) 参议员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S.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首席法律顾问帕特丽夏·泽尔(Patricia Zell),等等。除了议员本人对印第安人事务的关注外,国会和州议会中还有负责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专门小组委员会。如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和国会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上述两个小组委员会都曾举行关于印第安人问题的听证会,推动国会的相关立法。

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政策问题深层地体现和彰显了美国社会中主流文化群体和边缘文化群体对自身存在的关切,即都在为自身的存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宗

教是为个体发展和社会团结所必需的重要价值源泉,将其仅仅置于一两种法律保护之下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司法实践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不同的原则—良心自由、自由实践、多元主义、平等、政府与教会的分离、禁止确立等原则必须组成一个相互联接而又相互依赖的屏障,以保护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和权利。

美国本土资源的印第安人宗教文化对于修补启蒙和现代性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和后果将产生积极意义和作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文化作为美国本土的精神资源对于美国社会反思和观照启蒙的影响和作用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这种精神资源能够使现代美国社会超越消极的启蒙心态、抑制和修补启蒙所带来的负面价值,美国社会可以借助印第安人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启蒙给现代美国社会带来的精神危机,因此,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文化作为美国本土的精神资源能够通过自身特有的方式和机制对美国社会的启蒙理性起到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

二、1978年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现了“中介”转向

本文作者通过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1978—1994)研究认为,在上述三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1978年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现了“中介”转向,这种转向与美国政府从1978至1994年所颁布的若干重要的印第安人宗教政策具有互为前提、不可分割的逻辑关联,下面是本文作者对这种逻辑关联的论述。

“中介”是一个哲学概念,即矛盾的联合体及其转化的中间过程,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源出于黑格尔,以后经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加以发展而成为辩证法对立统一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黑格尔哲学中,“中介”概念表示的是从“绝对理念”过渡到对方的桥梁,是彼此联系的中间环节,它构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中介”概念进行了改造,主要是“通过中介连接对立”,并上升为认识事物之间关系和存在方式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列宁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提出,把研究、把握事物的一切联系和中介作为辩证逻辑的首要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把对立面之间趋于相互调解、融合而同一称为“中介”,他认为:“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相互过渡。”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的“中介”概念主要包括两种含义:第一,“中介”被看作是两个事物或者一个事物两个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中间环节。第二,对立面之间相互融合、彼此过渡和渗透的状态。“中介思维”作为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思维方式,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中介思维”是一种辩证思维。“中介思维”的最基本的方法论要求就是强调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相过渡或转化。对立双方必须互相联结、融为一体,才具有真理性。其次,“中介思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0、72、87、103、117—121、140—143、162、171—172、268—269、276、382—385、403—404页。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5—536页。

维”是一种关系思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和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互为中介，并通过中介连为一体的；每个具体事物的内在要素和具体事物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也是互为中介，并通过中介而相互联系成为统一整体；每个事物在永恒发展中都是一个过程，一个阶段，一个环节，它们都通过中介关系形成永恒发展的历史长河。第三，“中介思维”是一种过程性的理论思维。把握对立两极之间如何过渡的中间环节和过程是“中介思维”的实质内容。在一个具体的矛盾结构整体中，对立的两极之间往往有许多因素以中间环节的形态存在着，对立的两极正是在这个中间环节上或者以此为媒介而达到了融合。因此，“中介”理论在辩证思维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介”理论认为，不能忽视事物之间或者事物内部对立面之间的渗透、过渡、转化和同一的过程和状态，这种过程和状态本身就是事物的一种呈现和存在方式，而事物矛盾双方相互渗透、过渡和转化恰恰表明了事物存在的暂时性，它预示着事物变化和发展的种种趋势。正是由于事物“中介”的存在，事物之间的绝对界限消失了，而事物之间的渗透、过渡和转化使得世界的统一性成为多样性的统一，这个统一的物质世界因事物之间的这种渗透、过渡和转化而包容一切、异彩纷呈，而且富有生机、充满活力。根据“中介”理论，事物之间相互并存、渗透、过渡和转化的状态，不仅是进行探索、发现、研究和创新的契机，而且，这种并存、渗透、过渡和转化的状态本身就成为人们探索、发现、研究和创新的重要内容。

《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是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的枢纽。《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是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及其自由实践制定的一项联邦政策，这项政策主要用来保护和维持美国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Eskimo）、阿留申人（Aleut）和夏威夷土著人（Native Hawaiians）对其传统宗教所享有的信仰、表达和实践的自由权利。这部法律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全面性转变：从1978年之前的镇压走向1978年之后的保护，它标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根本转变和跃迁，从以前对印第安人文化的破坏和摧残到此后的维护和保护。在美国国会通过《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之前的大约200年时间里，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所采取的惯常做法导致印第安人若干宗教仪式遭到禁止，印第安人许多宗教圣地被破坏，以及通过在许多非印第安人传教团体中间分

孙正聿：“从两极到中介—现代哲学的革命”，《哲学研究》，1988年第8期；平章起：“中介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4期。

印第安人宗教问题不仅仅只是印第安人自己的问题，它们也是美国社会各有关利益群体同印第安人之间基于印第安人的特殊宗教利益诉求而长期存在的一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这是理解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的前提，因此，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的内涵就是，在遵循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对于特殊族群的特殊宗教诉求，国会应当制定特殊立法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特殊宗教问题）的前提下，美国社会各有关利益群体通过对话、沟通、合作和磋商，对彼此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做出相互调整和妥协，从而在特定时代所提供的可能条件下对印第安人宗教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PUBLIC LAW 95-341，42USCA1996，92Stat.469，AUG.11，1978。参见：埃伦·M.L.休厄尔：“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Ellen M.L.Sewell，“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亚利桑那法律评论》（Arizona Law Review），第25卷（1983—1984年），第429—472页。

Prepared Statement by Suzan Shown Harjo, p. 189.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2269 to Protect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and to Guarantee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by Native Americans, July 14, 1994, Washington, DC.

Vine Deloria.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p.234.

配联邦政府所批准建立的寄宿学校而对印第安人儿童实行强制性改宗。《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的第一部分(序言)向人们生动描述了美国历史上印第安人宗教信徒遭到镇压、迫害的悲惨情形,土著美国人因此遭受的痛苦和伤害无与伦比,无可挽回。1978年2月24日,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在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关于《参议院第102号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合决议案》举行的听证会上指出,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信徒在美国历史上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堪比历史上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所经受的残酷迫害。1978年8月,当美国总统福特(President Ford)签署《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而使其成为法律时,他指出,过去当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同联邦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发生冲突时,土著美国人所享有的进入他们宗教圣地而对其宗教习俗进行自由实践的权利经常遭到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的侵犯和剥夺。自1978年至1994年美国为保护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而颁布的立法主要有:《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42USCA1996),这部法律没有为印第安人在宗教自由实践诉讼案中提供“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cause of action, or no teeth),《1979年考古资源保护法》(the Archaeological Protection Act of 1979, 16 USC 470aa-11)把人体遗骸认定(定义和解释)为“考古资源”,并力图把这些“考古资源”转化为“美利坚合众国财产”(Sec.470bb(1))(第470bb款第(1)项),如果有关机构(个人或团体)在获得联邦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之后把人体遗骸从地下挖掘出来,这些遗骸应交给适当的大学、博物馆以及其他科研和教育机构进行保存(或保藏)(Sec.470bb(1))(第470bb款第(1)项)。美国普通法认为,死者不是财产,因此,相对于美国普通法关于人体遗骸的看法和观点,尽管上述这部法律彰显了高尚的立法宗旨,然而,它们同美国普通法的精神背道而驰,是一种野蛮的倒退。《1989年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ct, 103 STAT.1336, PUBLIC LAW 101-185-NOV.28, 1989),对于博物馆返还印第安人遗骸和文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pp.9—49.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U. S. pp.1—2.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281 pages]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 95-341 pp. 1—16.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4.

罗伯特·艾罗拉:“《考古资源保护法》—25周年回顾”(Roberto Iraola, “‘The Archaeological Protection Act’—Twenty Five Years Later”),《杜肯法律评论》(Ququesne Law Review),第42卷(2003—2004年),第221—257。

“尸体”(Dead Bodies), 22 Am. Jur. 2d, Sec.4; “尸体”(Dead Bodies), 25A CJS, Sec.2; 注文:“尸体—迁移和重葬”(Annotation: Corpse—Removal and Reinternment), 21 ALR 2d 472, 480, 486; 杰克逊:《关于尸体、埋葬和埋葬地的法律》(Jackson, The Law of Cadavers and of Burial and Burial Places)(2d. Ed.)第129—31, 133—34页。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pp.187—188.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小 W.理查德·韦斯特:“返还与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关于一次文化救赎之旅的反思”(W.Richard

物而言,这部法律只适用于史密森学会下属的博物馆,不适用全国各地博物馆的复杂情况。《1990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25 USCA3001)为联邦政府部门和联邦政府资助的博物馆等机构返还土著美国人遗骸和文物提供了全国性的统一返还标准和程序,然而,这部法律对个人所拥有的印第安人遗骸和文物的返还没有做出法律规定和说明。《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对美国印第安人在传统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提供立法保护,不过,这部法律禁止美国联邦(或州)监狱的印第安人囚犯在监狱里使用佩奥特掌。

《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关于联邦政府各有关部门统一行政程序所提出的建议以及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的若干重要建议为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提供了具体而明确的“路线图”。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在《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中对本部门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所做出的修改和调整以及未来对这些相关政策、法规和程序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使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初步获得了一些基本内容和形式。1979年8月21日,美国总统福特(G.F.Ford)向国会提交了《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福特在报告中宣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联邦政府都将继续对土著美国人宗教表示同情、理解和尊重。《报告》的第一部分(序言)指出,在美国总统于1978年8月签署《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而使其成为法律之前,当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同联邦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发生冲突时,土著美国人所享有的进入他们宗教圣地而对其宗教习俗进行自由实践的权利经常遭到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的侵犯和剥夺。在许多情况下,负责执行这些政策法规的联邦政府官员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习俗所禀有的特征毫无所知,结果使得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对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及其自由实践造成不同程度的侵犯和破坏。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总结了本部门按照《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对相关政策法规所做出的修改和调整,以及未来对相关政策法规做出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的承诺。《报告》的第三部分包括两类不同的建议。第一类建议是关于统一行政程序,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当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回应和对待土著美国人关于宗教圣地和神圣物品的关切。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提出,美国总统应当以

West, Jr., “Repatriation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flections on a Journey of Cultural Redemption”), 《亚利桑那州法律杂志》(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第44卷(2012年), 第907—912页。

杰克·F.特罗普、沃尔特·厄科—霍克:“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背景和立法史”(Jack F. Trope and Walter R. Echo-Hawk,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Background and Legislative History”), 《亚利桑那州法律杂志》(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第24卷(1992年), 第35—77页。

《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关于印第安人在传统宗教仪式中使用佩奥特掌的立法》(“An Act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UBLIC LAW 103-344, 108 STAT.3125, 42USC1996, OCT.6, 1994)。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 95-341 .pp. 62, 63, 67, 71, 75, 81.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4.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 95-341 .pp. 26—87.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4.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 95-341 .pp. 1—16.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4.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 95-341 .pp. 18—50.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4.

行政命令方式向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发布这些建议,拟定行政命令的工作已经开始。第二类建议是对有关政策法规进行立法修正。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正在审查和研究这些建议,而对每一项政策法规的修改和调整最后都要提交给国会进行讨论和通过。《报告》指出,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当同受其政策、法规和程序影响的有关土著美国人部落进行磋商与合作,从而使得土著美国人的大多数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能够当场或在实地得到回应和解决。应当指出,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同土著美国人部落建立磋商与合作机制旨在回应和解决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诉求和问题关切。联邦政府认为,土著美国人关于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所提出的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可以通过行政调整和适应方式予以解决。这就是说,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不必敦请国会通过新的法律,而是使本部门现行的政策、法规和程序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做出调整和适应,从而对土著美国人的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做出回应和解决。“行政调整和适应”还意味着,土著美国人关于联邦土地在宗教上的看待和认定同联邦土地的其他使用和谐不悖,因此,无需特别法律对土著美国人关于联邦土地的宗教使用进行管理和规制。因此,联邦政府对土著美国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的态度已经正式发生改变,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正在对本部门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出修改和调整,从而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利益做出调整和适用。《报告》对联邦政府 50 个机构和部门关于各自政策和法规所做出的调整和改变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说明;此外,《报告》还指出,联邦政府各机构和部门所制定的这些政策和法规对解决实际具体问题和实施全部行为活动具有指导和协调作用。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在《报告》中也承诺,今后将在法律规定、行政程序、立法动议和行政命令等方面对印第安人宗教习俗及其自由实践做出调整和适用。专门(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在实施这项工作期间,不仅对《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进行了审查和讨论,而且对有关观点、理论和经验进行了交流和分享,所有这些活动的宗旨就是要对联邦政府的有关政策和法规进行实质性修改和调整,同时对下列事宜在未来的可行性做出诸多承诺:将对有关政策和法规进行更多审查和修订,将向国会提出相关立法动议,以及将敦请美国总统发布有关行政命令。上述有关联邦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实质性变更与根本性调整以及未来对这些政策和法规进行更多修改和调整的相关承诺在该报告的第 51 至 87 页都有详细记录和说明。《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报告》作为对联邦政府相关政策和程序所进行的审查和评估于 1979 被提交给国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机构和部门所做出的承诺大多数没有变成行动和措施,尤其是,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向国会提出的相关立法动议以及向联邦政府提出的敦请美国总统发布有关行政命令的建议,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建议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令人不抱乐观态度。时至今日,联邦政府有管机构和部门没有提出一项立法动议,也

“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 P.L. 95-341 .pp. 51—87.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Washington, D.C. August 1979. 4.

Attachment 2. — Statement of Suzan Shown Harjo, Summary of the Administration Report on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delivered to Congress on August 21, 1979. Prepared by: American Indian Law Center and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pp.27—28.

没有对法律规定或行政程序做出任何改变和调整。行政命令草案也在上届政府结束前昙花一现，结果在印第安人事务局遭到搁浅，今天已无人再提及这个草案。在该报告完成之后，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和国会的立法机构未能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问题予以回应和解决，结果使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在回应和解决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问题时因循守旧，毫无作为。

《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第2款为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提供了法律前提和政策根据。按照《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第2款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美国总统应当指示负责实施相关法律的联邦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在同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领袖磋商的基础上评估本部门的政策法规和行政程序，以便对它们做出必要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从而保护和维护士著美国人文化权利和宗教习俗。自国会通过本决议案后的12个月内，美国总统应当向国会提交他的评估结果，包括对相关政策法规和行政程序所做出的修改和调整，以及总统向国会提出的相关立法动议。按照《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第2款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应对联邦政府的相关政策和程序进行为期一年的审查和评估，以便确认是否应对这部法规做出必要而适当的修改，从而更好地保护与维护士著美国人的宗教习俗和文化权利。这部法规的第2款还要求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向国会提交有关行政调适和建议的报告，从而为立法活动提供相关背景和根据。在《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第2款实施（或执行）期间，专门（或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委员——无论是土著人，还是非土著人；无论是联邦政府官员，还是社会公民个人，对彼此的经验教训进行交流、分享、讨论和磋商，委员会成员都对彼此关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有所理解和认同。委员会成员认为，首先，应当采取措施对所提问题进行确认和分类，使这些问题变得具体而明确；然后，确定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是否有权对相关政策和法规进行修改和调整以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当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确认有权对相关政策做出修改和调整时，大多数机构和部门能够同有关土著美国人进行沟通和磋商，这样使双方对政策修改基于彼此利益和关切而做出调整和适应。当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和部门确认无权对相关政策做出修改和调整时，大多数机构和部门能够向有权做出修改和调整的部门提出建议，而其他一些机构和部门则更愿意使这些政策保持现状。

Statement of Suzan Shown Harjo, Legislative Liason,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p.11—12, 18—19.

Attachment 2. —Statement of Suzan Shown Harjo, Summary of the Administration Report on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delivered to Congress on August 21, 1979. Prepared by: American Indian Law Center and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p.25.

Statement of Suzan Shown Harjo, Legislative Liason,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p.11.

Statement of Suzan Shown Harjo, Legislative Liason,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印第安人在联邦法院的诉讼活动和在国会听证会上的举证活动为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提供了根本动力，这个动力的终极指向和目标就是使《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获得“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没有为印第安人提供任何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可以切实而有效执行的诉讼缘由，因此，这部法律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力，而只不过是国会表明和宣示其对印第安人宗教信仰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的决议案，由此导致印第安人在司法诉讼实践中屡屡遭到挫败。

正如美国学者约翰·佩多斯基（John Petoskey）指出的那样，印第安人利用这部法律进行诉讼的历程表明，国会在这部法律中对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和权利的承诺和保护在印第安人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证明何其宽泛笼统，含糊不清，和空虚无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和确立条款经联邦法院的解读和阐释对印第安人争取宗教自由和权利不是关顾和呵护，而是拦阻和封堵。印第安人利用宪法第一修正案争取和维护自身宗教自由和权利的诸多讼案对人们在司法实践过程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和阐释在当代美国社会场景下将长期发生深刻影响。布莱恩·E·布朗（Brian Edward Brown）教授指出，印第安人宗教自由问题关涉保护和维护印第安人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以及文化遗产等重要内容。土著美国人为争取与维护自身宗教自由和权利而诉诸《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提起一系列诉讼案件，纵观印第安人进行司法诉讼实践的整个历程（1978-1994），诸多复杂而深刻的有关法律与宗教冲突的问题引起美国社会和学者的重视，可以说，司法实践中所发生和进行的这些诉讼活动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层面和意义标示着它们成为美国政府在处理印第安人宗教问题时所面对的全部矛盾和所有问题的聚焦点。土著美国人（或美国印第安人）依据美国宪法有关宗教自由法律条款为实践自身宗教自由诉求和主张而进行一系列司法诉讼在美国社会受到关注和重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讼案对美国司法系统提出强大挑战。在当代美国社会，土著美国人在一系列讼案中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宗教自由和权利而提出的诸多诉求和主张对美国宪政原则中最受争议的关于宗教自由实践和确立条款不仅影响深远，而且事实上推动和促进这一宪政原则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作出调整 and 适应。然而，长期以来，法院对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和权利讼案的判决结果不仅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而且对法院关于第一修正案裁判规程的调整和适应都产生负面影响和伤害作用。阿利森·M·杜西阿斯教授指出，拟定第一修正案宗教条款（国会不得制定涉及宗教确立，或禁止其自由实践的法律）的往哲先贤认为，作为人类自身超验现象的宗教信仰同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领域相异，因而必须分离和独立，长期以来，美国主流社会关于这一问题所持有的理念同拟定第一修正案宗教条款的往哲先贤所提出的观点如影随形而相互映证，契合无间而天衣无缝；然而，美国主流社会关于宗教的如是理解并不适用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宗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p.16.

Vine Deloria.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p.234.

Vine Deloria.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pp.13-14.

Brian Edward Brown. Religion, Law, and the Land: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Sacred Land. Westport, Conn.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9, pp.26-27.

教习俗,可以说,它们之间少有瓜葛和契合,而且,它们彼此始终处于冲突和对峙状态。在美国主流社会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中,他们倾向把人类社会的法律、宗教、艺术和经济等看做彼此相异而相互独立的经验领域,而按照土著美国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人类社会的这些经验领域应被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它们之间彼此联系而不能分离,相互依赖而不可分开。迈克尔·w.麦康奈尔(Michael McConnell)教授指出,印第安人关于宗教自由实践权利的诸多诉求和主张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条款所秉有的要求和限制之间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形成许多尖锐而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历史上形成出现并迁延至今的困难和挑战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变迁中围绕在公民自由实践过程中如何理解和实践有关宪政原则的调整和适用等问题演绎生成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关系,基于历史主义理解的宗教自由实践条款应因不同历史时期公民关于宗教自由实践权利所提出的具体诉求和主张可以根据不同宗教信仰自身所固有的特殊情况而做出客观、灵活的调整和适用,从而在一般意义上规避普通法对这些宗教诉求和主张所秉有的束缚和钳制。有鉴于此,迈克尔·W.麦康奈尔(Michael McConnell)教授得出结论认为,当代美国社会所持有的这种观念—基于宗教确立条款而反对和抵制对某些特定的宗教自由实践给予豁免和适用在历史上没有根据,不堪一击。莎拉·B.戈登(Sarah B.Gordon)教授指出,长期以来,犹太基督教原则对美国法院的宗教自由实践观念产生了决定性、支配性影响,而印第安人基于他们传统宗教圣地所提出的宗教自由实践的诉求根本不同于美国法院在犹太基督教原则影响、支配下所形成的宗教自由实践观念,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诉求的特殊性在于他们自古至今秉持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进行宗教自由实践的圣地是他们神祇的寓所和住地,对他们整个的世界和全部的生活具有神圣意义,因此,美国法院在审理有关印第安人宗教圣地的诉讼案件时应当考虑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的特殊性,从而制定特别而不同的标准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1989年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法》标志着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的正式形成。1990年5月14日,在第101届国会第二次会议期间,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021号议案)》、《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即参议院第1980号议案)》以及《赫德博物馆报告》举行听证会。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主席丹尼尔·K.井上健(Daniel K. Inouye)在听证会开始的讲话中指出,1989年,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创建了“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这是“史密森学会”官员同土著美国人部落、团体和组织经过不懈努力和艰苦磋商而达致的结果和产物,

阿利森·M.杜西阿斯:“鬼魂舞和神圣的鬼魂:19世纪基督教化政策在20世纪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案中的‘回光返照’”(Allison M. Dussias, “Ghost Dance and Holy Ghost: The Echoe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ization Policy in Twentieth-Century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Cases”),《斯坦福法律杂志》(Stanford Law Review),第49卷(1997年),第806页。

迈克尔·W.麦康奈尔:“宗教自由实践的起源和历史理解”(Michael W. McConnell, “The Origins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第103卷第1409期(1990年),第1511—1512页。

莎拉·B.戈登:“印第安人宗教自由与政府对公地的开发”(Sarah B.Gord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of Public Lands”),《耶鲁法律杂志》(The Yale Law Journal),第94卷(1985年),第1447—1471页。

这一举措为全国博物馆处理和解决土著美国人遗骸和文物返还所关涉的诸多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开创了先例。“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创始馆长(现为名誉馆长)小 W. 理查德·韦斯特 (W.Richard West, Jr.) 于 2004 年 9 月 9 日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the National Press Club) 发表题为《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一个历史的惩罚》(“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 Historical Reckoning”(Sept.9,2004)) 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史密森学会创建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标示着史密森学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史密森学会开始纠正正在对待印第安人历史和文化方面所犯下的一个严重而巨大的错误,这一举措预示着史密森学会同印第安人部落开启了一种新型的、以前从未有过的合作关系,通过就有关印第安人遗骸返还的广泛问题建立一种沟通、对话机制,这一举措结束了史密森学会同印第安人部落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和对立,从而使博物馆沿着一个打破任何历史和文化藩篱的方向发展。

“美国博物馆界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全国对话小组”的活动(1989—1990)与《1990 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的颁行为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的正式形成提供了实际而具体的内容。1990 年 5 月 14 日,在第 101 届国会第二次会议期间,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就《土著美国人墓穴保护和遗骸返还法(即参议院第 1021 号议案)》、《土著美国人文化遗产返还法(即参议院第 1980 号议案)》以及《赫德博物馆报告》(“the Heard Museum Report”)举行听证会。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教授、前院长保罗·本德(Paul Bender)以“美国博物馆界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全国对话小组”(“Panel for a National Dialogue on Museum/Native American Relations”)协调员(facilitator)的身份向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供证词。他在发言伊始首先感谢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使其能够就听证会讨论的有关议案陈述观点和意见。1988 年,时任赫德博物馆馆长(the Director of the Heard Museum)的迈克尔·J.福克斯先生(Michael J.Fox)向美国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提出建议,按照该建议的有关要求,由“赫德博物馆巴里·M.戈德华特跨文化交流中心”(“The Heard Museum’s Barry M.Goldwater Center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负责组建“美国博物馆界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全国对话小组”(“Panel for a National Dialogue on Museum/Native American Relations”),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应当了解小组的“诞生”过程。在“全国对话小组”的协调组织和筹划安排下,美国博物馆界代表同土著美国人部落领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进行了若干次磋商和对话,“全国对话小组”将磋商过程以及对话所取得的成果写成《赫德博物馆报告》,于 1990 年 2 月 28 日提交给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全国对话小组”指出,各有关利益方必须同合适的土著美国人团体进行合作,在征得他们许可的情况下制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2.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603 pages].

小 W. 理查德·韦斯特:“返还与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关于一次文化救赎之旅的反思”(W.Richard West, Jr., “Repatriation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flections on a Journey of Cultural Redemption”),《亚利桑那州法律杂志》(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第 44 卷(2012 年),第 907—912 页。

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程序和机制。保罗·本德认为，“全国对话小组”从1989到1990年所进行的对话和磋商活动在美国博物馆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事件，这种对话和磋商将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合作传统，美国学者、教育工作者与土著美国人部落团体将在相互尊重而不是彼此猜疑和怨憎的氛围里进行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合作。鉴于土著美国人遗骸和文物返还关涉印第安人诸多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因此，各有关方明确承认，土著美国人有权全面参与讨论和制定有关上述问题的所有决策活动，土著美国人的参与将给美国公众带来巨大福祉。“全国对话小组”认为对话过程非常成功而且富有成效。尽管“对话小组”成员对许多问题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和主张，然而，他们坦诚不公地对彼此的利益诉求和问题关切进行讨论和磋商。小组成员就彼此的看法和观点进行了广泛交流，这种沟通和磋商在博物馆与土著美国人的关系中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小组成员通过沟通、交流和磋商就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1990年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25 USCA3001)是土著美国人几十年保护和维护自身宗教权利的一次辉煌胜利，对于土著美国人来说，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里程碑意义的立法，这部立法标志着美国博物馆界、科学界和广大公众对土著美国人的观念和态度发生根本转变，这部立法为联邦政府部门和联邦政府资助的博物馆等机构返还土著美国人遗骸和文物提供了全国性的统一返还标准和程序。这是美国国会对土著美国人制定的一部特别立法，它标示着在印白文化关系史上联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pp.108. , 112—113.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603 pages].

《“美国博物馆界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全国对话小组”报告》(Report of the Panel for a National Dialogue on Museum/Native American Relations)，《亚利桑那州法律杂志》(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第24卷，第489页。
“美国博物馆界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全国对话小组”(The Panel for a National Dialogue on Museum—Native American Relations)的成员包括：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馆长威拉德·L·博伊德(Willard L. Boyd)、明尼苏达大学美国印第安人学习和研究中心(American Indian Learning and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主任W·罗杰·布法罗黑德(W. Roger Buffalohead)、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Arizona)教授小瓦因·德洛里亚(Vine Deloria, Jr.)、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人类学系(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副教授琳妮·戈德斯坦(Lynne Goldstein)、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常务理事苏珊·肖恩·哈尔乔(Suzan Shown Harjo)、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专职律师沃尔特·厄科—霍克(Walter Echo-Hawk)、易洛魁联盟奥农达加印第安人部落首领委员会(Chiefs Council, Onondaga Nation, Six Nations Iroquois Confederacy)委员奥伦·莱昂(Oren Lyons)、印第安人部落首领会议(Chiefs Conference)威尔·梅奥(Will Mayo)、加利福尼亚州科学院人类学(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副研究员迈克尔·莫拉托(Michael Moratto)、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菲尼克斯区副主席哈里特·托罗(Harriet Toro)、温尼贝戈印第安人部落委员会(Winnebago Tribal Council)主席小鲁宾·A·斯内克(Reuben A. Snake, Jr.)、纽约州博物馆(New York State Museum)馆长马丁·沙利文(Martin Sullivan)、史密森学会体质人类学部(Divisio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主任道格拉斯·H·尤伯雷克(Douglas H. Ubelaker)、赫德博物馆(The Heard Museum)馆长&美国博物馆人类学委员会(Council for Museum Anthropology)主席彼得·H·威尔什(Peter H. Welsh)、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College of Law,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院长&教授(“对话小组”协调人)保罗·本德(Paul Bender)；“对话小组”的国会工作人员包括：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印第安人事务立法助理丹尼尔·路易斯(Daniel Lewis)、国会议员本·坎贝尔(Ben N. Campbell)的立法助理金柏莉·克雷文(Kimberly Craven)、国会议员莫里斯·尤德爾(Morris Udall)的印第安人事务立法助理玛丽·霍华德(Marie Howard)、参议员丹尼斯·德孔西尼(Dennis DeConcini)的特别助理迈克尔·莫雷诺(Michael Moreno)和印第安人事务立法助理琼·特蕾西(June Tracy)、参议员印第安人事务专门委员会(U.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首席法律顾问帕特丽夏·泽尔(Patricia Zell)、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对话小组”助理研究员)雷纳德·斯特里克兰(Rennard Strickland)、赫德博物馆馆长(“对话小组”负责人)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Fox)。参见：《“美国博物馆界与土著美国人关系全国对话小组”报告》(Report of the Panel for a National Dialogue on Museum/Native American Relations)，《亚利桑那州法律杂志》(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第24卷，第491—493页。

邦政府和非印第安人机构(团体或组织)第一次从印第安人的视域和角度思考与看待有关神圣的问题。

1992年5月13日和14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民权和宪法权利专门小组委员会关于“1991年宗教自由复兴法”议案举行听证会,印第安人部落和团体联合美国其他宗教、民权和环境组织(包括印第安人部落和团体在内,总共28个组织)向专门小组委员会提交一个联合书面证词,他们在证词中指出,“1991年宗教自由复兴法”不可能解决美国公民在其宗教自由实践中所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对于土著美国人宗教诉求的特殊性,国会应当制定特别而不同的立法以解决土著美国人在特别而不同的宗教自由实践中所面临的特别而不同的宗教问题,这是解决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从1992年到1994年土著美国人部落、团体和组织在国会听证会上的举证活动使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得到全面而深刻的体现。1992年5月13日和14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民权和宪法权利专门小组委员会关于“1991年宗教自由复兴法”议案举行听证会,印第安人部落和团体联合美国其他宗教、民权和环境组织(包括印第安人部落和团体在内,总共28个组织)向专门小组委员会提交一个联合书面证词。1993年3月16日,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关于《1978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法律效力”(effectiveness)(这部法律对原告是否赋予诉因(cause of action),即起诉理由)举行听证会,土著美国人部落、团体和组织联合国内其他团体和组织为国会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举行的听证会组成了一个“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联盟”(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Coalition for the Amendments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主席道格拉斯·朗(Douglas Long)将组成这个联盟的68个团体(组织)的名单提交给专门小组委员会备案。1994年6月10日,

杰克·F.特罗普、沃尔特·厄科—霍克:“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和遗骸返还法:背景和立法史”(Jack F. Trope and Walter R. Echo-Hawk,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Background and Legislative History”),《亚利桑那州法律杂志》(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第24卷(1992年),第35—77页。

Testimony on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H.R.2797) and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Legislation Submitted to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in Conjunction with Hearings held in Washington, D.C. on May 13 and 14, 1992. pp.1—23.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Secon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2797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1”, May 13 and 14, 1992. pp. 421—443.

28个团体(组织)分别是: Americans for Indian Opportunity, Association on American Indian Affairs, Church of the Brethren, Consolidated Salish and Kootenai Tribes, Cultural Conservancy, Ecumenical Ministries of Oregon,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Friends Committee on National Legislation, Friends of the Earth, General Conference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Hollywood Women’s Political Committee, Hui Malama I Na Kupuna O Hawaii Nei, Kauffman and Associates, Keepers of the Treasures: Cultural Council of American Indians, Alaska Natives and Native Hawaiians,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 Inc.- Minnesota/Dakotas Region, 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National Indian Education Association,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tive American Task Force of the Church Council of Greater Seattle, Navajo Nation Corrections Project, Religious Action Center of the 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 Seventh Generation Fund,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Association of Churches, Ysleta Del Sur Pueblo. Testimony on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H.R.2797) and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Legislation Submitted to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 in Conjunction with Hearings held in Washington, D.C. on May 13 and 14, 1992. pp.1—23.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Secon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2797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1”, May 13 and 14, 1992. pp. 421—443.

68个团体(组织)分别是: American Baptist Churches, USA,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merican Ethical

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就众议院 4155 号议案（规定联邦政府在对土地管理过程中不得妨碍或破坏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信仰及其自由实践）和众议院 4230 号议案（修正“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以保障印第安人按照传统方式能够为宗教以及其他目的使用佩奥特掌（peyote））举行听证会，这两个议案统称为“1994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修正案”。土著美国人权利基金会（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NARF））的专职律师沃尔特·厄科—霍克（Walter Echo-Hawk）向专门小组委员会提供了由科学家、医学家、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和考古学家通过研究调查而得出的大量科学证据，以证明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使用佩奥特掌对自己和他人都不会产生害处。此外，1993 年 3 月 16 日，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土著美国人事务专门小组委员会关于《1978 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法律效力”（effectiveness）（这部法律对原告是否赋予诉因（cause of action），即起诉理由）举行听证会，北美土著美国人教会（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主席道格拉斯·朗（Douglas Long）在向专门小组委员会提交的书面证词附件中也对土著美国人教会关于佩奥特掌的非药物使用提供了由许多医学家、精神病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研究调查而得出的大量科学证据。这些举证活动在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标示着土著美

Union—Washington Ethical Action Office, American Indian Anti-Defamation Council, American Indian Ritual Object Repatriation Foundation,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mericans for Indian Opportunity, Apache Survival Coalition, Association on American Indian Affairs, Confederated Salish and Kootenai Tribes (Flathead Reservation, Montana),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American Indian Ministr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row Indian Peyote Ceremonies (CIPC), Cultural Conservancy, Cultural Survival, Episcopal Council of Indian Ministries, Friends Committee on National Legislation, Friends on the Earth, Greenpeace, Heart of the Earth Survival School (Prison Program), Hollywood Policy Center Foundation, Honor Our Neighbors Origins & Rights (HONOR), Keepers of the Treasures, KIFARU Productions-San Francisco, Learning Circle (The Lutheran Office for Governmental Affairs,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Justice and Peace Office), Medicine Wheel Coalition, 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U.S.), Morning Star Foundation,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 Inc. (Minnesota-Dakota Region), 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 Indians, National Indian Education Association, National Parks and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Native American Church (Half-Moon Fireplace, State of Wisconsin, Inc.),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avajoland,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Oklahoma,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Wyoming,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the State of South Dakota, Native American Prisoners'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Program,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Project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tive Lands Institute, Native Spiritual Cultural Councils, Inc.,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avajo Corrections Project, Navajo Nation (Support in principl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Sealaska Corporation, Seventh Generation Fund, Sierra Club, Student Environmental Action Coalition, Unitarian Universalist Associations of Congregations (Washington Offic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Office for Church in Societ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General Board of Church and Society), Wilderness Society, Winds of Life, Wisconsin Tribal Judges Association,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West)。 See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1—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69.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Attachment A to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on behalf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H.R. 4230 and H.R. 4155,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p.125—129.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书面证词附件的名称为“关于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历史、法律地位以及联邦立法的必要性”（由史密森学会博士后研究员杰伊·考特尼·菲克斯（Jay Courtney Fikes）博士于 1992 年 2 月完成编撰和整理），参见证词附件的第 7—9 页。“Native American Churc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History, Legal Status and the Need for Federal Legislation” by Jay Courtney Fikes, Ph.D. February, 1992. Testimony of Douglas J. Long on behalf of the Native American

国人开始利用科学证据为自己的宗教诉求和问题关切服务,土著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同科学理性进行了碰撞和融合,从而使得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获得了质的飞跃和提升。

1994年4月29日,克林顿总统同印第安人部落领袖在白宫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面,克林顿总统指出,只有土著美国人传统宗教活动得到应有的保护,恢复宗教自由的议程才算最终完成。鉴于联邦政府的活动和举措对土著美国人的宗教活动造成威胁,因此,国会需要制定有关立法以保护土著美国人的宗教活动。本届政府将同印第安人部落领袖和国会议员进行合作,以确保有关土著美国人宗教自由实践的立法符合美国宪法,同时使其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尊重印第安人的价值观念,尊重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尊重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尊重印第安人的部落主权,这是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部落的第一条原则。联邦政府必须努力改善同印第安人部落的关系,跟印第安人部落进行全面而有效的合作,这是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部落的第二条原则。联邦政府将跟印第安人部落建立一种更加牢固的合作关系,我不希望联邦政府在建设和发展这种合作关系中再出现任何错误。为此,克林顿总统承诺签署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必须采取两项行政措施:第一,清除一切阻止它们同印第安人部落进行直接合作的障碍;第二,如果联邦政府各有关机构和部门计划制定或实施任何可能影响印第安人部落的措施,它们必须在做出有关决策之前同印第安人部落进行磋商。克林顿总统对印第安人部落领袖的讲话不仅重新确认了美国政府在对待印第安人宗教问题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对于土著美国人宗教诉求的特殊性,国会应当制定特别而不同的立法以解决土著美国人在特别而不同的宗教自由实践中所面临的特别而不同的宗教问题,而且,克林顿总统讲话使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最终获得了一个坚实而牢固的政治基础。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March 16, 1993.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L.95-341-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pp.34-36.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103—7 Part 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Attachment C to Testimony of Walter Echo-Hawk on behalf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Subcommittee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H.R. 4230 and H.R. 4155,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 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H.R. 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pp.131.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103—92.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94.

三、信仰与理性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冲突和对话——对 1978 年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介”转向的批判性反思

1. 问题本质的发掘和揭示

基于不同种族或民族所具有的差异悬殊的文化观念和身份认同而导致的“文化冲突”，无论是观照人类历史的演进，还是考察现实社会的变迁，“文化冲突”从来都是持续时间最为长久，对历史影响最为深刻，对社会作用最为剧烈，对人类的安全和福祉所构成的威胁最为凶险，因而，“文化冲突”成为种族或民族冲突的最为深层的根据和前提，其中，不同种族或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存在很大差异和不同，这些差异和不同是长期历史演进的结果和产物，短时期内难以消除，因此，在导致“文明冲突”的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宗教信仰差异和不同成为其中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原因。从历史学角度对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文化关系做出总体考察，特别是把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征服，作为一个贯穿印、白关系史的重大问题来研究，是一项有待深入展开的工作。

从文化上对印第安人加以改造，使之同化于主流社会，一直都是白人社会的理性选择。白人社会对这一选择或称“文明开化”，或称“基督教化”，或称“美国化”，其目标是以白人文化取代土著文化，使印第安人成为“美国人”。“文明开化”运动从文化上消灭和改造印第安人，不仅是一种种族压迫的不正义行为，而且是一种更深层更隐蔽的暴虐。以文化方式寻求“印第安人问题”的解决，体现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一个特性，即以理想化的价值目标，来弥补工具理性引起的偏误，掩盖实际追求的不合理色彩。从根本上说，“文明开化”只是白人社会所借助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增进在生存竞争中剥夺印第安人之举的合理性，它是服务于美国白人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选择。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1978—1994）不仅是美国人民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而展现在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的一个地域性的美国问题，而且是当代美国政府所面对的一个时代性的、世界性的和人类性的问题，以及当代美国政府以何种方式去回应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宗教信仰与法律理性的冲突和对峙问题。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的演进和变迁过程是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化对作为美国历史文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印、白关系史的理解过程。美国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宗教文化，基督宗教信仰是美国文化的主流。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和考察有助于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 p. 2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 25. Published b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45621>.

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14页。

李剑鸣：“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第160-161页。

李剑鸣：“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第163页。

李剑鸣：“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第164页。

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深切认识美国宗教多元化的一个结构性特征——主流与边缘的相互变化和依存关系。因此,对于美国文化群体如何克服和消除自身文化的狭隘和偏私而有选择地接受和认同彼此的文化,逐渐走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趋向“中介”性地理解和把握共同生活栖居的文化世界,使美国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真正实现从“层级”到“顺序”的转换和跃迁,使美国社会日益暴露和凸显的文化困境得到克服和消除,最终,使所有美国文化群体共有的精神家园得到彼此呵护和共同关顾,是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研究中必须深切把握和关注的“灵魂”问题。

宗教的本质既非思维也非行动,而是直观和情感,它们是宗教最普遍的和最高的公式,是宗教本源的和首要的东西。因此,宗教只有通过既完全走出思辨的领域,也完全走出实践的领域,才能坚持它自己的领域和它本身的性格。情感是人里面的至贵、至优和属神的東西,情感被规定为宗教的本质。若要达到对宗教本质的直观,人们可以依靠和遵循“悬搁(epoche)”这种现象学的“化简法”,这种严格的现象学分析方法可以清晰地描述属于人类意识体验不同领域的那些基本结构,人们借助这种方法能够描述在宗教意识中出现的现象本质,深入到位于宗教核心的思想的感情状态之中,达到对真正是在宗教意识中出现的现象本质的捕抓和把握。法国科学家彭家勒认为,尺度造就现象,因此,只有将宗教史和宗教现象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宗教本身形成某种整体认识,才能揭示宗教现象的结构和意义。一个宗教现象只有在其自身的层面上去把握它,只有把它当成某种宗教的东西,才有可能去认识它。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问题采取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反思和避免自20世纪初年起进化论的宗教观因其自身缺陷而受到的非议和批评,而且能够消除和克服以基督宗教信仰为其文化主流的美国文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印第安人宗教文化所秉有和抱持的歧视与偏见。在利用现象学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的研究中,它应当尽可能保持伸缩性和适应性,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平横和张力。

恩格斯说,人类历史总是以倒退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进步,而作为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两种经验领域的法律与宗教同样在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变迁中通过相互对立而又调和的方式得到发展。¹¹因此,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两种经验领域的法律与宗教的冲突和对话不仅理论地表征了人类自身的悖论性的存在(人类存在的悖论的特性),而且通过这种冲突和对话的形式自我揭示了人类的悖论性存在,从而,

董小川:《现代欧美国宗教多元化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07页。

孙正聿:“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面向新千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孙正聿:“从层级到顺序:现代哲学的走向”,《开放时代》,2001年第3期。

施莱尔马赫:《论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33,34页。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40页。

约翰·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高师宁 何光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8,269,274页。

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宴可佳,姚蓓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6页。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约翰·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31页。

¹¹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通过这种冲突和对话实现了人类悖论性存在的自我扬弃，使得人自身的悖论性的存在在美国当代社会场景下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对人类自我意识的两种经验领域的法律与宗教的紧张和平衡所内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做出深刻的理论阐释则是我们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地客观把握和深切透视信仰与理性在当代美国社会场景下发生冲突并进行对话的前提和关键。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宗教信仰。必须有这些对立因素的综合。只有在我们把握了作为两种对立然而又是可以调和的经验领域的法律与宗教的相互依存之后，我们才算找到了特定之现存社会制度中世俗方面与神圣方面之间的微妙平衡。

2.文化困境的暴露和凸显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对时代的变革与人类思想的使命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这样的论述：彼岸世界的真理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人类思想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对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具有双重启示意义和价值。一方面，它理论地表征了美国印第安人在他们所创造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印第安人以宗教的方式而表现的“人的依附性”存在的生存状态，他们把自己的本质异化给了他们为自己所创造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圣形象”，从而使他们自身成为依附于“神圣形象”的存在。另一方面，美国主流社会在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中所谨遵恪守的“理性主义”造成了他们在“法律理性”这一“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在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政策中，这种“法律理性”的“自我异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体现为联邦政府对美国印第安人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的消解和剪灭，联邦法院对美国印第安人所要求的宗教自由权利的践踏和侵害，结果使整个印第安族群饱受凌驾于其上的“法律理性”给他们带来的“生命中不堪承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联邦政府对作为印第安人精神家园的安身立命之本的宗教信仰的侵犯和迫害则使他们处于“生命中不堪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之中。实际上，最高法院关于宗教

孙正聿：《哲学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1-176,186-192,299,405页。

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4页。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5-12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页。

美国学界研究有关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和权利在历史的演进和变迁中遭到联邦政府的侵犯和迫害的论文主要有：Allison M. Dussias. “Ghost Dance and Holy Ghost: The Echoe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ization Policy in Twentieth-Century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Case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49 (1996-1997).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Russel Lawrence Barsh. “The Illus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for Indigenous Americans.” *Oregon Law Review*, vol.65 (1986).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Lee Irwin. “Freedom, Law, and Prophecy: A Brief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Resistanc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21, No. 1(Winter, 1997). <http://www.jstor.org/>; Steve Talbot. “Spiritual Genocide: The Denial of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rom Conquest to 1934.” *Wicazo Sa Review*, Vol. 21, No. 2 (Autumn, 2006). <http://www.jstor.org/>; John Rhodes. “An American Tradition: the Religious

权利和自由的晚近判决，因其缺少一以贯之的内在原则，不加辨别地使用机械的标准，其间充满误导性的隐喻并混杂有大量不同的判决意见，而遭到诋毁。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是他们精神思想最为直接而切近的意识本源，是他们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而无可替代的纽带，是联合和团结印第安人族群的强大而持久的粘合剂。因此，如果认信和遵循美国印第安人传统宗教习俗的最后一批成员与世长辞，美国印第安人族群也将不复存在。

对晚近发生在美国法院系统(American court system)以及联邦法官在审理和裁决有关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讼案中的有关事实进行简要的回顾和述评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向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律理性”这一“非神圣形象”所造成的“自我异化”作出说明和阐释。在美国法院系统(American court system)中，非土著美国人成为联邦法官的主要构成，这一事实有目共睹，毋庸置疑，而晚近出现的一个显明的趋势却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衍生形成的若干普通而一般的司法审判原则在维护和保护土著美国人的宗教权益方面，步履维艰，愈益艰难。令人莫名其妙而迷惑不解的是，联邦法官在审理非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讼案中，对这些司法审判原则运用娴熟，令人瞠目，而在受理土著美国人的宗教案件中，这些司法审判原则却付之阙如，他们或者畏之如虎，望而却步，或者对之熟视无睹，弃之如土。刻下这一情势表明，印、白之间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典型的文化冲突背后所隐匿深藏的充满歧视和偏见的思想观念，在美国司法系统(the judiciary)中仍旧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涤除，使得土著美国人民跟其他美国族裔在彼此文化的沟通与理解中沟壑纵横，困那重重。阿利森·杜西阿斯(Allison Dussias)教授对联邦政府在19世纪针对美国印第安人所制定和出台的基督教化政策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对其中内在固有的矛盾关系，概念困难，和认知态度做了深入探讨和分析。阿利森·杜西阿斯(Allison Dussias)教授对20世纪有关土著美国人宗教信仰自由的若干判例进行了考察，发现蕴含在19世纪基督教化政策中

Persecution of Native Americans.” *Montana Law Review*, vol.52 (1991). <http://heinonline.org/>; Walter R. Echo-Hawk.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Liberty: Five Hundred Years after Columbus.” *American Indian Cultural and Research Journal*, vol.17, no.3 (1993); R.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Indians: Indian Missions in the New Nation.” <http://jcs.oxfordjournals.org/>; David E. Witheridge. “No Freedom of Religion for American Indians.”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18 (1976). <http://heinonline.org/>; R.Pierce Beaver. “The Churches and President Grant’s Peace Policy.” <http://jcs.oxfordjournals.org/>; Louis Fisher.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to Litigate or Legislat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26 (2001-2002). <http://heinonline.org/>.

小约翰·威特：《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宋华琳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3页。

Improvemen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Hearing on S. 2250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 on Indian Affairs, 100th Cong., 2d Sess. 23 (1988). Kristen L. Boyles. “Saving Sacred Sites: THE 1989 Proposed Amendment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76 *Cornell L. Rev.* 1132 (1990-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Walter Echo-Hawk, Lenny Foster, Alan Parker,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Panel Discussion”, *Wicazo Sa Review*, Vol. 19, No. 2, Colonization/Decolonization, I (Autumn, 2004), p. 156.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505>.

Allison Dussias, Ghost Dance and Holy Ghost: The Echoes of Nineteenth – Century Christianization Policy in Twentieth – Century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Case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9, No. 4 (Apr., 1997), p. 773. <http://www.jstor.org/stable/1229337>.

的某些观念态度和矛盾关系，仍旧在 20 世纪的相关判例当中得以体现和反映，尽管人们大多对这一事实未予承认，作者于是对这种固有的观念态度和矛盾关系进行了探究。此外，阿利森·杜西阿斯（Allison Dussias）教授认为，土著美国人在联邦法院努力捍卫和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但是，这些努力一般都没有获得成功，其失败原因便可在这种固有的观念态度和矛盾关系中得到说明。因此，在有关印第安人的法律讼案中强调历史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鲍姆尔申（Pommersheim）所指出的，“历史对印第安人的法律事业绝对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领域的许多方面是建基于对时间这一遗产（the legacy of time）的理解和阐释上的。”瓦伦西亚·韦伯（Valencia Weber）教授解释说，历史“相对于背景（context）可以提供更加丰富而充分的东西，鉴于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作用和影响，历史成为印第安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有关印第安人的诉讼案中，历史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权重和考量的因素。”美国最高法院的几名大法官关于如是理解历史对印第安人的重要意义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例如，哈利·布莱克曼（Harry Blackmun）曾断言道，“我们往往太过于忽视历史。‘鉴于印第安人法律所具有的种种复杂而独特的性质，相对于法律的任何其他范畴，它都更加需要我们对历史有所了解。’”

3.思维方式的批判和跃迁

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两种对立然而又是可以调和的经验领域的法律与宗教在当代美国社会场景下所发生和进行的这种冲突和对话，不仅宏观地展现在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中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之中，而且深切地体现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实践之中；作为时代精神理论表征的“从两极到中介”和“从层级到顺序”则对这种冲突和对话所蕴含的复杂的历史因素、深厚的思想背景和微妙的人性根据做出了深邃睿智而又精辟犀利的理论阐释和哲学反思。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宗教政策问题深层地体现和彰显了美国社会中主流文化群体和边缘文化群体对自身存在的关切，即都在为自身的存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美国主流文化群体以“层级”性去关切他们的自身存在，即以基督宗教信仰作为美国社会的“深层”主流文化，以这种“深层”文化的“基础性”、“根源性”来规范整个美国社会的思想与行为，从而将这种“深层”文化作为美国文化群体的“安身立命之本”。如果把这种“层级”性的关切诉诸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

Allison Dussias (阿利森·杜西阿斯), *Ghost Dance and Holy Ghost: The Echoes of Nineteenth – Century Christianization Policy in Twentieth – Century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Case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9, No. 4 (Apr., 1997), p. 775. 见 <http://www.jstor.org/stable/1229337>.

Frank Pommersheim, *Making All the Difference: Native American Testimony and the Black Hills* (A Review Essay), 69 N.D. L. REV. 337, 337 (1993); see also Charles F. Wilkinson, *American Indians, Time, and the Law* Native Societies in a Moder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13-14 (1987) (discussing the legacy of time in Indian law).

Gloria Valencia-Weber, *American Indian Law and History: Instructional Mirrors*, 44 J. Legal Educ. 251, 251 (1994).

South Carolina v. Catawba Indian Tribe, Inc., 476 U.S. 498, 511 (1986) (Blackmun, J., dissenting) (quoting Felix Frankfurter, *Foreword to a Jurisprudential Symposium in Honor of Felix S. Cohen*, 9 RUTGERS L. REV. 355, 356 (1954)); see also Allison M. Dussias, *Heeding the Demands of Justice: Justice Blackmun's Indian Law Opinions*, 71 N.D. L. REV. 41, 135-37 (1995) (discussing Justice Blackmun's use of history). See Allison Dussias, *Ghost Dance and Holy Ghost: The Echoes of Nineteenth – Century Christianization Policy in Twentieth – Century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Case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9, No. 4 (Apr., 1997), p. 775. 见 <http://www.jstor.org/stable/1229337>.

的考察,可以说它是以“深层”的美国基督宗教文化解释和规定“表层”的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文化。这种“层级”性的关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普遍而深层地制约、规范和引导了美国社会群体的生活活动,而隐匿在美国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当中。在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的研究中,对美国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提出一种“顺序”性的关切在学理上成为一种取向和选择。美国文化群体从“层级”性的关切转向“顺序”性的关切,不只是从“思维方式”上体现当代美国社会群体“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而且是从“价值导向”上实现当代美国社会群体“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

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两种对立然而又是可以调和的经验领域的法律与宗教在当代美国社会场景下所发生和进行的这种冲突和对话如何在美国社会的司法实践与精神信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而达到微妙的平衡,中西有关学者各自做出了透辟犀利的哲学反思和深邃睿智的理论阐释。在西方传统思想中一直居于主导性地位和支配性原则的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哲学理念——同一性、必然性和总体性逐渐弱化和消解,而差异性、偶然性和个体性在现代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中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而渐趋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向。正如同—性、必然性和总体性在西方传统思想中一直相互支持和相互联通一样,作为时代精神理论表征的差异性、偶然性和个体性也在现代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中也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相互支持和相互贯通。

如果我们对现代人类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向有一些了解,便可知道每一个个体都拥有自己的天地,都拥有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理想。宗教是为个体发展和社会团结所必需的重要价值源泉,将其仅仅置于一两种法律保护之下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司法实践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不同的原则——良心自由、自由实践、多元主义、平等、政府与教会的分离、禁止确立等原则必须组成一个相互联接而又相互依赖的屏障,以保护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和权利。

4.文化资源的丰富和添补

通过对启蒙的本质特征——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理性进行深入揭示,对启蒙的自身缺陷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进行全面反思,我们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态度不是简单拒斥和抛弃的问题,而是对它的完善和继续推进、深化,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是如何调动各种精神资源。在现代美国的文化语境下,西方启蒙所发展的现代性内容非常复杂,有正面的,有负面的,现代性最核心的特征是在以理性传统和科学技术发展为背景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率先生成的,如果往前看,启蒙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理性和法治等精神价值对美国社会的发展是否是足够的精神资源。在关于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宗教政策问题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作为美国本土资源的印第安人宗教文化对于修补启蒙和现代性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和后果将产生积极意义和作用,美国

孙正聿：“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面向新千年的马克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孙正聿：“从两极到中介——现代哲学的革命”，《哲学研究》，1988年第8期。

孙正聿：“从层级到顺序：现代哲学的走向”，《开放时代》，2001年第3期。

俞吾金：“差异性、偶然性和个体性——未来哲学的新的聚焦点”，《求是学刊》，2001年第9期。

小约翰·威特：《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宋华琳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7页。

小约翰·威特：《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宋华琳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8页。

印第安人宗教文化作为美国本土的精神资源对于美国社会反思和观照启蒙的影响和作用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这种精神资源能够使现代美国社会超越消极的启蒙心态、抑制和修补启蒙所带来的负面价值,美国社会可以借助印第安人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启蒙给现代美国社会带来的精神危机,因此,美国印第安人宗教文化作为美国本土的精神资源能够通过自身特有的方式和机制对美国社会的启蒙理性起到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今天我们还都生活在启蒙塑造的世界之中。我们应当动员精神资源修补和发展启蒙和现代性,文化认同如何走出狭隘的特殊主义,同时又避免抽象的普世主义,首先,文化认同必须具有开放性。其次,必须掌握各种资源,横向的——也就是外来的——和纵向的——也就是历史流传下来的——资源都很重要。因此,美国文化群体应当克服和消除自身文化的狭隘和偏私而有选择地接受和认同彼此的文化,逐渐走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趋向“中介”性地理解和把握共同生活栖居的文化世界,使美国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真正实现从“层级”到“顺序”的转换和跃迁,使美国社会日益暴露和凸显的文化困境得到克服和消减,最终,使所有美国文化群体共有的精神家园得到彼此呵护和共同关顾。

杜维明,衣俊卿:“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关于启蒙反思的学术对话”,《求是学刊》,2009年第1期。

孙正聿:“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面向新千年的马克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孙正聿:“从层级到顺序:现代哲学的走向”,《开放时代》,2001年第3期。

参考文献

一、资料性（或原始）文献

（一）国会听证文献

[1]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Hearing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J. Res. 102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ebruary 24 and 27, 1978**,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2]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ivil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June 10, 1982**, Serial No.58, Printed for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2.

[3] Endangered Species Act: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Fisheries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ommittee on Merchant Marine and Fisheri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ni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ndangered Species Act Reauthorization – H.R.1027, **March 11, 1985**; Endangered Species Act and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Practices, **June 11, 1985**; Captive Raptors, H.R.2767, **July 10, 1985**, Serial No. 99-10,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5. **[588 pages]**

[4] Improvemen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 2250 to ensure that federal lands are managed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impair the exercise of traditional American Indian religion, **May 18, 1988**,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88. **[377 pages]**

[5]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terior and Insular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H.R. 1546,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89,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ly 18, 1989**, Serial No.101- 55, Print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ior and Insular Affairs,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1. **[164 pages]**

[6]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S.1124, to provide a means to ensure that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does not undermine and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practices, **September 28, 1989**,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514 pages]**

[7] Native American Grave and Burial Protection Act (Repatriation; Native American Repatriation of Cultural Patrimony Act; and Heard Museum Repor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irst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1021,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graves and burial grounds, and S.1980, to provid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oup or cultural patrimony, **May 14, 1990**,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0. **[603 pages]**

[8] Protec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aves And the Repatriation of Human Remains and Sacred Object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Interior and Insular Affairs, Tuesday, **July 17, 1990**, Washington, DC, Original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by Google. **[323 pages]**

[9] Religious Freedom Act: 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Secon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versight Hearing on the Need for Amendments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March 7, 1992**, Portland, OR.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2.

[10]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 Part I: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 L. 95 - 346 –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3, 1993**, Serial No. 103-7, **Part I**, Print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courses,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138 pages]**

[11]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 Part II: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ffectiveness of P. L. 95 - 346 –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AIRFA),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March 16, 1993**, Serial No. 103-7, **Part II**, Print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courses,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332 pages]**

[12]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versight Hearing on the Need for Amendments to the Religious Freedom Act, **March 8, 1993**, Minneapolis, MN, **Part III**,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367 pages]**

[13]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Reorganization – Part II: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the 1992 Report of the Joint Tribal / BiA / DOI Advisory Task Force on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Reorganization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and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s, hearing held in Fort Washakie, Wyoming, **April 5, 1993**, Serial No. 103-1, Part II, Print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courses,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71 pages]**

[14]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versight Hearing on the Need for Amendments to the Religious Freedom Act, **May 8, 1993**, Honolulu, HI, Part 4,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3. **[204 pages]**

[15]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H.R.4155, to provid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ederal land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undermine or frustrate traditional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r American religious practices, H.R.4230,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hearing held in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94**, Serial No. 103-92, Print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courses,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4. **[210 pages]**

[16] Native American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Act of 1994: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S.2269, to protect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and to guarantee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by native Americans, **July 14, 1994**,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5. **[250 pages]**

[17]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Four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versight Hearing on Public Law 101-601, to Provide the Authority and Mechanism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Human Remains, Funerary Objects, Sacred Objects, and Objects of Cultural Patrimony, **December 6, 1995**,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6. **[300 pages]**

[18] Native American Sacred Place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Sev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ive American Sacred Places as They are Affected by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dertakings, **June 4, 2002**, Washington, DC, Part 1,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2. **[563 pages]**

[19] Religious Freedom Act: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Eigh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Oversight Hearing 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July 14, 2004**,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4. **[78 pages]**

[20] Applic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in the State of Hawaii: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Eigh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Oversight Hearing to Receive Testimony on the Applic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in the State of Hawaii, **December 8, 2004**, Honolulu, HI,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5. **[97 pages]**

[21]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Indian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Ni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Oversight Hearing on Amendment to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July 28, 2005,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5. [252 pages]

[22]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NAGPRA) : Oversight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Eleve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 Wednesday, **October 7, 2009**, Serial No. 111-38,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9. [56 pages]

(二) 美国法院诉讼案件文献

1. 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圣地的诉讼案件

[1] Badoni v. Higginson, 455 F. Supp. 641 (D. Utah, C. D., 1977) ; Badoni v. Higginson, 638 F. 2d. 172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Tenth Circuit. Argued Jan. 24, 1980. Decided Nov. 3, 1980. Rehearing Denied Dec. 19, 1980.)

[2] Sequoyah v.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480 F. Supp. 608 (E.D. Tennessee, N.D., 1979); Sequoyah v.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620 F.2d 1159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Sixth Circuit. Argued Feb.14, 1980. Decided April 15, 1980.)

[3] Crow v. Gullet, 541 F. Supp. 785 (D. South Dakota, 1982) ; Crow et al., Appellants, v. Gullet et al., Appellees. No. 82-1852(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Eighth Circuit. Submitted Feb. 17, 1983. Decided May 10, 1983. Rehearing and Rehearing en banc Denied June 14, 1983.)

[4] Richard F. WILSON, et al., Appellants v. John R. BLOCK,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et al. The HOPI INDIAN TRIBE, Appellant, v. John R. BLOCK,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et al. NAVAJO MEDICINEMEN'S ASSOCIATION, et al., Appellants, v. John R. BLOCK,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et al. Richard F. WILSON and Jean Wilson, husband and wife, Appellants, v. John R. BLOCK,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et al. 708 F.2d 735. Nos. 81-1905, 81-1912, 81-1956 and 82-1725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Argued Oct. 15, 1982. Decided May 20, 1983) .

[5] New Mexico Navajo Association v. I.C.C., 702 F.2d 227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1983) . New Mexico Navajo Ranchers Association, Martin Martinez, and Pueblo Pintado Chapter, Petitioners, v.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spondents, Star Lake Railroad Company, et al., Intervenors. No. 81-1534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Argued Oct. 18, 1982. Decided March 1, 1983) .

[6] New Mexico Navajo Ranchers Association v.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 850 F.2d 729. NEW MEXICO NAVAJO RANCHERS ASSOCIATION, et al., Petitioners, v.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spondents, Star Lake Railroad Company, et al., Intervenors. NAVAJO TRIBE OF INDIANS, Petitioner, v.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spondents, Star Lake Railroad Company, et al., Intervenors. Nos. 85-1071, 85-1072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Argued March 25, 1988. Decided June 21, 1988) .

[7] United States v. Means, 627 F. Supp. 247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D. South Dakota, W.D. December 9, 1985) .

[8] United States v. Means, 858 F.2d 404(Eighth Circuit, 1988).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ant, v. William MEANS, Mathew King, a/k/a Noble Redman, Charles Abourezk, Russell Means and all other persons occupying the location called "Yellow Thunder Camp" at Victoria Lake in the Black Hills National Forest, Appellees. William A. MEANS, Gregory F. Zephier, Ron Two Bulls, Russell Means for Yellow Thunder Camp and the Lakota Nation, Appellees, v. James MATHERS, Forest Supervisor, 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 Craig Rupp, Regional Forest Supervisor, 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 R. Max Peterson, Chief, 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 Richard Lyng,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Appellants. No. 87-5118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Eighth Circuit. Submitted Sept. 2, 1987. Decided Sept. 28, 1988. Rehearing and Rehearing En Banc Denied Dec. 13, 1988) .

[9]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Association v. Peterson, 764 F. 2d 581 (Ninth Circuit, 1985) .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et al., Plaintiffs- Appellees, v. R. Max PETERSON, Chief, U.S. Forest Service, et al., Defendants-Appellants. STATE OF CALIFORNIA, Plaintiff-Appellee, v. John R. BLOCK, Secretary,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t al., Defendants-Appellants. No. 83-2225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Ninth Circuit. Argued and Submitted July 9, 1984. Decided June 24, 1985) .

[10]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Association v. Peterson, 795 F. 2d 688 (Ninth Circuit, 1986) .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et al., Plaintiffs-Appellees, v. R. Max PETERSON, Chief, U.S. Forest Service, et al., Defendants-Appellants. STATE OF CALIFORNIA, Plaintiff-Appellee, v. John R. BLOCK, Secretary,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t al., Defendants-Appellants. Civ. A. No. 83-2225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Ninth Circuit. Argued and Submitted July 9, 1984. Decided June 24, 1985. Decision Withdrawn and Rehearing Granted July 22, 1986. Decided July 22, 1986) .

[11]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485 U.S. 439; 108 S. Ct. 1319; 99 L. Ed. 2d 534. Richard E. LYNG,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et al., Petitioners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et al. No. 86-1013.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 Argued November 30, 1987. Decided April 19, 1988) .

[12] Manybeads v. United States, 730 F. Supp. 1515 (D. Ariz. 1989), 9th Cir. No. 90-15003 (appeal pending) (First Amendment suit by Navajo residents of HPL challenging the relocation requirement as unconstitutional)

[13] Star Lake R. Co. v. Lujan, 737 F. Supp. 103 (D.D.C. 1990). Star Lake Railroad Co. v. Navajo Area Director,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and Navajo Tribe of Indians. Judicial review of this case: Affirmed in part, dismissed in part as to NEPA issue, Star Lake Railroad Co. v. Lujan, 737 F.Supp. 103 (D.D.C. 1990) Affirmed, 925 F.2d 490 (D.C. Cir. 1991).

2. 关于印第安人狱囚维护与争取自身宗教自由和权利的诉讼案件

[1] Teterud v. Burns, 522 F. 2d 357, 359 (8th Cir. 1975).

[2] Bear Ribs v. Taylor, Civil No. 77 - 3985 - RJK (G)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 April 1, 1979)

[3] Joseph Marshno et al., Plaintiffs, v. Patrick McMannus et al., Defendants. Case No. 79-3146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District of Kansas, Nov. 14, 1980).

[4] Weaver v. Jago, 675 F.2d 116, 119 (6th Cir. 1982).

[5] Gallahan v. Hollyfield, 670 F.2d 1345 (4th Cir. 1982). Michael G. GALLAHAN, Appellee, v. Cpl. B. B. HOLLYFIELD; Officer J. W. Townley, and John S. Gathright, Warden, Staunton Correctional Center; Virgi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ppellants. Eastern Band of Cherokee Indians, Amicus Curiae. No. 81-6658.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urth Circuit. Argued Jan. 5, 1982. Decided Feb. 9, 1982.

[6] Reinert v. Haas, 585 F. Supp. 477, 479 (S.D. Iowa. 1984).

[7] Shabazz v. Barnauskas, 600 F. Supp. 712 (D. M. D. Florida, 1985) .

[8] Capoeman v. Reed, 754 F.2d 1512 (9th Cir. 1985). Felix E. CAPOEMAN, Plaintiff-Appellant, v. Amos REED, et al., Defendants-Appellees. No. 84-3759.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Ninth Circuit. Argued and Submitted Dec. 6, 1984. Decided March 6, 1985. As Amended April 22, 1985.

[9] Indian Inmates of Nebraska Penitentiary v. Grammar, 649 F. Supp. 1374 (D. Nebraska, 1986) .

[10] Indian Inmates of Nebraska Penitentiary v. Gunter, 660 F. Supp. 394, 395 (D. Neb. 1987).

[11] Standing Deer v. Carlson, 831 F. 2d. 1525 (Ninth Circuit, 1987) .

[12] Allen v. Toombs, 827 F.2d 563 (9th Cir. 1987).

[13] Standing Deer et al., Plaintiffs-Appellants, v. Norman Carlson et al., Defendants-Appellees. No. 86-6510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Ninth Circuit. Argued and Submitted Aug. 4, 1987. Decided Nov. 10, 1987) .

[14] Kemp v. Moore, 946 F. 2d 588 (8th Cir. 1991). Stephen James Earl KEMP, Appellant, v. Dick MOORE, George A. Lombardi, Steven D. Long, Denis Dowd, Charles E. Harris, Joseph Rosenberg, Appellees. No. 90-2903.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Eighth Circuit. Submitted Sept. 12, 1991. Decided Oct. 7, 1991.

[15] Frank v. Agnos, unpublished (9th Cir. 1992).

[16] Frederick v. Murphy, 985 F. 2d 563. David S. FREDERICK, Plaintiff-Appellant, v. James P. MURPHY, Superintendent, Frances M. Paul, Program Coordinator and James A. Knuth, Reverend, Defendants-Appellees. No. 91-3699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Seventh Circuit. Submitted Dec. 14, 1992. Decided Jan. 12, 1993) .

3. 关于美国印第安人使用佩奥蒂仙人掌（或“摩根崇拜”）的诉讼案件

[1] People v. Woody, 40 Cal. Rptr. 69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1964) . The PEOPLE, Plaintiff and Respondent, v. Jack WOODY et al., Defendants and Appellants. 61 Cal.2d 716, 394 P. 2d 813, 40 Cal.Rptr. 69. Cr. 7788.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In Bank. Aug. 24, 1964.

[2] State of Arizona v. Janice and Fred Whittingham, 504 P. 2d 950 (Arizona Supreme Court, 1971) .

[3] George L. Whitehorn v. State of Oklahoma, 561 P.2d 539 (Oklahoma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s, 1975) .

[4] 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Inc. v. Smith, 556 F. Supp. 632 (D. N. D. Texas, 1983). 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INC. v. WILLIAM F. SMITH,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IM MATTOX,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TEXAS. No. CA 3-82-0778-C.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TEXAS, DALLAS DIVISION. February 7, 1983.

[5] United States v. Warner, 595 F. Supp. 595 (D. North Dakota, 1984)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laintiff, v. John D. WARNER and Frances Warner, Defendants. Cr. No. C2-84-51.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NORTH DAKOTA, NORTHEASTERN DIVISION. 595 F. Supp. 595. September 27, 1984.

[6] United States v. Rush, 738 F. 2d 497 (First Circuit, 1984)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ee, v. DONALD NIXON RUSH, LARRY JOSEPH LANCELOTTI, GREGORY LEE LANCELOTTI, HARRY J. SHNURMAN, ROBERT MICHAEL COHEN, THOMAS G. CONVERSE, DAVID EARL JOHNSON, IRVING F. IMOBERSTAG, CARL ERIC OLSEN, JACOB SHNURMAN, RANDALL COLLINS, JEFFREY ALLEN BROWN, and DAVID NISSENBAUM, Defendants, Appellant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ee, v. MICHAEL LEE RISOLVATO, Defendant, Appellan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ee, v. CHARLES LEATON, Defendant, Appellant. Nos. 83-1177, 83-1391, 83-1463.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IRST CIRCUIT. 738 F.2d 497 (1st Cir. 1984). June 27, 1984.

[7] Frances Warner, Plaintiff, v. John Graham, et al., Defendant. Civil No. A1-85-259.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NORTH DAKOTA, SOUTHWESTERN DIVISION. 675 F. Supp. 1171. May 15, 1987, Decided. May 15, 1987, Filed.

[8] Frances A. Warner, Appellant, v. John A. Graham, Duainne S. Bourcy, Wayne J. Anderson and Weldee Baetsch, Appellees. Nos. 87-5252, 87-5391.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EIGHTH CIRCUIT. 845 F. 2d 179. December 17, 1987, Submitted. April 27, 1988, Filed.

[9] 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INC., Plaintiff, v. EDWIN MEESE III,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et al., Defendants. No. CA 3-82-0778-T.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TEXAS, DALLAS DIVISION. 698 F. Supp. 1342. October 28, 1988, Decided. October 31, 1988, Filed.

[10]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 Smith, 494 U.S.872 (1990) .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et al. v. SMITH et al. No. 88-1213.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494 U.S. 872, 110 S. Ct. 1595, 108 L. Ed. 2d 876 (1990). November 6, 1989, Argued. April 17, 1990, Decided.

[11] 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Inc v. Thornburgh, 922 F. 2d 1210. 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INC., Plaintiff-Appellant, v. Richard THORNBURGH,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et al., Defendants-Appellees. No. 88-7039.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IFTH CIRCUIT. February 6, 1991.

4. 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与珍稀（或濒危）物种之间关系的诉讼案件

[1] United States v. Top Sky, 547 F. 2d 483 (Ninth Circuit, 1976)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laintiff-Appellee, v. Lloyd C. TOP SKY, Defendant-Appellant. No. 75-3163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Ninth Circuit. Dec. 21, 1976) .

[2] Carlos FRANK, Appellant, v. STATE of Alaska, Appellee. 604 P. 2d 1068 (Supreme Court of Alaska, December 21, 1979) .

[3] United States v. Thirty Eight Golden Eagles. 649 F. Supp. 269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Nevada, 1986) .

[4] United States v. Dion, 762 F. 2d 674 (Eighth Circuit, 1985).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ant, v. Dwight DION, Sr., Appelle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ee, v. Asa PRIMEAUX, Sr., Appellan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ee, v. Dwight DION, Sr., Appellan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ee, v. Lyle DION, Appellan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ee, v. Terry Fool BULL, Appellant. Nos. 83-2353, 83-2521, 85-2538, 83-2543 and 83-2544(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Eighth Circuit. Submitted June 11, 1984. Decided May 20, 1985) .

[5] United States v. Dion, 476 U.S. 734. UNITED STATES, Petitioner v. Dwight DION, Sr. No. 85-246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Eighth Circuit. Argued March 25, 1986. Decided June 11, 1986) .

[6] United States v. Abeyta, 632 F. Supp. 1301 (United States District for the District of New Mexico, 1986) .

[7]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Buerk (1979)

5. 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权利的其他诉讼案件

[1] Oneida Indian Nation of N.Y. v. Clark, 593 F. Supp. 257 (D.N.D. New YORK, 1984) .

[2] County of Oneida New York v. Oneida Indian Nation of New York State New York, 470 U.S. 226, 105 S. Ct. 1245, 84 L.Ed.2d 169. COUNTY OF ONEIDA, NEW YORK, et al., Petitioners v. ONEIDA INDIAN NATION OF NEW YORK STATE, etc., et al. NEW YORK, Petitioner v. ONEIDA INDIAN NATION OF NEW YORK STATE, etc., et al. Nos. 83-1065, 83-1240. Argued Oct. 1, 1984. Decided March 4, 1985. Rehearing Denied April 22, 1985.

[3] Bowen v. Roy, 106 S. Ct. 2147 (1986) .

[4] Bowen v. J Roy, 476 U.S. 693, 106 S. Ct. 2147, 90 L.Ed.2d 735. Otis R. BOWEN,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et al., Appellants v. Stephen J. ROY et al. No. 84-780. Argued Jan. 14, 1986. Decided June 11, 1986.

(三) 法规政令

[1] Bald Eagle Protection Act (16 U. S. C. 668-668d, 54 Stat. 250) as amended – Approved June 8, 1940, and amended by P. L. 86-70 (73 Stat. 143) June 25, 1959; P. L. 87-884 (76 Stat. 1346) October 24, 1962; P. L. 92-535 (86 Stat. 1064) October 23, 1972; and P. L. 95-616 (92 Stat. 3114) November 8, 1978.

[2] The Bald and Golden Eagle Protection Act. Pub. L. No. 87-884, 76 Stat. 1246 (1962). (16 U.S.C. 668-668c) .

[3] PUBLIC LAW 95-341 - AUG. 11, 1978. Public Law 95-341, 95th Congress. 92 STAT. 469. Joint Resolutio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ug. 11, 1978 [S.J. Res. 102]. LEGISLATIVE HISTORY:

HOUSE REPORT No. 95 - 1308 accompanying H. J. Res. 738 (Comm. on Interior and Insular Affairs). SENATE REPORT No. 95 -709 (Comm. on Indian Affairs). CONGRESSIONAL RECORD, Vo 1. 124 (1978): Apr. 3, considered and passed Senate. July 18, H.J. Res. 738 considered and passed House; proceedings vacated and S. J. Res. 102, amended, passed in lieu. July 27, Senate concurred in House amendment.

[4] 93 STAT. 721. PUBLIC LAW 96-95-OCT. 31, 1979. Public Law 96-95, 96th Congress. An Act - To protect 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on public lands and Indian land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SECTION 1. SHORT TITLE.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ct of 1979".

[5] 96 STAT. 1938. PUBLIC LAW 97-382-DEC. 22, 1982. Public Law 97-382. 97th Congress. An Act -To permit Indian tribes to enter into certain agreements for the disposition of [S. 1894] tribal mineral resourc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That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Indian Mineral Development Act of 1982". Dec. 22, 1982[S.1894].

[6] 101 STAT. 1539. PUBLIC LAW 100-225-DEC. 31, 1987. Public Law 100-225, 100th Congress. An Act - To establish the El Malpais National Monument and the El Malpais National Conservation Area in the State of New Mexico, to authorize the Masau Trail, and for other purposes. Dec. 31, 1987 [H.R. 403].

[7] 102 STAT. 2847. PUBLIC LAW 100-567-OCT. 31, 1988. Public Law 100-567, 100th Congress. An Act - To authoriz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Zuni-Cibola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in the State of New Mexico, and for other purposes. 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SECTION 1. SHORT TITLE.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Zuni-Cibola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Establishment Act of 1988".

[8] 103 STAT. 1336. PUBLIC LAW 101-185 – NOV. 28, 1989. PUBLIC LAW 101-185, 101st Congress. Nov. 28, 1989[S.978]. An Act –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withi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for other purposes. 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SECTION 1. SHORT TITLE.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ct”.

[9] 104 STAT. 3048. PUBLIC LAW 101-601-NOVEMBER 16, 1990 104 STAT. 3048 PUBLIC LAW 101-601-NOVEMBER 16, 1990. Public Law 101-601 101st Congress. An Act -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ve American grav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SECTION 1. SHORT TITLE.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Nov. 16, 1990[H.R. 5237].

[10] 105 STAT. 1286. PUBLIC LAW 102-188-DEC. 4, 1991. Public Law 102-188, 102d Congress. Joint Resolution - To authorize and request the President to proclaim 1992 as the "Year of the American Indian". Dec. 4, 1991 [S.J. Res. 217].

[11] 107 STAT. 1025. PUBLIC LAW 103-104-OCT. 12, 1993. Public Law 103-104, 103d Congress. An Act - To establish the Jemez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in the State of New Mexico, and for other purposes. Oct. 12, 1993 [H.R. 38].

[12] 107 STAT. 1488. PUBLIC LAW 103-141-NOV. 16, 1993. Public Law 103-141, 103d Congress. An Act - To protect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SECTION 1. SHORT TITLE.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3". Nov. 16, 1993 [H.R. 1308].

[13] 108 STAT. 3125. PUBLIC LAW 103-344-OCT. 6, 1994. Public Law 103-344. 103d Congress. An Act - To ame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to provide for the traditional use of peyote by Indians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SECTION 1. SHORT TITLE. This Act may be cited as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Oct. 6, 1994 [H.R. 4230]. LEGISLATIVE HISTORY-H.R. 4230: HOUSE REPORTS: No. 103-675 (Comm. on Natural Resources).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140 (1994): Aug. 8, considered and passed House. Sept. 26, considered and passed Senate.

[14] 108 STAT. 4805. PUBLIC LAW 103-462-NOV. 2, 1994. Public Law 103-462, 103d Congress. Joint Resolution - Designating the month of November in each of calendar years 1993 and 1994 as "National American Indian Heritage Month". Nov. 2, 1994 [H.J. Res 271].

(四) 政府报告

[1]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Report, P.L. 95 – 341, Federal Agencies Task Force, Chairman, Cecil D. Andrus,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August, 1979, Washington, D.C.

[330 pages]

[2]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Requesters,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After Almost 20 Years, Key Federal Agencies Still Have Not Fully Complied with the Act, July 2010. **[106 pages]**

[3] National Park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National NAGPRA program, Journeys to Repatriation, 15 Years of NAGPRA Grants (1994 – 2008),

Report compiled by Sangita Chari, Grants and Outreach Coordinator and Lauren A. Trice, 2009 National Council for Preservation Education Intern, B.A. Historic Preservation, University of Mary Washington.

With special thanks to Brian D. Joyner, Editor, National Register/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 Programs.

Read it online at www.nps.gov/nagpra/GRANTS/INDEX.HTM

二、中文论著及译著

(一) 中文著作

[1] 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董小川：《现代欧美国宗教多元化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

- [3] 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
- [4] 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
- [5] 唐小峰（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 [6]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7] 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概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8] 洪汉鼎：《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 [9] 孙正聿：《哲学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 [10] 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 洪学敏、张振洲：《美国印第安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 [12] 高小刚：《图腾柱下北美印第安文化漫记》，三联书店，1997年。
- [13] 朱伦、马莉：《印第安世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 [14] 李明翰：《美洲印第安人史略》，三联书店，1982年。
- [15] 李玉君：《印第安人》，东方出版社，2000年。
- [16] 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二）中文译著

- [1] 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郑成良、杜景义、宋金娜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 [2] 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
- [3]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金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4] 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 施莱尔马赫：《论宗教》（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 [6] 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1卷）- 从石器时代到厄琉西斯秘仪》，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
- [7] 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2卷）- 从乔达摩多到基督教的胜利》，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
- [8] 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3卷）- 从穆罕默德到宗教改革》，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
- [9] 约翰·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高师宁、何光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10] 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姚蓓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11]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2] 小约翰·威特：《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宋华琳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 [13]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 [14]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 [15] 爱弥尔·杜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 [17] 鲁道夫·奥托：《论神圣》（陈观胜、李培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18]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王培基、张泽石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
- [19] 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上海：三联书店，1986年。
- [20]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 [21] 保罗·蒂里希：《文化神学》（陈新权、王平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
- [22]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编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 [23] 威廉·施密特：《原始宗教与神话》（萧师毅、陈祥春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 [24] 亨利·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王作虹、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 [25] 米夏·伊利亚德：《宇宙和历史》（杨儒宾译），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
- [26] 埃利希·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贾辉军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55年。
- [27] 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潘蛟、王贤海、刘文远、知寒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 [28] 约阿欣·瓦哈：《比较宗教学》（包可华译），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0年。
- [29] 约翰·希克：《宗教哲学》（何光沪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 [30] 埃文斯·普里查德：《原始宗教理论》（孙尚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 [31] 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32] 彼得·贝格尔：《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的再发现》（高师宁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
- [33] 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丘仲辉、钱福庭、许列民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 [34] 埃里克·J·夏普：《比较宗教学史》（吕大吉、何光沪、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35] 赖齐克·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 [36] 罗纳德·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尹今黎、张蕾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 [37] 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金泽、何其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38] 布朗：《宗教心理学》（金定元、王锡嘏译），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
- [39] 加里·W·特朗普：《宗教起源探索》（孙善玲、朱代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40] 卡尔·巴特：《教会教义学》（何亚将、朱雁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 [41]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 [42] 约翰·麦奎利：《谈论上帝》（安庆国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 [43] 汉斯·昆：《论基督徒》（杨德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 [44] 小约翰·科布、大卫·格里芬：《过程神学：一个引导性的说明》（曲跃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 [45] J·B·莫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朱雁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 [46] H·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林克、赵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 [47]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唐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48] 卡斯培：《现代语境中的上帝观念》（罗选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 [49] 约翰·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 [50]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钱曜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 [51]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三）相关论文

1.中文论文

- [1] 李剑鸣：《两个世界文明汇合与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 [2] 李剑鸣：《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 [3] 李剑鸣：《美国土著部落地位的演变与印第安人的公民权问题》《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
- [4] 李剑鸣：《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与作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 [5] 吴洪英：《试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政策的轨迹》《世界历史》1995年第6期
- [6] 张友伦：《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应当澄清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99年第5期
- [7]（荷兰）格里特·惠泽尔：《美国土著人民宗教概观》，东篱翻译，《世界民族》，1991年第1期
- [8] 高福进：《太阳神话与太阳崇拜》，《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 [9] 胡锦涛：《二十世纪美国印第安人政策之演变与印第安人事务的发展》《世界民族》2004年第2期
- [10] 李胜凯：《论早期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开化”政策》《山东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

2.中文学位论文

- [1] 王宏丽：《国内外学术界美国印第安人宗教问题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毕业论文。
- [2] 顾野：《切罗基部落文化转变研究：1791-1838》，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
- [3] 曾向红：《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研究》，兰州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
- [4] 喻冰峰：《19世纪中叶后美国印第安人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印第安人的影响》，四川大学2004年硕士毕业论文。

3.英文论文

（1）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学术论文

- [1] Robin K. Rannow. "Religion: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10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151-166, Vol.10 (198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un Jul 4 21:14:17 (2010) .
- [2] Ellen M. W. Sewell.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25 Ariz. L. Rev. (Arizona Law Review) 429-472, Vol.25 (1983-1984)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 Rex P. Craven.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 An Answer to the Indian's Prayers." 29 S. D. L. Rev. (South Dakota Law Review) 131-143, Vol. 29 (1983-1984).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4] Robert S. Michaelse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78."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52, No. 1 (Mar., 1984), pp. 93-115.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63690>. Accessed: 29/08/2011 03:56.

[5] Diane Brazen Gould.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n Approach to Protecting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 71 Iowa L. Rev. (IOWA LAW REVIEW)869-892, (1985-1986).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un Apr 10 07:15:45 (2011) .

[6] Kristen L. Boyles. "SAVING SACRED SITES: THE 1989 PROPOSED AMENDMENT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76 Cornell L. Rev. (CORNELL LAW REVIEW) 1117-1150 , Vol. 76 (1990-199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Fri Apr 29 02:30:30 (2011) .

[7] Jack F. Trope. "Protecting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The Legal, Historical, and Constitutional Basis for the Proposed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Act." 20 N.Y.U. Rev. L. & Soc. Change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Change) 373-404, Vol.XX (1992-1994)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8] Michael J. Simpson. "Accommodating Indian Religions: The Proposed 1993 Amendment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54 Mont. L. Rev. (Montana Law Review) 19-56, Vol.54 (199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9] Jody Neal-Post. "Sacred Sites and Federal Land Management: An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Act of 1993." 34 Nat. Resources J.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443-478, Vol.34 (1994)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0] Kari Forbes-Boyte. "Fools Crow versus Gullet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ntipode, pp. 304-323(1999).

[11] Suzan Shown Harjo.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fter Twenty-Five Years: An Introduction."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19, No. 2, Colonization/Decolonization, I (Autumn, 2004), pp. 129-136.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502>. Accessed: 06/06/2010 00:42.

[12] Suzan Shown Harjo. "Keynote Address AIRFA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19, No. 2, Colonization/Decolonization, I (Autumn, 2004), pp. 143-151.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504>. Accessed: 06/06/2010 00:44.

[13] Walter Echo-Hawk, Lenny Foster, Alan Parker.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Panel Discussion."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19, No. 2, Colonization/Decolonization, I (Autumn, 2004), pp. 153-167.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505>. Accessed: 06/06/2010 00:44.

(2) 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历史变迁的学术论文

[1] Mark A. Michaels. "INDIGENOUS ETHICS AND ALIEN LAWS: NATIVE TRADI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SYSTEM." 66 Fordham L. Rev. 1565-1584 (1997-1998)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Wed Apr 11 21:32:22 (2012) .

[2] James P. Ronda. "We Are Well As We Are': An Indian Critique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ristian Missions." Source: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34, No. 1 (Jan., 1977), pp. 66-82.

Published by: Omonhundo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922626>. Accessed: 11/04/2012 21:42.

[3] JOHN D. LOFTIN. "Anglo-American Jurisprudence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Tribal Quest for Religious Freedom."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13: 1 (1989) 1-52.

[4] Allison M. Dussias. "Ghost Dance and Holy Ghost: The Echoe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ization Policy in Twentieth-Century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Cases." 49 Stan. L. Rev. (STANFORD LAW REVIEW) 773-852, Vol.49 (1996-1997).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Mon Aug 29 03:47:26 (2011).

[5] Brian Heady. "First American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American Indians Battle for Religious Freedom." 13 S. Ill. U. L. J.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945-974, Vol.13 (1988-1989).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6] Christopher Andrew Eason. "O Centro v. Ashcroft: American Indians' Efforts to Secure Religious Freedoms Are Paving the Way for Other Minority Religious Groups."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28, No. 2 (2003/2004), pp. 327-348.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70710>. Accessed: 10/06/2010 21:56.

[7] David Wilkins. "Who's in Charge of U.S. Indian Policy? Congress and the Supreme Court at Loggerheads over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8, No. 1 (Spring, 1992), pp. 40-64.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363>. Accessed: 12/06/2010 20:04.

[8] Dean B. Suage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nd Cul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Protecting Mother Earth's Caretakers." 10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1-58, Vol.10 (198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9] George Dargo. "Religious Toleration and its Limits in Early America." 16 N. Ill. U. L. Rev.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Review) 341-370, Vol.16 (1995-1996).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0] Jack F. Trope. "Protecting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The Legal, Historical, and Constitutional Basis for the Proposed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Act." 20 N.Y.U. Rev. L. & Soc. Change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Change) 373-404, Vol.XX (1992-1994).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1] Kathleen P. Kelly. "Abandoning the Compelling Interest Test in Free Exercise Cases: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v. Smith." 40 Cath. U. L. Rev.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929-966 (1990-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2] Paul S. Zilberfein.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v. Smith: The Erosion of Religious Liberty." 12 Pace L. Rev. 403-444 (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3] Jenny Hontz. "Sacred Sites, Disputed Rights: How Far Will the First Amendment Go to Protect Religion Practiced by Native Americans?" 19 Hum. Rts. 26-29 (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4] John Celichowski. "A Rough and Narrow Path: Preserving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Liberty in the Smith Era."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25, No. 1 (2000/2001), pp. 1-35.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70649>. Accessed: 12/06/2010 02:04.
- [15] John Rhodes. "An American Tradition: The Religious Persecution of Native Americans." 52 Mont. L. Rev. (Montana Law Review) 13-72, Vol.52 (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6] John W. Ragsdale, Jr. "The Movement to Assimilate the American Indians: A Jurisprudential Study." 57 UMKC L. Rev. (UMKC Law Review) 399-436, Vol.57, No.3 (1988-1989).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7] Lee Irwin. "Freedom, Law, and Prophecy: A Brief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Resistance." Sourc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21, No. 1, Special Issue: To Hear the Eagles Cry: Contemporary Themes in Native American Spirituality: Part III: Historical Reflections (Winter, 1997), pp. 35-55.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185587>. Accessed: 29/08/2011 03:55.
- [18] Louis Fisher.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TO LITIGATE OR LEGISLATE?" 26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1-40, Vol. 26 (2001-200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at Jul 3 01:10:27 (2010).
- [19] Luralene D.Tapahe. "After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Still No Equal Protection for First American Worshipers." 24 N.M. L. Rev. (New Mexico Law Review) 331-364, Vol.24 (1994).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0] Martin C. Loesch. "THE FIRST AMERICANS AND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18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313-378, Vol.18 (1993).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un Apr 24 23:46:48 (2011).
- [21] Michael C. Coleman. "Not Race, but Grace: 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and American Indians, 1837-1893." Sour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7, No. 1 (Jun., 1980), pp. 41-60. Published by: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900440>. Accessed: 25/10/2010 02:01.
- [22] Michael J. Simpson. "Accommodating Indian Religions: The Proposed 1993 Amendment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54 Mont. L. Rev. (Montana Law Review) 19-56, Vol.54 (1993).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3] R.PIERCE BEAVER. "American Missionary Efforts to Influence Government Indian Policy." 5 J. Church & St.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77-94, 1963.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Tue Oct 4 22:51:42 (2011).
- [24] Robert S. Michaelsen. "'We Also Have a Religion'.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among Native Americans." Sourc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7, No. 3, American Indian Religions (Summer, 1983), pp. 111-142.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184259>. Accessed: 29/08/2011 03:45.

- [24] Robert S. Michaelsen. "Is the Miner's Canary Silent? Implicat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s Denial of American Indi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Claims." 6 J. L. & Religion (Journal of Law & Religion) 97-114, Vol.6 (1988).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Robert S. Michaelsen.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Litigation: Promise and Perils." 3 J. L. & Religion (Journal of Law & Religion) 47-76, Vol.3 (1985).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5] Russel Lawrence Barsh. "The Illus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for Indigenous Americans." 65 Or. L. Rev. (Oregon Law Review) 363-412, Vol.65 (1986).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6] Samuel D. Brooks.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Fruitless Search for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 for Their Sacred Religious Sites." 24 Val. U. L. Rev. (Valparaiso University Law Review) 521-552, Vol.24 (1989-1990).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7] Sharon L.O'Brien. "Freedom of Religion in Indian Country", 56 Mont. L. Rev. (Montana Law Review) 451-484, Vol.56 (1995).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8] Steve Talbot. "Spiritual Genocide: The Denial of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from Conquest to 1934."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21, No. 2 (Autumn, 2006), pp. 7-39.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140266>. Accessed: 23/06/2010 23:56.
- [29] WALTER R. ECHO-HAWK.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Liberty: Five Hundred Years after Columbus."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17:3 (1993) 33-52.
- [30] William Willard, Ph.D. "The First Amendment, Anglo-Conformity and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7, No. 1 (Spring, 1991), pp. 25-41.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325>. Accessed: 05/06/2010 23:13.
- [31] Michael W. McConnell. "Free Exercise Revisionism and the Smith Decision." 57 U. Chi. L. Rev.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109-1154 (1990).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Thu Apr 14 03:51:57 (2011).
- [32] Kenneth Martin. "Employment v. Smith: the Supreme Court Alters the State of Free Exercise Doctrine." 40 Am. U. L. Rev.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431-1476 (1990-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Mon Mar 28 01:04:37 (2011).
- [33] Kathleen A. Brad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Free Exercise: the Surprising Lessons of Smith" 2004 BYU L. Rev. 1633-1714 (2004).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4] Karin M. Rebesch. "The Illusory Enforcement of First Amendment Freedom: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v. Smith and the Abandonment of the Compelling Governmental Interest Test." 69 N.C. L. Rev.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1332-1356 (1990-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Thu Jul 8 20:41:17 (2010).
- [35] Janet V. Rugg and Andria A. Simone.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s Inexplicable Departure from the Strict Scrutiny Standard." 6 St. John's J. Legal Comment. 117-142 (1990-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6] Ira C. Lupu. "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and the Decline of Supreme-Court Centrism." 1993 BYU L. Rev. 259-274 (1993).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36] Craig J. Dorsay. "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Just Say 'No' to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59 UMKC L. Rev. 555-590 (1990-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37] William P. Marshall. "In Defense of Smith and Free Exercise Revisionism." Sour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58, No. 1 (Winter, 1991), pp. 308-328.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599906>. Accessed: 24/04/2011 00:17.

[38] Virginia C. Magan.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 Smith: Does the Constitutionally Compelled Free Exercise Exemption Have a Prayer?" 22 Pac. L. J. 1415-1454 (1990-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3) 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宗教圣地保护与维护问题的学术论文

[1] Sarah B. Gordo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nd Government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Lands." Source: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94, No. 6 (May, 1985), pp. 1447-1471. Published by: The Yale Law Journal Company, Inc.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796136>. Accessed: 23/06/2010 23:35

[2] Allison M. Dussias. "Cultural Conflicts Regarding Land Use: The Conflict between Recreational Users at Devil's Tower and Native American Ceremonial Users." 2 Vt. J. Envtl. L. 13-40, Vol.2 (2000-200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3] Amber L. McDonald. "SECULARIZING THE SACROSANCT: DEFINING 'SACRED' FOR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S PROTECTION LEGISLATION." 33 Hofstra L. Rev. (Hofstra Law Review) 751-784, Vol.33 (2004-2005).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un Jul 4 21:23:52 (2010).

[4] Anastasia P. Winslow. "SACRED STANDARDS: HONORING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IN PROTECTING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S." 38 Ariz. L. Rev. (Arizona Law Review) 1291-1343, Vol. 38 (1996).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Mon Sep 19 02:26:08 (2011).

[5] Anita Clark Pryor and Gypsy Cowherd Bailey. "An Indian Site-Specific Religious Claim again Trips over Judeo-Christian Stumbling Blocks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108 S.Ct.1319(1988))." 5 J. Land Use & Envtl. L. (Journal of Land Use & Environmental Law) 293-322, Vol.5 (1989-1990).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6] Anita Parlow. "Cry, Sacred Ground: Big Mountain, U.S.A." 14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301-322, Vol.14 (1988-1989).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7] Ann M. Hooker. "AMERICAN INDIAN SACRED SITES ON FEDERAL PUBLIC LANDS: 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RELIGIOUS USE AND MULTIPLE USE AT EL MALPAIS NATIONAL MONUMENT." 19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133-158, Vol. 19 (1994).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un Apr 24 23:32:23 (2011).

[8] Bill Peters. "CASENOTE: Of Courts, Clauses and Native American Culture: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9 N. Ill. U. L. Rev.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Review) 419-440, Vol.9 (1988-1989).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9] Bryan J. Rose. "A Judicial Dilemma: Indian Religion, Indian Land and the Religion Clauses." 7 Va. J. Soc. Pol'y & L. (Virgini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 the Law) 103-140, Vol.7 (1999-2000).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0] Camala Collins. “No More Religious Protection: The Impact of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38 Wash. U. J. Urb. & Contemp. L. (Journal of Urban and Contemporary Law) 369-384, Vol.38 (199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1] Celia Byler. “Free Access or Free Exercise?: A Choice between Mineral Development and American Indian Sacred Site Preservation on Public Lands.” 22 Conn. L. Rev. (Connecticut Law Review) 397-436, Vol.22 (1989-199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2] Charlton H. Bonham. “Devils Tower, Rainbow Bridge, and the Uphill Battle Facing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 on Public Lands.” 20 Law & Ineq. (Law and Inequality) 157-202, Vol.20 (200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3] Cynthia Thorley Andreason. “Indian Worship v. Government Development: A New Breed of Religion Cases.” 1984 Utah L. Rev. (Utah Law Review) 313-336, No.2(1984)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4] Darla J. Mondou. “Our Land Is What Makes Us Who We Are: Timber Harvesting on Tribal Reservations after the NIFRMA.”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21, No. 2 (1997), pp. 259-296.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68827>. Accessed: 25/03/2011 23:53.

[15] David S. Johnston. “The Native American Plight: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Sacred Sites.” 8 Widener L. Symp. J. (Widener Law Symposium Journal) 443-461, Vol.8 (2001-200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Fri Mar 30 03:54:35 (2012) .

[16] Dean B. Suagee and Karen J. Funk. “Cul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in Indian Country.” 7 Nat. Resources & Env't. 30-33 (1992-199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7] Donald Falk.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Bulldozing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 of Indian Sacred Lands.” 16 Ecology L.Q. (Ecology Law Quarterly) 515-570, Vol.16 (198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8] Elizabeth G. Pianca. “Protecting American Indian Sacred Sites on Federal Lands.” 45 Santa Clara L. Rev. (Santa Clara Law Review) 461-492, Vol.45 (2004-2005)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19] Ellen Adair Page. “The Scope of Free Exercise Clause: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68 N.C. L. Rev.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410-422, Vol.68 (1989-199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at Jul 3 21:47:35 (2010) .

[20] Ellen Howard. “Inequity in Protection: Why Agency Accommodation Does Not Always Work.” 32 Environ: Env'tl. L. & Pol'y J.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Journal) 395-400, Vol.32 (2008-200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at Jul 3 05:30:51 (2010) .

[21] Dr. Erica – Irene A. Daes. “The Indispensible Function of the Sacred.” 13 St. Thomas L. Rev. (St. Thomas Law Review) 29-34, Vol.13 (2000-200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22] Erica R. Rosenberg. “Native Americans' Access to Religious Sites: Underprotected Under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26 B.C.L.Rev.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463-496, Vol.26 (1985) . <http://lawdigitalcommons.bc.edu>.

- [23] Erik B. Bluemel. "Accommodating Native American Cultural Activities on Federal Public Lands." 41 Idaho L. Rev. (Idaho Law Review) 475-564, Vol.41 (2004-2005)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4] Fred Unmack. "Equality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ng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Practices on Public Lands." 8 Pub. Land L. Rev. (Public Land Law Review) 165-176, Vol.8 (1987)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5] George Cornell. "Native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the Environment." Northeast Indian Quarterly, Volume VII, Number 2, Summer 1990.
- [26] George Linge. "Ensuring the Full Freedom of Religion on Public Lands: Devils Tower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Sacred Sites." 27 B. C. Env'tl. Aff. L. Rev. (Environmental Affairs) 307-340, Vol.27 (1999-200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7] Glenn Ching. "Dedman v. Board of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ve Hawaiian Sacred Site Claims." 10 U. Haw. L. Rev. (University of Hawaii Law Review) 365-392, Vol.10 (1988)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8] Howard J.vogel. "The Clash of Stories at Chimney Rock: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Cultural Conflict over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s on Public Land." 41 Santa Clara L. Rev. (Santa Clara law Review) 757-806, Vol.41 (2000-200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9] Howard Stambor. "Manifest Destiny and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Sequoyah, Badoni, and the Drowned Gods." 10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59-90, Vol.10 (198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Thu Jun 2 00:09:27 (2011) .
- [30]J. Brett Pritchard. "Conduct and Belief in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Developments and Deviations in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76Cornell L. Rev. (Cornell Law Review) 268-296, Vol.76 (1990-199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at Jul 3 23:29:11 (2010) .
- [31] Jack F. Trope. "Protecting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The Legal, Historical, and Constitutional Basis for the Proposed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Act." 20 N.Y.U. Rev. L. & Soc. Change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Change) 373-404, Vol.XX (1992-1994)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2] Jack F. Trope. "Protecting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s and Religious Freedom."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7, No. 2 (Autumn, 1991), pp. 53-55.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063>. Accessed: 20/12/2010 23:56.
- [33] Jack F.Trope and Dean B. Suagee. "Tribal Sacred Places and American Values." 17 Nat. Resources & Env't. 102-104 (2002-200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4] James H. Woodall. "American Indian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Site-Specific Religion and Public Land Management." 1987 Utah L. Rev. (Utah Law Review) 673-702, No.3 (1987)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5] Jane Hubert. "Sacred Beliefs and Beliefs of Sacredness."
- [36] Jay Hansford C. Vest. "Traditional Blackfeet Religion and the Sacred Badger-two Medicine Wildlands." 6 J. L. & Religion (Journal of Law & Religion) 455-490, Vol.6 (1988)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37] Jeff Fish. “Sacred Site Free Exercise Claims on Government Land: The Constitutional Slighting of Indian Religions.” 20 N.M. L. Rev. (New Mexico Law Review) 113-134, Vol.20 (1990).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38] Jeff Pinter. “In Cases Involving Sites of Religious Significance, Plaintiffs Will Fall in the Gap of Judicial Deference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Religion Clause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29, No. 2 (2004/2005), pp. 289-318.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70734>. Accessed: 03/04/2010 13:13.

[39] Jenny Hontz. “Sacred Sites, Disputed Rights: How Far Will the First Amendment Go to Protect Religion Practiced by Native Americans?” 19 Hum. Rts. 26-29 (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40] Jeri Beth K. Ezra. “The Trust Doctrine: A Source of Protection for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s.” 38 Cath. U. L.Rev.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705-736, Vol.38 (1988-1989).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Mon Sep 19 02:26:55 (2011).

[41] Joani S. Harrison. “Constitutional Law-First Amendment-Government Action Does Not Violate Free Exercise Clause of First Amendment When It Neither Coerces Action Contrary to Religious Beliefs Nor Prohibits Access to Practice Those Beliefs, but Merely Imposes an Incidental Burden on Religious Practice.” 20 St. Mary’s L.J. (St.Mary’s Law Journal) 427-452, Vol.20 (1988-1989).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42] Jody Neal-Post. “Sacred Sites and Federal Land Management: An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Act of 1993.” 34 Nat. Resources J.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443-478, Vol.34 (1994).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43] Joel Brady. “‘Land Is itself a Sacred, Living Being’: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 Protection on Federal Public Lands amidst the Shadows of Bear Lodge.” 24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153-186, Vol.24 (1999-2000).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at Jul 3 23:57:51 (2010).

[44] John Gillingham. “Native American First Amendment Sacred Lands Defense: An Exercise in Judicial Abandment.” 54 Mo. L. Rev. (Missouri Law Review) 777-796, Vol.54 (1989).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45] Joseph Tomkiewicz. “Is This the End of American Indian Site Specific Free Exercise Claims?: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8 Cardozo Arts & Ent. L.J. (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761-792, Vol.8 (1989-1990).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46] Joshua A. Edwards. “YELLOW SNOW ON SACRED SITES: A FAILED APPLICATION OF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34, No. 1 (2009-2010), pp. 151-169.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5684266>. Accessed: 22/05/2011 08:37.

[47] Joshua D. Rievmann. “Judicial Scrutiny of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Rights: Lyng and the Decline of the Yoder Doctrine.” 17 B. C. Env’tl. Aff. L. Rev. (Environmental Affairs Law Review)

169-200, Vol.17 (1989-199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48] Kathryn C. Wyatt. “The Supreme Court, Lyng, and the Lone Wolf Principle.” 65 Chi.-Kent L. Rev. (Chicago-Kent Law Review) 623-656, Vol.65 (198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49] Keith Haroldson. “Constitutional Law-Federal Land Use Decision That is not an Outright Prohibition, Coercion, or Penalty on the Practice of a Religion Does Not Burden the Faith in a Manner that Violates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108 S. Ct. 1319 (1988).” 39 Drake L. Rev. (Drake Law Review) 563-574, Vol.39 (1989-199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50] Kevin J. Worthen. “Protecting the Sacred Site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U.S. Courts: Reconciling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 and the Right to Exclude.” 13 St. Thomas L. Rev. (St.Mary’s Law Review) 239-258, Vol.13 (2000-200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Wed Mar 28 03:54:34 (2012) .

[51] Kristen A. Carpenter, “The Interests of ‘Peoples’ in the Cooperative Management of Sacred Sites.” 42 Tulsa L. Rev. (Tulsa Law Review) 37-56, Vol.42 (2006-2007)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52] Kristen L. Boyles. “SAVING SACRED SITES: THE 1989 PROPOSED AMENDMENT TO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76 Cornell L. Rev. (CORNELL LAW REVIEW) 1117-1150 , Vol. 76 (1990-199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Fri Apr 29 02:30:30 (2011) .

[53] Laurie Ensworth.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Rights to the Use of Public Lands.” 63 B.U. L. Rev.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41-180, Vol.63 (198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Wed Apr 6 03:01:20 (2011) .

[54] Lydia T. Grimm. “Sacred Lands and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Indian Religious Practices on Federal Lands.” 12 Nat. Resources & Env't. 19-24 (1997-1998)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Fri Mar 30 03:56:01 (2012) .

[55] Marcia Yablon. “Property Rights and Sacred Sites: Federal Regulatory Responses to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Claims on Public Land.” Source: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13, No. 7 (May, 2004), pp. 1623-1662. Published by: The Yale Law Journal Company, Inc.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135755>. Accessed: 02/09/2011 05:08.

[56] Mark S. Cohen. “American Indian Sacred Religious Sit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A Conventional Analysis in an Unconventional Setting.” Source: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85, No. 4 (Feb., 1987), pp. 771-808. Published by: The Michigan Law Review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288731>. Accessed: 10/06/2010 19:38.

[57] Michael E. Harkin. “Sacred Places Scarred Spaces.”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15, No. 1, The Secular Past, the Mythic Past, and the Impending Future (Spring, 2000), pp. 49-70.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588>. Accessed: 06/06/2010 00:07.

[58] Michael N. Ripani. “Native American Free Exercise Rights in Sacred Land: Buried Once Again.”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15, No. 2 (1990/1991), pp. 323-339.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68681>. Accessed: 03/04/2010

12:21.

[59] Winnifred Sullivan. "Advocating Religion on Public Lands: Native American Practice or Buddhist Sermon?" Source: *Law & Society Review*, Vol. 39, No. 3 (Sep., 2005), pp. 689-695.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557611>. Accessed: 25/03/2011 22:39.

[60] Wendie L. Kellington. "God and the Land: Thoughts about Land Use Controls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2 *Alb. Gov't L. Rev.* (*Albany Government Law Review*) 537-554, Vol.2 (200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at Jul 3 23:29:39 (2010) .

[61] Vine Deloria, Jr. and Richard W. Stoffle. "Excerpts from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s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 Policy Paper." Report Sponsored by: The Legacy Resource Management Progra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rcheology and Ethnography Program United States National Park Service. Submitted to: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D. C., June 1998. <http://www.manataka.org/page647.html>.

[62] Vine Deloria, Jr. "Sacred Lands and Religious Freedom."

[63] Stephen C. Jett. "Navajo Sacred Places: Manag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Mythic History." Source: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17, No. 2 (Spring, 1995), pp. 39-47.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378125>. Accessed: 22/04/2011 00:16.

[64] Shawna Lee. "Government Managed Shrines: Protection of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 Worship." 35 *Val. U. L. Rev.* (*Valparaiso University Law Review*) 265-308, Vol.35 (2000-200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65] Scott Hardt. "The Sacred Public Lands: Improper Line Drawing in the Supreme Court's Free Exercise." 60 *U. Colo. L. Rev.*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601-658, Vol.60 (198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66] Scott Dalton. "Saving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Sites: the Haskell Medicine Wheel." 4 *Kan. J. L. & Pub. Pol'y* (*The Kansas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61-70 (1994-1995)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66] Sara Brucker. "Navajo Nation v. 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 Defining the Scope of Native American Freedom of Religious Exercise on Public Lands." 31 *Environs: Env'tl. L. & Pol'y J.*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Journal*) 273-296, Vol.31 (2007-2008)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Fri Mar 25 22:10:27 (2011) .

[67] Samuel D. Brooks.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Fruitless Search for First Amendment Protection of their Sacred Religious Sites." 24 *Val. U. L. Rev.* (*Valparaiso University Law Review*) 521-552, Vol.24 (1989-199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Wed Mar 28 00:54:57 (2012) .

[68] Robert Retherford. "A Local Development Agreement on Access to Sacred Lands." 75 *U. Colo. L. Rev.*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963-1010, Vol.75(2004)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69] Robert S. Michaelsen. "Is the Miner's Canary Silent? Implicat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s Denial of

- American India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Claims.” 6 J. L. & Religion (Journal of Law & Religion) 97-114, Vol.6 (1988)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0] Robert Charles Ward. “The Spirits Will Leave: Preventing the Desecr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s on Federal Land.” 19 Ecology L.Q. (Ecology Law Quarterly) 795-846, Vol.19 (199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1] Richard B. Collins. “Sacred Sites and Religious Freedom on Government Land.” 5 U. Pa. J. Const. 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41-270, Vol.5(2002 – 2003).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at Jul 3 05:52:08 (2010) .
- [72] Peggy Healy.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A Form-Over-Effect Standard for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20 Loy. U. Chi. L.J. (Loyola University Law Journal) 171-196, Vol.20 (1988-198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3] Peter J. Gardner. “The First Amendment’s Unfulfilled Promise in Protecting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s: Is the 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 a Better Alternative?” 47 S.D. L. Rev. (South Dakota Law Review) 68-84, Vol.47 (200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4] R. C. Gordon-McCUTCHAN. “The Battle for Blue Lake: A Struggle for Indian Religious Rights.” 33 J. Church & St. (Journal of Church & State) 785-800 (199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5] Rayanne J. Griffin. “Sacred Site Protection against a Backdrop of Religious Intolerance.” 31 Tulsa L.J. (Tulsa Law Journal) 395-420, Vol.31 (1995-1996)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6] Rebekah J. French.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on the Public Lands.” 11 Pub. Land L. Rev. (Public Land Law Review) 197-210, Vol.11 (199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7] Richard M. Carson. “The Free Exercise of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n Public Lands: the Development of an Outlook for Protection under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of the First Amendment.” 11 Pub. Land L. Rev. (Public Land Law Review) 181-196, Vol.11 (199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8] Richard Pemberton, Jr. “‘I Saw That It Was Holy’: The Black Hills and the Concept of Sacred Land.” 3 Law & Ineq. (Law and Inequality) 287-342, Vol.3 (1985)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9] Robert J. Miller. “Correcting Supreme Court’s ‘Errors’: American Indian Response to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20 Env’tl. L. (Environmental Law) 1037-1064, Vol.20 (199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80] Roxanne T. Ornelas. “UNDERSTANDING SACRED LANDS.” Great Plains Research Vol. 17 No.2, 2007.
- [81] Patrick T. Noonan. “Mining Desecr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dian Sacred Sites: A Lesson in First Amendment Hurdling.” 50 U. Pitt. L. Rev.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1131-1152, Vol.50 (1988-198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82] Michael Opacki. “Sacred Key: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may be the Key that will Allow Native Americans to Preserve and Protect Sacred Religious Sites.” 4 J. L. & Soc. Challenges (Journal of Law & Social Challenges) 117-144, Vol.4 (200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83] Michele L. Seger. “Unjustified Interference of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Rights: Lyng v. Northwest Indian Cemetery Protective Association.” 22 Creighton L. Rev. (Creighton Law Review)313-332, Vol.22 (1988-198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84] Michelle B. Langford. “Minority Report: The Endorsement Test and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s on Federal Lands.” 1 First Amend. L. Rev. (First Amendment Law Review) 119-154, Vol.1 (200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85] Michelle Kay Albert. “Oblig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to Protect Native American Sacred Sites Located on Public Lands.” 40 Colum. Hum. Rts. L. Rev. (Columbia Human Rights Review)479-521(2008-2009).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Wed Oct 5 06:22:31 (2011) .

[86] Nell Jessup Newton. “The Road Less Travelled: Protecting Indian Religious Sites on Public Lands.” 1987-1988 Preview U.S. Sup. Ct. Cas. 150-152 (1987-1988)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at Jul 3 01:49:25 (2010) .

[87] Kristen A. Carpenter, “In the Absence of Title: Responding to Federal Ownership in Sacred Sites Cases.” 37 New Eng. L. Rev. (New England Law Review) 619-634, Vol.37 (2002-200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88] Kristen A. Carpenter. “Old Ground and New Directions at Sacred Sites on the Western Landscape.” 83 Denv. U. L. Rev. (Denver University Law Review) 981-1002, Vol.83 (2005-2006)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89] Kari Forbes-Boyte. “Fools Crow versus Gullet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ntipode, pp. 304-323(1999).

(4) 关于土著美国人墓地保护与遗骸返还的学术论文

[1] Jack F. Trope and Walter R. Echo - Hawk.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Background and Legislative History.” 24 Ariz. St. L.J.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35-77 (199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un Oct 2 00:01:46 (2011) .

[2] Lisa Sharamitaro.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d the Path to Policy: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nd the case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NAGPRA).” Occasional Paper Number Fourteen, Arts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Progra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ented at the 2000 Social Theory, Politics and the Arts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Americans for the Arts and the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 Washington DC, October 14, 2000.

[3] Renee M. Kosslak.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The Death Knell for Scientific Study?”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24, No. 1 (1999/2000), pp. 129-151.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70624>. Accessed: 20/12/2010 23:34.

[4] Douglas Reid Weimer, Legislative Attorney with American Law Divis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L 33031-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NAGPRA): Legal and Legislative Developments.” WikiLeaks Document Release, <http://wikileaks.org/wiki/CRS-RL33031>, February 2, 2009.

- [5] James Riding In. "Without Ethics and Morality: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Imperial Archaeology and American Indians." 24 Ariz. St. L.J.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11-34 (199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6] Thomas H. Boyd. "Disputes Regarding the Possession of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Objects and Human Remains: A Discussion of the Applicable Law and Proposed Legislation." 55 Mo. L. Rev. (Missouri Law Review) 883-936, Vol.55 (199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 Thomas H. Boyd.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Reinstatement of Human Remains and Funerary Objects to their Former State of Repose." 27 Gonz. L. Rev. (Gonzaga Law Review) 423-446 (1991-199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8] Wendy Crowther.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How Kennewick Man Uncovered the Problems in NAGPRA." 20 J. Land Resources & Envtl. L. (Journal of Land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Law) 269-290, Vol.20 (200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9] Walter R. Echo-Hawk. "Museum Rights v. Indian Rights: Guidelines for Assessing Competing Interests in Native Cultural Resources." 14 N.Y.U. Rev. L. & Soc. Change (New York University Review of Law & Social Change) 437-454, Vol.XIV (1986)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0] James Riding In, Cal Seciwa, Suzan Shown Harjo, Walter Echo-Hawk. "Protecting Native American Human Remains, Burial Grounds, and Sacred Places: Panel Discussion."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19, No. 2, Colonization/Decolonization, I (Autumn, 2004), pp. 169-183.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506>. Accessed: 23/06/2010 23:51.
- [11] Thomas H. Boyd and Jonathan Haas.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Prospects for New Partnerships between Museums and Native American Groups." 24 Ariz. St. L.J.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253-282 (199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2] Vicki Quade. "Interview with Walter Icho-Hawk: Who Owns the Past?" 16 Hum. Rts. (Human Rights) 28-55 (1989-1990) .
- [13] Allison M. Dussias. "Kenneckwick Man, Kinship, and the "Dying Race": The Ninth Circuit's Assimilationist Assault on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84 Neb. L. Rev. (Nebraska Law Review) 55-161, Vol.84 (2005-2006)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4] Margaret B. Bowman. "The Reburial of Native American Skeletal Remains: Approaches to the Resolution of a Conflict." 13 Harv. Envtl. L. Rev. (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147-208, Vol.13 (198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5] Mary Lynn Murphy. "Assessing NAGPRA: An Analysis of its Succes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5 Seton Hall Legis. J. (Seton Hall Legislative Journal) 499-524, Vol.25 (200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6] Michelle Hibbert. "Galileos or Grave Robbers? Science,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23, No. 2 (1998/1999), pp. 425-458.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68890>. Accessed: 03/04/2010 12:52.

- [17] Rennard Strickland.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Policy of Understanding, Preserv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Heritage of Indian Peoples and Native Hawaiians: Human Rights, Sacred Objects, and Cultural Patrimony." 24 Ariz. St. L.J.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175-191 (199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8] Robert Travis Willingham. "Holding States and their Agencies Accountable under the Museum Provisions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71 UMKC L. Rev. (UMKC Law Review) 955-972, Vol.71 (2002-200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9] Suzianne D. Painter-Thorne. "Contested objects, Contested Meanings: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Law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35 U.C. Davis L. Rev.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Law Review) 1261-1304, Vol.35 (2001-200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0] Shirley Powell, Christina Elnora Garza, Aubrey Hendricks. "Ethics and Ownership of the Past: The Reburial and Repatriation Controversy." Source: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5 (1993), pp. 1-42. Published by: Springer.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170288>. Accessed: 15/10/2011 00:26.
- [21] David J. Harris. "Respect for the Living and Respect for the Dead: Return of Indian and other Native American Burial Remains." 39 Wash. U. J. Urb. & Contemp. L. (Journal of Urban and Contemporary Law) 195-224, Vol.39 (199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2] Devon A. Mihesuah. "American Indians, Anthropologists, Pothunters, and Repatriation: Ethic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ifferences." Sourc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20, No. 2, Special Issue: Repatri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Spring, 1996), pp. 229-237.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185702>. Accessed: 10/06/2010 10:44.
- [23] Daniel J. Hartado.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Does It Subject Museums to an Unconstitutional 'Taking'?" 6 Hofstra Prop. L.J. (Hofstra Property Law Journal) 1-84, Vol, No.1 (199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4] C.Timothy McKeown. "In the Smaller Scope of Conscience: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 Repatriation Act 12 Years After." 21 UCLA J. Env'tl. L. & Pol'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153-212, Vol.21 (2002-200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5] C.Timothy McKeown, "A Willingness to Listen to Each Side':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Review Committee, 1991-2010." Museum Anthropology, Vol. 33, Iss. 2, pp. 218-233.
- [26] Christopher A. Amato. "Digging Sacred Ground: Burial Site Disturbances and the Loss of New York's Native American Heritage." 27 Colum. J. Env'tl. L. (Columb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1-44, Vol.27 (200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27] D. S. Pensley.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1990): Where the Native Voice Is Missing."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20, No. 2, Twentie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Issue (Autumn, 2005), pp. 37-64.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140286>. Accessed: 06/06/2010 01:00.

- [28] James Riding In. "Repatriation: A Pawnee's Perspective." Sourc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20, No. 2, Special Issue: Repatri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Spring, 1996), pp. 238-250.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185703>. Accessed: 20/12/2010 23:50.
- [29] Diana Dee Thomas. "Indian Burial Rights Issues: Preservation or Desecration." 59 UMKC L. Rev. (UMKC Law Review) 737-768, Vol.59 (1990-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0] Francis P. McManamon and Larry V. Nordby. "Implementing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24 Ariz. St. L.J.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217-252 (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un Sep 11 08:37:18 (2011).
- [31] Gene A. Marsh. "Walking the Spirit Trail: Repatr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Native American Remains and Sacred Cultural Items." 24 Ariz. St. L.J.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79-134 (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2] John B. Winski. "There Are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he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Human Remains and Burial Objects." 34 Ariz. L. Rev. (Arizona Law Review) 187-214, Vol.34 (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3] Julia A. Cryne. "NAGPRA Revisited: A Twenty-Year Review of Repatriation Efforts."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34, No. 1 (2009-2010), pp. 99-122.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5684264>. Accessed: 22/05/2011 08:38.
- [34] June Camille Bush Raines. "One is Missing: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An Overview and Analysis." 17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639-664, Vol.17 (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Mon Sep 5 00:09:13 (2011).
- [35] J. Anthony Paredes. "In Defense of the BIA and the NPS: Federal Acknowledgement, Native American Consultation, and Some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10 St. Thomas L. Rev. (St. Thomas Law Review) 35-44, Vol.10 (1997-1998).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6] John E. Peterson II. "Dance of the Dead: A Legal Tango for Control of Native American Skeletal Remains."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15, No. 1 (1990/1991), pp. 115-150.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68668>. Accessed: 25/06/2010 21:17.
- [37] Kurt E. Dongoske.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A New Beginning, Not the End, for Osteological Analysis--A Hopi Perspective." Sourc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20, No. 2, Special Issue: Repatri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Spring, 1996), pp. 287-296.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185706>. Accessed: 11/09/2011 23:19.
- [38] Ralph W. Johnson and Sharon I. Haensly. "Fifth Amendment Takings Implications of the 1990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24 Ariz. St. L.J. (Arizona State Law Review) 151-173 (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9] Robert W. Lannan. "Anthropology and Restless Spirits: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and the Unresolved Issues of Prehistoric Human Issues." 22 Harv. Envtl. L. Rev. (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369-440, Vol.22 (1998).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40] Ronald L. Grimes. "Desecration of the Dead: An Inter-Religious Controversy." Sourc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10, No. 4 (Autumn, 1986), pp. 305-318.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183839>. Accessed: 10/06/2010 23:28.
- [41] Ryan M. Seidemann. "Time for a Change? The Kennebeck Man Ca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106 W. Va. L. Rev. (West Virginia Law Review) 149-176, Vol.106 (2003-2004).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42] Stephen E. Nash. "NAGPRA after Two Decades." Museum Anthropology, Vol. 33, Iss. 2, pp. 99-104.
- [43] Steven Platzman. "Objects of Controversy: the Native American Right to Repatriation." 41 Am. U. L. Rev.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517-558, Vol.41 (1991-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44] Steven J. Gunn.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at Twenty: Reaching the Limits of our National Consensus." 36 Wm. Mitchell L. Rev. (William Mitchell Law Review) 503-532, Vol.36 (2009-2010).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un Jul 4 10:43:17 (2010).
- [45] Walter E. Stern and Lynn H. Slade. "Effects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on Public Lands Development: A Practical Primer." 35 Nat. Resources J.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133-184, Vol.35 (1995).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46] Robert H. McLaughlin.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Unresolved Issues between Material Culture and Legal Definitions." 3 U. Chi. L. Sch. Roundtable 767-790 (1996).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47] "Indians Seek Burial of Smithsonian Skeletons." New York Times (1923-Current file); Dec 8, 198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omplete, pg. C13.
- [48] Clement W. Meighan. "Some Scholars' Views on Reburial." American Antiquity, 57 (4), 1992, pp.704-710.
- [49] Jane Gross.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Stanford Return Ancient Bones to Indians." New York Times (Late Edition East Coast). New York, N.Y.:June24, 1989. pg.1.1.
- [50] Adele Merenstein. "The Zuni Quest for Repatriation of the War Gods: An Alternative Basis for Claim."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17, No. 2 (1992), pp. 589-637.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62567>. Accessed: 03/04/2010 12:36.
- [51] Angela R. Riley. "Indian Remains, Human Rights: Reconsidering Entitlement Under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34 Colum. Hum. Rts. L. Rev. (Columbia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49-94 (2002-2003).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Mon Aug 29 03:48:30 (2011).
- [52] Anthony L. Klesert. "A Perspective on Ethics and the Reburial Controversy." American Antiquity, 58

(2) , 1992 , pp.348-354.

[53] April M. Beisaw. “Memory, Identity, and NAGPRA in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12, Issue 2, pp. 244–256, ISSN 0002-7294 online ISSN 1548-1433.

[54] Clayton W. Dumont, Jr. “The Politics of Scientific Objections to Repatriation.”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18, No. 1 (Spring, 2003), pp. 109-128.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434>. Accessed: 06/06/2010 00:28.

[55] Danielle La Vaque-Manty. “There Are Indians in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15, No. 1, The Secular Past, the Mythic Past, and the Impending Future (Spring, 2000), pp. 71-89.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589>. Accessed: 06/06/2010 00:08.

[56] Douglas W. Ackerman. “Kenneckwick Man: The Meaning of ‘Cultural Affiliation’ and ‘Major Scientific Benefit’ in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33 Tulsa L.J. (Tulsa Law Journal) 359-384, Vol.33 (1997-1998).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57] Edward Halealoha Ayau. “Restoring the Ancestral Foundation of Native Hawaiians: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24 Ariz. St. L.J.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193-216(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58] Jace Weaver. “Indian Presence with No Indians Present: NAGPRA and Its Discontents.”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12, No. 2 (Autumn, 1997), pp. 13-30.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204>. Accessed: 21/12/2010 00:01.

[59] James A. R. Nafziger. “The underlying Constitutionalism of the Law Governing Archaeological and other Cultural Heritage.” 30 Willamette L. Rev. (Willamette Law Review) 581-608 (1994).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60] Janet E Levy (Archeology Division President) and T J Ferguson (AAA Executive Board Member, Practicing/Professional Seat). “AAA Contributes Public Comment on New NAGPRA Regulations.” Anthropology News. April 2008.

[61] Keith W. Kintigh. “Law: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NAGPRA).”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24 January 2005.

[62] Larry J. Zimmerman. “Epilogue: A New and Different Archaeology?” Sourc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20, No. 2, Special Issue: Repatri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Spring, 1996), pp. 297-307.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185707>. Accessed: 14/06/2010 02:50.

[63] Lucus Ritchie. “Indian Burial Sites Unearthed: The Misapplication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NAGPRA).” 26 Pub. Land & Resources L. Rev. (Public Land & Resources Law Review) 71-96, Vol.26 (2005).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64] Lynne Goldstein and Keith Kintigh. “Ethics and the Reburial Controversy.” Source: American Antiquity, Vol. 55, No. 3 (Jul., 1990), pp. 585-591. Published by: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81288>. Accessed: 15/10/2011 00:25.

- [65] Morris A. Fred. "Law and Identity: Negotiating Meaning in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199-229 (1997) .
- [66] Pamela D'Innocenzo. "'Not in My Backyard!' Protecting Archaeological Sites on Private Lands."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21, No. 1 (1997), pp. 131-155.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68817>. Accessed: 03/04/2010 12:59.
- [67] Penelope Kelsey and Cari M. Carpenter. "'In the End, Our Message Weighs' Blood Run, NAGPRA and American Indian Identity."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winter 2011/vol. 35, no. 1*. Access Provided by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t 03/05/11 5:03AM GMT.
- [68] Robert Van Horn.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at the Margin: Does NAGPRA Govern the Disposition of Ancient, Culturally Unidentifiable Human Remains?" 15 *Wash. & Lee J. Civ. Rts. & Soc. Just.* 227-258 (2008-200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Tue Feb 15 18:25:01 (2011) .
- [69] Ryan M. Seidemann. "Altered Meanings: Th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s Rewriting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to Regulate Culturally Unidentifiable Human Remains." 28 *Temp. J. Sci. Tech. & Envtl. L. (TEMPLE JOURNAL OF SCI. TECH. & ENVTL. LAW)* 1-48 (200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Tue Feb 15 18:24:45 (2011) .
- [70] Sarah Harding. "Justifying Repatri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Cultural Property." 72 *Ind. L.J. (Indian Law Journal)* 723-774 (1996-1997)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1] Susan B. Bruning. "Complex Legal Legacies: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Scientific Study, and Kennewick Man." Source: *American Antiquity*, Vol. 71, No. 3 (Jul., 2006), pp. 501-521. Published by: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0035362>. Accessed: 25/03/2011 22:17.
- [72] T. J. Ferguson.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Sourc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5 (1996), pp. 63-79. Published by: Annual Review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155818>. Accessed: 05/09/2010 23:57.
- [73] Will R. Ripley. "You're not Native American-You're Too Old!: *Bonnichsen v. United States* Exposes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9 *J. Gender Race & Just. (The Journal of Gender, Race & Justice)* 137-160 (2005-2006)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4] William L. Evans. "Who Owns the Contents of Ohio's Ancient Graves?" 22 *Cap. U. L. Rev. (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 711-748 (199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5] Michelle Sibley. "Has Oregon Tightened the Perceived Loopholes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 *Bonnichsen v. United States*." 28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141-156 (2003-2004)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Tue Feb 15 18:26:10 (2011) .
- [76] Lynn Stern. "Building a Museum without Walls Native Worldviews Reshape Mission." Nonprofit Finance Fund. 70 West 36th Street, Eleven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8. Tel 212.868.6710. Fax 212.268.8653. nonprofitfinancefund.org ©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Nonprofit Finance Fund.
- [77] Clark, G. A. 'NAGPRA and the Demon-haunted world.' *SAA Bulletin* (1996).

[78] Mark Trumbull, Staff writer of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Return of Native Objects Slowed Down by Red Tap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08-Current file); Feb 12, 1993;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omplete, pg. 11

[79] Michael A. Schillaci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arborough) and Wendy J. Bustard (Chaco Cultur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 "Controversy and Conflict: NAGPRA and the Role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Determining Cultural Affiliation." PoLAR: 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 Vol. 33, Number 2, pps. 352-373. ISSN1081-6976, electronic ISSN 1555-2934. 2010 by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80] Roberto Iraola. "A Primer on the Criminal Penalty Provisions of the 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 28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431-446 (2003-2004)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Tue Feb 15 18:26:28 (2011) .

[81] Rennard Strickland.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Policy of Understanding, Preserv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Heritage of Indian Peoples and Native Hawaiians: Human Rights, Sacred Objects, and Cultural Patrimony." 24 Ariz. St. L.J.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175-192 (199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Fri Apr 6 23:12:31 (2012) .

[82] Kurt E. Dongoske, Michael Yeatts, Roger Anyon, T. J. Ferguson.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and Cultural Affiliation: Hopi and Zuni Perspectives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Source: American Antiquity, Vol. 62, No. 4 (Oct., 1997), pp. 600-608. Published by: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81880>. Accessed: 06/04/2012 23:08.

(5) 关于美国印第安人使用佩奥蒂仙人掌 (或“魔根崇拜”) 的学术论文

[1] James Botsford (Director, Indian Law Office, Wisconsin Judicare, Inc.) & Robert Peregoy (Senior Staff Attorney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 "PEYO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F 1994: National and Local Impact." pp. 1-12.

[2] Bernadette Rigal-Cellier. "The 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Native Americans v. New Religions v. the Law." European Review of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Frankfurt). 9:1, 1995, 35-44.

[3] Paul E. Lawson and Jennifer Scholes. "Jurisprudence, Peyote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10:1 (1986) 13-27.

[4] Bernard Barber. "A Socio-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eyote Cult."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43, No. 4, Part 1 (Oct. - Dec., 1941), pp.673-675.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3747>. Accessed: 04/04/2011 00:49.

[5] James H. Howard. "The Mescal Bean Cult of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Plains: An Ancestor of the Peyote Cult."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9, No. 1 (Feb., 1957), pp. 75-87.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6531>. Accessed: 04/04/2011 01:01.

[6] John P. Forre. "Revisiting Four Popular Myths about the Peyote Case." 8 U. Pa. J. Const. 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209-254 (2006)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Mon Apr 4 00:31:36 (2011) .

- [7] John H. Halpern (a research fellow in psychiatry, Harvard Medical School). “Native American Rites.” New York Times (1923-current file); Dec 29, 199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omplete, pg.A18.
- [8] Stephen M. Blitz. “Statute Prohibiting Use of Peyote Unconstitutional as Applied to Religious Users.” 17 Stan. L. Rev. (Stanford Law Review)494-546 (1964-1965).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Mon Apr 4 00:33:39 (2011) .
- [9] William B. Butler. “Constitutional Law-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The Supreme Court Avoids Strict Scrutiny and the ‘Government Compelling Interest’ Test –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v. Smith, 110 S. Ct. 1595(1990).” 17 Wm. Mitchell L. Rev. (William Mitchell Law Review) 595-626 (199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0] Weston La Barre. “Twenty Years of Peyote Studies.” Source: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 No. 1 (Jan., 1960), pp. 45-60.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n behalf of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739674>. Accessed: 04/04/2011 00:43.
- [11] James D. Gordon, III. “Free Exercise on the Mountaintop.” Source: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79, No. 1 (Jan., 1991), pp. 91-116. Published by: California Law Review, Inc.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480762>. Accessed: 25/06/2010 21:58.
- [12] Autumn Gray. “Effect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mendments on Criminal Law: Will Peyotism Eat Away at 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22 Am. J. Crim. L. 769 - 808 (1994-1995)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Tue Jan 25 18:42:33 (2011) .
- [13] Alfred J. Sciarrino. “The Rehnquist Court’s Free Exercise Collision on the Peyote Road.” 23 Cumb. L. Rev. (Cumberland Law Review)315-348 (1992-199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Fri Mar 30 03:49:50 (2012) .
- [14] Ann E. Beeson. “Dances With Justice: Peyotism in the Courts: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41 Emory L. J. (Emory Law Journal) 1121-1184 (199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5] D’Arcy McNickle. “Peyote and the Indian” Source: The Scientific Monthly, Vol. 57, No. 3 (Sep., 1943), pp. 220-229. Published by: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7978>. Accessed: 04/04/2011 00:42.
- [16] David Perry Babner, Esq. “The Religious Use of Peyote After Smith II.” 28 Idaho L. Rev. (Idaho Law Review) 65-92 (1991-1992)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Fri Mar 30 03:38:56 (2012) .
- [17] Edwin Meese III. “Debate: Should Congress Pass Legislation Overruling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the ‘Peyote Case,’ Which Limits the Scope of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Religious Exercise: How Free?” 15 Harv. J. L. & Pub. Pol’y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163-168 (1992) .
- [18] George de Verges. “Constitutional Law: Freedom of Religion - Peyote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2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71-80 (1974)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Mon Apr 4 00:24:39 (2011) .
- [19] Harry F. Tepker Jr. “Hallucinations of Neutrality in the Oregon Peyote Case.”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16, No. 1 (1991), pp. 1-56.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68691>. Accessed: 28/03/2011 00:57.

[20] Jan G. Bruhn and Bo Holmstedt. "Early Peyote Research: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Source: Economic Botany, Vol. 28, No. 4 (Oct. - Dec., 1974), pp. 353-390. Published by: Springer on behalf of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253531>. Accessed: 04/04/2011 00:45.

[21] John Stuart Nelson.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Peyote Sacrament: The Precarious Balance between State Interests and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31 Ariz. L. Rev. (Arizona Law Review) 423-446 (1989)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Fri Mar 30 03:44:41 (2012) .

[22] Russel Lawrence Barsh. "The Supreme Court, Peyote, and Minority Religions: Zero Tolerance."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7, No. 2 (Autumn, 1991), pp. 49-52.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062>. Accessed: 30/03/2012 03:46.

[23] Ruth Shonle. "Peyote, the Giver of Visions."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27, No. 1 (Jan. - Mar., 1925), pp. 53-75.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1497>. Accessed: 04/04/2011 00:44.

[24] Sandra Ashton Pochop.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 Smith: Religious Peyotism and the 'Purposeful' Erosion of Free Exercise Protections." 36 S.D. L. Rev. (South Dakota Law Review) 358-381 (199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25] Robert N. Anderton. "Just Say No to Judicial Review: The Impact of Oregon v. Smith on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76 Iowa L. Rev. (Iowa Law Review) 805-834 (1990-1991)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Thu Jun 24 20:02:37 (2010) .

[26] Michael E. Connelly. "Constitutional Law – New Mexico Federal Court Rejects Government's Attempt to Determine Membership in a Religion: Unite States v. Boyll." 23 N.M. L. Rev. (New Mexico Law Review) 211-224 (199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27] Marvin K. Opler. "The Character and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Ute Peyote Rite."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42, No. 3, Part 1 (Jul. - Sep., 1940), pp.463-478.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3234>. Accessed: 04/04/2011 00:50.

[28] John T. Doyle. "Constitutional Law – Dubious Intrusions – Peyote, Drug Laws, and Religious Freedom." 8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79-96 (1980)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at Jul 3 02:42:47 (2010) .

[29] John Thomas Bannon Jr. "The Legality of the Religious Use of Peyote by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A Commentary on the Free Exercise, Equal Protection, and Establishment Issues Raised by the Peyote Way Church of God Case."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22, No. 2 (1997/1998), pp. 475-507.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68857>. Accessed: 30/03/2012 03:46.

- [30] Diana D. Stithem. “Case Note: Constitutional Law – The ‘Hollow Promise’ of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Denying the Right of Peyote Use in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 Smith, 110 S. Ct. 1595 (1990).” 26 Land & Water L. Rev. 323-338 (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Fri Mar 30 03:53:02 (2012).
- [31] Theresa Cook. “The Peyote Case: A Return to Reynolds.” 68 Denv. U. L. Rev. (Denver University Law Review) 91-104 (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2] Steven C. Moore. “Reflections on the Elusive Promise of Religious Freedom for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7, No. 1 (Spring, 1991), pp. 42-50.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9326>. Accessed: 20/12/2010 23:58.
- [33] Tom C. Rawlings.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 Smith: The Supreme Court Deserts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25 Ga. L. Rev. (Georgia Law University) 567-594 (1990-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4] Nell J. Newton. “Does the Accommodate the Religious Use of Peyote?” 1987-1988 Preview U.S. Sup. Ct. Cas. 120-122 (1987-1988).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Mon Apr 4 00:29:09 (2011).
- [35] Nell Jessup Newton.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in the ‘Drug War’ Era.” 1989-1990 Preview U.S. Sup. Ct. Cas. 20-22 (1989-1990).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at Jul 3 22:01:36 (2010).
- [36] Robert Johnston. “Constitutional Law, Whitethorn v. State: Peyote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Oklahoma.” 5 Am. Indian L. Rev.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229-238 (1977).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Mon Apr 4 00:27:21 (2011).
- [37] Steve Pavlik. “The 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Peyote in 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A Case Study in the Suppression of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Source: Wicazo Sa Review, Vol. 8, No. 2 (Autumn, 1992), pp. 30-39.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08995>. Accessed: 30/03/2012 02:05.
- [38] Vance M. Croney. “Secondary Right: Protection of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Reduced by Oregon Smith.” 27 Willamette L. Rev. 173-196 (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39] Varun Soni. “Freedom from Subordination: Race, Relig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Sarament.” 15 Temp. Pol. & Civ. Rts. L. Rev. (Temple Political & Civil Rights Law Review) 33-64 (2005-2006).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40] Chris Day. “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Free Exercise Clause Loses Balance on Peyote.” 43 Baylor L. Rev. 577-608 (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41] Christopher Parker. “A Constitutional Examination of the Federal Exemptions for Native American Religious Peyote Use.” 16 BYU J. Pub. L. 89-112 (2001-200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42] John Wilson and Melburn D. Thurman. “Supplementary Material on the Life of John Wilson, ‘The Revealer of Peyote.’” Source: Ethnohistory, Vol. 20, No. 3 (Summer, 1973), pp. 279-287. Publish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81447>. Accessed: 04/04/2011 00:58.
- [43] Samuel W. Fernberger. “Observations on Taking Peyote.” Sour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34, No. 2 (Apr., 1923), pp. 267-270.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413578>. Accessed: 04/04/2011 00:46.

[44] Mark J. Rosen. "Constitutional Law -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 Native Americans May Be Denied State Unemployment Benefits for Ceremonial Ingestion of Peyote without Violating First Amendment's Free Exercise Clause.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gon v. Smith*, 110 S. Ct. 1595 (1990)." 23 Rutgers L.J. 209-230 (1991-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45] Morris E. Opler. "The Use of Peyote by the Carrizo and Lipan Apache Tribes."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40, No. 2 (Apr. - Jun., 1938), pp. 271-285.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1886>. Accessed: 04/04/2011 00:59.

[46] Kathleen P. Kelly. "Abandoning the Compelling Interest Test in Free Exercise Cases: *Employmen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v. Smith*." 40 Cath. U. L. Rev.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929-966 (1990-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47] Leslie. L. Dollen. "The Free Exercise Clause Redefined: The Eradication of Religious Liberties in *Employment Div., Dept. of Human Res. of Oregon v. Smith*." 12 Hamline J. Pub. L. & Pol'y 143-174 (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48] "Peyote Button Induces Religious Fervor." Source: *The Science News-Letter*, Vol. 18, No. 493 (Sep. 20, 1930), p. 188. Published by: Society for Science & the Public.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905742>. Accessed: 04/04/2011 00:44.

[49] Alden Hayes. "Peyote Cult on the Goshute Reservation at Deep Creek, Utah." Source: *New Mexico Anthropologist*, Vol. 4, No. 2 (Apr. - Jun., 1940), pp. 34-36.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291226>. Accessed: 04/04/2011 00:49.

[50] John Collier. "The Peyote Cult." Source: *Science*, New Series, Vol. 115, No. 2992 (May 2, 1952), pp. 503-504. Published by: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677870>. Accessed: 04/04/2011 00:46.

[51] William T. Beaver. "Peyote and the Hopi."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4, No. 1 (Jan. - Mar., 1952), p. 120.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4015>. Accessed: 04/04/2011 00:50.

[52] Weston La Barre, David P. McAllester, J. S. Slotkin, Omer C. Stewart, Sol Tax. "Statement on Peyote" Source: *Science*, New Series, Vol. 114, No. 2970 (Nov. 30, 1951), pp. 582-583. Published by: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678424>. Accessed: 04/04/2011 00:46.

[53] Verna C. Sanchez. "Whose God Is It Anyway? The Supreme Court, the Orishas, and Grandfather Peyote." 28 Suffolk U. L. Rev. 39-62 (1994).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54] Robert G. Natelson. "Peyote,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Caricature of the West." 52 Mont. L. Rev. 453-464 (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55] Richard Evans Schultes. "The Appeal of Peyote (*Lophophora Williamsii*) as a Medicine."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40, No. 4, Part 1 (Oct. - Dec., 1938), pp.698-715.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1621>. Accessed: 04/04/2011 00:50.

[56] Paul Weeks. "Scientists May Join Indians in Peyote Test." Los Angeles Times (1923-current file); May 26, 1923;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omplete, pg.H1.

[57] Omer C. Stewart. "The Southern Ute Peyote Cult."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43, No. 2, Part 1 (Apr. - Jun., 1941), pp.303-308.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2973>. Accessed: 04/04/2011 00:46.

[58] Oliver La Farge. "Defining Peyote as a Narcotic."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62, No. 4 (Aug., 1960), pp. 687-689.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7673>. Accessed: 04/04/2011 00:50.

[59] Morris Edward Opler. "A Description of a Tonkawa Peyote Meeting Held in 1902."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41, No. 3 (Jul. - Sep., 1939), pp. 433-439.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2572>. Accessed: 04/04/2011 00:51.

[60] Mark R. Brown. "Religion: The Psychedelic Perspective: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Defense."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11, No. 2 (1983), pp. 125-156.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68241>. Accessed: 03/04/2010 11:57.

[61] M. E. Opler. "The Influence of Aboriginal Pattern and White Contact on a Recently Introduced Ceremony, the Mescalero Peyote Rite." Sour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49, No. 191/192 (Jan. - Jun., 1936), pp. 143-166. Published by: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535488>. Accessed: 04/04/2011 01:02.

[62] Joseph D. Calabrese II. "Reflexivity and Transformation Symbolism in the Navajo Peyote Meeting" Source: Ethos, Vol. 22, No. 4 (Dec., 1994), pp. 494-527.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40547>. Accessed: 04/04/2011 00:48.

[63] John M. Goggin. "A Note on Cheyenne Peyote." Source: New Mexico Anthropologist, Vol. 3, No. 2 (Nov. - Dec., 1938), pp. 26-30.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291200>. Accessed: 04/04/2011 00:44.

[64] John James Collins. "A Descriptive Introduction to the Taos Peyote Ceremony." Source: Ethnology, Vol. 7, No. 4 (Oct., 1968), pp. 427-449.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of the Commonwealth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773019>. Accessed: 04/04/2011 00:51.

[65] John F. Garrity. "Jesus, Peyote, and the Holy People: Alcohol Abuse and the Ethos of Power in

Navajo Healing.” Source: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14, No. 4, Theme Issue: Ritual Healing in Navajo Society (Dec., 2000), pp. 521-542.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49719>. Accessed: 04/04/2011 01:02.

[66] James Brooke. “Military Ends Conflict of Career and Religion.” *New York Times* (1923-Current file); May 7, 199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omplete pg. A16.

[67] Irving A. Leonard. “Peyote and the Mexican Inquisition, 1620.”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44, No. 2 (Apr. - Jun., 1942), pp. 324-326.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3041>. Accessed: 04/04/2011 00:50.

[68] H. Paul Breslin. “Statute Prohibiting Use of Peyote Unconstitutional as Applied to Religious Users: Freedom of Religion. Constitutional Law. Narcotics.” Source: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17, No. 3 (Mar., 1965), pp. 494-501. Published by: Stanford Law Revie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1227291>. Accessed: 04/04/2011 01:01.

[69] Gladwin Hill. “Indian Drug Rite Backed On Coast.” *New York Times* (1923-Current file); Nov 14, 1962;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omplete, pg. 52.

[70] Drinan, Robert F.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Incoming Congress.” *America*; Dec 22, 1990; 163, 20;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g. 512.

[71] David Garrett. “Vine of the Dead: Reviving Equal Protection Rites for Religious Drug Use.”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31, No. 1 (2006/2007), pp. 143-162.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70777>. Accessed: 03/04/2010 13:28.

[72] D. W. Maurer. “Peyote Is Not a Drug of Addiction.”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62, No. 4 (Aug., 1960), pp. 684-685.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7671>. Accessed: 04/04/2011 00:59.

[73] Cynthia S. Mazur. “Marijuana as a ‘Holy Sacrament’: Is the Use of Peyote Constitutional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Marijuana in Bona Fide Religious Ceremonies?” *5 Notre Dame J.L. Ethics & Pub. Pol’y* 693-728 (1990-1991).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74] Carroll G. Barber. “Peyote and the Definition of Narcotic.” Sour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61, No. 4 (Aug., 1959), pp. 641-646.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667152>. Accessed: 04/04/2011 00:47.

[75] Benjamin F. Simmons. “Implications of Court Decisions on Peyote for the Users of L S D.” *11 J. Church & St.* 83-92 (1969).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76] Peter N. Jones.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Peyote, and Health: Expanding Consciousness for Healing Purposes.” *Contemporary Justice Review*, Vol. 10, No. 4, December 2007, pp. 411–425.

(6) 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狱囚享有宗教自由权利的学术论文

- [1] Sharon O'Brien. "The Struggle to Protect the Exercise of Native Prisoners' Religious Rights." *Indigenous Nations Studies Journal*, Vol. 1, No. 2, Fall 2000, pp.29-49.
- [2] Louis M. Holscher. "Sweat Lodges and Headban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ights of Native American Prisoners." *18 New Eng. J. on Crim. & Civ. Confinement (Criminal and Civil Confinement)* 33-62 (199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Wed Mar 28 20:07:33 (2012).
- [3] Daniel J. Solove. "Faith Profaned: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and Religion in the Prisons." Source: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06, No. 2 (Nov., 1996), pp. 459-491. Published by: The Yale Law Journal Company, Inc.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311520>. Accessed: 18/04/2011 04:05.
- [4] "The Religious Rights of the Incarcerated." Sour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25, No. 4 (Apr., 1977), pp. 812-875.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311520>. Accessed: 18/04/2011 04:05.
- [5] Abbott Cooper. "Dam the RFRA at the Prison Gate: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s Impact on Correctional Litigation." *56 Mont. L. Rev. (Montana Law Review)* 325-348 (1995).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6] Benjamin S. Fischer. "Power to the Prisoner: The Importance of State Religious Freedom Acts in Preserving the Religious Liberties of Prisoners." *10 J.L. & Pol'y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233-270 (2001-2002).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7] John Hurst. "Indians Refuse Meals in Prison Protest." *Los Angeles Times* (1923-Current File); Oct 1, 1985;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omplete pg. OC_A4.
- [8] Margaret E. Fisher. "Prisons and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Update on Law-Related Education*, 22.1, 1998, p. 9. © 1998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Sun Jul 4 21:24:09 (2010).
- [9] Sara Anderson Frey. "Religion Behind Bars: Prison Litigation Under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in the Wake of Mack v. O'Leary." *101 Dick. L. Rev. (Dickinson Law Review)* 753-776 (1996-1997).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 [10] Steve Russell. "American Indian Religion in the Iron House: Searching for 'Some Accommodation'." *Contemporary Justice Review*, Vol.11, No.3, September 2008, 213-227. This article was downloaded by: [2011 DRAA SSH Free Trial Consortium] On: 2 June 2011.
- [11] William Norman. "Native American Inmates and Prison Grooming Regulations: Today's Justified Scalps: Iron Eyes v. Henry." Source: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Vol. 18, No. 1 (1993), pp. 191-225.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College of Law.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68738>. Accessed: 25/06/2010 21:59.
- [12] Joseph C. Hutchison. "Analyzing the Religious Free Exercise Rights of Inm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Pell, Jones, and Wolfish." *11 N.Y.U. Rev. L. & Soc. Change (Review of Law & Social Change)* 413-440

(1982-1983) . HeinOnline (<http://heinonline.org>). Wed Mar 28 21:08:43 (2012) .

[13] Anderson Bernstein.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in Prisons-the Rights to Observe Dietary Laws." 45 Fordham L. Rev. 92-109 (1976) .

[14] Carpenter, Dale E. (1988) "Free Exercise and Dress Codes: Toward a More Consistent Protection of a Fundamental Right," Indiana Law Journal: Vol. 63: Iss. 3, Article 5.

4.英文学位论文

[1] Rebecca Anne Goetz,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From Christians to Hereditary Heathens : Religion and Race in the Early Chesapeake, 1590-1740."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subject of History. November 2006.

[2] Rachel M. Wheeler, Yale University. "Living upon Hope: Mahicans and Missionaries, 1730-1790."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Yale University in Candidacy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1999.

[3] Renee L. Bergl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ossession and Dispossession: Native American Ghosts and the Haunted National Imagin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1997.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in Candidacy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1999.

[4] Trudy Carter Thomas, Columbia University. "Crisis and Creativity: Visual Symbolism of the Ghost Dance Tradi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1988.

[5] Marlin Wayne Adrian,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Mennonites, Missionaries, and Native Americans-Religious Paradigms and Cultural Encounters."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Graduat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in Candidacy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August 1989.

[6] James William Moffitt,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A History of Early Baptist Missions among the Five Civilized Tribes."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Facul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1946.

[7] Jason Edward Ede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Negotiating a New Religious World: English Missionaries and American Indians in Colonial Southeastern Massachusetts."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May 2006.

[8] Richard Alan Hank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This War Is For A Whole Life' - The Culture of Resistance Among Southern California Indians, 1850-1966."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History. June 2006.

[9] Keely E. McCarthy,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Reducing Them to Civilize': Religious Convers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Protestant Narratives, 1690-1790."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00.

[10] Frank D. Occhipinti,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The Enola Hill Controversy: Deconstructing an American Indian Sacred Site.”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2000.

[11] Daniel Spencer Wall,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The Paper Tiger and Its Predecessors: An Ethnolog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ligious Freedom Act.”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ter of Arts in History. Department of History, May 1995.

[12] Dennis Francis Kel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 Traditional practices, Modern Identities.”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Religious Studies. September 2007.

[13] Thomas Eric Bates,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Native American Identity, Christianity, and Critical Contextualization.”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in Liberal Studies in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at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2006.

[14] Weeks, Philip Charles, Ph.D. “The Unite State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Solution to the ‘Indian Ques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989.

[15] Kenneth Lackson Richards,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dies of Belief: the Problem of Religion in Navajo Nation v. USFS.” B.S. College of Charleston, 2005.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2011.

[16] John R. Davis, Assemblies of God Theological Seminary. “A Course on Indigenous Church Principles for Native American Leaders in the North-Central Reg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 project submitted to the doctor of ministry project committee in candidacy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ministry, doctor of ministry department, November 2005.

[17] Shelley Johnson Khadem. “Medicine Path: Spiritualist and New Age Representations of Native Americans.” Submitted to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June 2008.

[18] Mark S. Clatterbuck,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Searching for Souls in a Twice-Foreign Land: An Analysis of Catholic Indian Missions through *The Indian Sentinel* (1902-1962).”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School of Th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08.

[19] Sarah Bennison, Program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University. “Education for ‘Civilization’: Denominational Consensus and Missionary Education on the Rosebud Reservation, 1870-1920.”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Steinhardt School of Educ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06.

- [20] Kim Benita Furumoto,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Racial Juris-Fiction: Federal Indian Law from the Discovery Doctrine to Allotment."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August 2006.
- [21] Doris Marie Hill,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ense of Belonging as Connectedness to Selected Areas of Health and Traditional Practices in American Indians."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February 2005.
- [22] Quincy D. Newe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Transforming Mission: Catholic Rite of Passage and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s among Central California Indians at Mission San Francisco de Asis, 1776-1821."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American Religions) . 2004.
- [23] Andrea Sm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Bible, 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Indian and Christian Right Activism."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Sociology and Women's Studies) . June 2002.
- [24] Christopher William Hannan, Boston College. "'After This Time of Trouble and War': Crisis and Continuity in the New England Anglo-Indian Community, 1660-1725."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May 1999.
- [25] Bonnie Eberhardt Bobb,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Cohort Differences in the Acculturation of a Native American Indian Populatio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Locus of Control, Attributional Style, Epistemological Assumptions, and Spirituality." A thesis in Psychology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August 1999.
- [26] Gregory Ellis Smoak, the University of Utah. "Ghost Dances and Identity: Ethnogenesis and Racial Identity among Shoshones and Bannock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Utah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ugust 1999.
- [27] Timothy L. Wood, the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But Very Unsettled in Judgment: Salvation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in the Puritan Thought of John Winthrop and Roger Williams."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pril 1997.
- [28] Michael B. Knock,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diana. "'Alone with Sitting Bull's People:' The Dakota Indian Mission of the Congregational Church, 1870-1937."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pril 1996.
- [29] Sister Mary Joyce Merten, Marquette University. "Factors in the Self-Identity of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Great Spirit.”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Marquette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Education. May 1992.

[30] Edmond G. Droui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American Education in Its Decisions Affecting Church-Related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During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1980.

[31] Kari Forbes-Boyte,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Indigenous People, Land and Space: The Effects of Law on Sacred Places, the Bear Butte Example.”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octorate of Philosophy. April 1997.

[32] Gregory Coyne Thompson, the University of Utah. “The Origi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erican Indian Reform Movement: 1867-1912.”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Utah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ugust 1981.

[33] James Thomas Riding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Keepers of Tirawahut’s Covenant: the Development and Destruction of Pawnee Culture.”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History. 1991.

[34] Todd M. Kerstetter,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God’s Country, Uncle Sam’s Land: Religious Exceptionalism, the Myth of the West, and Federal Force.”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octorate of Philosophy in History. May 1997.

[35] Thomas Amalio Salina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earl Chase, John Collier, and Indian Reform through the New Deal: Native American Affairs and the West, 1880-1937.”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History. June 1995.

5. 英文论著

[1] Vine Deloria.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2] Robert H. Keller. American Protestantism and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1869-82.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3] Loring Benson Priest. Uncle Sam's stepchildren: The Reformation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1865-1887.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75.

[4] Francis Paul Prucha.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crisis: Christian reformers and the Indian, 1865-1900.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6.

[5] Norman J. Bender. New hope for the Indians: the Grant peace policy and the Navajos in the 1870s.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9.

[6] Norman J. Bender. Winning the West for Christ: Sheldon Jackson and Presbyterianism on the Rocky

Mountain Frontier, 1869-1880.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9.

[7] Philip Joseph Deloria; Neal Salisbury.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4.

[8] Francis Paul Prucha. The Great Fathe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9] Alvin M. Josephy J., Joane Nagel, and Troy Johnson. Red Power: the American Indians' Fight for Freedom. Lincoln, Neb. [u.a.]: Univ. of Nebraska Press, 1999.

[10] Jon Allan Reyhner ; Jeanne M. Oyawin. Eder. American Indian Education: a History. Norman [Okl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6.

[11] Kai T Erikson; Christopher Vescey. American Indian Environments: Ecological Issues in Native American Histor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 Press, 1994.

[12] Christine Bolt. American Indian Policy and American Reform: case studies of the campaign to Assimilate the American Indians. London, UK: the Academic Divison of Unwin Hayman Ltd., 1987.

[13] Ronald N Satz.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Jacksonian Era.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5.

[14] Vine Deloria, Jr. God Is Red: a Native View of Religion. Golden, Colo.: Fulcrum Pub., 2003.

[15] Charles M Hudson. Elements of southeastern Indian religion. Leiden: E.J. Brill, 1984.

[16] William T Hagan. American Indians.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7] Henry Warner Bowden. American Indian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studies in cultural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8] Vine Deloria; Clifford M Lytle. American Indians, American justice. Austin, Tex.: Univ. of Texas Press, 1997.

[19] David Chidester. American Sacred Space. Bloomington [u.a.]: Indiana Univ. Press 1995.

[20] Black Elk ; John Gneisenau Neihardt ; Raymond J DeMallie. Black Elk Speaks: being the life story of a holy man of the Oglala Sioux. Albany, N.Y.: Excelsior Editions,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York Press, 2008.

[21] Raymond J DeMallie; Douglas R Parks. Sioux Indian Religio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7.

[22] Douglas R Parks. Myths and Traditions of the Arikara India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6.

[23] Douglas R Parks; Alfred Morsette;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 Traditional narratives of the Arikara Indians .Lincoln :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 Indiana University, 1991.

[24] R. Pierce Beaver, Church, State,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Partnership in Missions between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Government .St. Louis: Concordia, 1966.

[25] Robert Berkhofer Jr., Salvation and the Savage: An Analysi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American

Indian Response, 1787-1862.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5.

[26] Henry Warner Bowden, *American Indian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Studies in Cultural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27] Michael Colem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Indians, 1837-1893*.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5.

[28] Clifton J. Phillips, *Protestant America and the Pagan World: The First Half Centu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810-18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29] Vine Deloria. *Custer Died for Your Sins: an Indian Manifesto*.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8.

[30] Vine Deloria; Barbara Deloria; Kristen Foehner; Samuel Scinta. *Spirit & Reason: the Vine Deloria, Jr., reader*. Golden, Colo.: Fulcrum Pub., 1999.

[31] Vine Deloria; Steve Pavlik; Daniel R Wildcat. *Destroying dogma: Vine Deloria, Jr. and his influence on American society*. Golden, Colo.: Fulcrum Pub., 2006.

[32] Francis Paul Prucha. *Documents of United States Indian policy*. Lincoln, Neb. [u.a.]: Univ. of Nebraska Press, 2000.

[33] Francis Paul Prucha. *The Great Fathe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4.

[34] Ronald N Satz; et al.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Jacksonian era*.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5.

[35] Jon Ewbank Manchip White. *Everyday life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2003.

[36] Thomas Clarkin. *Federal Indian policy in the Kennedy and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1961 – 1969*. Albuquerque : Univ. of New Mexico Press, 2001.

[37] Vine Deloria; James Treat. *For this land: Writings on Religion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38] Gregory E Smoak. *Ghost dances and identity: prophetic religion and American Indian ethnogenesi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Calif.;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39] Kathleen S Fine-Dare. *Grave Injustice: the American Indian Repatriation Movement and NAGPR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2.

[40] Robert Blaisdell. *Great Speeches by Native Americans*.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2000

[41] William C Sturtevant; Douglas H Ubelake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or sale by the Supt. of Docs., U.S. G.P.O., <1978-2008 >.

[42] Raymond J DeMallie; William C Sturtevan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Volume 13. Plain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or sale by the U.S. G.P.O., Supt. of Docs., 2001.

[43] Gail Guthrie Valaskakis. *Indian Country: Essays on Contemporary Native Culture*. Waterloo, Ont.: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44] Margaret Connell Szasz. Indian Education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1607-1783. Lincoln [u.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7.

[45] Donald Lee Parman. Indians and 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loomington [u.a.]: Indiana Univ. Press, 1995.

[46] William Marder;Paul Tice. Indians in the Americas: the untold story. San Diego, Calif: Book Tree, 2005.

[47] Francis Paul Prucha. Indian-Whi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Bibliogr. Of Works, publ. 1975-1980. Lincoln [u.a.]: Univ. of Nebraska Pr. 1982.

[48] Angie Debo. A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0, 1985.

[49] James Mooney. James Mooney's History, Myths, and Sacred Formulas of the Cherokees. Asheville, N.C.: Historical Images, 1992.

[50] George E Tinker. Missionary Conquest: the Gospel and Native American Cultural Genocid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51] George E Tinker. Spirit and Resistance: Political Theology and American Indian Liber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4.

[52] John R Wunder. Native American Cultural and Religious Freedoms. New York [u.a.]: Garland Pub, 1999.

[53] Laurence French. Native American Justice. Chicago : Burnham Inc., 2002.

[54] Lee Irwin. Native American Spirituality: a critical reader. Lincoln [u.a.]: Univ. of Nebraska Press, 2000.

[55] Lawrence Eugene Sullivan. Native religions and cultures of North America: anthropology of the sacred. New York, NY [etc.]: Continuum, cop. 2000.

[56] Jordan D Paper. Native North American Religious Traditions: dancing for life. Westport [u.a.]: Praeger, 2007.

[57] Joel W Martin; Mark A Nicholas. Native Americans, Christianity,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American Religious Landscap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58] James Stuart Olson; Raymond Wilson.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4.

[59] Klara B Kelley; Harris Francis. Navajo Sacred Places. Bloomington [u.a.]: Indiana Univ. Press, 1994.

[60] Steven T Newcomb. Pagans in the Promised Land: Decoding the Doctrine of Christian Discovery. Golden, Colo.: Fulcrum Pub., 2008.

[61] Ruth Underhill. Red Man's Religion: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the Indians North of Mexic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1974.

[62] Michael C Colem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Indians, 1837-1893.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5.

[63] Mark T Banker. *Presbyterian Missions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Far Southwest, 1850-195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64] Alfred Alexander Cave. *Prophets of the Great Spirit: Native American 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Lincoln (Neb.):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cop. 2006.

[65] Charles H Lippy. *Pluralism comes of age: American Religious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rmonk, NY [u.a.]: Sharpe, 2002.

[66] Omer Call Stewart. *Peyote Religion: a history*. Norman [Okl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67] Phillip M White. *Peyotism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estport, Conn. [u.a.]: Greenwood Press, 2000.

[68] Paul B Steinmetz. *Pipe, Bible, and Peyote among the Oglala Lakota: a Study in Religious Identit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9] Brian Edward Brown. *Religion, Law, and the Land: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Sacred Land*. Westport, Conn. [u.a.]: Greenwood Press, 1999.

[70] Devon A Mihesuah. *Repatriation Reader: Who Owns American Indian Remains?* Lincoln, Neb. [u.a.]: Univ. of Nebraska Press, 2000.

[71] William Gerald McLaughlin. *Revivals, Awakenings, and Reform: An Essay on 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 1607-1977*. Chicago [u.a.]: Univ. of Chicago Pr., 1984.

[72] James A Swan. *Sacred Places: How the Living Earth Seeks Our Friendship*. Santa Fe, N.M.: Bear, 1990.

[73] Joe Watkins. *Indigenous Archaeology: American Indian Values and Scientific practice*. Walnut Creek, CA: Alta Mira Press, 2000.

[74] Jenny Blain; Robert J Wallis. *Sacred sites--Contested Rites/Rights*. Brighton; Portland: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7.

[75] David L. Carmichael. *Sacred Sites, Sacred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1994.

[76] Greg Johnson. *Sacred Claims: Repatriation and Living Tradition*. Charlottesville [u.a.]: Univ. of Virginia Press, 2007.

[77] Weston La Barre. *The Peyote Cult*.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75.

[78] A□ke Hultkrantz. *The Religions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Berkeley, Calif. [u.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79] Charles Alexander Eastman. *The Soul of the Indian*. S.l.: Fenwyn Press Books, 1970, 1911.

[80] Joseph Epes Brown.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the American Indian*. New York: Crossroad, 1986, 1982.

[81] Tisa Joy Wenger. *We Have a Religion: the 1920s Pueblo Indian Dance Controversy and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Chapel Hill: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William P. Clements Center for Southwest Studies,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82] Mircea Eliade.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Orlando, Florida: Harcourt, Inc.1987.

- [83] Amy Lonetree; Amanda J Cobb.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Critical Conversatio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8.
- [84] Lee Irwin; Vine Deloria. The Dream Seekers: Native American Visionary Traditions of the Great Plains. Norman :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4.
- [85] Ernest Thompson Seton. The Gospel of the Red Man: An Indian Bible. San Diego, Calif.: The Book Tree, 2006.
- [86] Donald Lee Fixico. The American Indian Mind in a Linear World: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87] William Gerald McLoughlin; Walter H Conser; Virginia Duffy McLoughlin. The Cherokee Ghost Dance: Essays on the Southeastern Indians, 1789-1861.Macon, Ga.: Mercer, 1984.
- [88] Jack Maurice Schultz. The Seminole Baptist Churches of Oklahoma: Maintaining a Traditional Community. Norman, Okl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9.
- [89] Cora Alice Du Bois. The 1870 Ghost Danc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7.
- [90] Robert Murray Thomas. Manitou and God: North-American Indian religions and Christian culture.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7.
- [91] John D Loftin. Religion and Hopi Lif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92] Tisa Joy Wenger. We Have a Religion: the 1920s Pueblo Indian Dance Controversy and American Religious Freedom. Chapel Hill: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William P. Clements Center for Southwest Studies,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 [93] Joe Watkins. Indigenous Archaeology: American Indian Values and Scientific Practice. Walnut Creek, CA: Alta Mira Press, ©2000.